

復仇者（一條龍故事之五）歐陽雲飛・著

江湖上的殺戮本不足爲奇，但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滅絕人倫，慘無人道的事，武林爲之震駭，江湖爲之搖撼，不敢說是絕後，保證是空前的，更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兇手居然無辜，且係眞正受害者。

$4.00

第26年
11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一條龍故事之五「復仇者」，故事叙述一段江湖上尋仇殺戮驚人事件，所見所聞之滅絕人倫、慘無人道的過程，雖然不敢說是絕後，但可保証算是空前，難怪這一事件發生後，武林爲之震駭，江湖爲之搖撼，更使人百思不解的是，兇手居然無辜，而且係眞正的受害者……要知故事眞相大白，敬希先睹爲快。

＊＊　＊＊　＊＊

下期加料添新著，三大連載同期刋出，除了司馬洛故事「無情國」外，更有東方玉繼「崑崙三劍」後之「七色劍」，無獨有偶，還有另一新作家陳瑜先生的「劍中劍」，以上作品俱屬一流精選巨構，全部下期與各位見面，敬請屆時捧場購閱。

＊＊　＊＊　＊＊

龍乘風在第２期寫過現代科幻探險故事「隔代戰爭」後，深獲讀者好評，下期本刋特別情商龍君再度撰寫是類故事——「智慧典」。是篇講述一條平靜而純樸的漁村裡，居然潛伏着不少奇人怪事，本文作者適逢其會，親聞目睹後而錄之，過程緊張刺激充滿人情味，故而特別貢獻讀者共同欣賞。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11期
（總號129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奪命刀 血染魯東

一條龍故事之五

復仇者

文·歐陽雲飛
圖·可飛

江湖上從來沒有他這一號人物，粗糙的藍布衣褲，一雙半新不舊的布鞋，背上有一個樵夫常用的揹架，揹架上放着兩個密封的瓦罐，手裏提着一把刀。

衣着雖然不怎麼地，但相貌却極英挺俊拔，白白淨淨的臉蛋上，配着兩道劍眉，一雙星目，鼻子端端正正，唇紅齒白，從任何一個角度看，都是一位出色的美少年。

少年看上去頂多二十歲，仍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大孩子，但眉尖眼梢，嘴角唇邊，却充滿了憂愁、悲戚、憤懣，甚至恨意，獨自一個人，一把刀，悶不吭聲的，從魯東勞山的山脚下，直往山上奔。

別看他年歲不大，輕身功夫可一點也不含糊，登高山如履平地，顯然是一位身懷絕技的會家子，尤其是那一把刀，式樣古樸精巧，古銅色的刀鞘上鏤刻着走獸花鳥，純金護手，大紅絲穗，兩顆明亮的寶珠，就鑲嵌在護手的正中央，一看就知道是一把名刀。

少年已經來至半山腰，拐過一個山角，面前呈現出一座不太大的山寨，這山寨依山而建，約莫只有十來間房子，一名嘍囉正在寨門前打盹兒，少年就在他面前五尺許處停住，沉聲說道：「這可是『龍虎寨』？」

聲音生硬、冰冷，不帶絲毫感情，倒有幾分命令似的口吻。

人家到了面前，那名嘍囉才警覺到，三分怒七分羞，像吃了炸藥一樣，伸手指着山門上「龍虎寨」三個大字。粗暴的吼道：「你瞎眼了！不會自己看。」

布衣少年不喜不怒，邁開大步直往山門裏走，那名嘍囉追上來窮嗆呼：「喂，你是幹什麼的？胆敢硬闖龍虎寨，是不是活得不耐煩了？」

一面吼叫，一面比手劃脚，但見人家神態從容，面冷如霜，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經驗告訴他來者不善，却始終未敢眞的出手，只是藉着吼聲來壯胆，來通報寨裏的人而已。

少年又開口了，簡短有力：「叫賀一龍、賀一虎出來！」

話聲甫落，北上房裏已冒出兩個人來，一個五十不到，兩道臥蠶眉烏黑如炭，滿臉于思，身材高大，手裏提着一口帶鞘長劍，另一人四十出頭，半裸着上身，披着一張虎皮，手裏拎着一把刀。

二人的身後，跟出十幾條彪形大漢來，無數道冷電似的眸光，直勾勾的盯在少年身上。

在相距丈許之處，彼此不約而同的停下來，少年橫掃全場一眼，冷硬的說：「誰是賀一龍？」

濃眉老頭跨前一步，拍着胸脯說：「老夫就是，娃兒……」

布衣少年不等他把話說完，忽然將佩刀平舉齊眉，怒聲說道：「可認得這把刀嗎？」

賀一龍定目一看，臉色陡然大變，脫口驚叫出聲：「是奪命刀！」

「拔劍！」

怒吼聲中，只見奪命刀挽起一片寒濤，金光乍歛，血雨狂噴，賀一龍的劍才拔出一半，咔嚓！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滾在地上。

快！快到無以復加的地步。

狠，狠到令人毛髮悚然的程度。

布衣少年却面不改色，賀一龍人頭落地前，他的奪命刀已還入鞘中，手法乾淨俐落至極。

另一名虎皮老頭緊握着刀柄，厲色喝問道：「你爲何要殺害我家大哥？」

布衣少年再度將奪命刀平舉齊眉，道：「這一把刀足以說明一切。」

「你是誰？」

「你不夠資格問。」

「你是天魔王鐵霸的什麼人？」

「我問你可是賀一龍的胞弟？」

「不錯，老夫正是賀一虎。」

「夠了，拔刀！」

賀一虎早有準備，少年的「拔」字才出口，就已動手拔刀，可是，他快，少年更快，刀才拔出三分之二，他的半邊身子已被人家活生生的劈下來，倒臥血泊中，氣絕了帳。

「嗆！」一聲，少年還刀入鞘，轉身就走。

衆嘍囉羣情譁然，拔腿就追，一下子遞上去三劍三刀，少年頭都沒回一下，僅僅揮刀在身後劃了一個半弧，六支傢伙便告一齊脫手。

少年冷冰冰的聲音說道：「我要殺的只是賀一龍、賀一虎兩個狗賊，你們的血還不配沾汚本公子的奪命刀，若想陪葬，建議諸位自行了斷。」

這話簡直太狂了，居然要別人去自殺，可是，少年絕技驚人，大家的腿比柳條還軟，却沒有一個人敢再追下去。

一個年長的大漢壯着胆子說：「他奶奶的，明人不做暗事，你他媽的有種就將名姓留下來，龍虎寨的弟兄會永遠記得你的『恩德』！」

少年已出山門，聲音沉穩有力：「本公子無名無姓。」

大漢追至寨門口，大聲說道：「這是什麼狗屁話，每一個人出娘胎就有名和姓，怕事就別逞英雄。」

少年已轉過山角，聲音冷厲生硬：「本公子的確名姓俱無，你姑且叫我『復仇者』吧！」

× × ×

三天後，復仇者來到即墨，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他居然大模大樣的踏進即墨縣的縣衙。

而且他要找的人，更令人驚駭不已，一個是即墨縣的捕頭胡元彪；一個是師爺周乃文；一個則是縣太爺何三清。

這三位即墨縣的巨頭，正在大堂升堂，一見有人闖進公堂來，站在最前面的一名捕快馬上將復仇者攔住，粗暴的喝斥道：「大胆刁民，竟敢擅闖公堂，還不快快滾出去！」

說話中用力猛推，復仇者的雙脚仿若生了根，怎麼也推不動，捕快不由臉色大變。

復仇者傲然說道：「別大呼小叫的，該走的時候我自然會走，本公子是來找人的。」

捕快困惑的說：「你這個土包子，來大堂找人？」

復仇者望着高高在上的縣太爺，道：「我要找捕頭胡元彪，師爺周乃文，以及即墨知縣何三清。」

捕快更加不解，但要找的人是他的頂頭上司，如果這個土包子是上司的遠房親戚，可得罪不起，指着大堂一側，一位戴着眼鏡，正在振筆疾書的老者，及身著公服，脅佩短刀的一個大漢說：「那位戴眼鏡的就是周師爺，佩刀的是我們頭兒，何大人早在三年前便巳告老還鄉。」

復仇者方待衝上前去，胡元彪巳主動迎過來，打量一下面前的布衣少年，道：「你找我？什麼事？」

少年懼意全無的道：「有一位王鐵霸，胡捕頭還記得吧？」

胡元彪臉色微微一變，道：「當然記得，他是一個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

復仇者面露不悅之色，聲音比冰還冷：「不錯，王鐵霸不是一個好人，他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却不失爲是一個坦蕩磊落的君子，起碼比你們這些披着人皮，不做人事的僞君子要高貴得多。」

胡元彪聞言火冒三千丈，劈面就是一個耳光子，却連復仇者的邊都沒有摸到，不禁勃然大怒，喝道：「說，王鐵霸現在何處？你來此何事？老夫要立刻將他逮捕歸案。」

復仇者面罩寒霜，目光如刃，昂首言道：「王鐵霸就在我背上，本公子是來替他索仇的。」

胡元彪愕然一驚，望着他背上的瓦罐，道：「王鐵霸殺人越貨，罪有應得，毫無寃屈可言。」

復仇者的嘴角撇下一絲冷笑，道：「越貨是實，殺人者另有其人，罪不至死，你準備納命吧。」

「什麼？你敢在公堂之上行兇？」

「不敢本公子就不會來了。」

「哼！小娃兒，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

「少廢話，亮傢伙！」

刀光一閃，血氣狂湧，胡元彪應變夠快，刀巳出鞘，可惜還不曾舉起來，吃飯的腦袋瓜便巳搬了家。

好快！拔刀、出手、殺人，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內完成，縣太爺眼看在公堂之上鬧出命案，鼻子都氣歪了，一叠聲的吆喝道：「拿下！拿下！」

兩班衙役齊聲應諾，一窩蜂似的撲上去。

可是，復仇者猛一個縱躍，早巳飛越過他們頭頂，將撒腿逃跑的師爺周乃文攔下來，一晃手中帶血的奪命刀，道：「你跑不了，現在就該輪到你了。」

師爺周乃文嚇得褲襠都尿濕了，哆哆嗦嗦的道：「王鐵霸一案，他自己早巳招供畫押，鐵案如山，所以何知縣才判他死罪，與我周乃文毫不相干。」

復仇者殺機滿面的道：「哼，狗屁，什麼鐵案如山，完全是你們嚴刑逼供的結果，也是別人行賄造成的，你就是穿針引綫的人。」

師爺周乃文宛如遇到貓的老鼠，躲在牆角上縮着脖子說道：「大人不記小人過，王大爺早在十年前便越獄逃亡，且巳作古，又何必再舊事重提。」

復仇者的奪命刀巳架在他的脖子上，大義凜然的道：「眞理不能不明，正義不能不伸，縱然是八百年的老帳也應該翻出來，人死了，公道還是要討回來的。」

腕上加力，周乃文發出一聲殺豬似的慘叫，復仇者才鋸破他的一層皮，周師爺便被嚇死了。

擦乾淨奪命刀，回過頭來，復仇者指着縣太爺說道：「你眞的不是何三清？」

連傷二命，縣太爺頭皮發炸，透體生寒，公堂上的威風早巳飛到天外去，畏縮在椅子上連聲否認道：「不是，不是，本縣不是何三清，何大人早巳告老還鄉。」

復仇者凝視着他，道：「何三清的故鄉在那裏？」

縣太爺結結巴巴的道：「在萊陽，就住在萊陽縣城裏。」

復仇者臉色一沉，道：「好，我現在就去找他，找不到何三清本公子唯你是問，你如果敢做傷天害理的事，我一樣不會放過你。」

餘音繞耳未絕，人巳跨出衙門，當衆捕快想到要追趕時，復仇者巳走得無影無踪。

× × ×

勞山雙煞惡跡昭彰，固然大快人心，即墨縣的兩條命却震驚魯東，官府巳發出緝捕文書，隣近州縣的捕快，正十萬火急的到處捉拿他。

尤其萊陽何家，更佈下十面埋伏，張網以待。

他，復仇者，人還沒到萊陽，在半路上拐個彎兒，來到濱海的金家口。

金家口臨海的山壁上，有一塊突出的飛岩，上生兩株合抱老松，松下木石爲屋，枯籐爲籬，住着一位與世無爭的隱士——無憂居士。

無憂居士正在岩邊垂釣，雪白的長鬚隨風飄拂，目光投注在海天一綫間，飄逸恬淡，道貌岸然，頗有幾分神仙相。

一陣有節奏的步履聲巳上了岩石，無憂居士並未回頭，不久，身後傳來了一個少年人的聲音：「你就是無憂居士？」

對長者，好沒有禮貌的口氣，無憂居士並未計較，仍未回頭，淡淡的說：「老朽正是無憂居士，小友何人？」

少年語聲冰冷地道：「復仇者！」

聽到這三個字，無憂居士才突然回過頭來，和藹的說道：「復仇者？小友年紀輕輕的，那來的仇恨？」

復仇者答非所問的道：「有一位公孫倩，你該不會忘記吧？」

無憂居士臉色微微一變，道：「怎麼會忘記，是公孫鰲的掌上明珠，二十年前還在老朽這窩居住過好幾天。」

復仇者踏上一步，道：「可是，後來你還是將這個走投無路的女孩趕走了。」

「老朽純出一片善意，不希望他們父女反目成仇。」

「你爲什麼不說是爲善不卒，等於謀殺了一個人？」

「公孫倩，她——她巳經死了？」

「你不殺伯仁，伯仁因你而死。」

「這——這實在太意外了，非老朽始料所及，早知如此，老朽即使送掉這條老命，也會將公孫倩留下來。」

「算了，別假惺惺，說穿了你是怕得罪不起公孫世家，完全私心自用，罔顧人命，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間接殺人者。」

無憂居士瞪大了眼，道：「你與公孫倩是什麼關係？此來目的何在？」

復仇者的右手巳握住刀柄，聲音銳厲有力，道：「你別管我們是什麼關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本公子是來找你索命的。」

無憂居士指着自己的鼻子，反問道：「你想要老朽的命？」

「就是這個意思，使用什麼兵刄，就趕快去取吧。」

「老朽不用兵刃。」

「不用兵刃拳掌也可以。」

「假如老朽不還手呢？」

「還不還手是你的事，本公子要殺的人，任憑千方百計，也休想在下會刀下留人！」

人字出口，刀巳出手，無憂居士在毫無反抗的情況下，被劈成兩半，血雨噴洒，慘嚎繚繞中，復仇者飛起一脚，復將他的屍體踢進大海，僅僅兩個浪花便巳不見了。

× × ×

何三清幹了數任的知縣，的確撈了不少昧心錢，退職後的生涯自然十分寫意，壯麗的莊院，在萊陽是首屈一指的，奴婢僕役也是最多的。

連日來，爲了緝捕復仇者，何府更是門禁森嚴，崗哨林立，即墨、萊陽兩縣的捕快幾乎全部集中到這裏來了。

夜色巳經很深，更樓上傳來三更的梆聲，何三清在萊陽縣捕頭的陪伴下，在何家四週巡視一遍，認爲萬無一失，這才安心的獨自踱回書房。

一入書房，他馬上看到，就在自己那一張舒服的太師椅上，四平八穩的坐着一個略帶土氣的布衣少年，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轉身就往外衝。

詎料，復仇者的動作實在太快了，如一縷烟，似一陣風，才轉過半個身子，巳搶在他前面，關了門，上了閂。

何三清正欲喊叫，復仇者搶先開口了：「你最好不要驚動你的家人及捕快，否則會平添許多屈死鬼。」

說着，逼他退後數步，立在室中。

何三清的兩條腿抖得像煮熟的粉條，一張紅噴噴的老臉霎時縮得變成凍柿子，驚惶無措地從牙縫裏迸出來一句話：「你是誰？」

復仇者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我就是兩縣捕快要抓的人——復仇者。」

何三清心裏直發毛，一邊後退一邊說：「你就是復仇者？這麼年輕？你是怎樣進來的？」

復仇者一步一步逼過去，道：「你以爲天衣無縫？固若金湯？嘿嘿，在本公子來說，照樣來去自如，說，你是不是告老還鄉的前即墨縣令何三清？」

何三清巳退至牆上，無路可退，搖搖手說道：「不是，不是……本官不是何三清。」

復仇者高舉起奪命刀，作勢欲砍，道：「不是何縣令就沒有浪費唇舌的必要，本公子先拿你開刀！」

何三清嚇得三魂少二魄，連忙更正道：「是，老夫正是何三清，公子有話直管吩咐，只要本官能力所及，一定照辦。」

復仇者又坐回到那隻太師椅上去，不疾不徐的道：「好吧，咱們先算一筆金錢上的債，我問你，當初你得了魏子雲、海天星的多少好處？」

何三清道：「不多，只有區區的五萬兩。」

「胡說，本公子調查的結果，最少在十萬兩以上。」

「大概是吧，事隔多年，本官巳不復記憶。」

「爲何不說是收的昧心錢太多，巳記不清誰送多少了？」

「小友，」何三清的腦筋動得很快，道：「你如果喜歡白花花的銀子，本官倒可以孝敬你一點。」

「本公子要三十萬兩。」復仇者獅子大開口。

「三十萬兩？這麼多？」何三清傻眼了，數字大得出乎他意料之外。

「十萬兩是本金，二十萬兩是利息，十年才加兩倍，是王鐵霸一條命的代價，不多。」

「那十萬兩賄賂周師爺，胡捕頭都有份，並非本官獨得。」

「十萬兩贜銀你們是怎麼分的，本公子不管，你先拿出來，日後再找閻羅王打官司去吧。」

何三清昔日的神氣早就扔到茅坑裏去了，道：「請公子高抬貴手，打對折十五萬兩好不好？」

復仇者的臉色變了，道：「你最好不要跟本公子討價還價，再不爽快的交出來小心漲價。」

何三清慌了，那還敢再放半個屁，走至另一邊，打開金櫃，不時回頭望着復仇者。

復仇者明白他的意思，道：「放心，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三十萬兩，不會多要你一文錢，要銀票，大小不拘。」

何三清忙乎了半天，手上捧着一叠面額大小不一的銀票，親自交在復仇者的手上。

復仇者右手接錢，揣入懷中，左手拿起奪命刀，人也跟着站起來，道：「何三

清，你還算乾脆，我就給你一個痛快，保證一刀畢命，賞你一個全屍！」

何三清大吃一驚，道：「復仇者，你已經拿了本官三十萬兩銀子──」

復仇者截住他的話，道：「銀子是錢債，現在要討血債。」

「王鐵霸沒死在獄中，何來血債？」

「你判了他的死刑，就是血債。」

「他早已越獄，並未行刑。」

「應該說是刼獄，而刼獄的本身就是一個陰謀，你得的好處可能更多，要了你這條狗命一點也不冤枉。」

何三清見他知道的如此清楚，心知縱使舌燦蓮花，也推翻不了既成的事實，只有哀哀告饒，或可得一綫生機，當下不遑多想，噗通一聲跪下去，磕頭像搗蒜一樣，告饒的話說個沒完沒了。

復仇者嗤之以鼻，喑罵了一句：「沒有出息！」手起刀落，在何三清的背上劃下一道八寸長五寸深的血口子，親眼看到他的心臟，「卜通！卜通！」跳了二三下，淌出一股黑色的血，放了兩個血屁便停止不動了。

滿意的笑笑，彈身上樑，穿屋而去。

復仇者　無情公子

石橋鎮，是一個大鎮，以石橋多聞名於世。

比石橋更有名的是，石橋鎮出了一位身懷絕技，高來高去，殺人不眨眼，做一票買賣別人八輩子也花不完的江洋大盜──天魔王鐵霸。

奪命刀是王鐵霸的成名兵器，他的故居命名為「鐵霸山莊」，就建在鎮北的一個山坡上。是由兩個四合院組成的二進院子，規模不大，建築亦平淡無奇。

王鐵霸父母早喪，又無兄姐弟妹，尚未娶妻便瑯鐺入獄，「鐵霸山莊」也因而早已蔓草叢生，破舊不堪。

月前，來了一名略帶土氣的布衣少年，找到一位王家長者王福全，交給他一筆錢，要他鳩工整修，重建「鐵霸山莊」。

這日，數十名工人正在加緊趕工，有的在粉刷門窗，有的在加舖磚地，屋面上的琉璃瓦行將完成，「鐵霸山莊」四個大字，經過金粉一描，越發顯得光采奪目。

少年又來了，白髮蒼蒼的王福全就陪伴在側，兩個人裏裏外外看了一遍，停在院子裏，復仇者正容說道：「老先生，依你看，還需要多久才能全部完成？」

王福全的目光四處瀏覽着道：「看情形快則五日，慢則十天便可大功告成。」

復仇者道：「在下沒有太多的時間等待，我希望在三日之內完工。」

王福全撫鬚說道：「這樣就必須要增加工人，增加支出。」

復仇者取出數張銀票，交給他，道：「錢不是問題，這是白銀十萬兩，未來三日內的工資加倍。」

王福全六七十歲了，還從來不曾見過這麼多銀子，眼睛都看直了，更想不透這個年輕人那來的這麼多錢，笑呵呵的道：「要不了這麼多，要不了這麼多，前一次公子已經給過小老兒十萬兩了。」

復仇者道：「請全收下吧，多餘的就請買一些田地，最好過繼一個兒子，娶一房媳婦，也好承繼王鐵霸的香火，至低限度，也希望能找一個看守庭院，四時祭祀的人，這是王前輩的遺言，也是他最大的心願。」

王福全沉思一下，道：「好的，小老兒會盡力而為，不過，過繼的事非同小可，可不敢担保三天之內一定辦到。」

復仇者道：「我知道，這種事是急不得的，一年半載都無所謂，老先生能放在心上就行了。」

將建屋的細節，再略作交代，隨即告辭而出。

× × ×

就在山坡的下面，一大片樹林子裏，正有五個男人，圍攻三位姑娘。

為首的姑娘一身綠衣，年約十七八歲，長得眉清目秀，標緻極了。兩名丫鬟亦非庸脂俗粉，正被對方團團圍住，危在旦夕。

五名男子中，為首的也是一名十七八歲的少年，生來方面大耳，威風凜凜，一身藍衣上罩着一件白色披風，看來宛如臨風玉樹，俊逸倜儻，另四人則全部黑色勁裝，想係家丁部屬無疑。

雙方打來極為兇猛，毫不留情，綠衣姑娘連攻三劍，將藍衣少年逼退少許後，破口大罵道：「不要臉，你們居然以多為勝，還講不講江湖規矩？」

藍衣少年的語氣更粗野：「臭婊子，對付你們公孫家的龜兒龜孫，不作興江湖規矩。」

綠衣姑娘更加惱怒，挺劍分心就刺，道：「皇甫瑋，你這個小王八蛋最好弄清楚，姑奶奶我叫吳婷婷，並不姓公孫。」

藍衣少年錯開半步，掃出一劍，道：「吳婷婷，妳爹我清楚得很，妳是公孫鰲那個老混蛋的外孫女，妳的血有一半是公孫家的。」

吳婷婷的一張利口可一點也不饒人，道：「你既知姑奶奶的身份，就該曉得石橋鎮是我的老家，小心我爹我娘把你們這幾個兔崽子剁成肉醬餵狗。」

皇甫瑋一劍擦身而過，斬下她的一片衣襟，道：「小妖女，少唬人，你們吳家還遠在五里以外，殺了你們三個臭娘們，再去要吳元亮、公孫伶的命！」

吳婷婷氣急了，一招「靈蛇吐信」，猛銳難當，在皇甫瑋肩頭戳了一個洞，咬着牙罵說：「小雜種，吹牛屁也不怕閃了牙，石橋鎮還輪不到你來逞英雄，扒個洞自己埋了吧。」

突聞一聲慘絕人寰的哀號淹沒一切，一名丫鬟的臉被人一刀削去一大半，熱騰騰的血水，從眼眶、鼻孔、口腔裏向外噴，面皮已去，腦漿外溢，像極了剝去皮的猴臉，兩隻手在臉上亂扒，退後三步，便倒地了帳。

吳婷婷睹狀大駭，一個念頭還不曾轉過來，皇甫瑋的劍已遞至胸前三寸之處，急忙「一鶴冲天」，斜飛而起，順勢一脚，將一名黑衣大漢踢得鼻青臉腫，當場栽下去。

皇甫瑋好快的動作，咬着尾巴追上去，二人在半空中對了三劍，各不相讓，分別落坐在兩棵大樹的枝椏上。

這一來，却使另一名丫鬟陷身險地，三名黑衣大漢，從三個不同的方向攻上來，丫鬟雖然使出渾身解數，捨命力拚，怎奈雙手難敵六掌，即使有一百條命，恐亦將難逃一死。

吳婷婷嬌叱道：「無恥的傢伙，你們三個打一個，簡直禽獸不如，小心姑奶奶抽你們的筋，喝你們的血。」

說着說着，人已電瀉而下。

皇甫瑋當然不會坐視，人去如風，在半空中將她截住，大打出手。

黑衣大漢好毒辣的心腸，一左一右，兩支劍刺進丫鬟的兩肋，丫鬟強悍刁蠻，不讓鬚眉，這時候仍能飛起一脚，將正面的一個傢伙踢翻在地，口裏和着血吼聲叫道：「你家祖媽就是死也要拉一個墊棺材底。」

將劍全力擲出，目標正對倒地黑衣大漢的心口。

嘡！早先被吳婷婷踢倒的大漢適時趕到，揮刀震飛了丫鬟的劍，道：「他媽的，妳死到臨頭了還使刁，老子劈爛妳這個婊子養的。」

說着一刀劈進小腹，直往下劃，開了襠……

一時，腸肚外瀉，糞尿橫流，花不楞登的一個大姑娘，就這樣死於非命。

吳婷婷拚死拚活，總算擺脫皇甫瑋的糾纏，飄落地面，可恨半步之差，丫鬟已命歸九幽，頓使她悲憤欲絕，淚如泉湧，撫屍痛哭道：「阿桃，妳死的好慘！」

所有的悲憤，全部化作一股復仇的力量，所有的功力，全部集中在劍尖上，像怒獅、如猛虎，不顧死生，不計成敗，衝着對方五人一陣亂砍亂殺。

以一對五，她不能討了好，反而累得自己香汗涔涔，嬌喘不已，連對方的半根汗毛也沒傷到。

吳婷婷簡直要氣瘋了，罵人的話一籮筐：「你們這羣畜牲、雜種、王八蛋，是英雄咱們就一劍對一劍，一人對一人，不要以多欺少，以衆凌寡，否則，你家祖奶奶死後作鬼，也要將你們皇甫家的祖墳連根挖起來，在皇甫家老祖宗的頭骨上拉屎撒尿。」

皇甫瑋氣極暴喝道：「好，想死本少爺就成全妳。」挺劍就要往上送，一名黑衣大漢翻着白眼說道：「小少爺，這麼漂亮的小妞兒，就這樣死掉豈不是『暴殄天物』？」

一怔，皇甫瑋回頭望着他，道：「老范，難不成你有更好的主意？」

老范扮了一個鬼臉，道：「何不如她的願，一個對一個，以小少爺的『蘿蔔』對她的『洞』。」

皇甫瑋馬上會過意來，沾沾自喜的道：「好主意，俺六叔想當年就玩過公孫倩的『洞』，咱們就這麼辦。」

老范更加得意，瞇着雙眼說：「小少爺吃肉，咱們喝湯，來個車輪大戰，準保可以氣死公孫鰲那個老王八。」

皇甫瑋色瞇瞇的望了吳婷婷一眼，道：「老范，別光說不練，先把這個野妞的衣服剝下來再說。」

老范頷首一諾，第一個撲出去，探手就往吳婷婷身上一摸，吳婷婷大怒，一劍差點削斷他的手，氣忿忿的叱道：「你們要幹什麼？」

一個塌鼻子的傢伙陰笑道：「好說好說，趁妳的心，如妳的意，一個『蘿蔔』對一個『洞』，咱們不以多為勝，保證一個一個的上，不爭先，也不恐後，大家都會輪得到。」

「放屁！」

吳婷婷怒極狂吼，一掌摑上來，雖然清清脆脆打了塌鼻傢伙一個耳光子，另一邊老范已如鬼魅一般摸上來，撕掉她的半邊綠衣。

綠衣內是紅肚兜，兩隻雪白如玉，高高聳起的奶子隱約可見，吳婷婷花容大變，氣冲斗牛，尖聲喊叫道：「我要殺盡你們這一羣豬狗不如的禽獸！」

像是一頭受傷的猛獸，咬住其中一個人不放，終於將長劍插進他的心窩裏。

那名黑衣大漢骨頭好硬，緊緊抱住吳婷婷握劍的手，任由骨碎肉綻，任由鮮血狂流，就是不吭聲，不鬆手，吳婷婷張口咬下他的一塊肉，還是不發生作用，卒至血盡氣絕，倒地身亡。

可是，吳婷婷却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上衣盡去，紅肚兜也被撕破，曲綫玲瓏的上半身，幾乎全部裸露。兩隻手抱着雙峯，狼狽不堪。

四個人，八隻眼，如待獵的老鷹，似叫春的野狗，蠢蠢欲動，狂笑不已。

吳婷婷羞得無地自容，拔腿就跑，却被皇甫世家的人張臂攔下來。

「剝掉她的褲子！」

「剝掉她的褲子！」

「小少爺，上呀！」

「上！」

你一言我一語，七手八脚，吳婷婷赤手空拳，拚了命也沒有辦法保住自己的清白，霎時便被人按倒在地。

塌鼻子傢伙緊壓住吳婷婷的雙肩，老范與另一名黑衣大漢一人拉一條腿，皇甫瑋搭弓上箭，俯下身來就要撕褲子。

却突然發現，不知何時，就在他的面前，幽靈似的出現一個土里土氣的布衣少年。

少年手裏的刀平舉齊眉，右手已經搭在刀柄上，看那情形，隨時都有出手殺人的可能。

皇甫瑋的「工作」不得不暫時停下來，道：「小子，你也想喝湯？」

復仇者一如往昔，面上表情全無，冷森森的道：「本公子想喝血！」

老范暴跳如雷的道：「他奶奶的熊，你去陰曹地府喝『迷魂湯』吧！」

不管三七二十一，挺劍就刺，不料，招式才遞出去一半，刀光暴現，慘嗥聲起，老范在距離少年三尺以外被腰斬，上半身尚未沾土，復仇者的奪命刀又已回入鞘中。

皇甫世家的人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快速的刀法，這麼扎手的角色，一個個皆嚇呆了。

吳婷婷猛一個彈縱，總算逃離魔掌。

皇甫瑋怒不可當的喝道：「那來的野小子，竟敢破壞小爺我的好事？」

復仇者嗆着一絲冷漠，說道：「這是好事？簡直卑鄙無恥加渾帳，本公子看不

慣。」

皇甫璋瞪眼道：「看不慣又怎樣？」

復仇者道：「我要你們死光。」

皇甫璋道：「你敢對皇甫世家的人無禮？」

一聽是皇甫世家的人，復仇者的殺機更濃，語氣更冷：「這樣更活不了，你們皇甫世家沒有一個好東西。」

皇甫璋聽出他話中有話，道：「你是什麼人？」

復仇者答得妙：「專門跟皇甫世家作對的人。」

塌鼻子傢伙上前三步，道：「少爺，別跟他嚕七八嗦，殺了這個小兔崽子，辦正事要緊。」

一招手，與另一人虎撲而上，二人一刀一劍，一左一右，原以爲十拿九穩，一定可以要了這個渾小子的命，那知三條人影撞在一起，一眨眼便倒下去兩個，連人家是如何拔刀，如何出手都沒有看清楚，便結伴踏上黃泉路。

皇甫璋睚眦欲裂，面如豬肝，兩個鼻孔都張開了，恨聲說道：「你這個殺千刀的混蛋，皇甫世家從此與你勢不兩立。」

左掌右劍一齊上，勢若奔雷，擺出一副拚命的架勢，復仇者想躲也躲不過，兩條人影馬上捲在一起。

掌風呼嘯，刀光劍影，二人一觸立即分開。

皇甫璋的劍掉在地上，還有一片帶血的白披風，左掌已斷，僅靠皮筋相連，右手虎口淌血，面色蒼白如紙。

無論如何，他並沒有死。是復仇者故意留下他一條命。

經過一陣痛苦的掙扎，皇甫璋困惑的說道：「你爲什麼不殺我？」

復仇者向後退了幾步，一屁股坐在石頭上，冷冷的說：「你的命應該留給這位姑娘，人家總不能讓你白調戲。」

吳婷婷已經將阿桃的衣服剝下來，穿在自己身上，聞言說不出來有多感激，氣虎虎的衝至皇甫璋面前，指着地上的劍，道：「拾起來，姑奶奶不想殺手無寸鐵的人。」

皇甫璋自閉左腕血脈，想爭取片刻喘息的時間，故作大方的道：「對付妳這個賤貨，少爺一隻手就夠了，用不到劍。」

吳婷婷聰明透頂，可不上他的當，道：「小雜種，少來這一套，沒有劍祖奶奶照樣殺你！」

皇甫璋聞言駭然，忙不迭的去拾劍，吳婷婷劍出「天女散花」，已將他罩住，皇甫璋身手敏捷，脚尖一點，劍已到手，正好迎上吳婷婷的兇猛攻勢。

二人拚死拚活，復仇者却悠哉遊哉，坐在石頭上吃起乾糧來，好像場中的惡鬥，與他毫無關係。

他身懷鉅欵，依然是那身半新不舊的布衣，吃的東西更寒傖，僅窩窩頭與鹹菜而已，眞令人摸不透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皇甫璋斷了一隻手，自然遠非吳婷婷之敵，三十招一過便敗象畢露。吳婷婷走中宮，踏碎步，劍掃偏峯，不費吹灰之力就將他左手的皮筋斬斷。

我跟妳拚了！

急痛攻心之下，皇甫璋的頭腦已呈渾沌，全身劇烈的痙攣着，舞着長劍，挺着身子，不顧一切的撞上去。

「找死！」

吳婷婷動作飛快，一霎時就是六個來回，在皇甫璋的身上刺了六個血窟窿，倒地之後，仍氣猶未盡，再補了三劍，踩了二脚，咬牙切齒的道：「我恨透了你們皇甫世家的人，你這個王八羔子就這樣死掉，實在太便宜。」

怒氣有如燒不盡的野火，長劍彷若織布的飛梭，直將皇甫璋的屍體支解、粉碎、剁成肉醬，始嬌喘吁吁的停下來。

也才想到救她命、救她清白的大恩人——復仇者。

來至復仇者面前，深施了一禮，以無比感激的語氣說道：「再生之德，不敢言謝，小女子有生之年，都是感恩圖報的日子。」

復仇者從來沒有笑過，現在也一樣，神態冷漠的道：「在下不過適逢其會，姑娘不必往心上放。」

吳婷婷愕然一楞，依舊笑臉迎人：「我叫吳婷婷，今年十八歲，家住石橋鎭，敢問恩人尊姓大名，以資永誌不忘。」

復仇者的臉色顯得更難看，道：「我沒有姓名。」

「什麼？你沒有姓名？」

「嗯，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是從小父母雙亡？」

「比這更不幸。」

「莫非是個棄嬰？」

「比棄嬰更悲慘！」

「那麼恩人的身世畢竟如何，務請明言，如有什麼困難，相信家父會助你一臂之力。」

「謝了，自己的事我自己會解決，在下不喜歡別人管我的事。」

站起身來，拍拍屁股就走。

這態度，這言詞，太使人難堪了，吳婷婷差點要哭了出來，追上來說道：「你是不是誤信了皇甫世家的人的濫言，以爲我眞的是一個下賤的人？其實，我坦白告訴你吧，今天還是第一次跟他們碰面，主要是因爲我是公孫世家的外孫女，而皇甫、公孫兩家又有着多少年的世仇，如此而已。」

復仇者的脚步乍然停下來，態度顯得非常認眞：「吳姑娘，妳是公孫家的外孫女？」

吳婷婷道：「是呀，公孫鰲是我的外祖父，在武林中可是響叮噹的大人物，五位舅舅同樣頭角崢嶸，望重江湖。」

復仇者聽得入神，臉色一直在變，道：「請問令堂大人可是公孫伶？」

「是，家母公孫伶，家父吳元亮，人稱『流星劍』。」

「府上就住在石橋鎭？」

「在鎭南，宅子很大，也很好找，歡迎到寒舍小坐，家父一定是會非常感激你的。」

「好吧，那天有空一定專程拜訪，再見。」

「請等一等，以後見面，不知道該如何稱呼恩人。」

「妳可以叫我『無情公子』。」

話落，復仇者已頭也不回的走出樹林子，吳婷婷却楞在原地，她想不通，一個古道熱腸的人爲什麼會叫「無情公子」。

王鐵霸　死得其所

石橋鎭人傑地靈，出了一個天魔王鉄霸，使該鎭聲名大噪，眞正使石橋鎭人感到光采的還是流星劍吳元亮。

吳元亮乃俠義道中人，口碑極佳，吳家宅第大，名氣大，果然好找，片刻之後，復仇者便跨進吳府的黑漆大門。

門房內閃出一位老者來，擋住去路，道：「這位小兄弟走錯門了吧？」

無情公子心裏雪亮，知道一定是自己粗衣布鞋，不配登豪門，入巨宅，嗓子眼裏冷冷哼一聲，道：「我要找公孫伶！」

口裏說話，脚並未停下來，老者忙將他讓進客房，入內通報去了。

不一時，進來一位虎背熊腰，脅佩寶劍，身穿紫袍，貌相甚是莊重威嚴的人，抱拳說道：「聽說這位小友要找賤內？」

復仇者沉穩的道：「如果尊夫人是公孫伶，就對了。」

紫袍老者道：「老夫吳元亮，公孫伶正是賤內，不知小友有何見敎？」

復仇者大模大樣的道：「見敎不敢，有幾句話必須跟公孫伶當面講，她爲何不出來見客！」

流星劍吳元亮見這少年人開口公孫伶，閉口公孫伶，無禮已極，礙於身份，又不便發作出來，故意重重的乾咳兩聲，沉臉說道：「她正在換衣服。」

無情公子視如不見，道：「這樣也好，她是該換一件新衣服。」

吳元亮不明白爲何夫人該換一件新衣服，他沒問，無情公子當然亦未加說明。

無論身份、地位、年齡、衣著，甚至神態、談吐，兩個人皆極不融洽，分賓主落坐，默默相對，沒有人再開口說話。

不久，公孫伶到了，雍容華貴，風華絕代，四十多歲的人了，看上去仍然充滿了女人特有的魅力。

復仇者的身子顫抖了一下，從公孫伶的身上，他似乎看到了另外一個人，勾起了一段往事，幾多仇恨，人也跟着緩緩站起來。

公孫伶的聲音像銀鈴，道：「元亮，誰在找我？」

顯然，以她的身份，找她的人不可能是一個布衣土氣的楞頭青年，故而有此一問。

流星劍吳元亮指着復仇者，道：「就是這位小友。」

公孫伶的懷疑的眼光望着他，道：「你找我？什麼事？」

復仇者沒有懼意，沒有表情：「首先，我想查清楚，妳是否公孫伶？」

公孫伶道：「沒有錯，老身就是公孫伶。」

「我可否請敎令妹是誰？」

「老身沒有妹妹。」

「妳能說公孫倩不是妳妹妹？」

「不是，我們公孫家沒有她這樣的賤人。」

「妳否認也沒有用，事實上她血管裏流的全是公孫家的血。」

「我不承認，公孫家也不承認，我們公孫家的子孫不是英雄，就是烈女，從來沒有淫婦、蕩婦、不要臉的騷蹄子。」

她心裏冒火，只顧張嘴罵人，沒有留意到復仇者的臉上已經籠上一層駭人的殺機。

不過，復仇者的聲音、神色還是很平靜，道：「我本來並不想殺公孫家的人，看來，現在似乎非殺不可了。」

公孫伶黛眉雙挑，一臉寒霜，狐疑滿面的說道：「你在說什麼？想殺公孫家的人？」

「妳沒有聽錯。」

「小娃兒，你好像認識那個淫婦？」

「不認識公孫倩，如何會知道她有一個無情無義的冷血姐姐。」

「她在那兒？老身要稟明家父，要她死無葬身之地。」

「妳找不到的，你們永遠也不會找到她。」

「你是什麼人？跟那個賤人是什麼關係？」

「復仇者！」

「復仇者？難不成虎山雙煞、周乃文、胡元彪、何三清；還有無憂居士，一連六條命都是你一個幹的？」

「妳將是第七個！」

「大胆，你——」

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出口，刀光乍現，快如閃電，吳元亮乃是劍術名家，且又早已蓄勢待發，一見苗頭不對，拔劍就往上衝，結果還是遲了，當他的寶劍攻到的時候，不但公孫伶已身首分家，復仇者的奪命刀也已經收回去，僅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碰上刀尖，震得他虎口發麻，膀臂酸痛。

由此證明，復仇者刀法快不算，內力之深更令人匪夷所思。

喪妻之痛，痛澈心扉，吳元亮殺氣衝天的道：「你爲什麼要殺我的妻子？」

「分花拂柳」、「撥草尋蛇」、「直搗黃龍」，三招快攻，連成一氣，分襲復仇者上中下三盤，復仇者都未放在眼內，猛然一刀就架住了，說道：「是爲了公孫倩！」

「公孫倩好狠的心，居然叫人殺害她的親姐姐。」

「公孫伶的心更狠，毒如蛇蠍，罪有應得，死有餘辜。」

「到底公孫倩爲什麼要你殺害她自己的手足骨肉？」

「她咎由自取，心裏明白，你們是夫妻，沒有必要裝糊塗。」

「老夫要你親口說出來。」

「抱歉，告辭了！」

無論刀法、內力、輕功，復仇者俱屬一流，流星劍吳元亮平時自視甚高，竟然連人家的邊都摸不到，眼看着復仇者出了門，上了房，待他追上屋面時，早已杳無人影。

×　×　×

「鉄霸山莊」終於如期完工了，莊裏莊外，上上下下，果然美侖美奐，氣象萬千。

這莊院，有一處特別與衆不同，正面

的大廳，外表看起來富麗堂皇，雄偉壯觀，內部的陳設却似祖廟祠堂，再細加審視，會發現在正對門口的後方，有一座寶塔型的，以漢白玉堆砌而成的墳墓，墓碑有「一代奇俠王鉄霸之墓」九個鏤空大金字，立碑者赫然是「無名小子」——圍觀者莫不嘖嘖稱奇。

復仇者早巳將王鉄霸的骨灰瓦罐置於墓中，在墓前上了三炷香，點燃萬年燈，燒紙獻果，行大禮參拜。

王福全激動的說道：「小友功德無量，我這位遠房堂姪兒必將感恩於九泉之下了。」

復仇者平淡的說：「那裏，錢全部是王老英雄的，我只不過出出主意跑跑腿吧了，倒是買田地、過繼兒子的事，不知有無頭緒？」

王福全摸着雪白的長鬍子，道：「田地巳有眉目，正進一步洽談中，過繼兒子的事尚無頭緒，巳請到一個人，願意照顧莊院墓園。」

復仇者滿意的點點頭，跟着王福全來到前院。

前院有紙紮、輓幛、鼓陣，還擺了十幾桌酒席，請的都是蓋房子的工人及王家的族人子孫，大家皆身著素服，表情肅穆，儼然辦喪事一般。

王福全領着復仇者，坐在最上首的一張桌子前。

酒席巳開，正吃喝着，忽見一個衣裳襤褸，枯瘦佝僂，精神萎靡頹廢，手中拿着一隻破碗的乞丐，晃晃悠悠的走進來，其他各桌俱巳滿座，只有復仇者這一席尚有空位，乞食老兒不客氣，一屁股就坐在無情公子身邊。

乞食老兒好像巳有三年沒有吃過一頓飽飯，狼吞虎嚥，一忽兒便將一大半的菜餚送進他的五臟廟，一副旁若無人，餓死鬼的模樣。

打了一個噎，摸了一把嘴，舔舔嘴唇，伸伸懶腰，乞食老兒酒足飯飽，精神力氣都來了，這才抬起頭來，兩隻眼珠子骨碌碌的瞅了半天，口沫四濺的說道：「王鐵霸這老小子眞好福氣，走了一輩子夜路，沒有遇上鬼，臨死反而碰上貴人，瞧這『鐵霸山莊』，蓋得比廟還漂亮，據說白花花的銀子還是一個黃口小兒拿出來的，可是事實？」

王福全本待乘機說幾句恭維復仇者的話，無情公子使了個眼色，搶先說道：「大概不假。」

乞食老兒大張着嘴，驚訝的說道：「一個乳臭未乾的娃兒，那來這麼多銀子？自己不花爲何偏要替王鐵霸蓋房子？」

察言觀色，復仇者覺得這乞食老兒頗不單純，故作不知道：「我跟你一樣，不知道。」

乞食老兒可並未就此打住，繼續追問道：「可否請爲我老叫化子，引見一下這位小財神！」

復仇者更加滿腹狐疑，問道：「你有事？」

乞食老兒見少年神態冷傲，話鋒尖銳，心頭也自一怔，道：「乞食之人會有啥事，還不是想討點銀両，度此殘生。」

復仇者緊繃的面孔鬆一鬆，道：「你的運氣不佳，他巳經走了。」

乞食老兒嘆了一口氣，道：「倒霉，倒霉！人生走霉運的時候喝涼水都會塞牙，好不容易出現一位財神爺，結果還是一塲空，眞乃時也！命也！運也！」

揀了幾塊肥肉，放在碗裏，正準備端着走，大門外忽然湧進一羣身著差服的捕快來，吃這行飯的人生就一對鷹眼，動作敏捷，一進門便散開來，目光如電，掃視着每一張飯桌。

另有四名帶着傢伙，勇猛異常的武林人物動作更快，巳搶在前頭，一逕來到復仇者桌前。

一個紅眉猴臉，生相兇惡的大漢，在乞食老兒的肩膀上重重拍了一下，道：「嗨！老小子，你東躲西藏，結果還是被我們逮住了。」

乞食老兒捧着碗，低着頭，縮頭縮腦的說道：「大爺……你——你是認錯人了吧！」

一個面如鍋底，腰插雙斧，一雙眼睛像銅鈴似的人，一巴掌打翻了乞食老兒的破碗，而另一隻手巳抓住他的頭髮，厲色喝斥道：「不會錯，你就是化成了灰老子也認識你，再怎麼裝也不可能變成丐帮的人。」

乞食老兒一矮身，滑不溜丟的掙脫對方的掌握，極力爭辯道：「老夫當然是丐帮的人，而且是丐帮的元老，天鷹帮再厲害我丐帮也不會放在眼內，識相的還不夾着尾巴滾。」

突然之間，乞食老兒變得神氣起來。

復仇者也注意到，這四個人的衣襟上皆別着一枚振翅欲飛的鐵鷹。

黑臉之人暴喝一聲，粗野的罵道：「放你媽的狗臭屁，你明明是地魔魏子雲，那條狗腿當年就是被我帮主打斷的，披上羊皮絕對裝不成羊，泡在尿裏你歸根還是一隻小蝦蟆。」

乞食老兒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碗盤都跳起來了，怒冲冲的道：「不錯，你家老爺爺正是魏子雲，你們想幹什麼？」

黑臉之人嘿嘿冷笑兩聲，道：「好說，我家帮主想請你到天鷹帮去一趟。」

地魔魏子雲雙手一抱，面如堅冰，道：「對不起，你們那個賊窩，用轎子抬老夫也不去。」

黑臉之人馬上換上一副閻王面孔，道：「哼，這可由不得你，請不到活人咱們抬死的。」

話畢，四個人一齊亮出傢伙圍上來，魏子雲也拉開架式準備拚，空氣一下子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見到這般情狀，一羣捕快反而停下來作壁上觀。

復仇者眉頭一皺，道：「各位，想拚命這個地方要不開，本公子帶你們去一個好所在。」

話落人起，故意拉着魏子雲上房越屋而去。

黑臉之人見正主兒巳走，只好率衆追下去。

× × ×

還是皇甫璋喪命的那個老地方，所有的屍體俱巳不見了，復仇者第一個到達，依舊坐在他坐過的那塊石頭上，一副打算

隔山觀虎鬥的模樣。

地魔魏子雲一到，天鷹帮的四名高手立即圍上來，將他從四面包圍，魏子雲作了一個蹲馬式，蓄勢待發，冷電似的目光從四人臉上一一掃過，最後瞄定那黑臉膛手持雙斧的人，沉臉說道：「溫世昌，你們那個先上？」

溫世昌雙斧一碰，砰！的一聲，冒出一縷火光，怒氣冲天的道：「魏老怪，別作各個擊破的美夢，咱們一齊上。」

說到做到，雙斧猛一掄，劈頭蓋面砍上來。

另外三個人也沒閑着，三把傢伙一齊上，步步緊迫。

魏子雲單脚拄地，環掃一腿，同一時間，連攻八掌，動作乾淨俐落，暗力洶湧如濤，成名的人物果然不同凡響，四個人皆無法近身。

出招之餘，魏子雲朗聲說道：「這樣也好，免得老夫多費手脚。」

復仇者望了一望附近的捕快一眼，忽然大踏步的衝上來，接口說道：「我不同意！」

雙斧溫世昌大怒道：「你憑什麼不同意？」

復仇者舉刀齊眉，語冷如冰：「憑這個！」

紅眉猴臉的傢伙好暴燥的脾氣，咬着牙喝道：「他媽的巴子，你什麼東西，老子先把你宰掉。」

明晃晃的大砍刀幻出無數光環，照準復仇者的頭顱砍下去。

咔嚓！好清脆的聲音，老屠夫的手藝也不過如此，連皮帶骨，一刀解决，一條膀臂，連着半個身子，整整齊齊的切了下來。

死的人當然不會是復仇者。

更令他們驚奇的是，復仇者是何時拔刀？何時殺人？何時刀又回了鞘？居然沒有一個人看清楚。

地魔魏子雲呆住了！

雙斧溫世昌呆住了！

兩個天鷹帮的高手也呆住了！

一羣捕快，原巳踏出來的步子，又縮了回去。

好半晌，溫世昌才從惡夢中驚醒，道：「你用的是奪命刀？鐵霸山莊的重建是你出的錢？你就是肆虐武林的復仇者？」

復仇者道：「你完全說對了。」

溫世昌道：「本帮與你素無瓜葛，爲何殺害天鷹帮的人？」

復仇者道：「第一：正因爲你們是天鷹帮的人；第二：本公子看不慣。」

溫世昌臉一沉，道：「什麼地方使你看不慣？」

復仇者道：「我喜歡一個打一個，這樣才有看頭。」

兩名天鷹帮的高手互換一個眼色，同聲喝道：「小兔崽子，老子偏偏要兩個對一個。」

雙劍齊揮，前後夾擊，一刺前胸，一攻後背，招發即到，快如隕星閃電。

兩聲慘叫，兩股血箭，挨劍的人沒有復仇者，人突然不見了。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瞬間，復仇者拔身而起，上了樹。

他並沒有拔刀，兩名天鷹帮的高手是死在他們自己人的劍下，原因是彼此距離太近，速度又太快，發現無情公子不見時，收劍巳經來不及，奇準無比的插進對方的心窩裏。

由於二人的手仍握着劍柄，彼此牽扯，是以人雖然斷了氣，屍體並未立即倒下，直至血盡之後才癱下去。

猛可間，地魔魏子雲一聲暴喝：「好了，溫世昌，現在咱們倆一對一，好好玩玩給復仇者看個夠。」

溫世昌的面色蒼白如紙，嚴陣以待，未發一言。

魏子雲巳揚掌攻了上來，决心放手一搏。

却被復仇者一瀉而下伸手攔住了，以命令的口氣說道：「今日之戰，就到此爲止。」

魏子雲莫明所以，道：「縱虎歸山終是禍，不能放走姓溫的。」

復仇者沒有理會他，對溫世昌說道：「朋友，在天鷹帮裏，你是幹什麼的？」

雙斧溫世昌回答道：「老夫是刑壇壇主。」

「聽說你們天鷹帮共有三壇，六舵、七十二堂口，帮主的身邊另有十大鐵衞，又稱十大殺手，可是實情？」

「既知本帮實力，就不應該結下這個樑子。」

「你們帮主是人魔海天星對不對？」

「海帮主神功蓋世，舉世無雙，從此刻起，你小子就是本帮的死仇大敵。」

「很好，本公子正想會一會這個老魔頭，留你一個活口，去告訴海天星，三日之內我要取他頸上人頭。」

天鷹帮聲威赫赫，如日中天，溫世昌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從來沒有人敢對他這樣說話，但他畢竟是老江湖，是識貨的行家，在連死三人之後，目前巳處在一對二的絕對劣勢，衝到喉嚨眼裏的幾句狠話不得不嚥回去。

惡狠狠的瞪了復仇者一眼，大言不慚的道：「好啊，歡迎你來，天鷹帮的人將翹首以待，到時候海帮主一定會熱烈的招待你。」

擱下這幾句塲面話，掉頭就走。

魏子雲　代人作嫁

地魔魏子雲却不答應，擰身準備截殺，復仇者一伸刀鞘，堵住他的去路，道：「你少攪局，本公子要借他的口去傳話，你也該清償一下你自己的舊帳了。」

從拔刀相助，到索仇討債，前後判若兩人，魏子雲簡直弄不懂復仇者究竟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疑雲滿面的問道：「你我素昧平生，不會有什麼舊帳需要清償的吧？」

復仇者冷森森的說道：「我們之間當然不會有舊帳，本公子是替王鐵霸討血債的。」

王鐵霸三字一出口，魏子雲一聲驚「哦」，恍然大悟，登時神色大變，震怒、激憤、惶恐……兼而有之，一霎時臉色數變，慨然長歎一聲，凝視着他的奪命刀，道：「你眞的認識王鐵霸？」

復仇者收回刀鞘，沉聲說道：「我們一起整整生活了十年。」

魏子雲道：「王鐵霸將我們之間的一切全告訴你了？」

復仇者道：「十年的時間可以做很多事，說很多話，大自殺人越貨，小至尋花問柳，巨細靡遺。」

魏子雲似是沉緬於久遠久遠的往事裏，夢囈般地說道：「是的，王鐵霸、海天星，以及老夫，我們三個人曾經是結夥幹殺人越貨勾當的搭檔，也是一起逛窰子吃花酒的好朋友，可恨滄海桑田，目前已人事全非。」

「人事全非的是王鐵霸，不是你們，當年王鐵霸越貨是實，並未殺人，是你們買通官府，屈打成招，又與何三清他們勾結，演出一場刦獄的鬧劇，待將贓銀起出後，馬上要將王鐵霸押回牢獄，王鐵霸開始知受騙，掀起了一場惡戰，你們兩個畜牲心狠手辣，斷了他的雙腿一臂不算，最後還將他逼下懸崖，終於斷送了他的一條命。」

復仇者越說越氣，眸中充滿殺機，微頓又補充一句：「除非你能提出有力的反證，否則就準備受死吧！」

地魔魏子雲相當合作，極爲誠懇的道：「這全是事實，並無半句假話，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老夫同樣也是受害者。」

復仇者大感詫異，反問一句：「你也是受害者？」

魏子雲以肯定的語氣答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復仇者急急追問道：「此話怎講？」

魏子雲又是一聲長嘆，道：「就在王鐵霸跌落懸崖，海天星取得全部贓銀珠寶後，老賊翻臉不認人，立即刀口向內，猝然施襲下殺手，老夫當塲身負重創，還斷了一條腿，幸虧天黑夜暗，及時逃脫，不然連命都會丟掉。」

復仇者半信半疑的道：「王鐵霸、海天星、與你魏子雲，全稱『齊魯三魔』，功力約在伯仲之間，就算猝然施襲，你也不應敗的這樣慘？」

魏子雲振振有詞的道：「小友有所不知，那時候天鷹帮就已稍具雛型，老賊有備而來，身邊還帶着有人，在衆寡懸殊的情形下，魏某不僅吃了眼前虧，在往後的十年歲月裏，也一直在天鷹帮的追殺下討生活，害得老夫有家歸不得，終至窮愁潦倒，淪爲乞食之人。」

「哼，這是你交友不愼，罪有應得！」復仇者的奪命刀擧起來了，臉色陰沉沉的沒有一絲表情，「況且這純粹是兩碼子事，悲慘的境遇，絲毫也不能抵消你的前愆，有什麼遺言，現在就可以交代了。」

地魔魏子雲道：「如果王鐵霸要你取老夫的性命，魏某自認死有餘辜，不敢有半句怨言，但請小友在誅殺海天星時，能替我多砍一刀。」

復仇者雙眉一聳，道一聲：「好！」

刀光一閃，寒芒四射，直往魏子雲脖子上抹，魏老怪基於一種贖罪的心態，放棄抵抗，閉目等死。

奇怪，奪命刀僅僅在魏子雲的頭頂上一晃便收回去了，復仇者冷聲說道：「難得你有抵命的誠意，本公子現在反倒願意給你一個贖罪的機會。」

大難不死，魏子雲睜開雙目，滿面疑雲，困惑不解的道：「要如何贖罪？」

復仇者沒頭沒腦的道：「你討老婆沒有？」

「還沒有。」

「那就馬上討個老婆，搬到『鐵霸山莊』去住。」

「小友，別拿老夫窮開心，天下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你不答應？選擇死？」

「我答應！我答應！」

「答應就好，稍待我會交代王福全，一切的一切都不用你操心。」

「小友奇人奇事，老夫實在想不通此擧目的何在？」

「我要你討老婆，生兒子，但有一個附帶條件。」

「什麼附帶條件？」

「所有的兒女，必須姓王，不准姓魏，早晚一炷香，晨昏三叩首，倘若稍有差池，懈怠，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地魔魏子雲終於弄懂了，當即滿口答應下來，隨後兩個人並肩齊步，離開樹林子。

那一羣捕快，眼見復仇者殺人不眨眼，神功蓋世，早已作了縮頭烏龜。

× × ×

棲霞縣東有一座八仙山，山下有一鎭集就叫八仙集，是南北商旅必經之地，也因而使「八仙莊」飯館的生意特別興旺。

這日正午時分，八仙莊早已客滿，如潮的客旅仍在不斷的進出。

流星劍吳元亮好像已塞飽肚子，正在馬棚內審視自己的坐騎。

另一個方向，復仇者大搖大擺的走進飯莊。

眞巧，一進門正好與吳婷婷不期而遇，兩個人不由皆一陣錯愕。

吳婷婷戴着重孝，臉龐略顯清瘦，她並不知道殺她母親的兇手就是無情公子，還把他當作救命恩人，楚楚可人的說道：「恩人，你怎麼也到八仙集來了？」

復仇者淡然無味的道：「四海爲家，到處逛逛嘛。」

吳婷婷深情的望着他，道：「你說要到我們家去，怎麼沒有去？」

復仇者搪塞道：「臨時有事，當天就離開石橋鎭了。」

吳婷婷悠悠一歎，道：「還好你沒去，假如你去了我也恐怕沒有辦法好好招待恩人，因爲就在那一天，我娘突然被人殺死了，聽家父說，兇手的年貌好像跟你差不多，當然，像你這麼好的大好人，絕對不會是殺我娘的兇手。」

復仇者木然而立，沒有說話。

忽聞吳元亮在外面喊叫道：「婷婷，別貪吃，我們該上路了。」

復仇者說道：「吳姑娘，妳爹在叫妳了。」

吳婷婷大聲應道：「爹，聽到了，我這就來。」

朝門外望一望，又對復仇者道：「我爹很想見見你，以便當面致謝——」

復仇者不等她把話說完，便搶先說道

：「姑娘言重了，小事一件，實在不必放在心上，你們追緝兇手要緊，別讓令尊等太久。」

吳婷婷道：「其實我們父女還沒工夫追緝兇手，是到登州府我外婆家去。」

「去聯絡公孫家的人，準備一起來對付殺妳娘的人？」

「一半是，另一半還有更重要的事，這樣好了，乾脆叫我爹來見見恩人。」

「不，鷄毛蒜皮小事，切勿如此認眞，在下也有事往登州，我們在公孫家再見好了。」

「恩人也要到我外公家去？」

「嗯！」

「你不會騙我吧？」

「我保證，一定去！」

「好，那我們登州見。」

「登州見。」

吳婷婷懷着滿腹的喜悅走了，復仇者進入店內，却發現坐無虛席，好不容易在一個牆角上，看到一副座頭上僅僅坐着兩個人，還有一張空椅子，當下不加考慮，便坐下來。

小二上來招呼，復仇者要了四個饅頭，一碗豆腐湯，還叫店家給他準備兩天的乾糧。

這時，他才注意到，同桌的人，一男一女，男的帶刀，女的佩劍，均是俊逸洒脫的武林人物。

對方也在注意他，而且從頭看到脚，從奪命刀看到瓦罐，男的首先開口說道：「在下石恨天，敢問這位朋友可是傳聞中的復仇者？」

復仇者從鼻孔裏「唔」了一聲，沒有正面答話。

石恨天繼續說道：「魯東接連發生一連串命案，兇手皆自稱是復仇者，是否朋友你的傑作？」

復仇者的刀本來放在桌上，突然按上去一隻手，道：「本公子做的事從來沒有否認過，天王老子也管不着！」

那女的乃冷小鳳，玉面一寒，說道：「恨天是北六省的總瓢把子，恰恰好管得着。」

復仇者取刀在手，怒上眉梢，冷厲無比的說道：「本公子不管你什麼瓢把掃把，想要管我的閒事，必須先毁掉這把奪命刀。」

冷小鳳聽得刺耳，本待發作，石恨天微微一哂，道：「勞山雙煞，作惡多端，殺了他們等於是替天行道，官塲中人自有朝廷律法，石某不想過問，但無憂居士與世無爭，你爲何要下此殺手？」

復仇者端坐如故，面冷如冰：「我說過，你管不着！」

石恨天很有耐性的說：「人命關天，殺人總該有個理由吧？」

復仇者不耐煩的道：「當然有充分的理由，本公子自信不曾枉殺半個人。」

冷小鳳說道：「爲什麼不說出來聽聽呢？」

復仇者道：「抱歉，時機未到，亦不足爲外人道。」

石恨天心知必有重重內幕，仔細盤查道：「朋友出身何門何派？」

復仇者答得痛快：「無門無派。」

「令師是那位奇人異士？」

「我沒有師父。」

「那麼，令尊是那位前輩高人？」

「本公子也沒有父親。」

「朋友開什麼玩笑，沒有父親，那來的兒子？」

「不知道他是誰，或者我不承認他，也許他不承認我。」

「聽朋友的口氣，似乎你的身世極爲悲涼？」

「這是本公子的私事，無須外人來操心。」

此時，復仇者要的東西已端上桌子，無情公子低頭疾食，旁若無人，任憑石、冷二人如何追問，一概置之不理。

二人無可奈何的相視苦笑一下，起身站起，石恨天說道：「朋友，不管你是誰，也不管你有多大的寃屈不幸，尙祈上體天心，勿濫肆殺戮，否則，一旦有什麼證據落在石某手裏，我絕不坐視。當然，如肯坦告一切，我們說不定還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復仇者軟硬不吃，彷若未聞，連頭都沒抬一下。

石恨天從來沒看見過這樣倔强的近乎不近情理的人，自我解嘲的聳聳雙肩，笑笑，沒再說話。

冷小鳳却火了，道：「什麼玩意兒，江湖上什麼樣的人我沒見過，就是沒見過像你這種冷傲孤僻的人。」

石恨天拉了她一把，向外走去，道：「算了，人各有志，咱們走！」

話落，人已到了門外，對街飛快的奔來一個人，正是天鷹帮的刑壇壇主溫世昌，老遠就抱着雙拳，恭謹有禮的說道：「總瓢把子，我們海帮主眞是料事如神，果然在八仙集候着兩位大駕。」

石恨天迎上去，還禮笑說：「皇甫、公孫二大世家，望重武林，縱然百事纏身，亦必當兼程東來，海帮主派溫兄在此相候，不知有何見諭？」

雙斧溫世昌道：「敝帮主派小的來此，是想請兩位上山一叙，想不到溫某運氣奇佳，一進八仙集，就遇上了總爺與冷姑娘。」

金鳳凰冷小鳳道：「溫壇主，你還沒有說，海帮主叫我們去究竟有什麼事？」

溫世昌笑呵呵的道：「什麼事也沒有，只是想請兩位敍舊而已。」

冷小鳳道：「既然如此，我們就不去了，免得誤了行程。」

溫世昌堆下一臉的笑容，道：「姑奶奶，此去登州府，敝帮總壇乃是必經之地，並不躭誤兩位的行程，而且海帮主還打算與兩位結伴同赴登州。」

聽溫世昌這麼一說，二人自然不便再表示什麼，三個人隨即離開八仙集，向八仙山內走去。

× × ×

天鷹帮的總壇，就建在八仙山內，官道的一側。

屋宇連綿，樓閣櫛比，拱形的門樓上，「天鷹帮」三個金字足有尺五見方，橫匾的下方再襯以兩隻木雕的巨鷹，頗有睥睨武林，傲視江湖之氣概。

未牌時分，太陽才剛剛偏西，復仇者

一個人，一把刀，來到門樓前。

天鷹帮戒備甚是森嚴，內外崗哨林立，一下子就湧上來七八個人，復仇者狼行虎步，視若無睹，大踏步的往裏闖。

刷！一名藍衫大漢拔刀而上，擋住去路，瞪着眼說：「站住，天鷹帮總壇重地，非請莫入！」

復仇者停在他面前五尺許處，道：「本公子也可以說是海天星請來的，據說天鷹帮還預備熱烈的歡迎我。」

藍衫大漢臉色立變，說話的聲音也變得不俐落了，道：「你莫非就是那個——那個復仇者？」

復仇者泰山似的站在那裏，道：「你說對了，去告訴海天星，是他出來『歡迎』我，還是本公子進去『拜訪』他？」

藍衫大漢道：「我家帮主不出來『歡迎』你，也不需要你進去『拜訪』他，足下黃土就是你最後的歸宿。」

說吧，舉刀就砍，威猛迅捷，無與倫比。

此人功力不弱，攻是攻上去了，甚且刀亦夾着無比勁力遞出去，可惜，就好似撞上牆的皮球，撲火的燈蛾，就那麼一閃，便被撞回來，而且好端端的一個身子，已分成兩片倒下去。

復仇者仍立在原地，刀在左手，彷彿不曾動一下。

無情公子的刀太快了，全場一片駭然，大家口裏窮嚷嚷，再也沒有人敢上來送死。

「本公子要找要殺的是海天星，只要你們不逞强，保證長命百歲。」

復仇者邁開大步，又向前行去。

「殺！」

有人大聲喊殺，七八個人一齊撲上來，刀光再現，慘嗥聲起，血洒、肉裂、骨碎、人倒，復仇者走的是直綫，在直綫上的人非死即傷，無一倖免。

一聲暴喝，三條人影，進路被三個人堵死，爲首之人復仇者認得是雙斧溫世昌，在這三人的身後，還緊跟着一大羣人，聲勢浩大，來勢洶洶。

溫世昌高舉雙斧，作勢欲發，怒容滿面的道：「復仇者，你好大的胆子，本壇主原以爲你只是說說大話而已，沒料到你眞的敢闖進本帮來。」

復仇者望着他身邊的兩個人，一高一矮，一瘦一胖，冷森森的道：「天鷹帮算什麼東西，就算是龍潭虎穴，本公子也照闖不誤。」

目光從高瘦、矮胖二人臉上掃過，又道：「誰是海天星？給我站出來。」

高瘦之人手使雙鐧，虎目鷹鼻，神態甚爲倨傲，聞言粗聲大氣的道：「老夫內壇壇主張偉。」

復仇者的眼神集中在矮胖之人的臉上，道：「是你？」

矮胖之人乾笑兩聲，道：「老夫外壇壇主馮河。」

復仇者怒目一瞪，道：「豈有此理，海天星爲何不出面『歡迎』？」

雙斧溫世昌道：「一個黃口雛兒，有我們三位壇主『招待』你，就已經夠體面了，何必驚動我們帮主大駕。」

復仇者虎吼一聲，道：「寃有頭，債有主，本公子找的是海天星，別拿別人墊棺材，叫他出來！」

溫世昌道：「帮主有客，沒工夫。」

復仇者道：「他想做縮頭烏龜，本公子偏要將他揪出來。」

根本漠視溫世昌等三人的存在，邁開大步，直往前衝。

張偉怒不可當的吼叫道：「他奶奶的，你他媽的也未免太狂了，老子就不信截不住你！」

雙鐧交揮，幻出無數鐧影，封死了復仇者的進路。

復仇者不曾止步，不曾轉彎，也不曾彈縱，依然筆直的向前走。

溫世昌使個眼色，與馮河一齊縱出，一個使斧，一個掄棍，從兩側夾截，復仇者頓成三面受敵的局面。

復仇者繼續前進，已踏入張偉的鐧影之內，猛地一聲清脆無匹的金鐵交鳴聲，劃破長空，火光甫現，鐧影倏斂，張偉的兩條重達三十斤的鐵鐧，分向左右落下，無巧不巧的撞上馮河、溫世昌的棍斧。

張偉雙鐧一失，心知要糟，一個念頭還沒有轉過來，腰眼上一陣劇痛已襲上心頭，皮開肉綻，骨碎血流，一聲慘絕人寰的慘叫僅只持續一刹那，便雙眼發黑，寒意四竄，急匆匆的上了黃泉路。

復仇者腰斬了張偉，踏着他的屍體越過去。

張偉身後黑忽忽的一羣人却嚇傻了，紛紛退避，讓開一條路，沒有一個人敢再出手攔阻。

復仇者昂首闊步，從「歡迎」的行列中穿過。

明攻不敵，只好暗襲，溫世昌、馮河揮斧揚棍，咬着尾巴迎上來，近至三尺以內時，抽冷子驀然施襲，以迅雷之勢攻出必勝的一招。

他們心裏雪亮，生死成敗，全在此一舉，只要復仇者回轉身來，絕無第二次出手的機會。

是以，雖然是一招，却提足了二人所有的功力，威猛凌厲之處，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不幸，他們還是失敗了，復仇者的身手簡直令人莫測高深，聽風辨向，人尚未轉過，便一刀斷了馮河的右臂，接着一個迴旋，溫世昌的雙手也被齊腕削斷，雙斧入地五寸。

二人痛得倒地打滾，聲音比殺豬還難聽，復仇者一把將溫世昌提了起來，大聲喝道：「去，將海天星那個老混蛋給我喊出來。」

手一鬆，溫世昌倒退了三四步，自閉血脈，强忍住痛楚，聲音比垂死的野獸還難聽：「天鷹帮的人還沒有死光，還不需要我們帮主親自出手。」

復仇者臉一沉，說道：「你這是逼我趕盡殺絕，好，本公子就成全你們，殺光了你們這羣魔崽子，看那個老魔他現不現身！」

這一次，他拔刀的速度很慢，雙手高舉，緩緩拔出，映着日光，奪命刀的光華格外亮麗耀眼。

溫世昌、馮河認爲有機可乘，雙雙近身肉搏，復仇者一聲冷哼，出刀快到極頂

，身形迴旋，劃了一道圓弧。

這是一道血紅色的圓弧，無數刀影往復的圓弧，二人的血洒在弧外，屍體已斷成數截。

復仇者旋飛的勢力並未停住，弧度愈來愈大，就好像一股强有力的旋風，凡是旋風威力所到之處，非死即傷，旋風的範圍越大，死傷的人越多，刹那之間便倒下去一大片。

「住手！」

隨着這一聲悶雷似的暴喝，場邊出現一個鷹鉤鼻、三角眼、滿臉絡腮鬍子的灰衣老頭。

一條龍石恨天，金鳳凰冷小鳳陪伴在側。

灰衣老頭的身後，一字兒站着十個手拿大刀的兇猛傢伙。

復仇者止步收刀，跨步而上，戟指喝問道：「你就是人魔海天星？」

灰衣老頭的嘴角噙着一絲奸笑，道：「沒錯，老夫是海天星，來，小賊，本帮主替你引見兩位武林名人。」

復仇者頭一昂，道：「不必麻煩了，我們已經照過面，男的是石恨天，北六省的掃把，女的是冷小鳳，大概是你請來帮腔助拳的人。」

石恨天欲言又止，冷小鳳怒上眉梢，海天星指着滿場的殘屍斷肢，恨聲地說道：「總瓢把子，冷姑娘，你們看，這個小雜碎簡直魔鬼附身，毫無人性，是可忍，孰不可忍，留此奸孽，必將江湖遺無窮禍害。」

復仇者怒喝道：「海天星，閉上你的狗嘴，這羣傢伙自尋死路，怪不得誰，不必煽風點火，假如他們兩位想墊棺材底，本公子照單全收。」

人魔海天星嘿嘿冷笑道：「對你一個小雜種，還用不到石大俠親自出手，本帮主的十大鐵衛就足夠你消受的了。」

右手一揮，立即傳下命令：「上，給我拿下，交總瓢把子來處理。」

十大鐵衛齊聲應命，電縱而出，將復仇者圍起來！

復仇者環目四顧，依舊鎮定如恆，冰冷冷的說道：「海天星，本公子今日此來，要找要殺的只有你老狗一人，你是存心想坑死別人？還是企圖製造事端，拖石恨天，冷小鳳下水？」

一名鐵衛不耐久等，喝一聲：「少磨蹭，納命來吧。」一刀動，十刀動，十把鋼刀一齊上，從四面八方攻上來。

復仇者毫無懼色，右手握刀，單脚拄地，又準備揮刀旋飛。

「不要動！」

「大家都不要動！」

兩聲斷喝，兩條人影，冷小鳳、石恨天身形一幌，已跳進圈子裏，將復仇者與十大鐵衛隔開。

復仇者的刀尚未拔出，怒目而視，語冷聲厲：「你們想一肩扛下來？」

石恨天笑道：「石某是想瞭解事實的眞相。」

復仇者反問道：「什麼事實眞相？」

石恨天問道：「你爲什麼要殺海帮主呢？」

「他該死該殺。」

「總該有個理由吧？」

「老賊自己心裏有數。」

「可是，石某並不清楚。」

「此事與你無關，你也沒有瞭解的必要。」

「天下人管天下事，恨天職責所在，不能置身事外。」

「爲何不去問問海天星？」

「海帮主說了，只是一面之詞。」

「本公子的話，莫非你肯全信？」

「眞僞之間，石某自有理性判斷。」

復仇者遲疑一下，道：「好吧，當着海天星的面，把話說清楚也好，免得外人誤以爲本公子眞的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

微頓又道：「十幾年前，天魔王鐵霸，地魔魏子雲，與人魔海天星，合夥幹了一票大買賣，刦下一批價值五十萬兩銀子的金銀珠寶，當時情勢十分緊迫，由王鐵霸帶着珠寶先走，魏、海二人斷後，爲了避風頭，王鐵霸將金銀珠寶埋藏於一個秘密所在後，並未與二人連絡，便即遠走他鄉。

「詎料，天網恢恢，不久，王鐵霸便被捕入獄，三堂審下來，即墨縣令何三清屈打成招，以殺人越貨的罪名問了他一個死刑。」

冷小鳳問道：「王鐵霸到底有沒有殺人？」

復仇者道：「沒有，動手殺人的是海天星。」

「王鐵霸爲何不據實稟明？」

「說了，但是捕頭胡元彪，師爺周乃文，縣令何三清不但不聽，還責令王鐵霸一肩承担，使魏子雲、海天星永久逍遙法外。」

「何縣令怎麼這樣胡塗？」

「事後得知，是海天星送了一大把白花花的銀子，買通了這三個狗官。」

「後來王鐵霸眞的死在獄中？」

「不，珠寶埋藏的地方，只有王鐵霸一個人曉得，他們不會就此罷手，因此又行賄官衙，演出一場刦獄鬧劇，待起出珠寶金銀後，馬上原形畢露，斷了王鐵霸的兩腿一臂，逼落懸崖，勞山雙煞就是帮兇之一。姓海的今天能有這個氣候，完全是獨吞了那批價值五十萬銀子的金銀珠寶的結果。」

十大鐵衛已經退後，石恨天上前數步，對海天星說道：「海帮主適才之言，與復仇者大相逕庭，石某想再聽聽閣下的高見？」

海天星的三角眼翻了兩下，道：「這根本是含血噴人，信口雌黃，不錯，老夫曾經幹過沒本的買賣，也曾與王鐵霸有合夥的事實，但均爲刦富濟貧的義行，從來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那一票殺人越貨的勾當，純粹是王鐵霸一人所爲，與海某人毫無關係。」

復仇者勃然大怒道：「胡扯，殺人的是你，行賄的是你，迫害王鐵霸的是你，到最後，連你的好搭檔好夥伴魏子雲也不肯放過，處心積慮的想置他於死地，事實俱在，你想賴也賴不掉。」

人魔海天星道：「石大俠，王鐵霸越獄失蹤已達十年之久，那時候這小子還在

穿開襠褲，分明是憑空杜撰之詞，請勿爲小狗所愚。」

石恨天微微一笑，道：「是呀，這些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復仇者一本正經的道：「是王鐵霸臨終前親口告訴我的，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他沒有理由空口說白話。」

海天星抓住機會，大發議論，道：「二位，請聽聽，死無對證的話，如何能作準，請當機立斷，爲武林除害。」

這話咄咄逼人，石恨天莫衷一是，對復仇者道：「海帮主之言不無道理，希望朋友能拿出更進一步的證據來。」

復仇者吼道：「你要什麼證據？」

「人證或者物證。」

「沒有。」

「沒有就請稍安勿燥，待證據搜集齊全後，再興問罪之師。」

「石恨天，本公子是爲死者索仇，要殺的人是海天星，沒有向你提供證據的必要，是生是死，各憑本事，外人無權過問，到一邊去涼快去吧。」

「生死事小，是非事大，石某並非有意攔阻，而是希望事實的眞相能更明朗一些。」

「已經夠明朗了，請讓開，別礙着我的刀。」

石恨天道：「對不起，在這種情形之下，石某無法置身事外。」

復仇者舉刀齊眉，緊握住刀柄，道：「那就連你一塊搭上，拔刀！」

好快的動作，刀字出口，刀亦出鞘，照準石恨天的頭顱砍下去，石恨天拔刀的速度略慢，復仇者的奪命刀砍至頭頂五寸時，始驚險萬狀的架住。

嚐！火花四射，鳴聲震耳，復仇者這一刀好凌厲，以石恨天的功力居然奈何不了他，彼此二刀僵持，勢成膠着。

「殺了他……殺了他！」

海天星令出如山，親率十大殺手，從復仇者的身後殺上來，冷小鳳睹狀大怒：「姑奶奶不喜歡投機取巧的人。」倏忽間連攻十劍，將十大鐵衛强行攔下來。

鞭長莫及，沒截住海天星，兩隻巨掌眼看就要拍中復仇者的「天靈」穴，陡地暴喝聲起，射來一人一掌，蓬，就在復仇者的頭頂上爆出一聲悶聲，兩條人影一觸即分，各退五六步。

威力太大，石恨天與復仇者亦被波及，身不由己的飄退下去。

復仇者望了來人一眼，很不友善的對石恨天說道：「你不是要人證嗎，現在就有一個現成的。」

石恨天上前三步，對來人說道：「閣下怎麼稱呼？」

來人目光如電，正經八拉的道：「老夫魏子雲。」

冷小鳳問道：「你與海帮主是什麼關係？」

魏子雲道：「過去親如兄弟，現在是活寃家死對頭。」

「你與海帮主過去曾狼狽爲奸，共同行賄官府，設計陷害過王鐵霸？」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既是同謀，爲何反目成仇？」

「這老賊狼子野心，因爲他想獨吞獨佔。」

「以復仇者的手段，他會饒你？」

「老夫以待罪之身，正在服侍王鐵霸的靈寢。」

復仇者臉色陰沉沉的，道：「石恨天，這檔子閑事你還管不管？」

石恨天不假思索道：「當然要管。」

復仇者愕然一驚，道：「什麼？到現在你還想替海天星跨刀？」

石恨天義正詞嚴的道：「石某平生最恨不忠不義之人，當然不能袖手。」

復仇者恍然大悟，却無半絲感激，從牙縫裏迸出來兩句話：「謝了，本公子的事用不到你插手。」

乍然，復仇者一聲獅子吼，身形暴起，刀光如雪，直往海天星身上蓋，海天星不敢大意，率衆迎擊，一下子遞上來二掌十刀。

十天鐵衛都是精挑細選的高手，又是謀而後動，一出手就將復仇者罩住了。

「混蛋，老子活劈了你們。」

魏子雲懷恨極深，自然不肯坐視旁觀，第一個撲出去投入戰圈，人掌過處，風狂雨驟，眨眼間便一死二傷！

石恨天、冷小鳳也沒閑着，刀劍交揮，硬生生的將其餘八人逼退，難越雷池！

人魔海天星眞不含糊，復仇者的雷霆一刀，竟然沒有傷到他，被他以分毫之差躲開，復仇者死咬着不放，又砍出閃電的一刀。

這一刀更快更猛，一個招式，內含三種變化，不論後退，左閃，或右避，俱在奪命刀的追魂範圍之內，海天星心頭大駭，彈身拔起，同時雙掌下壓，「五雷貫頂」，「石破天驚」，如山般壓下來。

復仇者生性倔强，抵死不退，左掌「天王托塔」，將海天星的雙掌强行接下來，右刀依舊原式不變。

海天星的一彈之勢何等快速，換了任何人皆不可能傷到他，不幸，他的對手是一朵拔尖的奇葩，一顆明亮的彗星，只覺得脚掌心吹過一陣風，一片涼意，幾乎沒有聽到什麼聲音，鞋子沒了底不算，還帶走兩塊巴掌大的皮。

落在屋面上，一個滑溜，看到兩脚鮮血時，這才感覺到痛，脚板宛如着火一樣，隨又跳起來。

「閻王要你三更死，絕不留命到五更，海天星，你的時辰已過該去報到了！」

發話同時，人已縱起，話着一落，咔嚓！海天星的人頭也落在地上，而屍體則仍留在屋面，屋簷上，瓦溝裏淅淅瀝瀝淌下一陣血雨。

復仇者在海天星的身上擦乾奪命刀，飄身落地，對正在猛踩海天星人頭洩憤的魏子雲道：「立刻給我滾回『鐵霸山莊』去，記住，早晚一炷香，晨昏三叩首，趕快討個老婆生兒子，爲王家傳宗接代，再不忠於職守，當心本公子改變主意。」

此人冷得可以，傲得離譜，連向石恨天、冷小鳳打個招呼的起碼禮貌都沒有，便自揚長而去。

「哼，什麼玩意兒……」冷小鳳在心裏暗罵了一句。

地魔魏子雲不敢停留，朝另一個方向走去。

石恨天則在想着另一件事，道：「魏大俠請留步。」

魏子雲止步回身道：「石總有什麼吩咐？」

石恨天道：「我想請敎，王鐵霸的功力如何？」

「比老夫高明不了多少。」

「復仇者使用的奪命刀，當眞是天魔昔日故物？」

「是的，武林中沒第二把奪命刀。」

「依你看，復仇者的武功，是否王鐵霸所傳授。」

「起碼，他的奪命刀法正是天魔的嫡傳。」

「魏大俠相信靑出於藍而勝於藍這句話？」

「我相信，但像復仇者的情形却幾乎是不可能。」

「你也覺得他的武功高得出奇？」

「是的，石總，已超越他的年齡，超越王鐵霸藝業的極限。」

冷小鳳插嘴道：「我亦有此同感，就我所見所聞而言，還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厲害的角色，如果恨天與他衝突，十之八九也討不了好。」

石恨天說道：「這是事實，剛才那一刀，只要我再慢一丁點，就會死在奪命刀下。」

魏子雲道：「如此說來，復仇者的授業另有其人？」

石恨天道：「石某就是想不出來，武林中有誰能調敎出這麼高明的徒弟。」

冷小鳳道：「算了，別鑽牛角尖，復仇者本身就是一個解不開的謎，好像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武林中從來就沒有他這一號人物。」

是的，復仇者的身份的確是一個謎，他姓什麼？叫什麼？沒有人知道，甚至包括他自己在內。

公孫倩　魂兮歸來

登州府的西邊數里處，有一座古城堡式的建築，氣勢磅礴，巍峨雄壯，是皇甫世家的故居。皇甫家在登州是名門、是望族、是富豪，也是雄霸江湖的武林世家。

平常時候，皇甫家的客人便絡繹於途，門庭若市，今天是皇甫敬德八十歲的嵩壽，更是冠蓋雲集，盛況空前。

堡門之上，早在三天前，就懸出兩盞特製的大燈籠，四面各有四個三尺大小的金色壽字，日夜輝映，氣象萬千。

堡內掛滿了彩球、彩帶、壽燈、壽聯，壽宴開的是流水席，由皇甫家的十一位孫子，五位孫女親自照顧，執禮甚恭！

壽堂內的佈置，金碧輝煌，極盡舖張炫耀之能事，正面的壽幛乃登州知府所送，隣近州縣的正堂，武林各派的巨擘，地面上的鄉紳耆宿，所送的聯、幛、屛、軸，幾乎掛滿了所有的牆。

老壽星鬚髮盡白，飄洒胸前，精神却極爲健朗，爽朗的笑聲，震撼屋宇，有如鐘響雷鳴。

滿屋子都是望重一方的人物，東方堡主東方亮、西門堡主西門瑜、開碑手雷震天、苗五俠苗人俊、九千歲柳長青、八千歲翁子奇等人俱都在座。

賓客送來的壽禮，就堆積在壽堂門口，簡直像一座小山，報禮單的一位管事先生，打從大清早起，嘴巴就不曾停過，嗓子都喊啞了。

老壽星皇甫敬德更是笑口大開，樂不可支，他的六個兒子皇甫嶽、嶠、嵐、崧、岳、峯，週旋於賓客之間，進退應對，彬彬有禮。

忽聞有人朗聲稟道：「北六省總瓢把子石恨天石大俠，與金鳳凰冷小鳳冷女俠到。」

「武林稱雌雄，江湖定一尊，女的冷小鳳，男的石恨天」，二人都是響叮噹，叮噹響的人物，皇甫敬德第一個起身離座，所有的賓客皆隨着他迎出去。

石、冷二人最是敬老尊賢，見到這般景況，忙不迭的快步搶進壽堂來，攙着老壽星歸位坐正，行跪拜大禮。

皇甫敬德可担當不起，皇甫嶽、皇甫嶠更加慌張，上前欲加勸阻，怎奈二人執禮甚堅，還是行完大禮後才站起來。

東方亮、柳長青、翁子奇等人，一俟二人行禮完畢，便一齊擁上來，噓寒問暖的話說個沒完沒了。

皇甫敬德朝門口望望，忽然說道：「石大俠，聽說天鷹帮海帮主要與二位結伴同來，怎麼未見海天星？」

石恨天肅容說道：「很不幸，海天星已一命歸陰。」

天鷹帮人多勢衆，如日中天，海天星更是威名遠播的武林翹楚，大家聞言不由皆大吃一驚，皇甫嶽急急追問道：「是誰殺害了海帮主？」

石恨天將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道：「是復仇者。」

皇甫嶠的臉上突然飛來一抹戚容，幾許恨意，道：「近來復仇者橫行魯東，殺人無數，心腸之狠辣，手段之殘酷，聞所未聞，據說殺死我兒皇甫璋的兇手也是他，但不知這小子究竟是什麼來歷？」

這下可把石恨天難住了，搖搖頭，沒有答腔。

冷小鳳搶先說道：「到目前爲止，復仇者的身份仍諱莫如深，也不清楚他爲何要殺害令郎皇甫璋，不過，海天星却似乎死有餘辜，復仇者並沒有寃枉他。」

就在這個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一陣竹板聲，有人唱起蓮花落：「嗨，打竹板，邁大步，霎時來到壽星府，老壽星的臉上油光光，保證活到九十九。」

唱至一半時，人已走進壽堂，原來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叫化子。

小叫化子的唱詞好，皇甫家也不寒傖，一出手就賞了十兩白花花的銀子。

可是，說也邪門，小叫化子既無謝意，亦未退走，又敲起竹板，邁步向前，口中再度唱起蓮花落：「嗨，打竹板，邁大步，三步兩步向前走，獻上壽禮一瓦罐，收則福壽綿延，拒則災殃不斷！」唱罷，從一個破布袋內，取出一隻瓦罐來，雙手捧着，放在皇甫敬德一側的桌子上。

皇甫敬德定目一看，馬上發現瓦罐上寫着有：「皇甫夫人公孫倩之靈骨」十個字，這十個字像是一把火，點着了老壽星的屁股，虎地站了起來，雙目怒睜的道：

「這東西是那來的？」

小叫化子答道：「是一個人叫我送來的。」

皇甫嶽上前三步，一把抓住他的衣領，道：「是誰？」

小叫化子嚇得臉色鐵青，結結巴巴的道：「我不認識。」

皇甫嶠火氣更大，上去就是一巴掌，怒氣冲天的道：「什麼？你連是誰叫你送來的都不知道？」

小叫化子支支吾吾的道：「我的確不認識他，他給了我十兩銀子，叫小的將瓦罐送來，連蓮花落的歌詞都是他敎的。」

皇甫嵐追問道：「他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小叫化子道：「是一個跟我差不多的年輕人。」

皇甫崧打破砂鍋問到底：「現在在那裏？」

小叫化子道：「可能在——」

在那裏還沒有說出來，門口乍然出現一位布衣少年，接口說道：「在這裏。」

循聲望去，門口走進一位略帶土氣的少年來，皇甫嶽放掉小叫化子，迎上去說道：「你是什麼人？」

小叫化子早已一溜烟似的走了，少年亦未立即作答，一逕行至皇甫敬德面前三尺許處才停下來，冷森森的吐出來三個字：「復仇者！」

這三個字具有無比的震撼力，塲中之人面面相覷，一瞬間臉色數易，皇甫家的六兄弟立從四面包抄過來，以防不測。

皇甫敬德鐵青着臉，道：「這瓦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

復仇者一字一咬牙的說道：「上面寫的清清楚楚，是公孫倩的靈骨。」

皇甫敬德的臉色更加難看，籠上一層濃濃的怒氣，粗冷的聲音說道：「既是公孫倩的靈骨，不交給公孫老兒，送來我皇甫世家是何居心？莫非是有意觸老夫的霉頭？」

復仇者傲然說道：「死者雖爲公孫家的女兒，却是皇甫家的媳婦，於理當然應該安葬在你們皇甫世家的祖墳。」

皇甫敬德勃然大怒道：「胡說，皇甫、公孫二家世代爲仇，老死不相往來，我們皇甫家的兒子絕對不會去娶公孫家的女兒。」

「木已成舟，生米變成熟飯，這是不爭的事實。」

「老夫不承認有她這一個媳婦。」

「你不承認也不行，有了夫妻之實，就是你們皇甫家的媳婦。」

「那只不過是爲了羞辱公孫鰲，玩玩罷了。」

言者無心，聽者有意，皇甫敬德自以爲是的一句得意之言，却大大刺傷了復仇者的心，猛地跨前一步，手已握住刀柄，怒不可當的道：「你再出言無狀，小心本公子砍下你吃飯的傢伙。」

眼看就要拔刀動手，空氣登時大爲緊張起來，皇甫家的六兄弟個個嚴陣以待，如臨大敵。

咬咬牙，跺跺脚，復仇者不知爲了何故，還是强將滿腹的怒氣忍下來，掉頭大聲說道：「那一位是皇甫峯？」

皇甫峯乃皇甫敬德的六子，年已四十出頭，聞言邁步而出，口中應了一句：「是我。」

復仇者凝視少頃，聲音略嫌顫抖的道：「當年與公孫倩交往的人就是你？」

皇甫峯略作遲疑，道：「沒錯！」

「我很想知道，當初你們是否眞心相愛？」

「老夫壓根兒就不曾愛過她。」

「可是，據公孫倩說，你們曾度過一段花前月下的好時光。」

「那是剃頭挑子——一頭熱。」

「一頭熱的感情會維持那麼久？」

「如果老夫略施小計，自可玩她於股掌之上。」

「你是說，你並不眞正愛她，完全是在玩弄她？」

「皇甫、公孫二家的人不可能發生感情。只要是能使公孫家丟人現眼的事，皇甫家不擇任何手段。」

「你不覺得這樣做未免太卑鄙？」

「這兩個字不適合用在皇甫、公孫二家的關係上。」

「難道你不曾爲公孫倩的一世清白，甚至生死榮辱着想？」

復仇者一直以出自至誠，臨深履薄的心情和他說話，而皇甫峯則竭盡嘻笑怒罵之能事，根本不重視與公孫倩的一段情，聞言嘿嘿冷笑道：「生死榮辱，全是那個臭婊子自取的，怨不得誰。」

一旁閃出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來，不乾不淨的說道：「復仇者，別人怕你，皇甫世家可不怕你，別在這兒嚕七八嗦，抱着你的破瓦罐滾吧，免得擾了我爺爺壽辰的喜氣。」

復仇者臉一沉，大聲道：「你是什麼人？」

少年趾高氣揚的道：「皇甫琦，皇甫家的第十一孫少爺。」

「你爹是那一位？」

「就是皇甫峯。」

「這麼說，你是皇甫峯停妻後再娶的塡房生的？」

「放你的狗臭屁，我媽是名媒正娶，公孫倩算什麼東西。」

「大胆！」

一句話激怒了復仇者，喝聲中手起掌落，劈！劈！左右開弓，兩個巴掌，十條青筋，皇甫琦像喝醉酒一樣，暈頭轉向的轉了好幾圈，吐出一口鮮血三顆牙，才勉强拿穩馬步。

「放肆！」

不禁惹惱了老壽星皇甫敬德，提起瓦罐，朝復仇者劈頭蓋面砸過來。

復仇者好俊的功夫，單手接住瓦罐，聲沉語重的說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皇甫敬德答非所問的道：「江湖上盛傳，老夫的九孫皇甫璋是死在你的手中，可是事實？」

復仇者昂首說道：「皇甫璋以衆凌寡，言行卑劣，可謂罪有應得，是被吳婷婷碎屍萬段而死，如果將這筆帳記在我頭上，也言之成理，因爲沒有我，吳婷婷不見得能殺得了皇甫璋。」

皇甫敬德怒容滿面的道：「你姑妄言之，老夫姑妄聽之，這筆帳皇甫家會找公

孫鰲加倍討回來，到時候再追究你的責任也不遲。此時此地，老夫想先弄清楚，你與公孫倩究竟是什麼關係？」

復仇者眉頭一皺，道：「我與公孫倩的關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承不承認她這個業已作古的媳婦。」

「別談公孫倩這個婆娘，談談你自己的姓名出身吧。」

「本公子無名無姓，也無足輕重，沒有什麼好談的。」掂掂手中的瓦罐，復仇者一本正經的說道：「倒是死者入土爲安，靈骨的去處，今天一定要談出一個結果來。」

「公孫倩生爲公孫家的人，死當然是公孫家的鬼，你送錯地方了。」

「公孫倩生前一直以皇甫夫人自居，死後入葬皇甫家的祖墳，這是她的遺願之一。」

「聽你的口氣，她似乎還有別的未了心願？」

「當然，希望皇甫、公孫二家能化干戈爲玉帛，也是她的一大遺願。」

「哼，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沒有做，怎麼曉得不可能？」

「老夫說不可能就是不可能！」顯然皇甫敬德已動了心火。

復仇者依然面不改色，不快不慢的道：「起碼，收下她的靈骨，擇吉安葬，應是輕而易擧的事。」

皇甫敬德陡地一拍桌子，道：「你這是侮辱我們皇甫世家，趁老夫還沒有改變主意前，你快滾吧。」

復仇者可不吃這一套，語帶威脅的道：「本公子願將醜話說在前面，今天收下靈骨，一切都好商量，一旦帶離皇甫家，事情就麻煩了。」

皇甫嶽虎吼一聲，喝道：「有什麼麻煩？」

復仇者道：「我要你們皇甫家的人全部披蔴戴孝，用八抬轎子抬回來。」

皇甫嶠踏上一步，道：「辦不到！」

復仇者咬牙切齒的說道：「辦不到就休怪本公子要血洗皇甫世家，殺你們一個鷄犬不留！」

皇甫岳早已按耐不住，殺機滿面的道：「那來的雜種，竟敢在皇甫世家張牙舞爪，我看你是活的不耐煩了。」

說話同時，已拔劍而上，疾取復仇者心胸死穴，動作迅捷，手法奇準，名家出招，的確不同凡俗！

石恨天、冷小鳳眼見一塲血戰似已無可避免，正欲出言勸阻，眨眼間，塲中已發生變化，皇甫岳的劍尖距離復仇者尚有五寸時，復仇者已將他的劍挑飛，插在那個大壽字的中央。

同一時間，奪命刀已經架在他的脖子上。

在此之前，復仇者還做了另外一件事，將瓦罐安置在背架上。

這一連串的動作，幾乎全部在一瞬之間完成，快到毫巔，妙至極致，全壽堂的人都看呆了，石恨天急忙說道：「朋友，請手下留人。」

復仇者理都沒理他，望着皇甫敬德，道：「希望老人家能收回成命。」

皇甫敬德白眉雙挑，厲色說道：「老夫一言既出，絕不更改。」

復仇者用刀在皇甫岳的肩上拍打一下，道：「全家披蔴戴孝，用八抬轎子迎回來，比現在可要難堪得多。」

皇甫敬德雙手提足了兩掌眞力，隨時準備出手發招，道：「老夫在等着看你如何血洗我皇甫世家。」

復仇者腕上加力，皇甫岳的脖子上已冒出血來，石恨天手握鋼刀，再度出聲制止，冷小鳳、柳長青等人也早已攏上來，打算救人。

其實，這些眞屬多餘，以復仇者的身手，假如他决心要殺人，任何人也救不了皇甫岳。

幸好，復仇者已有成竹在胸，道：「你們別緊張，本公子現在還不想殺人，限期三天，三天後我會再來聽你們的最後答覆。」

言畢，收回奪命刀，揚長而去，就此結束了這一塲險惡的暴風雨。

× × ×

翻過皇甫世家後面的一座山，山下有一大片與皇甫世家不相上下的宏偉建築，正是名聞天下的公孫世家。

這兩家雖然隔山而居，稱得上是近隣，却是世代相傳的死對頭，彼此壁壘分明，老死不相往來。

正因爲如此，這座景色秀麗的山，便成爲公孫、皇甫二家的陰陽界，彼此皆嚴禁家下人等登臨此山。

因此，大家都管這座山叫無人山，或仇人山。

仇人山上，除了三年一次的比武大會外，很難得看到一個人，翻過仇人山，進入公孫、皇甫家的人更是絕無僅有。

奇怪，今天却一反常態，不但有人登上仇人山，而且還翻過山去，大模大樣的來到公孫世家的大門口。

守在門口的一名家丁，馬上衝出來，極不友善的說：「小子，你可是皇甫家的人？」

就這麼一句話的工夫，又陸續衝出了三名家丁來，均已亮出傢伙，蓄勢以待，只要來人一句話答錯，就立刻有刀戈相向的可能。

來人是個布衣少年，從容不迫的吐出來兩個字：「不是。」

先前發話的家丁一楞，道：「不是皇甫家的人，你翻越仇人山作甚？」

布衣少年冷聲答道：「只是路過而已，不必大驚小怪。」

「既是路過，就快走吧，要是被我家主人發現，就走不了啦。」

「我現在還不想走，是專程來公孫世家找人的。」

「找人？找誰？」

「找公孫世家的老主人公孫鰲。」

從來還沒有人敢直呼公孫鰲的名諱，數名家丁齊聲怒喝道：「你是什麼人，竟敢如此無禮。」

門內傳出一個銀鈴似的聲音：「他是無情公子，是我的好朋友，救命大恩人，快放他進來，別難爲人家。」

話落人現，原來她是如花似玉的吳婷婷。

吳婷婷二話不說，拉着復仇者就往裏

面走，她是公孫鰲的外孫女，家丁們那敢阻擋，轉眼已繞過影壁，踏上平坦的紅磚地。

深情的望着他，吳婷婷滔滔不絕的說道：「你真是個信人，說來我外公家就來我外公家，想不到我們這麼快就重逢了，我爹我外公相信一定會好好招待你的。」

復仇者意味深長的道：「嗯，我也相信令尊令外公可能不會慢待我。」

「你真的是來找我外公的？」

「唔。」

「有事？」

「無事不登三寶殿。」

「我外公脾氣不好，什麼事可否先告訴我，我去跟他老人家講，免得你碰釘子下不了台。」

「謝了，這件事非比尋常，還是由我親自說出來比較好。」

「哎呀，你這人也真是的，就是不尋常的事，越應該有人來替你說，萬一弄僵了就麻煩了。」

吳婷婷情有獨鍾，熱情洋溢，一心想為意中人跨刀效勞，而復仇者却冷得像一座冰山，無動於衷，索性閉上嘴巴不說話了。

穿過一道迴廊，前面是一個廣場，止有一大羣人在舞刀弄劍，勤練武功，復仇者是行家，展目略作瀏覽，便知皆非泛泛之輩。

吳婷婷比手劃脚的說道：「練武的人都是我的表兄弟，或表姐妹，一旁指導的是我的舅舅，三天後要與皇甫家的人比武，保證會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復仇者沒有答腔。

吳婷婷又道：「北六省的總瓢把子石恨天，以及冷小鳳，要為這一場搏鬥作見證，希望你也能去參觀一下，一定可以大開眼界，附近龍門鎮上的棺材店，聽說已經為皇甫世家的人準備好二十口棺木。」

復仇者冷冰冰的道：「為公孫世家準備多少？」

吳婷婷愕然一楞，道：「我們不需要，有信心打敗皇甫家的人。」

復仇者從鼻孔眼裏哼了一聲，沒再說話，跟着吳婷婷來至廣場盡頭的五間精舍前。

「外公，外公，給你老人家帶來一位貴客。」

踏入精舍，公孫鰲就坐在正對面的一張太師椅上，雪白的長鬚，如霜似銀，正在「咕嚕咕嚕」的抽着水烟袋，吳婷婷一入門，便替二人介紹道：「這就是我外公，這位是無情公子。」

流星劍吳元亮突然從另一個門走進來，劈面就說：「不，他是復仇者！」

此話一出，公孫鰲、吳婷婷皆大吃一驚，吳婷婷疑雲滿面的道：「什麼？他是復仇者？」

流星劍吳元亮以肯定的語氣說道：「一點不差，他就是殺害你娘的復仇者。」

吳婷婷一時半刻間實在無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道：「爹，你老人家有沒有弄錯，他是救我性命、清白，帮我殺掉皇甫璋的大恩人呀！」

吳元亮斬釘截鐵的道：「爹和妳娘，曾與他三頭六面動過手，絕對錯不了。」

吳婷婷掉轉頭來，含着滿眶熱淚，聲音比鬼叫還難聽：「你自己說，你究竟是無情公子，還是復仇者？」

復仇者表情全無的道：「我是復仇者，也是無情公子。」

「我娘的確是你殺的？」

「本公子從未否認過。」

「你——你為甚麼不早說。」

「我認為沒有這個必要。」

「我恨你，我要殺了你。」

「妳不配。」

吳婷婷陡然間從愛的巔峯，一下子掉進恨的深淵裏，怒極發狂，出招似電，拔劍分心就刺，不幸，復仇者實在太厲害，連刀都沒有拔，便一脚將吳婷婷的長劍踢到門外去。

吳婷婷氣瘋了，咬着牙說道：「我跟你拚了。」

雙手齊出，拳掌交加，又不要命的攻上去。

詎料，復仇者手一揚，吳婷婷甫進得半步，便被人以隔空打穴的手法打中穴道，僵在原地不動了。

公孫鰲氣得暴跳如雷，一掌就將旁邊的一張茶几打了個稀爛，怒沖沖的質問道：「你為何要殺害我的女兒公孫伶……」

復仇者挺着胸脯說道：「為了公孫倩，想當年第一個提議不准公孫倩嫁給皇甫峯的是公孫伶，第一個動手將公孫倩趕出家門的是她，最後又率衆千里追殺的也是她，這樣寡情惡毒而又不仁不義的人，可謂死有餘辜。」

公孫鰲怒視着他，道：「這些事純屬我們公孫家的秘密，你是怎麼知道的？」

復仇者說道：「是公孫倩親口告訴我的。」

公孫鰲道：「你與她是什麼關係？」

復仇者道：「我們關係密切。」

公孫鰲忽有所悟，道：「老夫想起來了，那逆女當年被趕出家門時，已身懷六甲，難道你就是逆女所生的孽障！」

復仇者很痛苦的說：「不錯，公孫倩是我生身的親娘，皇甫峯是我生身的親爹，皇甫敬德是我的祖父，你老人家，應該是——！」

公孫鰲故意打斷他的話，道：「住口，老夫不承認你這個雜種外孫。」

復仇者憤怒而又冷酷的道：「這樣也好，我也不必承認你這個絕情的外公。」

公孫鰲的臉色陰沉沉的，道：「你說吧，今日來此的目的何在？」

復仇者從背上取下瓦罐，放在另一張八仙桌上，道：「好說，想寄放這樣東西在公孫世家。」

「是什麼東西？」

「我娘的靈骨。」

「不可以，趕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你應該送到皇甫家去。」

「我說過，只是暫時寄放，三天後皇甫世家就會用大紅花轎抬走。」

「寄放也不行，她早已不是我們公孫家的人了。」

「無論如何，你們父女一場，盼能三思。」

「九思也沒用，逆女數典忘祖，生不要她的人，死不要她的骨，收起瓦罐準備

受死吧。」

「抱歉，本公子決定的事從來絕不更改。」

公孫鰲勃然大怒道：「好，既然如此，老夫就用逆女的骨頭砸爛你這個雜種的頭。」

說幹就幹，抱起瓦罐，全力擲出去，其快如電，威猛至極，照準復仇者的頭部打過來。

復仇者好妙的身手，虛空遙劈一掌，輕描淡寫的便將力道卸去，瓦罐又回到原來的位置去。

公孫鰲更惱更怒，揮掌猛劈瓦罐子，復仇者却說什麼也不允許他人傷到母親的靈骨，當下心頭一橫，牙一咬，刀光乍閃，奪命刀的寒芒已捲到公孫鰲身上去。

這一刀猛銳絕倫，後發而先到，公孫鰲見勢不妙，連忙撤掌後退，饒是如此，還是被削斷一片袖口。

餘威所及，咔嚓！一聲，一個桌角應聲落地。

在此之前，流星劍吳元亮喝一聲：「還我妻命來！」挺劍就刺，這時候正當復仇者砍下桌角的同時，想回刀已是萬萬不及，急切間，渾身一縱，上了桌子，奇準無比的踩住了吳元亮的劍。

復仇者一脚將劍踢走，殺氣騰騰的喝道：「吳元亮，你聽清楚，本公子是不想殺人，可不是不敢殺人，你最好放老實一點。」

一語甫畢，從門外衝進來的幾個人，一個年輕人不問青紅皂白，一進門就橫掃一刀。

這一刀夠狠，也夠快，換了別人，不是雙腿被斬，就是瓦罐破碎，可惜他的對手是復仇者，不曾奏功事小，反而吃了大苦頭，被復仇者飛起一脚，在額頭踢了一個大疱，踉踉蹌蹌的退下去。

公孫鰲怒極而吼道：「殺了這個小子，毀掉這個破瓦罐！」

進來的人，不是公孫鰲的兒女，就是孫兒女，聞言齊聲應諾，立從四面八方攻上來。

這些人，說起來都是復仇者的舅舅，阿姨，或者表兄妹，怎奈造化弄人，彼此間却水火難容，復仇者一聲長嘯，刀出如虹，一霎時，奪命刀便繞着桌子轉了二十個圈子。

斷了四支劍三把刀，還傷了兩個人。

幸好，復仇者手下留情，一個也沒有死。

方桌已經變成圓桌，四下裏木屑紛飛，蔚為奇觀。

公孫家的人皆瞠目結舌，呆立在圓桌四週不動了。

復仇者傲然卓立，威風凜凜的道：「我娘已經死了，如果你們還顧念舊情，還有一丁點兒人性，希望能善待她老人家的靈骨，只要是有人冒瀆，不管是誰，一概殺無赦，只有三天，三天後我相信皇甫世家會用大紅花轎抬走的。」

言吧，跳下桌子，向外行去。

公孫鰲的第十孫公孫桐破口罵道：「我們公孫家的子孫不認她這個不要臉的姑媽。」

提起半截斷刀，猛砍存放公孫倩靈骨的瓦罐子。

「找死。」

這一來，不禁激起了復仇者的萬丈殺機，公孫桐的斷刀才遞出去一半，奪命刀已從他的頸項飄過，人頭落了地。

大夥兒都嚇呆了，從來也沒有見過如此快的刀法，驚魂甫定，想到要找人償命時，復仇者已走得無影無踪。

仇人山　龍爭虎鬥

公孫、皇甫二家，在過去，非僅是隔山而居的好隣居，也是通家之好親如兄弟的好朋友，由於彼此的祖上皆酷愛武學，更是印證技藝的好搭檔。

抑有進者，皇甫家的女兒，曾經嫁給公孫家做過媳婦，皇甫家也曾討過公孫家的女兒作老婆。

換言之，公孫家有部份子孫的身上，流着有皇甫家的血液，皇甫家有部份子孫的身上，也流着有公孫家的血液。

可歎，這麼密切的關係，維持的時間却極為短暫，由於武人爭名心理的作祟，由印證而爭勝，由爭勝而爭霸，卒至演變成老死不相往來的寃家對頭。

二家的關係已完全斷絕，昔日被稱作兄弟山的這座山，也改名為無人山，甚至仇人山，惟一不變的是，三年一次，脫胎於印證武學比武大會，仍然照舊舉行。

比武大會十分慘烈，說是屠殺大會，亦不為過，每次比鬥下來，雙方皆傷亡纍纍，在皇甫、公孫二家，缺腿斷臂，甚或終年倒臥病榻的人，幾乎比比皆是，屢見不鮮。

世世代代，經年累月的爭鬥下來，雙方皆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武技方面自然也因此均有長足的進步，成為魯東的武林重鎮。

有趣的是，歷經世世代代的長期爭鬥後，不論是皇甫世家，或公孫世家，均未取得絕對的優勢，依舊是個秋色平分，兩敗俱傷的局面。因而，這個了無期限的爭鬥，也就勢必會世世代代的，無止無休的繼續延續下去。

今天，就是這個比武大會的第五十次，也就是第一百五十年的正式比鬥日子。

會場就設在仇人山上，一座石砌的平台上面，端端正正的坐着四個人，石恨天、冷小鳳居中，皇甫敬德與公孫鰲分踞左右，不苟言笑。

比武場地就在石台前面不遠處，係由八八六十四根碗口粗細，五尺許高，每根相距一尺的木樁所組合而成，週邊狹小，又有空隙間隔，施展起來極為不易。

公孫，皇甫二家的人俱已到齊，各家皆自曾孫輩、孫輩、兒女輩，浩浩蕩蕩的不下數十人，彼此壁壘分明，怒目相向，臉上佈滿殺機，找不到一絲友善的笑意。

石恨天懷着無比沉重的心情，這時起身說道：「兩位前輩，兩大世家的朋友們，彼此以武會友，相互印證琢磨，固屬江湖盛事，武林佳話，但如演變成意氣之爭，則非吾人之福，恨天誠懇的希望，今日之會是最後一場的比鬥，不論誰勝誰負，會後應即共棄前嫌，重修舊好。」

皇甫敬德肅容滿面，沒有說話。

公孫鰲正襟危坐，也未發一言。

石恨天又道：「同時，石某主張點到為止，任何一方，只要落下木樁，便以失敗論，不知兩位前輩意下如何？」

公孫鰲首先朗聲說道：「假如這眞是最後一場比鬥，老夫主張越慘烈越好，雙方不死不休，直至有一方倒下爲止，生者爲勝，死者爲敗，誰也沒話說。」

皇甫敬德也有了反應，聲若洪鐘似的道：「老夫完全同意，彼此不擇手段，不死不休，直至分出死生勝負爲止。」

冷小鳳聞言大爲不快，挑眉說道：「這簡直是屠殺嘛，既然是這樣，你們兩家乾脆打羣架算了，何必要煞有介事的舉行這個比武大會，還請我們來作見證人。」

石恨天也正容說道：「是呀，如果兩位前輩堅持如此，請恕恨天說句放肆的話，我們只好立刻告辭，請另請高明。」

公孫鰲與皇甫敬德互望一眼，悶不吭聲，沒再表示什麼。

石恨天繼續說道：「今日之會，不同於一般武場較技，各人輩份不同，年齡懸殊，是否應該分級進行？」

皇甫敬德道：「沒有這個必要，凡是出場的人都不會是酒囊飯袋。」

石恨天道：「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總不相宜，一旦傳揚開去，恐將遭人非議，也不公平。」

公孫鰲直着喉嚨嚷嚷道：「這有什麼好非議的，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從古至今，都是一個模子裏造出來的，也沒有什麼不公平，誰最後能挺立在這片木樁之上，誰就是勝利者。」

冷小鳳接說道：「照前輩的辦法，你們兩家豈不要輪番上陣，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皇甫敬德道：「就是這個意思，今日之戰務必要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石恨天沉思一下，道：「好吧，兩位前輩既然執意如此，石某也不便再持異議，但盼上體天心，勿濫開殺戒才好。」

當即卓立台口，宣佈比武大會開始。

他這兒話甫落地，皇甫家的第十孫皇甫璞便已登上木樁，開口叫陣：「公孫家的小狗聽着，那一個活膩的，就先上來嚐嚐小爺爺的刀。」

刀字尚未出口，公孫家那一邊已飛上一條人影來，是公孫鰲的第十五孫公孫標，年紀不過十五六歲，神態却甚是飛揚跋扈，一張嘴就是滿口罵人的話：「我操你們皇甫家的祖宗八代，今天一定要割下你的腦袋來當夜壺。」

大人的恩怨，影响了小輩的口德，石恨天、冷小鳳聽得直搖頭，感慨萬千。

皇甫璞與公孫標罵得兇，打得更兇，雙方一言不合，早已大打出手。

別瞧他們年紀小，攻守進退却井井有條，每一刀，每一劍，皆不離對手致命要害之處，决心要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已。

惡鬥極爲快速，眨眼已過五十合，皇甫璞人小鬼大，故意賣了一個破綻，公孫標一劍攻空，直向前衝，唰！屁股上挨了一刀，被皇甫璞削下碗口大的一片肉來。

「回你媽的老家去吧！」

皇甫璞毫不放鬆，舉刀就砍，公孫標一慌張，一隻腳落下樁去，命若游絲，危在旦夕，皇甫璞的刀眼看就到了他頭頂上，公孫標的另一隻腳也滑下去了，全身軟得跟麵條一樣。

公孫槐睹狀駭然，彈身飛撲而出，企圖馳救公孫標，却被皇甫瑞在半路截下來，石恨天高喊：「手下留人！」皇甫璞根本充耳無聞，在木樁下面給了公孫標一刀，當塲腦袋開花，死於非命。

「還我弟弟的命來！」

瓦罐不離井邊破，將軍難免陣上亡，不旋踵間，皇甫璞聽到喝聲，還沒有看清楚來人是誰，已被公孫柏一劍穿心，送上西天。

石恨天起身宣佈，道：「公孫家勝一局。」

皇甫岳大怒，衝過來說道：「石大俠，這筆帳你是怎麼算的？」

石恨天正經八百的道：「公孫標落下木樁，本已敗北，皇甫璞在樁下殺人，嚴重違反規則，故而石某判公孫家勝。」

皇甫岳大爲不服，據理力爭道：「後來我姪兒也死在公孫柏劍下，難道就不算犯規？」

石恨天道：「當然，木樁之上，尙稱合法，公孫柏爲弟報仇，情有可原，皇甫璞其行可卑，死而何怨？」

皇甫岳怒氣冲天的道：「你——」

冷小鳳截住他的話，道：「皇甫岳，你別得了便宜賣乖，這樣的評判，你們皇甫家並沒有吃虧。」

皇甫岳眼一瞪，喝道：「怎麼沒有吃虧？」

冷小鳳扳着手指頭算給他聽：「違規殺人輸一局，在擂台上落敗喪命又輸一局，嚴格的說起來，你們皇甫家應該算是輸了二局才對，而且——」

「而且什麼？」

「就情理而論，皇甫璞理當斬首示衆，這樣的死法，算是便宜了他。」

「冷小鳳，你們究竟得了公孫家的多少好處，爲何老是偏袒一方？」

「皇甫大俠，我是就事論事，並不曾偏袒任何一方，請別含血噴人。」

二人南轅北轍，話不投機，頗有翻臉的可能，皇甫敬德適時制止道：「岳兒，算了，我們接受石大俠的裁決，反正已扳回一局，別再跟冷姑娘計較。」

皇甫岳這才心不甘情不願的，提着兵刄回到原來的位置去。

塲中，果然已發生變化，公孫柏被皇甫珪一陣猛攻，逼下木樁去，彼此戰成平手。

公孫標、皇甫璞的屍體，早已被二家的人拖到一邊去。

比鬥仍在繼續，皇甫珪正在與公孫家的三孫公孫村打得難分難解，他們均約三十上下，年齡相當，功力伯仲，打來格外驚心動魄，皇甫珪臉色鐵青，滿面殺機，乍然前衝三樁，一招「横掃千軍」，猛砍公孫村的左脅。

公孫村好倔强的性子，居然不閃不避，迎着來勢，硬往上撞，刺出决定性的一劍。

這簡直是拚命嘛，一個强攻，一個硬上，彼此互不相讓，他們都認爲自己出手最快，定可在對方得手前先將對手制伏。

不料，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常十之八九，公孫村快，皇甫珪也不慢，幾乎在皇甫珪的刀砍到的同一時間，公孫村的劍也刺到他的心窩，任何人想救也救不下。

兩聲慘叫，兩股血箭，一個被鋼刀腰斬，一個被長劍穿心，雙雙携手歸陰，摔下擂台去。

陰司又添寃魂，瞬間丟了四條命，看得石恨天、冷小鳳直搖頭，皇甫敬德與公孫鰲却木然呆坐原地，看不出絲毫喜怒之色。

顯然，他們俱已走火入魔，生死事小，勝負事大，將全副精神投注在勝負上，早將死生置諸度外。

冷小鳳拉一下石恨天的衣襟，小聲道：「恨天，我看我們還是離開算了。」

石恨天略作猶豫，皺眉說道：「離開可能更糟，無論如何總得設法消弭這一場屠殺。」

方自望了公孫鰲、皇甫敬德一眼，叫得一聲：「兩位前輩。」以下的話還不曾出口，皇甫家的孫女皇甫珠已登上擂台，公孫梅一步之差，左手才按住木樁，就被皇甫珠用脚踩住，接着，飛起一脚，可憐公孫梅一張如花似玉的俏臉，登時鼻青臉腫變成一枚爛柿子，連木樁都沒有登上去，便跌跌撞撞的掩面退下去。

「滾！」

一刹那間，皇甫珠的面部甫升起一絲得色，却在此時，背後突然吃了公孫桃的一掌，隨即口血狂噴，昏倒在台下丈許之外。

自此，一場爭奪擂台的車輪戰揭開序幕，寸土必爭，寸地不讓，每一根木樁，皆成爲爭奪的焦點，一絲一毫的時間，皆成爲勝敗的關鍵。

只見雙方的子弟，一個個的衝上去，又一個個的敗下來，有不少人連木樁尚未登上，便吃了當頭捧喝，勝利者的脚尚未站穩，馬上又成爲失敗者。

也不過才片刻的工夫，擂台上已經連換十幾個主人，傷腿者有之，斷臂者有之，傷重不起者更是比比皆是，令人慘不忍睹。

而戰局，依然是個半斤八兩，難分軒輊的局面。

彼此却兩敗俱傷，元氣大損，眞是何苦來哉。

好不容易，公孫儒終於登上木樁。

另一邊，皇甫岳也不稍慢，彈身一躍而上。

這兩個人都是公孫、皇甫二家的長子，快六十歲的人了，脾氣却比血氣方剛的小伙子還要暴躁，一照面二話不說就幹上了。

石恨天實在按耐不住了，沉聲說道：「兩位且慢動手，可否聽在下一言。」

公孫儒撤掌回招，横豎胸前，道：「石大俠有何見教？」

石恨天道：「目前秋色平分，可謂皆大歡喜，恨天斗胆建議，何不就此收手，重修舊好。」

皇甫岳踏上木樁，面如死灰的說道：「正因爲尚未分出勝負，收手未免言之過早。」

冷小鳳沒好氣的道：「難不成非要大家都死傷殆盡才甘心。」

公孫儒說道：「公孫，皇甫二家的人，誰是最後的生存者，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

皇甫敬德正在拷問小乞丐時，
復仇者突然出現。

石恨天感慨萬千的道：「這樣說，豈不是非要戰至最後一兵一卒，流盡最後一滴血不可？」

皇甫岳道：「正是如此，皇甫家的人絕不退讓。」

公孫儒提足一掌眞力，道：「公孫家的人也絕對不退讓。」

石恨天仰天一歎，道：「你們這是何苦呢？」

皇甫敬德接口道：「人爭一口氣！」

公孫鰲也說道：「佛爭一爐香！」

冷小鳳聞言大怒，黛眉雙挑，道：「恨天，咱們走，人家既然決心要同歸於盡，我們沒有參加葬禮的必要！」

石恨天眉峯緊蹙，一時尚未決定進退，突聞有人冷嘲熱諷道：「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全因强出頭，其實，你們早該走了。」

來人動作飛快，發話之初尚不見人影，話聲一落，已登上木樁，就立在皇甫岳、公孫儒的中間。

皇甫敬德一見是復仇者，不由氣往上冲，道：「你來幹什麼？」

復仇者面不改色的道：「三天期限已到，我是來索答案的。」

皇甫敬德故作糊塗地道：「索什麼答案？」

復仇者一字一句的道：「今天天黑之前，皇甫家的人披蔴戴孝，用八抬大紅花轎，迎回我娘的靈骨的答案。」

皇甫敬德呼地站了起來，道：「你說什麼？公孫倩是你娘？」

復仇者肅容滿面的道：「不錯，公孫倩是我的親娘，皇甫峯是我的親爹，從父姓應該姓皇甫，從母姓應該姓公孫，是皇甫家的內孫，公孫家的外孫——」

話還沒有說完，已被皇甫敬德憤怒的聲浪淹沒了：「閉上你的嘴，你是個野種，我們皇甫世家沒有你這樣的子孫。」

復仇者的臉上掠過一抹殺機，但是很快就消失了，聲音依然冷如冰霜：「我知道，你不會承認我這個孫子的，我也大可不必把你當爺爺，但是，我堅持，我娘的靈骨必須迎娶，一定要葬在皇甫家的祖墳裏。」

皇甫岳斥責道：「你作夢，皇甫家的祖墳裏絕不會埋下三濫的臭婊子，應該葬到公孫家去。」

公孫儒馬上怒聲說道：「住口，公孫家早已沒有她這個女兒，皇甫峯始亂終棄，你們皇甫家應負全責。」

霍然，復仇者噗通一聲跪下來，以極端鄭重而又沉痛的語氣說道：「兩位老人家，不管你們承不承認我這個孫子，也不管兩家有多大多深的宿怨，更不必細究我娘他們以前相交的枝節，他們有夫妻之實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只要承認她老人家是你們的女兒、媳婦，補辦婚嫁，安葬祖塋，我就心滿意足了，假如我娘生前有什麼罪愆，非是之處，我願一肩承担，縱使碎屍萬段，亦絕無半句怨言。」

說至最後時，已是聲淚俱下，悲不自勝。

復仇者自出道以來，向來剛强果決，快意恩仇，可以稱得上是一條鋼鐵般的漢子，石恨天、冷小鳳做夢也想不到，他居然會有這麼一個悲慘的身世，不禁聳然動容，爲之浩歎不已。

公孫鰲却嗤之以鼻，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

皇甫敬德更冷酷，冷笑連聲，裝作不聞不見。

復仇者忍氣吞聲，仍圖作最後的努力，對公孫鰲磕了一個響頭，苦苦哀求道：「我求求你老人家，承認我娘這個女兒，認祖歸宗，是我娘的一大遺願。」

公孫鰲答得乾脆：「覆水難收，早在將她趕出家門時，老夫就已經和她一刀兩斷。」

復仇者心頭一震，轉對皇甫敬德說道：「你老人家怎麼說？」

皇甫敬德道：「什麼怎麼說？」

復仇者問道：「承不承認我娘這個媳婦？」

皇甫敬德冷笑道：「連公孫老兒都不要的臭貨，我們皇甫世家怎會收這個爛攤子？」

至此，復仇者可謂完全絕望了，但是他並不悲傷，反而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舒暢感，猛地一躍而起，喃喃自語道：「這樣也好，從今以後，本公子就不必再顧忌什麼了。」

說着，一抖手中奪命刀，發出一陣「鏗鏘」之聲，充滿殺機的眸光，從公孫、皇甫二家的人身上一一掃過。

皇甫岳橫劍當胸，滿面不屑的道：「沒有顧忌又怎樣？」

復仇者一字一咬牙的道：「你們害苦了我娘，也害苦了我，本公子要殺盡你們兩家的人，爲我死去的娘報仇！」

公孫儒乾笑兩聲，道：「小子，說大話小心閃了牙，憑你還不配。」

復仇者的刀高舉齊眉，語冷如冰：「配不配立見分曉，拔刀！」

其實，這話是白說了，皇甫岳的劍，公孫儒的刀早已出了鞘。

而且，公孫儒認爲公孫倩敗壞家風，使祖宗蒙羞，懷恨極深，有復仇者的存在，就是公孫家屈辱的象徵，必欲除之而後快。

皇甫岳亦視復仇者的存在，爲皇甫家的一大恥辱，必欲將他置之死地而後已。

於是，史無前例的怪事發生了，兩個死對頭，活寃家，破天荒第一次聯手合擊，攻出最辛辣狠毒的一招。

而攻擊的對象，在公孫儒而言，是他嫡親的外甥，在皇甫岳而言，是他的親姪兒，骨肉相殘，誠天下之大不幸也。

刀光連閃，劍氣森寒，一股濃濃的殺機方自復仇者心田升起，三條人影已捲在一起。

石恨天神色一緊，忙道：「快請住手，自家人沒有解不開的結。」

復仇者的武功實在神鬼莫測，事情的變化更是間不容髮，石恨天話聲一落，本待出手强阻，三條飛快旋轉的人影已混爲一體，根本無從下手。

在快速旋轉的過程中，金鐵交鳴聲，喝叱慘叫聲，與骨碎、刀折、肉裂聲亂成一團，血雨飛洒，殘肢四散，令人目不暇接。

就像是兩隻快速飛轉的車輪，碰上巨石，更像兩隻燈蛾，撲向火光，僅僅激起一片火花，引發一聲巨震，一霎時，便四分五裂，烟飛雲散。

皇甫岳、公孫儒都是一等一的好手，二人聯手齊上，竟然在三招之內便告命歸黃泉，如非親目所見，任何人也不肯置信的。

登時，全場的空氣似是冰封冷凍，大家都嚇呆了，聽不到半絲喊叫驚呼之聲。

復仇者刀已回鞘，傲然卓立，揚聲呼喝道：「不論是皇甫家的，或是公孫家的，你們直管上來，本公子要將你們全部埋在仇人山，斷子絕孫，永世不得翻身。」

台下寂然，大夥兒面面相覷，無人敢

挺身而出。

石恨天彈身飛上木樁，說道：「皇甫兄——」

復仇者臉一沉，截口說道：「本公子不姓皇甫。」

石恨天道：「姓氏乃與生俱來，令尊既是皇甫峯，朋友自然應該姓皇甫。」

「他們並沒有承認。」

「事實如此，承不承認都一樣。」

「抱歉，我現在嫌『皇甫』二字太骯髒。」

「朋友，血濃於水，請你切勿骨肉相殘。」

「石恨天，這兒沒有你的事，可以走路了。」

石恨天欲待再言，復仇者根本無視於他的存在，目光橫掃全場，朗聲說道：「怎麼？你們都是不好種？胆小鬼？縮頭烏龜？當年欺負我娘的神氣到那裏去了？告訴你們，伸頭是一刀，縮頭還是一刀，你們不上來，本公子可要下去了。」

公孫鰲、皇甫敬德實在蹩不住了，同時呼地站起身來，異口同聲的喝道：「老夫殺了你這個小畜牲。」

發話同時，跨步就向前衝。

冷小鳳伸手一攔，說道：「請兩位前輩暫息雷霆，復仇者其行雖可誅，其情却可憫，殺了他依然解不開你們兩家的這個結。」

石恨天道：「是呀，就算你殺光皇甫、公孫二世家的人，對事情的本身依然毫無助益。」

復仇者冷森森的道：「這個結我也不想解了，殺光了他們就一了百了。」

言畢，刀已出鞘，跳下木樁，直往人羣裏衝。

皇甫瑛首當其衝，復仇者二話不說，手起刀落，咔嚓！一聲，劈下她的一條膀臂。

第二個是皇甫琦，也就是他異母同父的親弟弟，當場卸下一條腿。

復仇者已殺紅了眼，二家的人紛紛退避，公孫柳一步走遲，被奪命刀從後腦勺砍至尾巴骨，整個後半身全部翻開，腸肚屎尿橫流，連半聲慘叫都沒留下，便倒地了帳。

「小畜牲，你簡直沒有半點人性，不殺你何以對公孫家的列祖列宗。」

公孫鰲像是一隻發怒的巨鳥，凌空飛撲而來，其勢有如山崩海嘯。

皇甫敬德也不慢，凌空飛渡勢若奔雷，一眨眼便落在復仇者面前，堵住去路。

復仇者並未將二老看在眼內，歪着頭，目光斜視，惡狠狠的說道：「沒有人性的是你們，你們但有三分慈愛之心，就不會演變成今天這個悲慘局面。」

皇甫敬德暴跳如雷的道：「雜種，你敢教訓老夫，看我活劈了你！」

揚掌挽起一片狂濤，劈頭蓋面打下去，復仇者面籠寒霜，照單全收，奪命刀金光暴吐，迎向掌影。

生死須臾，禍事俄頃，情勢岌岌可危間，石、冷二人冒險闖入，冷小鳳全力封住皇甫敬德的掌招，石恨天架住了復仇者的刀。

「小兄弟，別走極端，天大的事總有解決的一天。」石恨天說。

「不可能解決，也不必再解決，惟一的途徑就是殺！殺！殺！」

「請給石某一點時間，保證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萬一談不攏，你們再動手還來得及。」

死拉活勸，總算將復仇者拉到了一邊去。

復仇者遲疑一下，望着日正當頭的太陽，恨聲道：「好吧，本公子姑且網開一面，再給你們一個活命的機會，只要在太陽落山之前，皇甫家肯將我娘的靈骨迎娶回去，過往的一切，我不想再予深究。」

一扭頭，又對公孫鰲說道：「公孫家應即張燈結采，準備嫁女兒，設若對我娘的遺骸有所不敬，或者皇甫家未能準時迎娶，到時候可別怪我心狠手辣，要血洗皇甫、公孫二世家。」

終於在石恨天、冷小鳳的陪伴下，將復仇者勸離現場，公孫、皇甫二家的人，皆傷亡慘重，亦無心戀戰，三年一度的比武大會，就此草草收場。

話前因　身世悲涼

龍門鎭的一家飯莊裏，石恨天、冷小鳳，正與復仇者同桌而飲，彼此在舉止言行，甚至思想觀念上，雖然格格不入，但表面上看起來，尚稱和諧友善。

酒過三巡後，石恨天舉杯說道：「我想冒昧的問一句，朋友是否眞的是公孫倩親生的兒子？」

復仇者乾了一杯酒，抬眼反問道：「你懷疑我的身份？」

冷小鳳道：「不是懷疑，是想深一層瞭解你的眞實情況，以便作爲與皇甫、公孫二家談判的參考佐證。」

復仇者悶不吭聲，先灌了三大碗酒，藉以緩和一下激動的情緒，然後才聲沉語重的說道：「與皇甫峯的交往，據我娘說是兩情相悅，但就目前的情形來看，很可能是出於皇甫家企圖羞辱公孫家的預謀，我娘少不更事，中了別人的圈套。」

石恨天道：「在當時，令堂知不知道她所愛的人是皇甫家的么兒？」

復仇者搖頭道：「不知道，當眞相揭穿後，感情已深，已不克自拔。」

「令堂可曾求過公孫鰲？」

「跪求三天三夜，結果是一頓毒打，被趕出家門。」

「這時候，皇甫峯怎麼說？」

「最可恨的就是皇甫峯，突然翻臉不認人，連我娘肚子裏的骨肉都不認帳。」

「可以找他爹理論呀。」

「皇甫敬德更可惡，一提起當年所受的屈辱，我娘就痛不欲生。」

冷小鳳給他斟了一杯酒，道：「在這裏情形下，令堂是如何生活的？」

復仇者含淚說道：「遁了深山，我娘原打算先將我生下來再作計較，不料，公孫、皇甫二家的人都變本加厲，不肯放過我們母子，千方百計的想要她老人家的命，迫於無奈，只好開始逃亡。」

「他們沒有追殺？」

「有，先是公孫伶率衆十里追踪，後有皇甫峯昆仲半路截殺，可憐我娘在投奔

無憂居士被拒後，終於在一處濱海的懸崖上，被兩大世家的人馬截住，展開一場空前未有的血戰。」

「哦，公孫女俠就是在那個時候謝世的？」

「不，那時候在下尚未出生，如果先母在那時就遇難，我也就不必承担這麼多悲痛，她老人家是在久戰力疲，重創垂危的情形下，被他們逼下懸崖的。」

「哦，原來如此，他們的心也實在太狠了，令堂大難不死，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先母是被虬松籐葛所救，靠海草海魚為生，我出生的地點是一個荒無人跡的岩洞。」

石恨天道：「你的武功，是令堂所傳授？」

「一半是先母，另一半是王鐵霸。」

「對了，你們母子怎麼會遇上王鐵霸呢？」

「說來眞是巧合，他是在海天星、魏子雲追殺下跳海逃生的，我這把奪命刀就是王鐵霸的遺物。」

「這樣說，王鐵霸就是你的授業恩師了？」

「不，王老英雄謙稱自己出身魔道，不肯收我做徒弟，言明以代他報仇為交換條件。」

冷小鳳道：「有一件事我們百思不解，如果你不介意，尚希明示一言。」

「是什麼事？」

「我想先知道你今年幾歲？」

「十八歲。」

「十八歲還是一個大孩子，但是你的功力都遠超出你的年齡之上多多，說句實在話，連我們這位北六省的總瓢把子也不是你的對手，單打獨鬥，皇甫敬德、公孫鰲不一定能接下你的十招來，公孫倩、王鐵霸似乎不可能調教出這麼高明的人物，我們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的確，打從復仇者出道以來，還沒有一個人能接下他的三招，絕不多數的人均一刀畢命，根本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不敢說一定絕後，起碼是空前未有的。

復仇者正容說道：「這當然是有原因的，十年前先母去世後，以及前不久王前輩去世前，他們皆以『移花接木』大法，將本身數十年的功力全部移到在下身上來，其次，也許是上天可憐我們母子境遇坎坷，尚另有奇遇。」

石恨天道：「是什麼奇遇？」

復仇者說道：「家母在墮崖之後，在岩洞內發現一本武學秘笈『寶覺籙』，上面所載，全係洗髓易筋的內家吐納大法，家母為了雪此奇冤大恨，從我呱呱墮地起，便浸淫在武學之中，夜以繼日，從未間斷，在下年歲雖小，習武的日子却不短，單是拔刀的動作，每日就至少要苦練三百次。」

石恨天感慨系之的道：「一勤天下無難事，小兄弟你的成就，應已可告慰令堂大人於九泉之下。」

冷小鳳道：「請恕我舊話重提，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稱呼你？」

復仇者緩慢的旋轉着面前的小酒杯，道：「我沒有說謊，眞的，從小我就沒有名字，我娘原來的意思是希望由兩位老人家給我取名，現在看起來在下很可能要永遠做一個無名氏了。」

這話說來十分悲涼，石恨天為之心頭一沉，冷小鳳也受了感染，歎了一口氣，道：「其實，你可以堂堂正正的姓皇甫，自己隨便取一個名字，或者乾脆就叫公孫，皇甫公孫，以紀念令堂大人。」

復仇者却大不以為然，以堅決的語氣說道：「我絕不姓皇甫，也絕不叫公孫，我恨這兩個姓，恨這兩家人，今生今世，與他們勢不兩立。」

石恨天道：「你還沒有說，公孫女俠是如何死的？」

復仇者道：「因為被皇甫、公孫二家的人所傷，全憑一股精神力量支撐了十年，終告心力交瘁，與世長辭。」

「王鐵霸又是何時與小友相遇？」

「就在先母去世的前夕，他不僅教我武功，還幫我料理了母親的後事，沒有王前輩，在下很可能活不到今天。」

「你對王鐵霸亦不薄，血仇已報，移葬故宅，為徒為友，皆可問心無愧。」

「可是，先母却魂兮歸來，入土無地，身為人子，叫我如何心安？」

「這樣吧，這件事就交給我與小鳳好了，我們立刻跑一趟皇甫家，竭盡所能，務必設法說服皇甫老英雄，迎回公孫女俠的靈骨。」

復仇者自斟自飲一杯，表情全無的道：「可以，姑且賣兩位一個人情，但你們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石恨天沒想到他還有條件，道：「請說。」

「一切應在天黑之前完成，太陽未下山時，只要皇甫家的人還沒有登上仇人山，本公子就會殺進皇甫家去。」

「現在天色尚早，成敗與否，相信在天黑之前便可分曉，時辰未到時尚請小友稍安勿燥。」

「兩位請放心，本公子不是一個食言而肥的人。」

「如此甚善，我們就此先走一步。」

「請便！」

復仇者不曾伸手，沒有抬頭，依舊是一副冷冰冰的閻王面孔，石恨天知他生性如此，亦未計較，當下付過酒帳，立與冷小鳳告辭而去。

× × ×

皇甫家的大客廳裏，皇甫敬德、他的五個兒子，以及冷小鳳、石恨天，全部聚集在一起，大家的臉色都很凝重，顯見事情進行的並不順利。

石恨天這時語重心長的道：「皇甫前輩，恨天的話已經說得很多，也不想談什麼大道理，總之一句話，迎回公孫倩的靈骨，就可以免掉一場禍事，撿一個現成的好孫子，對皇甫家有百利而無一害，何樂而不為？」

皇甫敬德乾咳了兩聲，道：「石大俠，冷姑娘，兩位的一番盛意，老夫心領，請別再浪費唇舌，這件事根本不可能。」

冷小鳳道：「為什麼不可能？」

皇甫敬德道：「皇甫家的兒子，絕對不會娶公孫家的女兒。」

「既然不想娶，為何當初要跟人家交

往？」

「那是為了氣氣公孫鰲，給他一個難堪。」

「這樣做，你不覺得太過份？」

「對兩個仇家而言，不適合用『過份』兩字。」

石恨天冷哼一聲，轉對皇甫峯說道：「皇甫兄，你是當事人，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皇甫峯望了父親一眼，道：「我沒有意見。」

「與公孫倩交往，你能說沒有一點兒女私情！」

「沒有，我不可能愛上她。」

「不愛她，為何會跟她生下一個兒子呢？」

「誰知道她是跟誰生的。」

「你懷疑復仇者不是你的兒子？」

「就算是，我也一概不承認。」

「血比水濃，你這句話實在太令人齒冷。」

「石大俠，比武大會已經終結，此乃皇甫、公孫二家的私事，兩位大可不必插手。」

二人話不投機，冷小鳳就要發作，還是被石恨天壓下來，說道：「皇甫前輩，撇開情理不談，我們再談談現實的問題如何？」

皇甫嶠道：「石兄是想談那一方面的現實問題？」

石恨天道：「武林中有一本秘笈——『寶覺籙』，諸位可有個耳聞？」

皇甫嵐精神一振，連忙問道：「知道，此乃三百年前的一位異僧寶覺禪師的遺作，江湖盛傳，誰能習得寶覺籙上玄功，便可傲視武林，獨步天下，石兄何故提起此事？」

冷小鳳道：「是想告訴各位一個壞消息，復仇者就已習得此功。」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大夥兒好像吃了一記悶雷，都呆住了。

石恨天目注皇甫敬德，不疾不徐的道：「請恕恨天直言，以前輩一甲子以上的修為，恐怕也未見得能接下復仇者的十刀。」

皇甫敬德氣忿忿的道：「皇甫家只有斷頭鬼，沒有縮頭人，縱然毀家滅門，也要與這個畜牲週旋到底。」

「結果必然死傷更多，這是個現實問題，務請三思。」

「老夫心堅如鐵，沒有什麼好考慮的，只要皇甫家還有一個人在，公孫倩就休想進皇甫家的祖墳！」

一扭頭，又對皇甫嶠道：「嶠兒，去將所有的門人子弟召集起來，咱們今夜就翻過山去，先毀了公孫世家，然後再殺掉復仇者。」

皇甫嶠甫踏出廳門，一名家丁慌慌張張跑進來說道：「啓稟老爺，那復仇者又來了。」

石恨天一驚，探首窗下，可不是嗎，大家唇槍舌劍，進展全無，時間已磨到太陽快下山了。

皇甫敬德發號施令道：「傳老夫令諭，全面攔截，格殺毋論。」

「是，老爺！」

家丁領命自去，才轉過屋角，復仇者已連傷數人，宛如一陣狂風，闖進大客廳，一照面就對石、冷二人說道：「二位辛苦了，結果如何？」

石恨天還從來沒有遇上這麼棘手的窩囊事，他心存萬一之想，又不忍道出眞相，只好支支吾吾的說道：「正在談論，尚無具體結果。」

察言觀色，復仇者還有什麼不明白的，聳聳雙肩，道：「我早說過，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全因强出頭，不過，對兩位的古道熱腸，本公子還是十分感激。」

臉色一整，有意無意間震動一下手中的奪命刀，發出連串清脆的撞擊聲，凝視着皇甫敬德，又說道：「事情很簡單，答應與否，全憑你一句話，沒有必要再耗下去了。」

皇甫敬德的一張臉陰晴不定，方待出言答話，皇甫嶠適時匆匆而入，道：「爹，所有的門人、子弟俱已召集起來，隨時可以行動。」

復仇者向外一望，門外果然黑忽忽的站着一大片人，心頭大為詫異，道：「你們想幹什麼？」

皇甫敬德道：「老夫打算越過仇人山，到公孫家去。」

復仇者誤以為皇甫敬德改變主意，面露喜色的說道：「可是要去迎娶先母的遺骸？」

皇甫崧冷笑說道：「你想得美，我們是要去毀滅公孫世家，毀滅公孫倩的騷骨頭。」

一句「騷骨頭」，激怒了復仇者，暴喝聲中，一巴掌打過去，皇甫崧想躲却躲不開，右頰之上挨了一掌，暴起五條青筋，復仇者怒不可當的說道：「你要是再說一句不乾不淨的話，我就毀了你。」

皇甫崧怒極而吼，正欲撲攻而上，皇甫峯已搶在前頭，殺氣騰騰的道：「大胆孽障，老夫今天要你死無葬身之地！」劍花飄洒，寒芒逼人，一招「白蛇吐信」，猛攻復仇者的心胸要害。

皇甫峯是復仇者的親爹，出手却辛辣無匹，決心要制他死命，看來虎毒不食子的古話眞該改口了。

復仇者是皇甫峯的親兒，已握住刀柄，準備迎戰，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這句古話，看來也不適用於他們父子身上。

人倫大變，造化弄人，一幕骨肉相殘的慘劇馬上就要上演，幸好石恨天及時挺身而出，擋住皇甫峯，冷小鳳也攔住復仇者，暫時緩和下來。

石恨天沉痛的說道：「皇甫前輩，迎回公孫倩，承認復仇者，與公孫家握手言和，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局面，對誰都沒有損傷，何樂而不為。」

皇甫敬德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老夫已經說過八百遍，與公孫家水火難容，永世不得和解。」

冷小鳳道：「皇甫、公孫二家，名氣相當，實力伯仲，前輩大興問罪之師，小鳳不信能大獲全勝。」

「老夫決心不計成敗，不計代價。」

「那麼結果必然是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二家宿怨已深，即使同歸於盡，未

始不是一個最終解脫的好辦法。」

石恨天心念一動，道：「前輩既有解脫之心，何不從好的方面着手。」

皇甫敬德問道：「石大俠是指那一方面？」

石恨天道：「眼前就有一條現成的路子，認下復仇者母子，對兩家必然會產生極大的鼓舞，聚合作用，相信只要雙方皆有誠意，一切當可迎刃而解。」

皇甫敬德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不可能的事，老夫如果答應公孫倩的骨骸葬進皇甫家的祖墳，將何以對死在公孫家手下的先人後代？」

冷小鳳滿臉不悅的道：「說了半天，前輩還是決定要與公孫家火併？」

皇甫敬德肯定的說道：「如箭在弦，勢在必行，除非復仇者肯爲老夫去做一件事。」

復仇者以爲有了轉機，道：「是什麼事？」

皇甫敬德陰沉的道：「想認祖歸宗，只有一條路可走，提着公孫鰲的腦袋來見我，老夫就承認你們母子。」

這是什麼話，石恨天、冷小鳳大起反感，怒形於色。

復仇者更怒更火，立卽破口大罵道：「你這是借刀殺人，本公子不當劊子手，不幹！」

皇甫敬德怒喝道：「不幹就只有死路一條，公孫鰲固當滅門，而你也絕對活不了。」

皇甫峯道：「爹，先殺了這個孽障，然後再殺進公孫家去，這筆陳年老帳早該作個了結。」

「對，先殺掉他，爲大哥報仇！」

「殺了這個小雜種！」

「殺了這個小畜牲！」

「殺！」「殺！」

一時，羣情激憤，劍拔弩張，門裏門外一片喊殺聲。

復仇者的火氣也被他們炒熱了，全身的肌肉在劇烈痙攣着，虎目怒張，牙關緊咬，奪命刀高擧齊眉，從齒縫裏吐出來幾個字：「好，你們上吧，殺不光皇甫家的人，本公子絕不離開！」

餘音未落，門外一下子就殺進三個人來，刀劍齊擧，三面環攻，石恨天心知要糟，剛剛叫得一聲：「大家且慢動手。」刀光暴閃，慘嗥聲起，奪命刀鋒芒過處，立時一死二傷。

皇甫敬德勃然大怒道：「畜牲！納命來！」

提足兩掌眞力，發掌猛攻，洶湧的掌浪震得窻動椅搖，老將出招，的確聲威駭人，一眨眼復仇者的身形便被掌影罩住。

「好極了，先殺了你這個老頑固。」一聲暴喝，一縷刀光，復仇者揚刀殺進去，皇甫敬德掌影立亂，傳出陣陣撕錦裂帛之聲，復仇者一刀三式，皇甫敬德兩隻寬大的衣袖，已絲絲縷縷，變成拖把。

皇甫嶠、皇甫峯兄弟看得眞切，正想出手馳援，復仇者左掌倏揚，蓬！二人硬對一掌，皇甫敬德數十年的修爲，居然承受不住復仇者的雷霆一擊，蹬！蹬！蹬！連退三大步。

落腳沉重，地上青磚巳碎，承受的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復仇者好快的動作，皇甫家五兄弟互換一個眼色，還沒有來得及採取行動，復仇者的奪命刀巳照準皇甫敬德的腦袋砍下去。

皇甫敬德立身未穩，情勢危急萬分，驀見斜刺裏飛來一刀，噹！石恨天奮不顧身，硬將復仇者的奪命刀架住，道：「小友刀下留人，殺了你爺爺事情就更加痳煩了。」

復仇者腕上加力，毫不退讓，道：「我沒有他這個爺爺，本公子要殺盡皇甫家的人。」

冷小鳳道：「殺了皇甫老英雄，依然於事無補，倒不如放他們去公孫家，這樣事情說不定還有解決的希望。」

石恨天道：「小鳳之言極是，大家三頭六面，定可冰釋前嫌，小友請先行一步，咱們在公孫家見。」

復仇者突然抽刀回斬，皇甫珊挺劍偷襲不成，一隻水葱似的玉臂被齊肘斬斷，昏倒在血泊中。

還刀入鞘，眸光橫掃全場，復仇者凜然說道：「看在石大俠、冷姑娘的金面上，這是最後一次機會，去公孫家時別忘了帶嶠子，再見。」

話落人起，從衆人頭頂飛過，越屋而去。

斷宿怨 玉石俱焚

翻過仇人山，直撲公孫家，容不得守衞的家丁通報，公孫家的兒孫也攔不住他，復仇者一逕闖進公孫鰲所居的精舍去。

他記得淸淸楚楚，母親的靈骨就放在面前的這張桌子上，桌上空空如也，瓦罐却早巳不翼而飛。

搜遍全屋，沒找到遺骸，沒有見到公孫鰲，喊叫半天，連個應聲的人也沒有。

復仇者心裏直嘀咕，轉身退出精舍。見迎面奔來一人，上前喝問道：「你可是公孫家的人？」

來者是位俊逸的美少年，神氣活現的道：「小爺爺公孫棟，是公孫鰲的第十一孫。」

復仇者開門見山的道：「我娘的骨骸呢？」

公孫棟冷然反問道：「你是說那個破瓦罐？」

「是呀，到那兒去了？」

「早就扔掉了。」

「扔掉了？扔在那兒？」

「遠在天邊，近在你的脚下。」

復仇者低下頭來，果不其然，脚底下果然有破碎的瓦片，朝四外望去，骷髏、白骨觸目皆是，瓦罐早巳四分五裂，頭骨巳碎，腿骨斷折，有的且巳變成一灘粉末，顯然曾遭人踐踏、鞭打過。

遺骸，是母親留給他的唯一的東西，復仇者視若珍寶，珍惜的程度，勝過他自己的生命，霎時，天在旋，地在轉，痛如刀絞，噗通一聲跪下去，呼天搶地，痛哭不已。

這簡直是晴天霹靂，瓦罐碎了，骨骸毀了，好像有千百支尖刀刺向他的心窩，口中不停的呼喊着：「母親！母親！」

哭喊了一會兒，取出一塊包袱布來，小心翼翼的，將所有的碎骨、粉末，全部包起來，打了一個結，揹在身上。

天黑了，四下巳亮起燈籠，公孫家巳圍上來一大羣人，復仇者緩緩的站直身子，瞪視着面前的每一個人，慢吞吞的說道：「這是誰幹的？」

聲音低沉，字字淸晰，語調悲戚，比哭還難聽。

公孫棟得意洋洋的道：「當然是我們公孫家的人的傑作。」

復仇者咬着牙說：「我問你是公孫家的那一個？」

公孫棟道：「人人有份！」

復仇者的聲音更低沉，似在嗚咽：「公孫棟，死者是你的姑媽，我親生的娘，你知道嗎？」

公孫棟歪着嘴巴冷笑道：「我爺爺說過，她丟盡了我們公孫家的臉，公孫家沒有她這個女兒！」

復仇者的眸中巳出現極重的殺機，道：「好！好……你既然這樣說，本公子巳了無牽掛，你們準備受死吧！」

公孫棟蓄勢巳久，不待復仇者出招，便搶先率衆一湧而上，那知招還沒有遞滿，便丟了腦袋瓜。

餘威所及，公孫極的肚皮上也掉了一大片肉，復仇者一擰腰，將刀架上他的脖子，厲色喝問道：「我娘的骨骸怎會如此破碎？」

公孫極肚皮上少了一塊肉，痛得他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斷斷續續的說道：「是鞭屍——踐踏——的結果。」

復仇者追問道：「那個會鞭屍？那個會踐踏？」

公孫極的答案與公孫棟相同：「人人有份！」

「好！本公子也叫你們人人見血，人人有份！」

復仇者再也沒有絲毫牽掛、顧忌，一股從來沒有過的、最强烈的怒火，從心底最深處升起，竄行四肢、百骸、髮尖、眉梢！

他的每一寸皮膚，每一塊肌肉，甚至每一個細胞，都充滿仇恨，充滿殺機！

公孫極一刀畢命，奪命刀舞得虎虎生風，刀鋒所過之處，非死即傷，一片血雨，殺豬似的慘叫聲此起彼落，不絕如縷。

復仇者巳殺紅了眼，恍眼便是四死八傷，吳婷婷乍然從人羣中冒出來，戟指責罵道：「你簡直是個殺人的惡魔，算我當初瞎了眼交上你這個魔鬼朋友。」

「分花拂柳」、「撥草尋蛇」、「長虹貫日」，三劍連成一氣，分襲他上、中、下盤三處要害。

復仇者根本沒當一回事，奪命刀隨便一攪，便將她的劍削成三截，道：「本公子現在仍將妳當朋友看。」

吳婷婷鼓起腮幫子，兇巴巴的道：「我沒有你這個朋友，還我娘的命來。」

「公孫伶該死，這筆帳妳永遠討不回來。」

「那你就乾脆連我也一起殺掉吧。」

「我一向不殺無辜之人。」

「哼！你不要忘記，我是公孫家的外甥。」

「畢竟妳姓吳，不姓公孫。」

突聞身後有人接口說道：「老子姓公孫，接招！」

發話乃公孫鰲的長孫公孫本，話到招到，快如閃電，復仇者陡地一個鯉魚翻身倒下去，公孫本衝勢太猛收不住，從上空越過，復仇者鋼刀一擧，「嘶啦！」一聲，公孫本立被開了腔。

心、肝、脾、肺、腸、肚，甚至屎、尿，皆還冒着的熱氣騰騰，和着黏糊的鮮血洒下來。

却不曾洒到復仇者身上，他早巳滾出丈許，彈跳而起。

公孫鰲與四兒一婿，本來正在側院共商大事，這時始聞訊趕到，眼見場中死傷枕藉，肺都氣炸了，跳着脚怒吼道：「小畜牲，你好大的殺孽！」

復仇者傲然說道：「是你們逼我殺人的。」

「胡扯，誰會逼你？」

「砸爛我娘的靈骨，就等於是逼我殺人。」

「你巳經查淸楚砸爛瓦罐的人？」

「查過了，公孫家人人有份。」

「鞭屍是人人有份，毀罐的却只有一人。」

「對，這始作俑者應該只有一個人，是誰？」

「是老夫。」

「爲父不慈，你不是人！」

「放肆，公孫家絕對容不得你如此囂張。」

「我還要殺人呢，看刀！」

復仇者氣瘋了，根本沒有把他當作外祖父，奪命刀挽起一片寒濤，奮力猛砍，吳元亮抵擋不住，公孫傑兄弟擋不住，復仇者身形三閃，已到了公孫鰲面前三尺許處。

公孫鰲豈是省油的燈，寸土不讓，發掌封阻，兩條人影一觸即分，復仇者毫髮未損，依舊氣定神閑，公孫鰲雪白的鬍鬚却被削去一大截，織綿緞面的袍子上也劃下一道三寸長的口子。

這在雄霸一方的公孫鰲來說，可是天大的難堪，道：「好小子，想不到你還眞有點本事。」

復仇者道：「你想不到的事還多着呢，『寶覺籙』上的武功保證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公孫鰲氣得渾身發抖，揮手說道：「上，給我逮住他，不論死活！」

吳元亮等人還沒有來得及動，復仇者踏上三步，道：「不怕死的你們全上來好了，這樣更省事，不過，你却必須先走一步，我娘的遺骸不能給人白砸。」

發話同時，刀巳出手，奪命刀的光幕直往公孫鰲的脖子上竄，由於速度太快，力道太猛，吳元亮、公孫傑昆仲根本插不上手，還是石恨天藝高人胆大，橫裏飛來一刀，驚險萬狀的接下了復仇者的致命一擊。

石恨天目注場中，沉聲說道：「怎麼這麼快就動上手了?」

復仇者木然的收刀說道：「我巳經沒有選擇的餘地。」

「事情不至於完全絕望吧?」

「他們砸爛瓦罐，踐踏先母的遺骸，你說，是可忍孰不可忍?」

「瓦罐破了就算了，靈骨應該還可以收回來。」

「但是，父女祖孫間的情誼却永遠收不回來。」

「請勿悲觀，也許還有轉圜餘地。」

憑天地良心，事情發展至此，石恨天心裏雪亮，一幕人倫慘劇巳是無可避免，但他身爲調人，却不得不作最後努力，死馬當作活馬醫，盡人事，聽天命。

公孫鰲馬上給他澆了一盆冷水，說道：「巳經走進死巷子，再也沒有迴旋的餘地。」

冷小鳳道：「前輩言重了，只要認下這個外孫，其他的事都好辦。」

公孫鰲道：「趕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早巳情斷義絕，就算老夫肯，公孫家的子孫也不肯。」

「怎麼說?」

「老夫無法對巳死的子弟交代。」

「可是，如果悲劇繼續下去，死的人可能更多。」

「老夫不惜任何犧牲，但求除掉這個孽障。」

猛可間，復仇者斷喝一聲：「大胆！」揮刀佈下一道光幕，震飛無數暗器，左手抄住三片飛刀，口裏含住數枚金錢鏢。

復仇者目光如電，語冷如冰：「是漢子就站出來，別偷襲暗算。」

場中寂然，無人出面認帳。

石恨天道：「公孫前輩，就算公孫倩有錯，起碼復仇者是絕對無辜。」

公孫鰲手指復仇者，憤怒無比的說道：「他是皇甫家的孽種，根本就不該來到這個世上，更不該踏進我公孫家的門。」

冷小鳳笑道：「爲什麼不換一個角度來看事情，假如你們承認他，公孫、皇甫二家的這一段宿怨，說不定就可以因而化解。」

公孫鰲却不以爲然，斷然說道：「不可能！」

十丈之外，有一個洪鐘似的聲音接口說道：「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兩位可以死了這條心了！」

循聲望去，燈火通明，皇甫敬德領着一大羣人，巳浩浩蕩蕩的闖進來。

皇甫、公孫二家乃是世仇，積怨甚深，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雙方一照面，馬上引起一陣騷動，不問青紅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劈哩啪啦幹上了。

惡鬥像暴風雨，一開火便慘烈兇險萬分，二家的子弟皆拚死奮戰，勢成燎原，看得石恨天、冷小鳳直皺眉頭。

僅止是皺眉而巳，二人四目相對，搖搖頭，並未採取任何勸阻的行動，因爲他們心裏有數，公孫、皇甫二家的人巳走火入魔，忠言逆耳，又何必多此一舉?

復仇者注意到了，皇甫家並未帶來花轎，此乃意料中事，亦未往心上放，不經意的震動一下奪命刀，心頭的怒火又加了三分。

公孫鰲朝皇甫家這面掃了一眼，疑怒參半的說道：「皇甫老兒，你我二家，水火難容，巳有數代不相往來，今日傾巢而出，可是想決一死戰!」

皇甫敬德望着惡戰中的雙方子弟，直接了當的說：「數代的怨仇，够長也够累，無止境的敵對更加煩人，老夫正是想來個全面決鬥，一次了斷，生者勝存，死者敗亡，不知尊駕意下如何?」

英雄所見略同，公孫鰲正中下懷，拍着手洪聲答道：「好啊，老夫早有此意，這筆帳是早該結清楚了，但不知是上仇人山?還是就在此地幹?」

皇甫敬德道：「久聞公孫家風水好，老夫不願府上的人暴屍荒郊，何必捨近求遠，再說又有兩位現成的見證人，就算咱們兩家從此滅門絕後，也不愁這一段佳話不會流傳後世。」

公孫鰲興沖沖的道：「好極了，老夫舉雙手贊成，咱們就此一言爲定，但在決戰之前，是否應該先辦妥另外一件事?」

皇甫敬德會意，目注復仇者，道：「可是想先解決這孽障?」

公孫鰲道：「就是這個意思。」

手一招，公孫家的四子一婿迅捷圍攏上來，作勢待發。

另一邊，皇甫家的人也是同樣的心意，父子六人，狠行虎步，將復仇者圍了個水洩不通。

復仇者舉刀齊眉，環目怒視，憤怒的火焰，使他的眼睛都變成血紅的顏色，咬牙切齒的說道：「很好，這樣你們就可以在同一天過週年。」

皇甫敬德與公孫鰲互換一個眼色，同

聲一喝：「上！」兩家的人採取聯合行動，十幾名一等一的高手一齊出手，聲威赫赫，石破天驚。

復仇者本事再大，面對兩家的全部精英，也絕對承受不起，怕不變成肉泥才怪。石恨天霍然色變，拔刀而出，老大不悅的道：「慢着，由你們兩家去龍爭虎鬥，石某不想再表示什麼，但江湖規矩不能不顧，我看不慣你們這種以多爲勝的虎狼嘴臉。」

話聲中，洒下一片刀影，擋在復仇者前面。

冷小鳳則緊立在他身後，劍巳出鞘，場面十分火爆。

公孫鰲收住掌勢，兇神惡煞似的道：「怎麼?兩位想袒護這個小雜種?」

石恨天說道：「這不是袒護，是抱不平。」

皇甫敬德怒形於色的喝道：「有何不平?」

冷小鳳道：「嚴格的說起來，復仇者本無罪，罪在你們兩大世家的宿怨、偏見，與私心。」

公孫傑瞪眼說道：「小畜牲心狠手辣，殺人無數，難道是假的?」

冷小鳳當頭棒喝道：「那是你們固執己見的結果。」

公孫鰲怒眉雙挑道：「看樣子，兩位是準備打抱不平?」

石恨天道：「假如皇甫、公孫二世家決心一意孤行，我們不否認將要助復仇者一臂力。」

皇甫敬德聞言好不惱火，暴跳如雷的道：「隨你們的便，枉死城裏多的是屈死鬼，閻羅王照收不誤。」

復仇者仰天一聲長嘯，冷森森的說道：「我老早就說過，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全因强出頭，兩位還是一邊憩着吧，何必淌渾水。」

這眞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石恨天、冷小鳳一片好心，落得個兩面不討好，獅吼聲中，三方面的人巳動手幹起來。

公孫鰲、皇甫敬德初衷不變，四隻鐵耙似的大手猛往復仇者身上蓋，復仇者奇巧無比的一導一引，兩股强猛絕倫的力道便撞在一起，而他自己却如沒事人似的，閃身輕步移出。

冷小鳳看得眞切，道：「恨天，復仇者身法詭異，手法巧妙，可能是傳聞中的『導引大法』?」

石恨天不假思索，便正容說道：「沒錯，寶覺禪師的『導引大法』天下聞名，可使出手者不由自主的改變攻擊的方向，看來皇甫、公孫二家的這一場刦難是斷斷無法避免?」

公孫、皇甫二家的人，原是想先解決了復仇者，再行火併，不料，偷鷄不成蝕把米，就這麼三言兩語的工夫，以同樣的方法，巳將兩家的人引在一起，大打出手了。

復仇者自己反而落得清閑，連刀也不曾拔，站立一旁，作壁上觀。

兩家是世仇，不是你死，便是我活，皆決心一次了斷，是以打來極爲慘烈，兩家的孫輩，打從皇甫家的人一到達，就沒有停過手，雙方皆傷亡慘重，令人不忍卒睹。

間或也會有人忙裏偷閑，拙冷子攻向復仇者，可惜，不論是皇甫家的人，或是公孫家的人，復仇者一視同仁，一律一刀畢命，未曾厚此薄彼。

偶而，復仇者也會給重傷者補上一刀，助其脫離苦海，早登極樂。

惡戰一直在延續，勢成燎原，欲罷不能。

寸土不讓，寸地必爭！

人命如蟻！屍積如山！

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

殺得鷄飛狗跳，敵我難分！

鮮紅的血，如春水，似小溪，染紅了每一寸土地。

慘叫聲，此起彼落，彼落此起，從來沒有間斷過。

不過才半個時辰的光景，雙方巳傷亡過半。

石恨天實在看不下去了，道：「你們這無異是自取滅亡，要是覺得活得膩煩，乾脆自殺算了。」

皇甫敬德打得性起，理智全失，那裏聽得進去，道：「是生是死，不干你的事，兩位可以啓程回家了。」

冷小鳳大怒，道：「走就走，我早就看够了你們的血腥嘴臉。」

石恨天却不表贊同，此時此地，此情此景，叫他拂袖而去，實在於心難安，仍圖保最後努力，企盼出現奇蹟，化干戈爲玉帛。

皇甫嶠一刀劈死了公孫俠，由於衝勢太猛，收住馬步時正巧停在復仇者的面前，順勢舉刀就砍。

「你找死！」

話落，刀出，哀嚎聲起，血雨飛洒，像撲火的燈蛾，刀光一閃，皇甫嶠的命便沒了。

皇甫岳正與公孫傑打得難解難分，猛可間暴喝一聲：「還我二哥的命來！」掉轉劍鋒，攻向復仇者。

黃雀在後，公孫傑如在此刻出手，十九可以要了皇甫岳的命，然而，公孫傑不此之圖，却反而將劍尖指向復仇者。

二人一左一右，雙齊劍出，眨眼劍花巳飄上身來，復仇者却懼意全無的道：「黃泉路遠，途中寂寥，敢情兩位是想做個伴!」

刷！刷！兩刀，乾凈俐落！美妙又寫意。

皇甫峯正與公孫偉捉對廝殺，一霎時失去兩位兄長，氣得雙眼全冒出火來，撇下公孫偉，虎撲而至，揚刀猛斬，口中怒氣沖天的道：「小畜牲，隨你那個婊子娘去陰司報到吧！」

復仇者舉刀一架，火星四濺，震得他虎口發痲，皇甫峯使盡渾身的力氣，刀懸空中，却再也斬不下去，復仇者並未採取進一步的行動，木然的說道：「在這最後的時刻，我想問你最後一句話。」

皇甫峯冷酷無情的道：「有屁快放，老夫沒工夫和你閑磕牙。」

「憑良心說，你曾否愛過我娘！」

「沒有，從來沒有。」

「沒有感情你們會維持那麼久?」

「為了某種目的，可以假戲真做。」

「不管真戲假戲，可曾想到會遺禍第三者？」

「生張熟魏，李四王五，那個臭娘們濫得很，你休想栽贓！」

這幾句話猶如無數把利刃尖錐，齊向他的心窩刺來，他清楚的感覺到，心在痛，在哭泣，在淌血，憤恨的怒火立時爆裂，希望之燈就此全部熄滅，聲音冷得像冰塊，形貌兇得像野獸，發瘋似的吼道：「你不是人，不是人，是豬狗不如的禽獸，我要殺了你，殺了你！」

石恨天心頭一沉，大聲喝阻道：「復仇者，不管你們承不承認，父子關係與生俱來，歸根結底他畢竟是你生身的爹，不可以，絕對不可以！」

晚了，石恨天的話還沒有說完時，皇甫峯已急匆匆的上了西天。

不過，殺人的兇手不是復仇者，而是公孫偉。

這並不表示復仇者臨時改變了主意，而是公孫偉出手在前，拔了頭籌。

咔嚓！復仇者好快的刀，一絲喜悅方自公孫偉的心田升起，脖子上一涼，痛如滾油燒心，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甫滾出三四尺遠，又被皇甫敬德拾起來着作暗器，砸向公孫鰲的面門。

砰，急切間公孫鰲根本沒看清楚是什麼東西，劈面就是一掌，將自己親兒子的頭顱劈了個稀巴爛。

公孫鰲哇哇亂叫，怒火燒天，叫足所有的功力，攻出最最凌厲的十二掌。

皇甫敬德毫不示弱，以牙還牙，以硬碰硬。

此刻，場中公孫、皇甫二家的孫輩已死絕，僅僅剩下公孫侯與皇甫嵐，吳元亮與皇甫崧，以及公孫鰲與皇甫敬德三對仍在捉對力拚。

吳婷婷全身傷痕累累，頭臉手脚，衫褲兵刃上皆沾滿了血，目光呆滯，神情頹廢，跌坐在她么舅公孫俠的屍體旁，連爬起來的力氣都沒有。

復仇者似已中了邪，發了瘋，心如槁灰，滿面肅殺，提着奪命刀，衝進了場中去。

石恨天上前伸手攔阻，道：「石某斗胆建議，帶着令堂的靈骨，離開這個傷心之地吧。」

復仇者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表情全無的說道：「不！我體內流着有皇甫家的血，也有公孫家的血，我要與他們死在一起！」

繞過石恨天，前行丈許，已至公孫侯與皇甫嵐交手之處，復仇者舉起奪命刀，恨聲說道：「時辰差不多了，別磨蹭，你們該上路了！」

一語甫畢，公孫侯衝上來喝道：「老子先宰掉你這個小雜種！」雙掌一挫，「猛虎離山」，「犂庭掃穴」，劈面就是兩掌。

「來得好！」

復仇者不退反進，疾迎而上，刀光陡熾，掌影倏斂，可憐公孫侯連復仇者的邊都沒沾上，先斷雙手，繼而開膛破肚，僅留下半聲慘叫，便上了鬼門關。

緊接着，復仇者的眉頭一皺，一招「回頭望月」，奪命刀反手向後，只聽到一聲「哎唷」，皇甫嵐已中刀倒地，命歸九幽。

復仇者頭也不回，直向前衝，舉刀往皇甫崧的肩頭一架，冷森森的道：「閻王叫你三更死，不得留命到天明，現在該輪到你了。」

皇甫崧嚇了一跳，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扭頭向後看，正好合了復仇者的心意，奪命刀向前一迎一繞，皇甫崧馬上抹了脖子。

流星劍吳元亮氣急敗壞的道：「你簡直是魔鬼的化身，死神的使者，咱們的這筆帳也該算算了。」

話是說的挺漂亮，人却呆立原地，未敢輕進。

復仇者道：「我們沒有帳。」

吳元亮道：「公孫倚的一條命難道不是帳？」

「她姓公孫你姓吳，別將禍事往自己身上兜。」

「可是，他是老夫的妻子，我不能不管。」

「你管不了，也不配！」

吳元亮越說越氣，挺劍就刺，復仇者承繼了公孫倩，王鐵霸兩個人的全部功力，又習得「寶覺籙」上神技，掄元拔尖，無人能望其項背，飛起一脚，便將他的劍踢飛了。

復仇者不為已甚，未與吳元亮較斤兩，大踏步的朝公孫鰲，皇甫敬德毆鬥之處走去。

皇甫、公孫二家俱已死絕，就剩下他們兩個活人了。

只是比死人多一口氣的活人，二人硬拚十二掌，皆精疲力竭，油盡燈乾，瀕臨死亡的邊緣。

蓬！鼓足餘勇，叫足餘力，兩個頑固的老頭子攻出最後的一掌，人影倏合乍分，雙雙仰面栽下去。

二人的心肺皆已碎裂，吐出來的血水既濃且黑，還夾雜着碎裂的肉塊，氣若游絲，命在旦夕。

石恨天猛一個箭步，衝到皇甫敬德的面前，道：「前輩，趕快給復仇者取個名字，他現在是唯一能繼承你們皇甫家香火的人。」

皇甫敬德失神的望了石恨天一眼，語氣還是那麼冷酷無情：「我們皇甫家沒有他這個孫子，他是雜種，身上有公孫家的血。」

說至最後，腿一伸，頭一歪，便告氣絕身亡。

公孫鰲可得意了，有氣無力的喃喃自語道：「皇甫老兒，最後的勝利屬於我們公孫家，起碼老夫比你多活了——」

多活了多久還沒有說出口來，一口氣接不上，也一命嗚呼。

為了爭名爭霸，為了偏見私心，兩家人因而毀於一旦，臨終仍無半點悔悟之心，實乃千古怪事，江湖奇聞，寧不叫人扼腕！

了塵緣　還歸道山

不是冤家不聚頭，這一句古話，用在皇甫、公孫兩家的身上最是恰當不過，兩家不僅隔山而居，祖墳更連在一起，就在仇人山的東邊。

次日的大清早，太陽才露出來半張臉，復仇者已經在連接兩家祖墳的分界綫中間，掘好了一個坑，將拖來的新棺置於穴內，小心翼翼的將公孫倩的遺骸排放棺中，然後蓋上棺蓋，覆上黃土，築起一個墳丘。

復仇者雙膝跪地，燒了一堆錫箔，上了三炷香，以極為低沉哀傷的語調自語道：「娘，孩兒不孝，使妳老人家的遺願㨾㨾落空，我未能認祖歸宗，沒有消弭兩家的宿仇，最後連遺骸也未能照娘的意思葬在皇甫家的祖墳裏。

「不是有人阻止，而是怕皇甫家的人欺負妳。

「亦未與皇甫峯合葬一起，因為孩兒覺得他不配。

「唯一可以告慰妳老人家於九泉的是，娘的仇人俱已伏誅，皇甫、公孫二家的人皆死絕，宿仇已終，再也不必担心會禍延子孫後代了。

「娘，不必再逃避，更不必懼怕任何人，有孩兒在妳老人家的身邊，誰也不敢欺負娘。」

不知何時，石恨天、冷小鳳也來到仇人山，石恨天輕輕的拍一下復仇者的肩膀，道：「已經發生的事情，任何人皆無法改變，以你目前的心境而言，任何安慰的話俱屬多餘，我已經在龍門鎮的客棧裏為你租好一間上房，你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休息。」

復仇者緩緩的站起身來，沒有說話，將目光投注在石、冷二人的身後，他發現，在二人的身後，另外還有一個人，是吳婷婷。

遠處，人更多，是即墨、萊陽，以及登州府派來的衙役捕快。

吳婷婷上前三步，含淚說道：「表哥，我想通了，是我娘對不起姨媽在先，我不責怪你為母報仇，我們還是好兄妹，好朋友。」

復仇者還是沒有說話，不過，木然的臉上終於綻開一絲笑容。

這是他第一次笑，笑得却十分淒涼，十分悲苦，簡直比哭還難看。

復仇者開口了，只是吐出了兩個字：

「再見！」

見字尚未落地，人已「一鶴冲天」，拔起四五丈多。

只見奪命刀的光輝映着初昇的旭日，一陣揮舞，血如雨下，從足踝至腹部，至少砍了二十刀，骨屑肉塊，紛紛而下，洒到了公孫家的墳塋，落到了皇甫家的祖墓，也飄到了石恨天、冷小鳳、吳婷婷的身上。

任誰都沒有想到復仇者會自殺，措手不及之下根本沒有阻止的機會，復仇者扔掉奪命刀，雙掌齊出，最後將自己的上半身也震得稀巴爛。

於是，這一朵武林奇葩，宛若一個光采奪目的火花，一閃即滅，永沉幽冥，僅留下一段血淋淋的往事而已。

（全文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巴山的秋月山莊中十分熱鬧，莊主鄧百川五十大壽，賀客盈門，廣場正排上酒宴，正當莊主鄧百川向衆賀客敬酒之際，突見莊中一名弟子被人倒吊在一棵大樹上，莊主的結拜三弟關仲傑立即上前查看，只見五名　女前來，說出她們是朝雲峯上朝雲庵的人，還說鄧百川的兒子鄧飛雄已被刼持到朝雲庵中，鄧百川見五位少女非泛泛之輩，又担心兒子安危，答應五女於明日上朝雲峯，青衫少年凌飛出手制住了五女之後，獨自離開秋月山莊，上到朝雲峯，因錯將朝雲下院當作他要找的朝雲庵，而遇上了一連串駭人聽聞的事……

恩怨相糾纏　仇恨終難分

二期完武俠小說

文·零　凌
圖·飛　可

巫山一夢已成空（中）

觸手之處，滑的使人心顫！

而且，還有一股震悸的熱力，傳入掌心之中。

凌飛搖了搖頭，正想掌心內力吐出，運功解穴，但耳中却聽得大方女尼呢聲道：「施主啊……這裏不對呀……」

凌飛一呆道：「錯了麼？」

雙目急睜，向下望去，一剎時，他弄得滿臉通紅！

敢情自己那隻右手，竟是按在大方女尼的左胸之上。

他不再猶豫，右手一移，便向大方丹田部位的小腹之上按去。

本來，以凌飛的武功、耳力、心智，都不會稍有失算之處，但他却是按錯了地方，差到一尺多遠，而此刻這一按，依然不曾落點正確，而是向下多移了寸許！

凌飛正是弱冠之年，幾曾經歷過這等滋味？轉眼之間，竟是全身都爲之凍結了一般，僵立當地！

而這時大方女尼却彷彿穴道已解，一雙玉腿竟能轉動自如，霍然一夾，把凌飛右手，夾在雙股之間。

從她那紅的臉上，透出一陣迷人的笑意，喉中已發出不絕如縷的輕哼之聲！

對於男女之間的事，凌飛自是不懂！不過，這等事彷彿是與生俱來就會，根本不用別人教導。

是以他只覺得一陣難以抑制的衝動，使他急欲將這個女人抱入懷中！

就在他神智已失，俯身向下的一剎那，他陡然心靈中起了一絲警兆！

以他過人的感覺，他覺出在自己的身後，已然有人來到！

色慾之心，頓時如遇寒冰般冷却下去，心中完全明白了自己處境之險！

他的靈智回復，心中已然有了決定，不過，表面上，他還是裝着十分迷糊！

右手故意的作出下流舉動，惹得那大方女尼咿唔連聲的發出淫蕩的媚笑。

這時候，身後果然有一條人影走了過來。

凌飛故意當作不知，直到那人離自己不足尺許之處，方始暗暗運起神功護體。

剎那間，一股指風，銳勁的襲向凌飛玉枕穴而來。

凌飛在鼻中冷哼了一聲！右手使力一按，將那大方女尼的會陰穴封死，左手往後一揮，襲向身後之人！

他這一揮，因爲力道極大，觸手之處，彷彿擊中了一個少女的前胸部位！

這時，兩聲嬌呼，同告入耳！

一前一後，兩個少女，全部被他制住了！

凌飛回頭一看，果然自己沒有料錯，身後之人，正也是一名未着衣衫的少女，大概就是那佛龕中的一位了！

此女顯然被凌飛這一掌擊傷得不輕，雙手抱着胸前，蹲在地上，伸不直腰！

凌飛越看越有氣，揚手一掌，拍上那少女的肩，直將那少女的身子，打得橫飛五尺，伏在一起。

這時，他方始回過頭來，拉起床單，將大方女尼的身體掩住，冷冷的一笑道：「師太，妳編的好故事啊！」

大方女尼穴道被制，混身無法轉動，但她啞穴未點，自然還能說話了！

凌飛語音一落，她即長嘆一聲道：「施主啊！貧尼並未編甚麼故事騙你……」

凌飛冷笑道：「沒有麼？那你……這等不穿衣服，詐作穴道被傷，可是用心何在？」

大方女尼道：「這個……這個貧尼委實難以啓齒！」

凌飛冷笑道：「爲什麼？其實，你不用講，在下也可以猜得出來了！」

大方搖了搖頭，說道：「施主，你不明白……」

凌飛道：「在下本來就不明白，否則，那也不會上你當了……」他語音一頓，接道：「在下早該想到，你與玄玄乃是一鼻孔出氣之人才對！」

大方女尼竟然長嘆了一聲道：「施主，你……唉，貧尼不過是一時之差，使你有了這麼大的誤會，眞正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

凌飛冷笑道：「這算是誤會麼？你說的也未免太輕鬆一些了。」

大方道：「施主，貧尼只因見你並無傷那玄玄之心，心中未免大爲着急，故而想以肉身佈施，攏絡施主，貧尼用心不好，但此情此義，尚望施主見諒啊！」

凌飛聞言一怔，剎時間，簡直想不透大方之言，是眞是假！

不過，他口中却道：「妳以爲在下相信麼？」

大方女尼道：「施主不信，也是沒有法子！但貧尼本意，確是如此！」

凌飛冷笑道：「妳身爲佛門弟子，竟會不怕破了色戒，這已是大大逸出常情，再說你身爲婦道人家，這貞操二字，又怎可置之不當回事呢？」

大方女尼長嘆一聲道：「施主，貧尼守候可除玄玄之人，已經十五年了，今兒發現了施主，休說只要貧尼獻出廿七年的貞操，就是要貧尼粉身碎骨，貧尼也不會稍有遲疑之處！」

她說來絲毫不露火氣，顯然正是由衷之言了！

凌飛凝目注視於她，心中暗道：「她不過才廿七歲，爲什麼適才要打扮得臉上全是皺紋呢？」

敢情大方未除衣衫之前，臉上曾經故意扮出很多皺紋，顯得自己十分年老，但此刻所見，倒是臉色紅潤，皮膚細嫩，眞如十七八歲少女一般！

看來，她說自己獻出廿七年貞操，那倒也不似假話！凌飛有了這等想法，敵意頓時大消！微微一笑道：「師太此言，如果是眞，在下倒是錯怪了你……」

大方女尼道：「施主，貧尼有一樁事求你。」

凌飛道：「什麼事？」

大方道：「請施主相助貧尼一臂之力，救出家師，並代我除去玄玄……」

凌飛道：「這個……」他沉吟了一下，却是不曾回答是否應允！

大方低聲道：「施主……請你先解開貧尼穴道可好？」

凌飛略一沉吟，慨然道：「師太不說，在下也覺得點了妳的穴道不是了……」

右手一伸，隔着床單按住大方女尼的氣海，掌心一挺，源源內力直透而出。

大方女尼適時吐了一口大氣，笑道：「多謝施主……」

但她話音未已，凌飛忽然打了一個寒噤，按在氣海的右手，竟是驀然上移，將大方那渾圓的胴體抱住！

剎那間，只見他兩眼發直，口中熱氣直噴，左手也向她另一邊抱去！大方女尼吃了一驚，喝道：「施主你……」

但是，凌飛如瘋了一般，一躍上雲床

，扯開了大方的床單，撕開自己的衣衫，一把將大方女尼摟住！

大方女尼呆了一呆之後，陡地目光中淚光盈盈，低低一嘆，說道：「施主……你……你不該跨進入那佛龕啊，想不到李妙妙的催情粉，竟然洒到那布幔之上……喲……」

凌飛根本聽不到大方之言了，他此刻就如一頭猛虎般野蠻，大方話音未完，已然連連發出低聲呻吟……

但她咬着牙齦，忍受着摧殘！

因爲她知道，凌飛在李妙妙的催情粉藥力發作之下如果不能得到發洩，必將精力逆冲而死！

是以她忍受着。

×　×　×

不知過了多久，凌飛終於疲累的睡倒在雲床之上。

大方軟軟的翻了個身，看了看這個第一個佔有了自己的男人，忍不住伸出玉手，爲他抹去汗珠，並且，緩慢的移動嬌軀貼着他，使他在自己懷中安睡！

大方沒有管暈死在禪房一角的那名少女，摟着凌飛，沉沉睡去！

當得他們醒來，已是辰時過了！

凌飛睜開眼，驚得幾乎跳了起來。

不過，他立時鎮定下來，因爲，他依稀想起了發生過的事！

錯在誰呢？自己呢還是這個抱着自己的女人？

一時間，他分不清，也辨不明！

他略略的扭動了一下自己赤裸的身子，想退出大方的胸懷，但是，却把大方弄醒了。

她雙目倏睜，一眼看到兩人相擁的情形，不由得粉面通紅，直向凌飛懷中偎過去。

佳人在抱，只把凌飛刺得心神一顫！

於是，丹田中又昇起一股熱力，忍不住將她抱緊……

足足又過了一個時辰，他們才互相鬆開了雙臂坐起。

大方含羞的笑了一笑，低聲道：「凌郎，妾身先爲你張羅一下衣衫……」

敢情凌飛的衣服，被自己撕破了幾處，她必得趕快爲他補一補，縫一縫！

凌飛舒暢躺在雲床上等候，直到大方爲他弄妥了一切，這才起身！

兩人穿着妥當，凌飛急步走到那穴道被制的裸女身前，道：「師太……」

大方這時已走到他身後，低笑：「凌郎，妾身俗家姓楊，小字如玉，凌郎叫我如玉便是！」

凌飛笑道：「那是玉姊姊了！」

大方笑着說道：「不敢……經過昨宵之事，妾身已爲佛門不容，且等師仇得報之後，妾身自當另找名山，再度剃髮出家了！不過，從今天起，妾身却要蓄髮還俗啦！」

凌飛皺了皺眉道：「玉姊姊，這位姑娘的傷勢不輕，小弟想先把她治好！」

楊如玉笑道：「不用了！她本是李妙妙的手下淫娃，任由她留在此處吧！」

凌飛道：「不妨事麼？」

楊如玉道：「不妨事！凌郎，咱們該收拾一下，再去找那玄玄啦！」

凌飛道：「也好！」

當下隨着楊如玉，出了朝雲下院。

×　×　×

朝雲院，座落在朝雲峯向西的一片林莽之中。

果如楊如玉所言，這座庵院，倘非由她引導，外人眞是無法找得到了！

兩人穿入叢林，直到朝雲庵，近前，凌飛才能發現了這座小得叫人出乎意料的尼庵，整個的建築，只得一進山門，一進殿宇而已！

山門此刻緊閉，殿宇之內，也不聞鐘鼓之聲，靜悄悄的，除了晨雀早叫，決不會有人以爲這裏還有人居住！

凌飛低聲問道：「玉姊姊咱們可要叫門？」

楊如玉說道：「不必了！我們越牆即可！」

她身形一閃，當先躍入山門之內。

此時，楊如玉已換了一套農婦打扮，頭上纏了一塊青布，看上去艷麗動人。

凌飛在心中嘆了一口氣，也自越過矮牆，落入朝雲庵的天井之中。

舉目向那殿中望去，却是不見一人，楊如玉悄悄的在他耳邊道：「凌郎，這殿宇的兩邊，各有一間禪房，左面的是玄玄所住，右邊是則是她義女所居……」

凌飛一怔道：「玄玄還有義女麼？」

楊如玉點頭道：「可不？那李妙妙等少女，便是玄玄義女的手下！」

凌飛恍然道：「如此說來，指使李妙妙的人，不是玄玄本身了？」

楊如玉笑道：「那可不一定呷！玄玄的義女，名叫冷悠悠，據說武林中稱她是巫山仙子，凌郎聽說過麼？」

凌飛搖頭道：「不曾聽說過！只是……她的爲人，是否也如李妙妙一般呢？」

其實，他問的多餘了！

試想，李妙妙等了，在朝雲下院的作爲，若非由這冷悠悠指使，她們又怎敢如此犯戒？由此可見，冷悠悠也必然是位妖女淫精了！

但是，楊如玉的回答，却使他大感意外。

楊如玉笑一笑道：「凌郎，這冷悠悠的爲人，却是正派得很！」

凌飛呆了一呆，道：「怎麼會？」

楊如玉道：「休說凌郎不信，連妾身也是有些不信呢！不過事實上，這十多年來，妾身看着她長大，倒眞是沒有見到她有越檢的行動啊！」

凌飛道：「那眞是難得了！」

語音一頓，舉步向殿宇中行去。

楊如玉纖腰一擰，搶在凌飛之前，直向左面那間禪房奔去。

就在兩人踏入殿宇的剎那，一名紫衣少女，打右面的禪房中掀簾而出。

她大約有廿一二歲年紀，臉色很蒼白，但輪廓極美，長眉櫻口，配上挺直的鼻樑，生就是個美人胚子。如果她不是寒着一張臉，而是嫣然微笑，那必然使天下男子爲之傾倒。

凌飛瞧着她看了一眼，似乎觸怒了她，只見她柳眉一揚，撇着櫻唇，冷哼道：「你是什麼人？竟敢亂闖本庵佛殿？」

不等凌飛回答，她又望向楊如玉喝道：「妳……不是大方麼？」

楊如玉格格一笑道：「可不是？姑娘的眼力，當眞是不含糊啊！」

語音停了一停，接道：「姑娘，師叔呢？可是在禪房中打房中打坐麼？」

紫衣少女道：「不錯！大方，妳領着這個人，莫非要見我義母嗎？」

敢情此少女正是那位巫山仙子冷悠悠了！

楊如玉點頭道：「姑娘，這位凌公子，乃係專程採望師叔而來，姑娘可否代爲通傳一聲？」

冷悠悠看了凌飛一眼，道：「他是什麼人門下？找老人家有什麼事？」

楊如玉道：「這個……愚姊就不明白了。」

冷悠悠臉色一變，道：「妳不知道，爲何要領他前來？本庵的戒律，妳忘記了麼？」

楊如玉道：「愚姊怎敢忘却師叔的戒律？只是……」她故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又道：「姑娘，這凌公子武功極是了得，下手制住了下院所有之人，迫着愚姊帶他前來，愚姊如不答應，只怕就要犧牲數十人條命啦！」

冷悠悠妙目中精光驀現，看着凌飛。

她是有些不信的一笑道：「他的武功，比妳還強麼？」

楊如玉道：「姑娘可是不信？不瞞你說，像凌公子的武功了得，愚姊還是第一次碰到如此高明的人呢！」

冷悠悠突然上前兩步，冷笑一聲，道：「我就是不信……」突然一揮玉手，直向凌飛拍出一掌。

凌飛可眞還沒有料到，冷悠悠竟是話未說完，便自動起手來！當下不禁怒意頓生，心想，這個丫頭如此蠻不講理，勢必不是什麼好人！

他有了這些想法之後，出手就不大含蓄了！

冷哼了一聲，左手電疾般往外一揮，五指宛如鐵鉤般直扣冷悠悠皓腕！

這一招出手之快，眞是使人目不暇給。如是換了楊如玉，自忖說不定就避不開這招擒拿手法了。

冷悠悠的武功，倒是不弱，凌飛這一招手法施出，她心裏已知不好對付，身形一閃，右手急向下沉，曲指一掃，掃向凌飛笑腰穴部位！如此一來，逼得凌飛非得變招不可了！

凌飛劍眉一揚，喝道：「好手法！」

左手去勢未變，右手却是由上向下，斬向冷悠悠的玉肩，勁道之重，如被切實，冷悠悠一條左臂，必然要被他砍成兩段！冷悠悠再好强，此刻也不敢逞狠了！

嬌軀一轉，飛退五尺，冷冷哼了一聲，道：「你的武功，果然不錯，但是還不夠資格前來朝雲庵滋事！」話音一落，竟然掣出掛在身畔的寶劍，唰的一聲，斬向凌飛頸側。

凌飛赤手空拳，眼見長劍離開自己不及五寸，迫得左足一曲，使出了一個鐵板橋功夫，避開了這一劍！

但他身形尚未仰起，右手已然着地，作了個支柱，右足一伸一縮，踢向冷悠悠的足踝。

冷悠悠可沒有料到凌飛竟然會施展這等招術，吃驚之下，匆忙飛身躍起，斜斜的退向殿宇左側！

凌飛似乎對冷悠悠的印象很壞，在她飛身躍退之際，凌飛已適時雙手拍地，一躍而起，如影隨形一般，箭疾般射向冷悠悠。

冷悠悠此時身子離地還有尺許，而凌飛却已搶先了一步，站在她準備落地的部位，除非冷悠悠不落下來，否則，一定要撞向凌飛的懷中！

這本是一剎那間的事，冷悠悠身在半空，根本沒有改變方位的可能，她粉臉變色之下，長劍連人帶劍撞向凌飛前胸！

凌萬千算萬算，沒有算到冷悠悠手中那支長劍，尚可刺中自己，眼見到劍鋒離胸不及寸許，匆忙中只將身子一側錯開胸前部位，任令左臂挨上一劍，右手一挽，竟將冷悠悠的纖腰摟住。

冷悠悠的劍鋒，刺破了凌飛在左臂衣衫，刺了一條長達三寸的血口！

但她整個的人，却被凌飛抱得緊緊，胸貼胸，臉貼臉，一動也不能動！

凌飛沒有點她的穴道，但冷悠悠却是不由自主的滿面發燒，渾身發軟。

她幾乎是癱在凌飛的懷中了。

楊如玉大概是見到凌飛左臂滲出血漬，失色的趕了過來，低聲道：「你……傷得很重麼？」

凌飛大笑道：「皮肉之傷，算不了什麼！」

語音一頓，看了看懷中的冷悠悠，接道：「玉姊姊，這位冷姑娘就是玄玄的義女，她已然落在我的手中，不知能不能換回你的師父？」

楊如玉道：「這……妾身也不敢說！不過，奇怪的却是，那玄玄師叔，爲何一直不曾露面呢？」

凌飛聞言一怔道：「也許她當眞未回庵……」

他語音未已，只聽一聲冷笑打從那左面禪房中傳出道：「貧尼早在房中，誰說我沒有回來？」

凌飛一呆之間，那冷悠悠忽然纖手一揚，打了他一個耳光！

「啪」的一聲脆響，把凌飛從恍惚中打得醒悟了過來，右手指力微運，將冷悠悠的穴道制住。

砰的一聲，冷悠悠的長劍，已脫手落地。

凌飛這才大聲道：「說話的可是玄玄師太？」

房中人接道：「不錯！你是什麼人的子弟？聽你的出手，似乎那悠兒已被你擒住了，是麼？」

凌飛道：「冷姑娘果然已被在下拿下了！師太爲何不肯出來一見？」

玄玄神尼道：「貧尼出不出來都是一樣，少施主要想與貧尼相見，不妨入內一晤！」

凌飛笑道：「晚生恭敬不如從命！」

一手抱起冷悠悠，向楊如玉道：「玉姊，咱們且進去瞧瞧……」

×　×　×

這間禪房之內的光綫很暗，雖是紅日滿窗，仍然有着一股陰森的氣氛！

靠裏間的一座神像之前，盤膝坐了一位白髮老尼，灰色僧袍，掩住了蒲團，披拂在地上。

老尼的對面一邊，則擺了兩張雲床，靠外的那張雲床，枕下露出劍鞘。

這室內的陳設，大不平常，凌飛只看得呆了一呆。

楊如玉進得房來，立即奔到老尼身前，低聲道：「弟子參見師叔……請師叔恕弟子脫去緇衣之罪！」玄玄老尼揮手道：「罷了，起來吧！天命如斯，不是人力所可左右，怪不得妳了！」

目光一轉，向凌飛道：「小施主，放下悠兒，貧尼有話要問你！」

凌飛這才想起，手中還抱着冷悠悠，當下連忙將冷悠悠放在靠外的那張床上，轉身向玄玄神尼道：「在下凌飛，見過師太！」

玄玄目光在凌飛身上轉動，笑道：「好一身百年少見的根骨！小施主，你出身那一個門派？」

凌飛見她一臉慈祥之色不似作惡之人，心中不禁有些不解，只見楊如玉在一旁並未起身，心中更是惑然，當下沉吟了一陣，方道：「在下不是六大門派中子弟，一身武功，乃是家學淵源！」

玄玄老尼怔了一怔道：「家學淵源？什麼人能够使你舉手之間，便將貧尼的悠丫頭制住呢？」

語音一頓，竟是低頭沉思不已！

凌飛却是笑道：「前輩不用想了！在下的父親，乃是大慈城之人……」

玄玄神尼忽然笑道：「天南劍叟凌天民，是不是？」

凌飛道：「不錯！前輩識得家父？」

玄玄笑道：「識得，令堂更是貧尼在兒時的閨友，豈有不識之理，貧尼托大，恐怕要呼你一聲賢侄了！」

凌飛連忙重新見禮道：「小侄叩見師太……」

玄玄道：「罷了！賢侄，你這一身武功，傳自你父母，貧尼並不懷疑，但是，那也不會一舉手便能勝過貧尼的悠兒，只怕……你有什麼奇遇呢！」

凌飛心中在想，看來她與我爹娘相好，那是不假的了！否則她又怎知我別有奇遇呢？

當下笑道：「前輩說得不錯，小侄果然另有所得，不過，仍然是家學而已！」

玄玄神尼想了一想道：「貧尼知道了！賢侄這一身武功，必是得到你外祖父大慈劍聖的精英了！」

她一口道出凌飛武功得自外祖，越發使凌飛相信了她所言屬實，頓時笑道：「不錯，小侄正是承外祖和外婆見憐，把一身武功相授才有今天成就！」

玄玄神尼道：「賢侄，你外祖乃是天下第一高手，你得了他的眞傳，武林中，只怕少有你可敵之人了！」

凌飛道：「前輩過獎了，小侄年輕得很，天下高過小侄之人，多得很啊！」

玄玄神尼笑道：「那是賢侄客氣！不過……」

她略一遲疑，接道：「但不知賢侄已得你外祖秦大俠的幾成功夫？」

凌飛笑道：「晚輩得蒙外祖錯愛，將他的一身功力轉注了十之八九，否則，以小侄的年歲，也無法練就那麼深厚的內力啊！」

玄玄神尼聞言，先是一怔，繼而大笑道：「原來劍聖已把功力轉注到賢侄的身上了麼？那就難怪悠兒出手不到三招，便無法脫開賢侄的掌握了！」

笑聲一轉，接道：「賢侄，你……怎會尋來了朝雲庵呢？貧尼居此，可是隱秘得很呢！」

凌飛聞言，皺皺眉說道：「這個麼？小侄……」

他竟是遲疑的不往下說！

玄玄神尼有些不解的笑道：「賢侄爲何不說了？莫非……莫非……她們在外犯了什麼錯事？被賢侄發覺而來此處麼？」

凌飛聞言，暗道：「看來她似是對那李妙妙的事情並不知曉呢！」

他看了楊如玉一眼，又一側瞥了躺在床上，瞪大了眼的冷悠悠一眼，終於笑道：「那倒不是！小侄本是有事前去朝雲下院……」

玄玄神尼突然搖頭道：「賢侄，你這話與適才在佛殿中所言不是完全不對了麼？有什麼事，你不妨說將出來，悠兒和大方兩人，貧尼從小帶大之人，她們的爲人，貧尼明白得很，心地善良，決非胡作下賤之輩！」

凌飛仍然沉吟未語。

他是在想，此事如果說出來，對於玄玄的聲名大大有損，那豈不是有辱長輩了麼？

玄玄神尼見他依然沉吟，不由得長長一嘆道：「賢侄，如果此間眞有什麼不好之事，你如不說，豈不叫貧尼抱憾終身了麼？孩子，你過來……」

凌飛依言移前兩步，道：「前輩有何指教？」

玄玄忽然掀起僧袍，道：「賢侄，貧尼是個殘廢人，此間一切的事，都早已不聞不問，如果她們有什麼錯了，還望賢侄轉告知貧尼才好！」

凌飛目光過處，敢情玄玄神尼的雙腿，自膝蓋之下，全都削去了，怪不得她僧袍那麼長，掩住了蒲團呢。

凌飛看得心中一震，脫口道：「前輩雙足原來斷去了麼？小侄幾乎錯怪了妳老了……」

玄玄長長一嘆道：「聽賢侄之言，那眞是朝雲庵在外做下了什麼壞事？」

凌飛痛苦的吁了一口大氣，道：「也許……這事與妳老無關……」

當下把李妙妙等前去大巴山秋月山莊之事，說了一遍，並且，連朝雲下院所見，也說了個概略，只將自己與楊如玉的關係保留未說！

玄玄神尼聽得雙眉深鎖，口中連呼佛號，喃喃道：「罪孽啊，罪孽……」

楊如玉這時候忽地低聲說道：「師叔，這事不是悠悠妹子所爲，師叔不用生氣了。」

玄玄神尼怒道：「不是悠悠麼？那李妙妙等四個丫頭，不都是她去買回來的麼？論起罪魁禍首，除了悠悠這還能够怪誰呢？」

凌飛道：「前輩之言，固然有理，但

冷姑娘如果也被瞞住了，那就不能够怪她了！」

玄玄神尼道：「她也不是斷了腿，瞎了眼，怎會被她們瞞過了？賢侄，解開她穴道，待貧尼自己問她。」

凌飛想了一想，走了過去，拍開了冷悠悠的穴道。

冷悠悠一躍而起，低着頭向玄玄神尼的身前行去。

神尼目光一變，喝道：「悠兒，凌公子適才之言，妳聽到了麼？」

冷悠悠道：「聽到了……不過，孩兒並不知道她們如此爲非作歹！」

玄玄笑道：「你不知道，那有什麼人知道？」

冷悠悠回答道：「行雲，佈雨二婢知道……」

玄玄神尼一怔道：「誰是行雲？誰是佈雨？」

冷悠悠遲疑了一下，才說道：「她們是……女兒派去監視李妙妙等四女的丫頭啊……」

玄玄神尼怔了一怔道：「好……爲甚麼要派出人去監視她們呢？難道……你早就知道她們在外胡作非爲麼？」

冷悠悠低聲道：「孩兒確是知道，不過，孩兒所以放任她們，也是爲了母親之故！」

玄玄神尼冷冷一笑道：「哼！爲了我麼！」

冷悠悠道：「女兒正是這等用意！」

玄玄神尼怒喝道：「任由她們敗壞佛門淨土，還說是爲了我，這怎能叫人相信呢？」

冷悠悠說道：「女兒放任她們，乃是想利用她們來攏絡天下高手，爲母親報仇的……」

玄玄神尼嘆了口氣道：「你……這是甚麼孝心呢？孩子，此事徹頭徹尾，眞個是大錯特錯了啦！」

凌飛這時只聽得大感迷糊，玄玄神尼斷腿，冷悠悠運用李妙妙等人的色相，想拉攏武林高手，而楊如玉却不惜奉獻她冰清玉潔的身子，而想自己爲她除去玄玄，……幾宗事加在一起，可就把凌飛弄得糊糊塗塗，莫明奇妙了！

更怪的，是楊如玉對玄玄神尼根本沒有絲毫意義，顯然她獻身伴寢之事，並非眞是因爲要向玄玄報仇了！想到此處，他不由得忍不住向楊如玉多看了兩眼。

楊如玉大概心中又是想着凌飛可能會不明其中恩怨糾纏，竟然抬頭向他笑了一笑，彷彿等一會兒，你就會完全明白了！

凌飛只得苦笑了一笑，心想，你們這等騙人的把戲，我正要等着瞧個明白……

適時，冷悠悠已然接口說道：「娘啊！女兒知這對頭武功太强，要想報仇，决不可能，所以，女兒才想到利用李妙妙她們……」

玄玄神尼打斷了她的話題：「孩子，你不用說了！其實，你應該想得到，武林中眞正的高手，又有幾人會是迷於女色之徒？」

她頓了一頓，又道：「孩子，你利用那四個女娃兒，恐怕也有幾年了，結果又是如何？」

冷悠悠看了凌飛一眼道：「娘，這事乃是可遇而不可求，武林中能够勝過你老仇家之人不多，何況對方又是名門大派的長老，女兒除此之外，又能想得出甚麼別的法子呢？」

凌飛皺了皺眉，道：「師太，晚輩有一事不明，不知前輩可否指教？」

玄玄神尼笑道：「賢侄有甚麼話請說無妨！」

凌飛道：「老前輩隱居巫山可是爲了避仇？」

玄玄神尼道：「貧尼正是爲了避仇……不過，貧尼仇家不會尋來，只要貧尼不再在江湖露面也不會引起甚麼風波！」

凌飛道：「原來如此！但不知前輩仇家又是何人？」

玄玄神尼嘆了一聲道：「他麼？乃是少林第一高手，大悲禪師！」

凌飛聞言一怔道：「少林長老麼？」

他總算明白，爲何冷悠悠說對方乃是名門大派的長老了！敢情眞是少林第一高手，受人敬仰的大悲禪師！

玄玄神尼合十道：「賢侄，貧尼和他的怨恨，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明白，但他狠心斷我雙足，就很够貧尼仇視他一輩子了！」

語音頓了一頓，接道：「還有，就是這個如玉丫頭的師父普玄師姊了！她比貧尼身受更慘，這些年來，眞虧得她也能忍受下去，而玉丫頭和悠兒都能克盡孝心，未嘗不是支持貧尼姊妹有勇氣活下去的原因了！」

凌飛聞言，呆了一呆道：「普玄師太，也是因爲與大悲有仇，才被囚在巫山的麼？」

玄玄神尼道：「可不？賢侄也知道普玄師姊的事麼？可是玉丫頭告訴你的？」

凌飛點了點頭，但却望着楊如玉道：「玉姊姊，你……你像有很多話不實在，是麼？」

楊如玉苦笑了一聲道：「你責問的好，妾身委實是有些話並不實在！因爲……妾身只怕說出仇家是少林長老，公子必然不會同情我們了。」

凌飛搖頭一嘆道：「其實，在下與六大門派談不上淵源，玉姊姊此擧，未免多餘了！」

玄玄神尼聞言，看了兩人一眼，笑道：「賢侄，玉丫頭對你是怎麼說的？」

凌飛訕訕的一笑，說道：「玉姊姊，她……」

當下把楊如玉所編的一套說詞，一字不漏的說了出來。玄玄神尼聽得失聲笑道：「玉丫頭，眞虧你想得出來這等好藉口啊！」

楊如玉羞紅了臉，低聲道：「師叔，弟子迫於無奈，只好說一次謊言了！」

冷悠悠這時焦急地低聲道：「娘，這位凌公子眞是劍聖的傳人麼？」

玄玄神尼笑道：「大慈劍聖，乃是凌賢侄的外祖，當然不會是假的了！」

冷悠悠道：「娘，以凌公子眼下的造詣，比那大悲和尚怎樣？」

玄玄神尼忽地沉吟了好一陣，方道：「這個麼？很難說了！」

冷悠悠道：「比不上？」

玄玄神尼說道：「按理，應該是比不上！」

冷悠悠不由得有些失望，但，神尼卻在話音一頓之後，又道：「不過，凌賢侄既然得到他外祖轉注的功力，外加飛天鬼女方玄華的武功，休說大悲一人，恐怕連少林名聞天下的羅漢陣，也無法困得住他了！」

冷悠悠和楊如玉頓時臉上盡都展露了笑容，同時接口道：「眞的麼？」

說話之間，二女忍不住齊齊的向凌飛望去。

凌飛不禁臉上發熱，說道：「前輩過獎太甚了！晚輩怎可與少林長老相比？」

玄玄神尼笑道：「賢侄，貧尼說的可是眞話啊！」

楊如玉嫣然笑道：「師叔，報仇一事，看來得仰仗凌公子相助啦！」

冷悠悠也微微一笑道：「是啊！凌公子，你……願不願相助我們呢？」

她這一笑，當眞有如百合花開放一般可愛！

凌飛瞧得一呆暗道：「她果然美艷迫人……」

但是口中卻道：「兩位姑娘如此抬舉，在下只恐有些承受不起！」他目光一轉，向玄玄神尼道：「前輩，當年你是與少林結怨，究竟爲了甚麼緣故？如是其曲在彼，晚輩自當爲前輩效力……」

玄玄神尼忽地臉色一暗，吁了一口氣道：「賢侄，這樁恩怨，說出來可眞是叫人爲難得很……」

凌飛眼見玄玄神尼雙目之中，似乎有些淚光，不禁心中大大不忍，忙道：「前輩如是不便，那就不必說了！」

玄玄神尼苦澀的一笑道：「不！天下沒有不可對人言的事，貧尼簡略的講出來便是！」

凌飛抱拳道：「晚輩恭候明示……」

× × ×

玄玄神尼苦澀的聲音，緩慢地在屋中揚起！

凌飛這才明白，他們之間的恩怨，乃是打青梅竹馬時代惹起。

那少林第一高手大悲禪師，俗家姓許名叫元弘，廿五歲在少林出家之前，在武林中已大有聲望！

大江南北，提起「白馬大俠」許元弘，那可是响噹噹的字號，幾乎武林中的同道都已認定，四十年前的中年豪俠之中，許元弘應當推爲第一。

這時，在西南一帶，則出現了一雙姊妹，一個是「青城仙子」林明明，一個是「南岩玉娃」林茵茵，這一雙姊妹不但武功好，而且人也生得極美，出道不足一年，大有傾倒天下的男兒之勢！

許元弘斯時血氣方剛，當然也聽得過「南天雙嬌」之名，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這三位年輕的高手終於碰了面，而且，成了好友。

男女之間的感情，是非常微妙的，三人仗劍江湖，不過一年多的時光，確實已幹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仁俠義舉，使武林中多少青年爲之羨煞！

只是，兩年之後，「白馬大俠」許元弘，突然在江湖中消失了！

「南天二嬌」的身畔，再也見不到這位高大英挺的豪俠之士，有人說，許元弘在惡戰苗疆金蠶蠱之時，被蠱王暗算，囚禁在苗疆之中，也有人說，許元弘做了甚麼對不起「南天二嬌」的失禮之事，而羞於見人，隱遁深山。

結果如何，似乎並沒有人眞正知道！

但是，在許元弘失蹤後的第三年，「南天二嬌」卻雙雙出現在崇山少林寺中！

她們不是去朝山進香，也不是去切磋武功，而是找到了當時少林掌教慧可大師，查問一個人的下落！而這個人，便是「白馬大俠」許元弘。

她們跑到少林寺去找許元弘，這實在是一樁震動武林的大事，結果，「南天二嬌」並未找到許元弘，卻把少林寺的羅漢座中五百尊羅漢佛像，打得個個斷腿折足，無復原形，方始離去！

少林一派，素爲武林敬仰，二女這等狂悖的行動，自是激起了六大門派的公憤，雖然少林寺掌教慧可大師並未責怪留難二女，並且約束寺僧聯手擒拿二女，而寺中長老會中卻作成了一個奇怪的決定，要當時是少林掌教親手剃度的關門弟子大悲禪師，隨同兩名慧字輩長老和另外五大門派的長老各一人，踏遍天下，也要將「南天雙嬌」擒下，送來少林寺，受那十年面壁之罰！

這八名高手離開少林寺之後，足足又找了五年，才與巫山朝雲庵找到了「南天雙嬌」林明明和林茵茵！

不過，這時她們已經不再是「青城仙子」和「南岩玉娃」而是換上緇衣，落去長髮的佛門弟子普玄和玄玄兩位女尼了。

八大高手要普玄和玄玄前去少林寺受罰，她們自然不肯，終於，在朝雲庵中，展開了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

六大門派的八人，有四人被普玄和玄玄施展爲她們落髮的恩師妙悟神尼所授的「修羅指」擊成重傷，一身武功，幾乎完全廢去！

其中包括了少林長老慧法禪師在內，這可激怒了大悲，他本是慧可掌教嫡傳衣鉢，接掌少林門戶的心愛弟子，是以，他雖然出家不足五年，而一身武功，卻已盡得慧可方丈眞傳，七十二種絕藝之中，他以過人的稟賦和天資，竟是練就了四十二種之多，成爲少林寺中罕見的奇人！

在四人重傷，三位長者的壓力之下，大悲終於出手向二女力搏，斷去普玄一臂，削了玄玄雙足！並且不許她們離開巫山一步，否則，六大門派決不放過她們！

於是，「南天雙嬌」在巫山被困了三十年！

× × ×

凌飛聽完了這一段結怨經過，不由得心中暗自沉思不已！

許元弘失蹤之謎，玄玄神尼並未點破，而大悲禪師使她們吃盡了苦頭，傷殘了軀體，而當她提到大悲之時，卻並未露出咬牙切齒，恨不可遏的神態，較之她對少林和另外五大門派長老的惱恨，彷彿還是淡薄得多多！

這未免有些不合情理！

只是，他一時卻想不出究竟那是爲了甚麼？

因此，他只能皺眉一笑道：「聽前輩之言，這位大悲禪師出手未免太狠毒了一些！」

玄玄神尼長嘆了一聲，說道：「賢侄，二十年前，貧尼都還是抱着這等想法，把大悲恨入骨髓！不過，近年以來，貧尼已然想明白了！他這麼做，乃是爲了保全貧尼姊妹之故！是以貧尼倒也不再想怪他了！」

凌飛聞言，怔了一怔道：「前輩不恨大悲禪師了麼？這等心地，當眞是人所難及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前輩曾說，那大悲禪師本是預定接掌少林門戶的高僧，但眼下少林方丈，卻是大靈禪師，不知少林上一代掌門人，爲何又改了主意呢？」

玄玄神尼驀地臉色一黯，嘆了口氣道：「他乃是爲了姊妹搗毀了羅漢堂，引過自責，非但堅持不接掌門戶，反倒發下在初祖庵面壁三十年的宏願……」

凌飛腦際靈光一現，失聲道：「前輩，莫非那大悲禪師，便是白馬大俠許前輩麼？」

玄玄神尼苦笑了一笑道：「可不就是他……」

× × ×

這等恩怨，叫凌飛似乎無法置喙了！不過，他還有一樁事不明白，許元弘爲甚麼好好的會想到了跑去少林削髮爲僧呢？

如果他不能把這件事弄清楚，恐怕他永遠睡不着覺！轉念及此，忍不住問道：「前輩，那許大俠，他幹嗎好好的要跑去少林出家？」

話已出口，他才想到自己眞正有點兒不該問！

顯然，在玄玄神尼痛苦胸懷之中，他可以想像得出來，這必然又是一段傷心之事！

可惜卻是話已說出去了！收不回來，也無法再說自己並不想聽了！

玄玄神尼凄涼的笑了！

這種笑，比哭還要使人心疼！

她望着凌飛半响，道：「賢侄，許元弘出家，是一樁十分明智的抉擇啊！」

凌飛暗道：「只怕不見得！」但他口中卻道：「前輩這麼說，必是諒解了許大俠啦！」

神尼笑笑道：「賢侄，有一件事，只怕你決不會想到，如果許元弘在四十年前不曾落髮，如今貧尼姊妹自是免不了成仇，而且，恐怕還要掀起武林中一場很大的風波！」

凌飛一呆道：「爲甚麼？」

神尼緩緩地道：「這是男女之間感情上問題，因爲……貧尼姊妹當時都愛上了他……」

神尼的語音很低，她似乎有些說不出口兒女之情，但她頓了一頓之後，高宣了一聲佛號，接着說道：「賢侄，男女之愛，就算是親姊妹，也難免互不相讓，何況……其中還夾纏了另一個女人呢？許元弘出了家，總算爲我們解決了一個極大的難題！」

凌飛沉吟着道：「這……這犧牲太大了！」

神尼道：「壯士斷腕，自然是要有犧牲的決心了！」

凌飛想了一想道：「前輩說還有一個女人，那……又是甚麼人？她很美麼？」

神尼道：「可不？金蠶蠱王黎塵的女兒黎寒芳素有苗疆第一美女之稱，當然很美啊！」

凌飛心想，只光是很美，恐怕還不足以動得了許元弘的心，其中必然還有甚麼別的原因，才會造成這等後果！

神尼似乎已知他心裏在想甚麼，嘆了口氣，又道：「黎寒芳不但人美，武功好，而且，還對許元弘和貧尼姊妹有過大恩，是以迫得許元弘在我們三人之間，無法作一個選擇，最後，只有了斷紅塵俗務，棲身佛門了！」

凌飛只覺得這事果然太過複雜，許元弘剃度出家，當眞不失爲最佳解決途徑！只是，那黎寒芳呢？她爲何不曾採取行動？當下忍不住笑道：「那位黎前輩呢？她找到許大俠出家的地方了沒有？」

神尼道：「她在貧尼姊妹大鬧少林之後，便去了嵩山，不過，黎寒芳並未見到大悲，就被少林擒下了！」

凌飛不禁心中有些替黎寒芳不平，笑道：「少林對前輩姊妹十分寬大，爲何對黎寒芳那麼仇視？莫非她們認爲黎前輩是化外之人麼？」

神尼搖頭道：「那倒不是……」

她嘆了口氣又道：「其實，這也是黎姑娘自找的！因爲她一入少林，便對滿寺僧人，不論職位高低，見一個傷一個，打山門到正殿，百尺之遠，就有百多名僧人中了她苗疆之毒，幾乎送命，故而激怒了少林掌門，勒令監寺長老慧風大師出手，將她擒下了！」

凌飛道：「原來如此麼？黎前輩現在何處？」

神尼道：「黎寒芳被少林擒下之後，便通知了金蠶蠱王黎塵，要他前來將黎寒芳領了回去，如今的情況如何，貧尼卻是不大明白，不過，據說黎寒芳的一身武功，已被少林毀去了！」

凌飛笑道：「倘若黎前輩武功已失，想必回轉苗疆，也不會再來中原了！」

神尼道：「難說！黎塵的武功，雖非已到出神入化地步，但要想恢復黎寒芳的武功，那卻不是甚麼難事！只是，這些年來，未見黎寒芳踪影，恐怕黎寒芳業已不再記當年的事情了！」

凌飛笑道：「但願她能忘記……」

他語音頓了一頓，接道：「前輩言下之意，在小侄聽來，似乎對大悲禪師，已然沒有甚麼恨意了！而兩位姑娘卻處心積慮，要爲前輩報仇，這固然是她們的孝心，但在晚輩看來，很可能會因而引起一場武林風波呢！」

神尼凄涼的笑道：「貧尼知道這事後果，不過，貧尼對少林寺某些人和武當、華山，以及丐帮的幾位長老，確是心有不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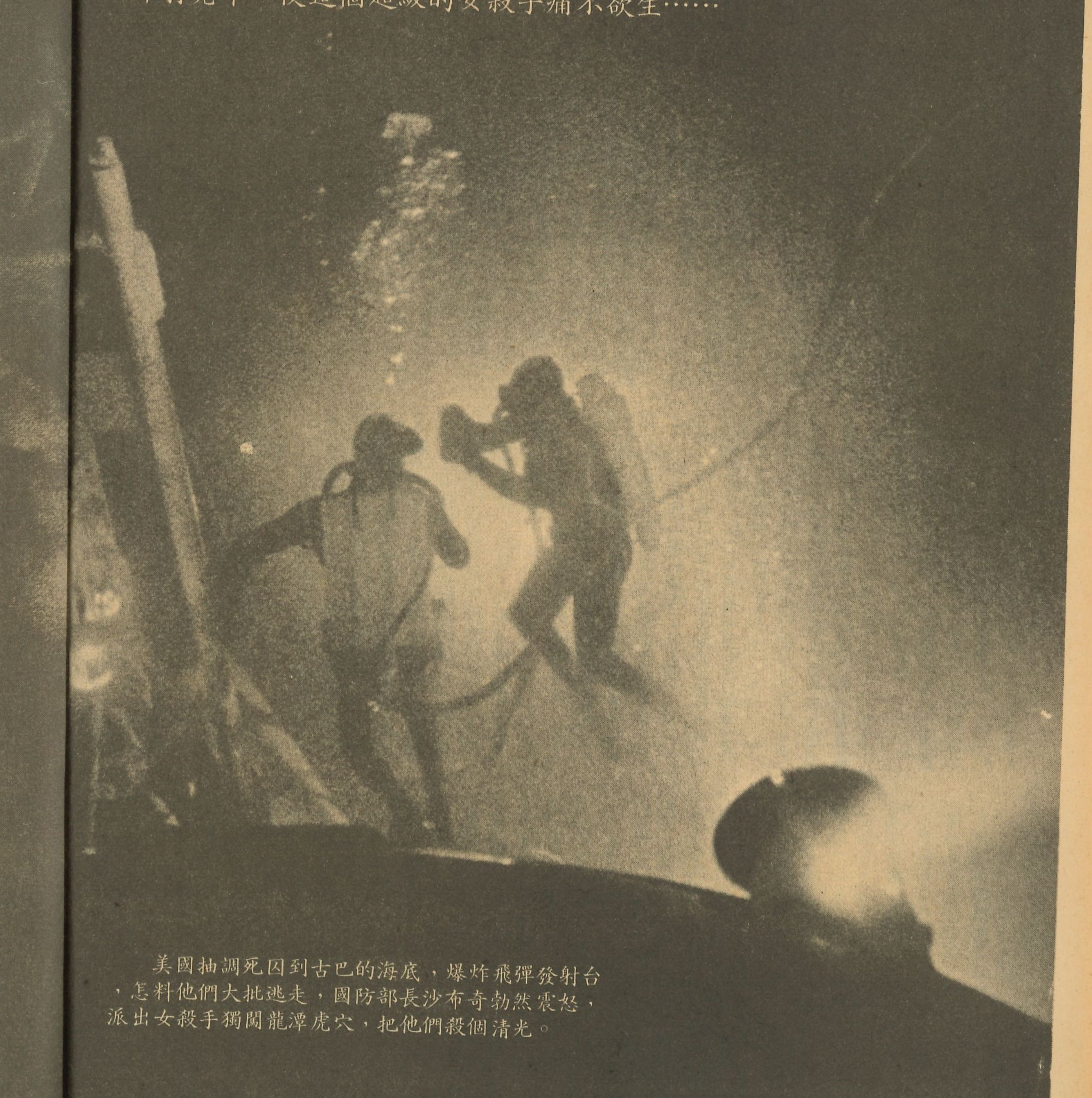
冷悠悠忽地接口道：「凌公子，三四十年幽居囚禁，身體髮膚，永遠殘廢，這等痛苦，換了公子，又當如何？這仇，自然是不能不報的了！」

（下期續完）

追魂女殺手

美蘇太空爭霸戰　勞力士・文

美國苦心訓練的追魂女殺手"桃麗絲"，被派到古巴展開工作，由她負責進行任務，殺了許多諜報人員，最後，她唯一的心上人，竟然在大功告成之際，突然慘遭機槍掃射斃命，使這個超級的女殺手痛不欲生……



美國抽調死囚到古巴的海底，爆炸飛彈發射台，怎料他們大批逃走，國防部長沙布奇勃然震怒，派出女殺手獨闖龍潭虎穴，把他們殺個清光。

死囚終於逃出生天

美國國防部長沙布奇領導之下，由幾個出色的科學家聯合製造的秘密武器「雲中殺手」，竟被蘇聯的「人造雨」超音速飛機誘到同溫層高處碰撞，同歸於盡，事後他召見越洲飛彈專家泰勒博士研究對策，說：「泰勒博士，我們已經查出許多古怪的飛彈從古巴前面的海底峽谷發射，爲了保衞美國，必須把那個海底發射台炸毀，你有沒有出奇制勝的戰術呢？」

這番話是在國防機密室裏面交談的，沙布奇說時順便帶他走向一座模型之前，讓他細心看看海底大峽谷的模型，說：「這一座海底大峽谷，一層又一層，跟美國酋他州的大峽谷極端相似，由於該處的海水最深處有三千五百呎，其中有些裂坑更深，超過五千呎，根本上無法從海面拋下深水炸彈，降落那麼深，能夠保持垂直的位置，很難擊中目標，另一方面，古巴的海軍早已佈防，逐層裝置塑膠網，就算炸彈擊中那個網，突然爆炸，也沒有破壞飛彈發射台，必要時我想動用五百個潛水銅人出擊，由潛艇送到海底大峽谷，不過，這樣做實在沒有把握，只係把那些人的生命看做賭注，你認爲這個辦法是否值得去做呢？」

泰勒博士想了想，說：「潛水銅人係專心訓練出來的，死了幾百人，毫無收獲，一定給各界人士責備的，你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呢？」

沙布奇笑了笑，說：「我當然考慮過，這是一種秘密，不妨告訴你，五百個潛水銅人，俱是從美國七大監獄的死囚裏面挑選出來，事前他們答應願意合作，死了算數，如果生還，赦免他們的死罪，因此之故，那些人死個清光，各界人士茫無所知。」

「這個辦法不錯，另外一個問題也是必須研究的，潛艇那麼大，怎能潛入佛羅里達海峽，而且航行到古巴那邊，能夠避過海底雷達網麼？」

「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有具體的方法擾亂對方海底雷達網，只是憑着數以萬計的鐵片，先行把它在海面放下，擾亂雷達網，然後潛艇迫近它，那就大功告成，爲了放下幾百萬塊鐵片，我們使用有軍事裝備的漁船，到時打開最低的貨艙，預先放下的鐵片自然會跌下來，沉入海底，相信這一招，古巴當局絕不知情，必然會生效。」

「好的，我再提出一個問題，潛艇放下五百個潛水銅人的時候，有漁船在海面投下鐵片掩護，它大概可以達到目的，歸航的時候，用甚麼辦法把每一個潛水銅人救起呢？」

「我們派出的一艘潛艇，只是把潛水銅人送到海底峽谷，不再回航。」

「照這樣看，那幾百人必然死在海底嗎？」

「那些人根本係死囚，死在毒氣室抑或死在海底，並無分別。」

泰勒博士聽了這句話，恍然大悟，說：「這條妙計十分精彩，必須永遠保守秘密。」

沙布奇很鄭重的說：「今天找你商量，就是爲了這件事情，我想瞞住情報局，由你負責進行，將來只有你跟『狂風號』的潛艇幾個高級職員知道，他們全是我的心腹，永不洩漏秘密，你放心好了。」

「上次死於空中災難的激光專家柯雷

博士係我的摯友，就算不是為了保衛美國，我也要替他報仇，炸毀古巴的海底飛彈發射台，你給我的任務，我立刻答應，不必考慮。」

沙布奇臉露笑容，說：「泰勒博士，你真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戰士！」

這一個驚人的爆炸計劃，就此確定，翌日早上，沙布奇撥出巨欵給泰勒博士，馬上進行，而且在佛羅里達州千尺長堤對開的一個荒島上面作為訓練潛水銅人的基地。

在一個月之內，五百個死囚先後從星星監獄以及其他各州的監獄挑選出來，送到那個荒島，秘密訓練。

五百個死囚俱是已經判處死囚，他們認為這是一條生路，極端興奮，沒有一個人想逃走，根本上那個荒島離岸很遠，海中有鯊魚，無法逃走，故此這一項消息不易走漏。

一個月內，一共有四百八十人分別用監獄的專車送來，抵達岸邊，再用快艇駛往「海心島」。

那些囚犯非常開心，別說前途有一綫光明，就以他們的生活方式來說，也有很大的轉變，最低限度看見藍色的天空以及綠色的海，有海闊天空之感，比較監獄裏面好得多。

他們不斷的鍛鍊體能，在木桿上面爬上爬落，最重要的一種訓練就是潛水，很快就渡過三個月，有一晚，各人集中在大堂裏面傾聽蘇主任的講述。

訓練班的主任蘇克說：「你們急於建功，雖然在短短的三個月內接受非常重要的訓練，成績甚佳，明天的下午，你們就要被送到一艘潛艇，駛向目的地。

「你們不必知道目的地是甚麼地方，只要抵達一個海底峽谷，你們離開潛艇，就依照原定計劃去做，最重要的是兩種東西，膠質炸藥以及氧氣管，那些炸藥貼在任何一處，被海水浸濕，也不要緊，它有藥綫通到很遠的地方，按動機鈕，藥綫裏面的一條極幼電綫就會燃燒起來，非常迅速的把火花爆炸的膠質品物，使它突然發生巨大的爆炸。

「我們已經查探得到，三座海底飛彈發射台在甚麼地方，能夠把爆炸膠貼在發射台的身上，那就最好，不然的話，把爆炸膠貼在它上面的岩石，巨大的岩石爆炸，沉入海底也會發揮作用，使它炸到粉碎，因為發射台已經放下越洲飛彈，受到強大的壓力，它就自動爆炸。

「我們已經計算過，把藥綫拉到一千碼過外的距離，那個地方已經離開海底峽谷，按動機鈕之後，便即浮出水面，向相反的方向游泳，能夠游得那麼遠就游那麼遠，假如岩石爆炸，引起飛彈爆炸，殺傷力不會傳到很遠的，充其量只是海中湧起巨浪，捱過了幾個波浪，便即安全，不必慌張，留在海上或岸上，很快就有人接應，把你們帶回來，要說的話都說完了，你們有甚麼問題呢？」

有人站起來，說：「我是第一大隊的隊長奧倫多，很想知道爆炸之後，到來接應的交通工具是甚麼，可否談談呢？」

「當然可以，你們必須知道，潛艇只能把你們送達目的地，不再回航，因為，海底峽谷爆炸之後，岩石亂飛，堆積如山，它未必能夠通過，我們打算用可以停在海面的巨型運輸機，另有一隊戰機掩護，把你們帶走，回到海心島之後，沒有受傷的人，翌日早上恢復自由，每人可得獎金一萬元，受傷的戰士，在海心島接受治療，傷癒之後，仍然得到一萬元，兼且恢復自由。」

各人歡呼不已，蘇主任臉露笑容。

四百多人都是極端興奮的，沒有一個人臨陣退縮。

潛水死士夜襲水底發射台

那晚片黑風高，有七艘漁船在佛羅里達海峽航行，駛到指定的海面，利用雷達探測器，知道前面就是海底大峽谷，按動機鈕，船底打開，放在最低那一層貨艙所有鐵片跌下來，擾亂對方的海底雷達探測器，跟着有一艘潛艇，屬於運兵船的一類，把所有潛水銅人放出來，悄然離去。

蘇主任十分滿意，他作夢也想不到，那些戰士並非絕對服從，他們携帶炸藥以及巨型氧氣管，並非盡快游泳到古巴的海底軍事基地，而是向岸邊游泳。

四百多人登岸，集中在一起，聽候大阿哥奧倫多的決策。

他們在海心島接受訓練的時期，奧倫多已經是他們的首領，那時抵達古巴海岸，沒有人能夠阻攔他，更加為所欲為。

奧倫多向身邊眾多朋友看了一眼，說：「多謝你們合作，暫時把我看做首領，游水登陸，研究局勢，再打定奪。我只是分析當前的形勢，作出比較好的決策而已

古巴當局早已獲得風聲，在海底佈防，對方的特務剛潛入海底，立刻加以殲滅，偷襲者無一生還。

，坦白點說，我很是擔心美國軍官不會對我們那麼優待，我有這種感覺，我們執行任務，可能有大部份人壯烈犧牲，亦有可能全部安然而歸，問題在這裏，我們身份是死囚，如果有些人活着回到海心島，仍是難免一死，因為美國當局不容許我們活着到處亂闖，無意中洩漏秘密，換句話說，事成之後，他們極有可能殺人滅口。不過，我這樣說只是忖測之辭，未必符合事實，我加入這個爆破隊伍的目的只是想快些恢復自由，現時我已經得到自由，故此我不想幹這一項危險的工作，打算在這個地方分手。我不會勉強你們走這一條路，因為你們當中可能有些人對蘇主任所說的話深信無疑，同時你們之間也許有些人係美國人，認為一個男子應該為國犧牲，寧死不會叛變，故此我在這裏徵求你們的意見，不想幹的人站在左邊，想幹的人站在右邊。」

只是寥寥數語，已經把他的意思表達，四百多人馬上分開，變成幾個小組，其中有人向他提出一些頗為重要的問題，他逐項回答。

有人問他是那一個國籍的人，他很快地回答：「我是德國人，站在西德的這一邊。」

另外一個人說：「你已經恢復自由了，打算立刻逃走呢？抑或留下來，聽候爆炸之後，讓美國當局派人把你跟其餘的人一起帶走呢？」

「我相信蘇主任最後的一招，必然是殺人滅口，怎會留下來？」

又有人問：「你打算立刻逃走，必須考慮清楚，這一帶海岸是古巴地方，你逃到任何一處俱是可疑的，假如海底峽谷發生大爆炸，更加可疑了，到時你必然逃不過古巴當局的搜索。」

「是的，這一層道理十分明顯，如果我們大隊人馬逃入古巴，只要有三幾個人被古巴抓住，其餘的人也沒法逃生，我不會那麼蠢，先行威脅三幾艘古巴漁船，機動的帆船更妙，逼他們把它駛向加勒比海，到時在那一個大島登岸，就可以擺脫美國的勢力，甚至可以在大島渡過一生，閒話休提了，你們快些決定去留。」

他劃定左右兩邊的界綫，任何人都要立刻決定，二十分鐘之後，走向左邊的有一百二十人，另有的三百六十人，走向右邊。

奧倫多很高興，說道：「祝你們交好運！」

三百多人攜帶他們必須帶在身上的東西，潛入水中，剩下來的一百二十人，仍有氧氣筒和炸藥。

有人向奧倫多說：「我們既然下了決心不參加爆破的工作，為甚麼還要留下炸藥以及氧氣筒呢？」

奧倫多想了想，說：「你太過蠢了，那些炸藥對我們說，那是很有用的，我們沒有手槍，刀也沒有，如果沒有炸藥，憑甚麼威脅古巴的漁民呢？我已經有整套計劃，依計行事好了，何必担心。」

沒有人向他提出問題了，只是很悠閒的坐着，聽候他的吩咐！

他忽然說：「我對蘇主任的疑心越來越大，甚至懷疑那些炸藥根本上就是過了時的東西，沒法在水中爆炸，我必須試試它，如果它不能夠炸開一小塊石頭，那就是廢物，我們不能夠用它威脅漁民的，現時讓我先行做一個實驗。」

說了幾句，他就拿起炸藥和藥綫，潛入水中。

本來潛水的人分做兩種，淺水的工作由蛙人担任，只係携帶氧氣筒，超過兩百呎深的，就不能採用這種方式潛泳了，必須戴鋼製的頭盔，承受海水的壓力，否則，腦爆身亡，問題在這裏，採用深海潛泳設備的人，必須由膠筒供應氧氣，即是說，一定要由船上不斷把氧氣供應他，倘若潛入深水兩千呎以下，那就不能靠船上供應氧氣了，必須另行携帶巨型氧氣筒，每個氧氣筒長達二十尺，重兩千磅，它可以供應幾百人之用，不過，奧倫多只是在爆炸岩石，只是携帶很細的氧氣筒已經夠了，他毫無困難的進行這一項工作。

過了一會，他已潛水登陸，按動機鈕，令到二十呎深的海底岩石爆炸，霎時間波濤洶湧，他笑了笑，說：「炸藥的威力很猛，希望另外一帮兄弟爆炸成功。」

跟着他再度解釋：「假如爆炸成功，威力很猛，死了很多人，蘇主任只是看見死剩的人歸來，不知道死了多少，那就不會通緝我，那是很重要的，既然炸藥生效，我放心得多。」

他以領導者的姿態出現，率領一百多人向山崗那邊走，遠遠離開海岸，儘管如此，半個鐘頭之後，他們坐下來休息，仍然聽到一股龐大的爆炸聲，他欣然歡呼：「我們成功了，恭祝各位交好運！」

這一帮死囚繼續往前走，越過幾個荒

山，走到另外一處海岸，雖然有十多間木屋在夜色中，海上却沒有一條船，屋內也沒有人。

他們暗暗叫苦，奧倫多沉住氣說：「我們不能永遠留在荒山野嶺，必須找到一條出路，讓我帶幾個兄弟出動，到處搜索，你們仍然留在這裏，等候佳音，記得這一點，天亮之後必須全部躲在木屋裏面，盡量避免飛機在空中偵察。」

他離開了隊伍，帶走的幾個人，全係他的心腹，向古巴的核心那邊走。

殘夜將盡，走到邊區，遠遠的便看見鐵絲網，他們知道那是古巴邊區駐防的軍營，不單是沒有逃走，還聚在一起大聲叫喊。

十五分鐘後，他們全部被拘，帶到軍營裏面臨時看守所審訊。

奧倫多搶先說：「警官，希望你替我做一件事情，打電話到古巴情報局，找副局長高洛跟我交談，順便告訴他，黑鷹第三隊一〇七號岳加求見。」

只是這一句，警官就懂得他的身份，立刻照做。

電話駁通了，雙方交談幾句，岳加就把電話交給警官傾聽。

一個鐘頭之後，情報局派人駕車到邊區軍營，把他們五個人一起帶走。

天亮之後，幾個人安然坐在情報局的客廳裏面，有酒有肉，任意取食，只是岳加進入密室。

岳加大肆咆哮，說：「我是古巴情報局的人，殺了一個美國女人，被判死刑，你們竟然不聞不問，倘不是被美國情報局挑選出來，執行爆炸的任務，根本上無法逃生，爲甚麼你們不想辦法營救我呢？」

副官高洛說：「你是不應該營救的，你並非殺死一個女間諜，只是殺死一個情婦，憑甚麼理由叫總部營救呢？」

岳加冷然說：「好，舊賬不必提了，現時我設法保存古巴的海底飛彈發射台，總算建了一功吧？」

「岳加，原來海裏的輕微爆炸聲是你弄出來的，你是否想靠它來通知海底總部呢？」

「是的，這是我的願望。」

說到這裏，岳加忽然眉心緊皺，有些緊張，說：「我眞是不明白，我分明通知總部備戰，結果仍然聽到龐大的爆炸聲，是否我們的人全部睡熟了呢？」

「他們沒有睡熟，只是你如在夢中，我不妨告訴你，透過雙重間諜向美國情報局說出海底飛彈發射台的位置，那是僞造的情報，希望美國派人炸毀它，息了那條心，其實他們所炸毀的只是幾座水泥建築物，以及用木頭製成實心炮。」

岳加苦笑一下，說：「那麼，我簡直是徒勞無功了，不過，我仍有另外一功，我把一百個多國美國死囚帶來投奔古巴，他們給命運註定一生攻擊美國，加以訓練，就是一級的戰士，肯做任何冒險的工作，總算有點貢獻吧！」

「岳加，我只是看見你們五個人，你的朋友在甚麼地方呢？」

岳加把他們停步的地點說出來，由情報局派人把他們帶走，全部歸入新編的特務營，不必細表。

神秘客再度冒險救她

蘇主任認爲這一項爆炸計劃大功告成，翌日下午，乘搭航機飛往華盛頓，先向泰勒博士報告，兩人跟着同到國防部，謁見國防部長沙布奇，三個人同在密室舉杯慶賀。

沙布奇說：「四百多個死囚全部炸死，眞是痛快，這件事情幹得非常徹底，值得慶賀！」

泰勒博士說：「怎會全部死光呢？我還是有些懷疑。」

蘇主任說：「你懷疑什麼呢？」

泰勒博士說：「第一點，他們把幾座海底飛彈發射台全部炸毀，太過順利，似乎古巴當局完全沒有防範，不合情理，第二點，根據我們的計劃，幾百個人並非一窩蜂的衝向飛彈發射台，而是有層有次的工作，負責掩護他們撤退的一批死囚，總有三幾十個，他們停留的地方距離很遠，怎會一齊炸死呢？我懷疑古巴當局早已獲悉我們的計劃，佈下陷阱，讓四百多人自投羅網，雖然爆炸成功，炸毀的只是僞炮台。」

蘇主任臉上一紅，沉住氣說道：「泰勒博士，你說的話只是忖測之詞，我講的却是事實，究竟誰是誰非呢？還是請部長定奪。」

沙布奇趕快調停兩人，以免他們發生爭執，說：「無論如何，兩位總算立了一功，根本上我們毫無損失，不必再談此事了！」

送客之後，沙布奇密令海外情報局深入調查這件事情的眞相。

另一方面，沙布奇召見卡禮頓夫人，在密室交談，說：「你負責挑選最有份量的人送交情報局加以訓練，然後挑選最優秀的一羣，作爲特務的新血，我想揀一個記憶力特別强的女人，担負一種很重要的任務，直接由我指揮，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人呢？」

卡禮頓夫人說：「部長，我只是負責挑選優秀份子，那些人的身份不過是女警，距離正式受訓的特務很遠，爲什麼你不向情報局裏面的人着想呢？」

「我正是不想牽涉到情報局，免得走漏風聲，這個少女由我派到古巴，只是負責認人，不必大開殺戒，故此，我所需要的一個少女只是記憶力特別强。」

卡禮頓夫人說：「一般而論，所有婦女的記憶力相差不遠，如果你需要找特殊的人物，不妨跟我的丈夫談談。」

沙布奇喜形於色，說：「我的記憶力眞差，如果你沒有提醒我，我倒忘記卡禮頓先生是腦科醫生，也許他有特殊的本領使一個美女記憶力增强，亦未可料，好極了，請你通知他明天這同樣的時間到國防部找我談談。」

翌日下午，卡禮頓夫婦跟沙布奇部長在機密室細談。

沙布奇把訓練死囚爆炸海底飛彈發射台的經過情形講出來，很鄭重的說：「照當時的情況推測，必有一百幾十人逃生，決非全部炸死，那個地方已經是古巴的領土，我想派人去那邊負責辨認失蹤的死囚

，到時有所發現，由我通知古巴情報局處理，這個人只是記憶力特別强，看過四百八十個死囚的相片，緊記在心，有本領把他們從人海茫茫中分辨出來，已經够了，她不必懂得追踪殺謀，你認爲有沒有一個少女的記憶力這樣强呢？」

卡禮頓醫生說：「部長，恕我大胆講一句，找遍全世界也無法找到一個人記憶力如此突出，不過，我是腦科醫生，却有辦法令到任何一個普通少女的記憶力達到驚人程度，只要替她注射特殊的針藥，每星期注射一次，三週見效，此後，她的腦前葉就發生變化，可以滿足你的要求。」

「卡禮頓醫生，我也知道一個人腦袋的前面那一截有許多塊好像樹葉似的組織，叫做腦前葉，負責記憶以及感情上的變化，割除腦前葉，這個人仍然生存，跟常人無異，但却沒有記憶，也沒有感情，不知道世界上竟有這種針藥，使腦前葉的活動力加强，相信記憶力增加之後，這個人的感情也變得十分尖銳，喜怒無常，是也不是呢？」

「部長，你懂得眞多，佩服之至，這種針藥還沒有定名，只是發明了兩個月，經過醫院臨床實驗，證明它的確有效，很少人知情，正如你所說，那個人的記憶力增加了一百倍，感情方面就難以控制，可能一見鍾情，如果她恨透一個男人，立刻殺死他，不顧後患。」

沙布奇笑了笑，說：「給她辨認出來的死囚，他們的命運就是死於意外，即使那個少女患了殺人狂，也不要緊，這件事就交給你們負責好了，由卡太太挑選一個最美麗的女警，你替她注射神秘針藥，三週之後送到古巴展開工作。」

「桃麗絲」就是如此製造出來的一個追魂殺手，艷如桃李，毒如蛇蝎。她在三週之內接受各種屬於特務的訓練，同時接受神秘針藥注射，跟沙布奇見過幾次面之後，飄然而行，以普通遊客的身份前往古巴。

她的活動中心當然是古巴的京都，先行住在愛神酒店，儼如貴婦，參加上流社會活動，然後在郊外的別墅租了一層樓，以畫家姿態出現，此外，還參加藝壇的活動。

除此之外，她還在古巴京都色情最活躍的紅燈區租了一個房間，搖身一變，變成職業女郎，在下等酒吧穿插。

她忙個不了，等於身兼數職，輪流在上中下三層的社會穿插，照情形看，失踪的死囚相當多，不論遲早，她總會跟那些人碰頭，把他們逐個收拾。

女殺手追殺獄中死囚犯

有一晚，桃麗絲從脫衣舞劇院走出來，在一條橫街上面碰着一個浪子型的男人，向她兜搭，請她賞臉喝一杯酒。

她的腦力有驚人發展，一見便知此人喚做祖加廸，係星星監獄的死囚，他想請她喝酒，她欣然點頭，兩人在蘭花酒吧對飲，她借故抽點時間走進電話室，打了一個電話，然後回到原處，坐在他的身邊，柔聲對他說知，她的寓所就在附近，不必到酒店去，他更加興奮，多喝兩杯，便即離去。

兩人沿着大街的一邊走，背後巳經有人在秘密跟踪，桃麗絲把他帶到一座有八層高的住宅樓宇，電梯在四樓停下來，他給她帶到一層樓，穿堂入室，那男人突然提高警覺，說道：「桃小姐，你說在脫衣舞院工作，我晚晚在座欣賞，從來沒有看見過你表演，只是看見你從脫衣舞院走出來，顯然你說謊了，你太過艷麗了，不像是風塵女子，獨居一層樓，很容易就接受男人的勾搭，也是不近情理，況且我看來不是公子哥兒，只是一名浪子，根本上沒有資格給你另眼相看，你帶我返寓，用意何在呢？」

「祖加廸，我叫得出你的名字，你就知道我的用意何在。」

「果然有一個女人叫做追魂殺手！」祖加廸飛撲過去，把她按倒在床，慾火變成殺機，雙手扼住她的頸子，粗聲暴氣的說：「誰派你來的。」

他用力太猛，桃麗絲沒法開口回答，使勁掙扎，祖加廸誤會她不肯講眞話，决心把她置於死地，十隻手指有如鋼鈎，逐漸把它收緊。

她就快斷氣了，房裏忽然多了兩個人，其中有一個開口：「祖加廸，快些放手，不然的話，我們放槍射擊！」

另一個人說：「祖加廸，我們有很多人，你逃不了，還是束手就擒吧！」

兩柄手槍分別向他瞄準，好個祖加廸果然厲害，突然把她的嬌軀移到上面來，變成擋箭牌，跟着鬆手，袖裏藏刀，兩把飛刀分別從兩隻手射出，對方來不及放槍，巳經中刀倒地打滾，手槍也抛掉。

祖加廸大獲全勝，縱聲狂笑。

突然有人從窗外偷襲，槍法奇準，打中他的腦袋，祖加廸突然變了形，臉孔肌肉抽搐，渾身發抖，剛倒下來，便立即喪命。

這一連串的龍虎鬥，像一陣風似的掃過，桃麗絲嚇呆了半截，稍停，她掙扎着爬起來，祖加廸巳經死了，海外情報局派來的兩個特務只是受傷，其中的一個人掙扎起來，打電話給總部，過了一會，總部就派人駕車按址到來接應，帶走兩個傷者，祖加廸的屍體也給他們搬走，臨走的時候，有人還替她洗刷樓板的血跡，進門的人對她說道：「你必須盡快搬遷住所，明白嗎？」

桃麗絲點了點頭。

那些人很快走開，桃麗絲呆呆的坐在房間裏，彷彿做了一個惡夢。

她不斷的抽香烟，喝了一杯黑咖啡，清醒得多了，有一件事情令她感到驚奇，她自信沒有走漏消息，爲甚麼祖加廸知道她是追魂殺手呢？她苦苦思索，總是無法找到答案，末了，她收拾一些簡單的行李，當晚就搬走。

暫時她不再扮演那門女人的角色了，她回到郊外的別墅居住，暫時停止活動。

照理沒有人知道她的踪跡，海外情報局只是接到她的電話然後派人帮忙，决不會跟踪她，眞料不到，這一宗血案發生了三天之後，靠近午夜，忽然聽到電話的鈴聲，她有些慌張，抓起來接聽，對方第一句就問候她，似乎懂得這件事情。



佛羅里達州伸向古巴的海底峽谷，突然有一處海底火山爆發，黑烟冲天，海底飛彈發射台毀滅。

她定一定神，說：「先生，多謝你的關心，我一切平安，你是誰？」

「我就是在窗外射擊殺了祖加廸的人。」

桃麗絲心上一震，說：「看來你不是我們的人，你究竟是誰？」

「我是上帝派來保護你的，並非這一次救，以後還有許多次救你，將來總有一天我們變成朋友。」

「爲甚麼你今晚忽然打電話給我呢？」

「因爲我發覺到有兩隻黑影走向你居住的一座別墅，他們都是星星監獄的死囚。」

電話掛斷了，她立刻熄燈，把大門鎖上，然後走上天台，向沙灘那邊眺望。

在月亮的微光照映之下，整個沙灘一片空白，鬼影也沒有一個。

如果眞的有刺客臨門，那怎樣辦呢？也許神秘客跟她開玩笑，此外，還有可能是兩條黑影已經走得太近，反而看不見。

她的心裏一陣陣發抖。

她到底是受過訓練的女人，懂得眼前的形勢危急，不管神秘客所說的話是否屬實，仍是要做些準備工作，主意打定了，她就回到寢室取出手槍來，走向後門那邊，拔出橫門，亮了燈，然後躲起來。

門是虛掩的，如果有人從後門進來，置身在燈光之下，還沒有看見她，她已經拔槍發射，佔盡上風。

她心裏暗想，就算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殺手，仍是如此佈陣，在她這方面來說，一點也沒有弄錯，可是，眞正有經驗的特務，決不會從一扇虛掩的後門走進來，寧願走另外一條路，爬上高處，從天台或烟囪降落，那就反客爲主，吃虧的是她。

桃麗絲躲在廚房的大雪櫃背後，冷眼窺望，槍咀對準後門那邊。

守候了半個鐘頭，沒有動靜，燈光仍是那麼明亮，她想走出來，却又不敢輕舉妄動。

就在那時，突然槍聲一响，廚房的電燈泡被擊碎，一片黑沉沉。

沉黑當中，有人在近處講話：「我們已經知道你躲在大雪櫃背後，快些走出來，拋下手槍，任由我們處置，我開始計算數字，從十倒數計算到零，如果你不肯合作，我們沒有聽到手槍落地之聲，把一個手榴彈拋進廚房，你就完了，現時開始計算數字。」

對方並非說着玩的，大聲說了一個「十」字，跟着倒數，她聽得很清楚，九，八，七……

她就算有胆發槍射擊，子彈也不會轉彎，無法打中通道那邊的人，對方如果有一個手榴彈，隨時要她的命。

她束手無策，屈居下風。

耳邊响着計算數字的聲音，恍如死神的脚步聲。

計算得很快，七，六，五……

快要計算到零字，她忽然聽到打門聲，呻吟聲，絕望的慘呼聲，跟着有人倒下來。

沉寂了一會，熟識的話聲忽然作响：「桃小姐，兩個兇手已經給我殺掉，你趕快叫人拋屍入海，我走了，請你走前來關門。」

她大着胆子，緊握手槍，緩步走向客廳那邊，以更大的勇氣扭亮電燈，果然不出所料，地上躺着兩個屍體，大門打開。

她走過去關門，仍然可以看見距離門口五十碼左右，有一個黑影飄然而去。

這件事情越來越奇，保護她的人不單是閃電般殺了兩個殺手，還知道那晚再也沒有人找她算賬。

此人是誰呢？她越想越覺心寒。

短兵相接她仍沒法查悉他

那晚總部接獲電話，派人收屍，一個鐘頭之後打電話給她：「桃小姐，兩個屍體已經去得無影無踪，你眞是厲害，他們有槍和手榴彈，你居然有本領割斷他的氣管！」

對方掛斷了電話，她心上的暗影更加濃厚了，這句話並非讚她，而是懷疑她。

至於她自己對神秘客的疑心越來越大，除非這傢伙認識兩個殺手，而且得到他們的信任，設法在黑暗中貼身出擊，一刀就割斷兩個人的喉管。

事情越來越加複雜，她把心一橫，放一把火，燒了那座別墅，扮演另一個角色，回到大酒店居住。

她以貴婦的姿態出現，衣裳首飾十分華麗，艷光四射，透過金夫人的帮忙，參加上流社會交際圈，以爲這樣做可以擺脫那神秘客的糾纏，眞料不到，只是三晚，神秘客就有電話打給她，很鄭重的說：「桃小姐，我知道你想找的是甚麼人，明晚金夫人在遊艇設宴欵待嘉賓，你應該參加，船上的水手，全是失踪的死囚。」

怎樣辦呢？疑陣重重，桃麗絲心煩意亂，需要吃兩粒安眠藥然後睡得闔眼。

金夫人早已對她說知，那一晚遊艇出海，艇上舉行舞會，她還沒有決定參加與否，接獲那個電話之後，她當然參加，不過，她一向不打算動手幹掉美國死囚，只是負責辨認可疑的人，通知留在古巴的海外情報局派人出擊，那晚她拿不穩在遊艇之內是否有美國囚犯出現，故此她沒有在事前通知總部，實行單刀赴會。

她打扮得十分出色，身上所穿的一套華麗晚服是早上有人送來的，穿了非常合身，送出這一件禮物的人，署名「電話公司」，她一看就會意，顯然這傢伙是昨晚打電話給她的神秘客了，看來這傢伙相當富有，極有可能在金夫人的遊艇上面碰頭。

她雖然沒有跟他見過面，只是看見過他的背影，不過，他的語聲却是聽慣了的，她認爲自己很有把握憑着語聲和背影把他找出來。

是否如此順利呢？很難說。

既然她有了心理上的準備，她參加遊艇的盛會，當然是想盡辦法左穿右插，她希望在晚餐上面逐個辨認，怎料金夫人只是以酒會的形式招待嘉賓，所吃的是自助餐，她不能逐個攀談，有一百三十多個嘉賓，她實在無法分辨誰是想像中的神秘客，逐漸感到失望。

後來她還苦苦的思索，美國的死囚在古巴的領土之內失踪，生存已經不易，有甚麼本領變成公子哥兒呢？她此行簡直是白費氣力。

如此想想，她就更加失望，可是，她偶然走入最低的艙位看看，跟一個水手打個照面，她就心上一悚，這傢伙正是美國死囚當中的一個。

她逐漸明白過來，神秘客並非叫她注意貴賓艙裏面的人，而是叫她注意船員以及水手。

她想到這一點，立刻改變主意，三番四覆走到機輪室以及水手聚着喝酒的地方看看。

憑着超卓的記憶力，她果然發覺有七個水手以及兩個船員是美國死囚，貴賓的船艙之內，沒有一個人可疑。

她已經找到獵物了，是否需要立刻通知總部呢？

她再三考慮，終於決定暫時停止這一項工作，假如遊艇上面有人偷聽每一個打出去的電話，她豈非露出馬脚？實情如此，無怪她按兵不動。

吃吃喝喝，有許多次她被人纏住跳舞，相當奇怪，她來來往往的走動，竟然沒有看見金夫人。

金夫人是發起遊艇夜遊的主人，怎麼臨陣退縮呢？她開始感到不安，覺得遊艇上面有很大的陰謀存在，沒有人能够保證自己的安全。

午夜稍爲過一點，忽然看見一個小童揹了一塊木板，來來往往的走動，木板上面寫下一句：「桃麗斯小姐，有人找你，請到第三號電話室聽電話。」

遊艇很大，單是電話室也有五個，第三個電話室是靠近海面的，比較幽靜，故此很快就有些預感，認爲它必然是神秘客打來。神秘客究竟在遊艇通話呢？抑或在岸上打給她的呢？她仍然未能決定。

這個問題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只是電話的內容。

她盡快走進第三個電話室。

抓起了聽筒，她第一句就說：「我是桃麗絲，你大概聽得出我的口音，你是誰？這個電話是否在遊艇上面打給我？」

「你不必理會我是誰，而且用不着跟我開口說些甚麼，只是傾聽好了，你切勿驚慌，這一艘遊艇在五分鐘之後就會爆炸，金夫人早已離開，講完這幾句話，我也離開。你切勿更換衣裳，必須連帶身上所穿的華麗晚服一起跳進海裏，向岸邊游泳

，才不至於被鯊魚咬死。

「這一件新衣是我派人今晨送給你的，濕了水之後，它就不斷的散佈一種花香，那種香味是鯊魚最討厭的，利用它避免鯊魚向你襲擊，你才有機會游泳二千碼，在沙灘登岸，你在學校讀書的時期是長途游泳的好手，料想你必然可以捱得二千碼遠。艇上的水手和海員，有半數是你想他們死的人，在頭等艙那邊盡情享受的人，都是人渣，死光了也不足惜，言盡於此了，記得這一點，五分鐘之後，這一艘豪華遊艇一定爆炸！」

對方掛斷了電話。

桃麗絲必須立刻作出決定。

那艘遊艇在離岸二千碼拋錨，決不會被波濤沖到別處，如果她跳進海裏游泳一會，過了半小時，艇上毫無異狀，她儘可以游泳回來，暗中攀登船尾，有人問她，不妨說貪看夜色，失足墮海，便可以掩飾這種古怪的行徑，反過來說，倘若她對那個神秘電話置之不理，萬一神秘客所講的是事實，她就跟船上的人同歸於盡了，何等不值呢？

她此一想，她立刻決定，時間無多，她眞的脫下高跟鞋，就向海面跳下去。

她把以前在學校讀書充任游泳選手奪標的本領拿出來，先行做最快速的捷泳，三分鐘後，改變做蛙泳，可以支持得長久一點，她這種決定很有意思，果然在五分鐘後聽到一陣天崩地裂似的爆炸聲，火光熊熊，海面憑空湧起了一條巨大的水柱，那艘遊艇沉下去，似乎分做兩截；她雖然離開遊艇有二百碼多些，可是，十分强大的震盪力，加上了海水洶湧，她仍然暈了一暈，幸而她只是隨波逐流的飄動，沒有昏迷，海水也沒有力量把她扯下去，過了一會，她終於把自己穩定下來，呆呆的浮在水中，沒有受傷。

海面的火光仍有一部份燃燒，她知道剩餘下來的一截遊艇決難持久，必然化爲烏有，古巴海面的救火船還沒有抵達現場，那些人已經沉下去。

她必須盡快離開險地，即使她被人救起，也是不妙的，因爲死裏逃生的人非常之少，她必然成爲白雪號豪華遊艇沉沒的目擊證人，將來必須出庭作證，犯不着這樣做。橫豎她已經振奮了許多，索性改爲蛙泳的方式撥水前進，一步又一步的向岸邊有燈光的一處游泳。

照她的估計，海面那麼闊，她碰見救火船的機會微乎其微，不過，她碰上鯊魚的可能性却是很大的，她不能够在海中停留太久，越快游到岸上越好。

她一再鼓勵自己，果然逐步向岸邊游泳，沒有弄錯方向，有幾次她感覺到有些龐大的物體在水中碰撞過她，忽又消失。

，她感覺到那是鯊魚，深深的感謝贈給她一件防鯊的衣裳。

她太過樂觀了，那一件衣裳浸在水中太久，香味逐漸消失，防鯊的力量就打了很大折扣，碰撞她的物體越來越多了，她覺得那些的東西必然是鯊魚，而且不止一條。

危急當中，忽又有了救星，有一種尖銳的聲响在耳邊發生，跟着微光盪漾，她不知道那是甚麼一種燈光，所知道的是鯊魚頻頻受到魚叉的襲擊，不敢糾纏她，紛紛游泳到別處去。

燈光快要熄滅了，她聽見過的一個熟悉語聲忽然在海面作响，說：「桃小姐，快些游泳過來，我在快艇上面等候你！」

她喜出望外，盡快游泳到那邊去，燈光熄滅，有一隻手從快艇的船邊低垂下來，協助她攀登到艇上。

她百份之百的脫險了，由衷的說了一句：「先生，你三番四覆的救我，感激無盡！」

她沒有問他是誰，希望在星月交輝的微弱光綫之下，看清楚他的臉孔，可惜辦不到。

神秘客似乎知道她想看清楚他是誰，故意把臉孔收藏得緊緊，反而她的臉孔對準他，而且比較上屬於迎光的一邊，他有更多的機會欣賞她的表情以及每一個小動作。

一切穩定下來。

神秘客很悠閒的說：「我們應該找個地方坐下來談談，可惜現時危機四伏，改天我再去找你細談吧，你有甚麼問題想說，只要我可以回答，我一定說個詳細，你問吧。」

她果然發問：「你一定是有所顧慮然後沒有把眞姓名說出來，我不想勉强你回答我。我覺得你無所不知，每次總是在我快要遇險的一段時間相救，爲甚麼你能够把握時機救我安排得如此準確呢？」

「很簡單，我是核心人物，他們一舉一動，我無不知情。」

「你說的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上峯派出來追踪謀殺你的人。這個世界多麼可笑呢？你負責追踪別人的時候，偏偏被人追踪！」

「金夫人是否你的同黨呢？」

「不，她對這件事情茫無所知，只是我臨時通知她走開。」

「你眞是厲害！正如你所說，我們應該找個地方談談，別的事情留待異日再說，現時我只是想知道我怎樣做才可以脫身事外。」

「你聽準了，我就快跳水，自行泅水登岸，我的衣裳正如你的衣裳，可以避開鯊魚，你不必替我担心！至於你自己，雖然有一艘快艇，仍是不安全的，你利用它回到沙灘之後，就把快艇的方向掉轉，使它向海心駛過去，不論遲早，必然有人截住它，那是一艘空船，他們注意快艇本身，不會派人到岸上搜查了，到時你有充份的時間考慮怎樣脫險，如果我是你，我就把浸濕的衣裳脫下來，僅剩內衣和內袴，還要把它撕爛一部份，使你看來更加誘惑，盡量做到你險些被人施暴及時逃脫的樣子，擺出這種姿勢，截住一輛可靠的汽車或貨車，懇求司機把你送回城內，那就擺脫一切煩惱，記得這一點，只是單身漢駕駛一輛貨車或汽車的這種人是靠不住的，你必須找到任何一輛車子，車廂之內坐着一兩個女人，那種局勢對你有利，言盡於此了，我現時就要跳進海裏，跟鯊魚擁抱，再會！」

神秘客講得出做得到，講完這幾句，跳入水中，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踪。

桃麗絲雖然那晚吃了一些苦頭，安然的搭順風車，從海岸回到市中心區，照常睡覺，有驚無險，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神秘客是誰？爲甚麼他經常照顧她呢？眞是一個謎。

凡是變成謎的東西，總是有一股力量挑起一個人的好奇心，她也是如此，另外的一晚，她走進那一間豪華酒店的地面餐廳進食，忽然有人走過來，搶先替她付賬，還說了一句：「桃小姐，今天請你賞臉由我付賬好不好？」

那股語聲很熟悉，她一聽就知道他是誰，不由自主的向他望了一眼。

原來神秘客是如此英俊的，她覺得出乎意外。

此外，她還有一種奇異的想法，似乎她以前在美國已經看見過這個人，一時之間，未能判斷這種想法是否屬實，在大堂之內不便細談，她搭訕了一句：「那麼，謝謝你了。」跟着問：「你也住在這一間酒店嗎？」

「是的，不過，我的房間沒有你的那間房間那麼好，有一個露台，露台下面就是海。」

她嫣然一笑，說：「露台下面是海或者不是海，有甚麼關係呢？」

「如果你想跳海，那就有關係。」神秘客忽然改變語氣，很認眞的說：「桃小姐，可否讓我看看你的房間露台呢？」

「當然可以。」

那時他已付了賬，還替她付賬，兩人隨時可以走開。

很快她就把他帶返自己的房間，關上了房門，柔聲說：「露台就在前面，特別靜，有時還看見有些雀鳥飛下來。」

他給她帶到露台，憑欄一望，夜色凄迷，燈光萬點，星羅棋佈，景色很美！

神秘客似乎眞是有興趣欣賞那個露台，站着眺望了很久，仍是沒有做聲。

桃麗絲忍不住開口，說道：「你每一次露臉總是帶來一些驚險，今晚不會例外吧？」

「你眞是聰明，我正是因爲今晚可能發生奇妙的變化，故此先行看看那個海，這是九樓，想跳水的話，太過危險了，並非露台太高，而是下邊的水太過淺。」

「可以不跳就不跳，你知道的，我很想跟你正視現實，談個暢快。」

「好的，我們早已心照不宣，談或不談，不成問題，根本上我們已經合作過不少次，只是你沒有留心計算而已。」

「多謝你的關心。」她嘴上說着，緩步走近他。

她細心欣賞他的一張臉孔。

突然，她提出一個問題，說：「即使你不肯把眞姓名說出來，我也想知道你的身份，照情形看，你是古巴許多個特務中相當出色的一個，只有你，然後有胆殺自己人。」

「你是否根據在海濱畫苑發現的剃刀鋸頭事件而加以判斷的？」

「是的，還有另外一宗血案，卡廸加必然是死在你的手中，甚至前幾晚所發生的集體謀殺案，舟毁人亡，也一定是你的傑作。」

「不錯，做了特務頭子，就要心狠手辣。」

「不見得特務頭子會無緣無故濫殺自己人吧？爲甚麼你把他們剷除？是否他們懂得你的秘密太多呢？」

神秘客苦笑一聲，說：「桃小姐，你不要向我查根問底好不好？」

「好的，我不多說甚麼了，輪到你開口了，你想說甚麼就說甚麼。」

「好極了，我心裏想說的話只有一句，那是：我喜歡妳！」

「你純然是因爲喜歡我就三番四覆的救我嗎？」

「看來確是如此！」神秘客很冷靜的說。

兩人交談之際，他們所站的位置並非貼近房門，因此之故，有兩個人走了進來，仍是茫無所知，突然聽到一聲：「舉手！」此時覺察已經太遲了，房間之內多了兩個殺手，手中各有拔槍，分左右兩邊向神秘客瞄準。

她大驚失色。

兩個殺手當中的一個，好像向她下命令，很堅決的說：「桃小姐，請你退後幾步，讓我揭開他的神秘臉網。」

大功告成仍要屍沉海底

桃麗絲抱着好奇心，退後七步，袖手旁觀。

一個殺手大聲說：「你今時今日的姓名叫做岳加，眞姓叫做奥倫多！」

她不自覺的插嘴，說：「他就是奥倫多？」

「不錯，妳千萬不要給他愚弄，以前他滿臉鬍子，現時他把鬍子剃光了，因此你看不出來。」

「他大概是變志投入古巴做特務了，眞是可鄙！」她接上去說。

「他不單是如此可鄙，還多次把當年一起投靠古巴的死囚送給你，假手於你，通知海外情報局，派人下手，希望那些人死個清光，沒有人知道他的底蘊。其中只是有一次是他自己放置定時炸彈的，豪華遊艇爆炸，就是他的傑作！那一次除了美國死囚係艇員或水手之外，還有古巴的高級官員以及花花公子，一起炸死，沉入海底，因爲那些人都是他的絆脚石。世界上沒有人比他更可鄙的了，只有你一個，他不忍心下手！」

岳加不讓他說下去，大聲說：「放槍吧！」

突然槍聲作响，連發兩槍，倒下來的人並非岳加，竟然是兩個不速之客！

桃麗絲的手裏緊握一柄三號曲尺，槍嘴仍然冒烟。

她呆呆的站着，好像心亂如蔴，失了常性。

岳加緩步走近，說：「做得好，桃麗絲，不枉我三番四覆救你！今天輪到你救我了，再見！」

他不再理會她，跨過石欄，往空中使勁一躍，整個人變成飛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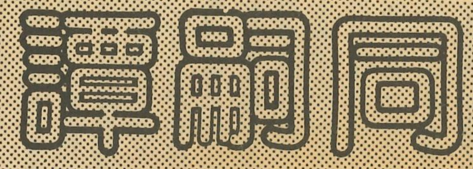
她衝到石欄前面，定眼看時，只見他好像玩魔術似的，身上添了兩翼，變成蝙蝠，在空中緩緩的升降。

他跌在水中，很快地就游泳到岸上來了。

（以下轉入第9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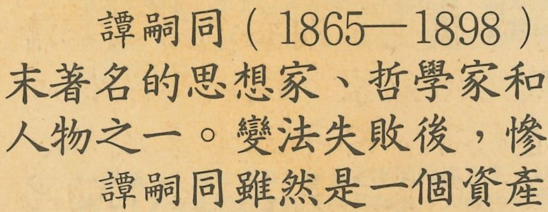
民間英烈人物傳奇

李春風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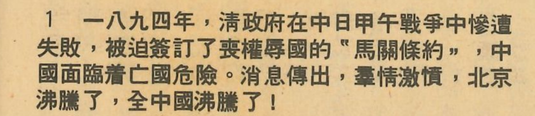


譚嗣同（上）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湖南瀏陽人。清末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戊戌變法核心人物之一。變法失敗後，慘遭殺害，終年三十三歲。

譚嗣同雖然是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但他的思想，曾給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很大影響。特別是他爲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眞理而勇於獻身的精神，將永垂史册，爲後人所敬仰。





1　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慘遭失敗，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面臨着亡國危險。消息傳出，羣情激憤，北京沸騰了，全中國沸騰了！



2　消息傳到湖南瀏陽縣，青年志士譚嗣同懷着悲憤的心情，揮筆寫下了如下詩篇：世間萬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3　譚嗣同雖出生在一個封建大官僚的家庭裏，但他既不花天酒地，也不追求功名利祿，從青少年時代起，就開始攻讀西方資產階級的書籍。他主張學習西方，在中國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改變中國的面貌。



4　二十歲時，他開始漫遊，東至台灣，西至新疆，足跡遍及全國，行程八萬餘里。他廣泛接觸社會，洞悉民間疾苦，深知社會之積弊。他不滿當時社會現實，著文猛烈抨擊封建專制主義。



5　爲了同因“公車上書”而名聞中外的維新志士康有爲商討救國之策，一八九五年夏，譚嗣同不遠千里來到北京。他目睹京城一派歌舞昇平的假象，聯想到沿途流離失所的難民，內心十分憤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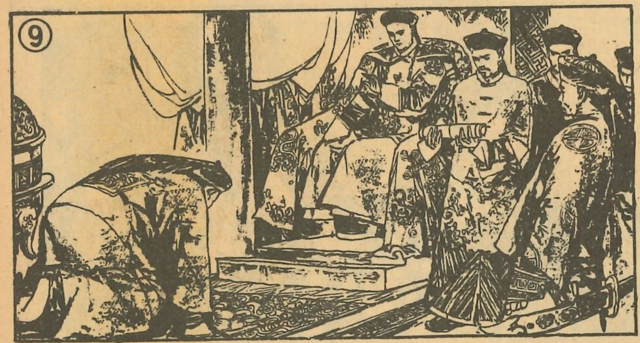
6　康有爲已離京南下，未能見面。在這期間，譚嗣同結識了著名維新志士梁啓超等人。應梁啓超的邀請，他多次到學會講學，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的反封建專制主義思想，使維新志士耳目一新。



7　不久强學會被封禁。譚嗣同看到京城陳腐勢力頑固，深知寄維新大業於那般王公貴族是毫無希望的，便勸梁啓超到南方辦學辦報，啓廸民心。



8　譚嗣同回到湖南，創辦了南學會、時務學堂及《湘報》。他的廢科舉、興學校、辦工業、改官制等主張引起世人矚目。同時，康有爲等人也在京、津、滬等地創辦各種學會、報刊，鼓吹變法圖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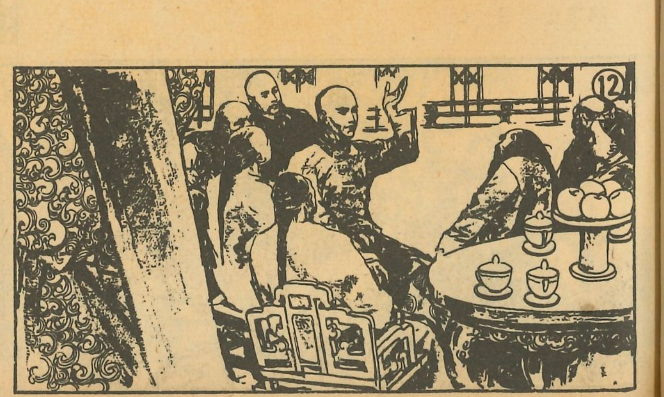
9　在這股不可阻擋的社會潮流面前，年輕的光緒皇帝逐步傾向變法，於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下定國是詔，並選拔譚嗣同等一批年輕有爲的維新志士到朝中任職，推行新政。



10　譚嗣同接到皇帝的諭旨時正患大病。在國家形勢日益嚴重，變法前途難卜的情況下，譚嗣同毅然抱病赴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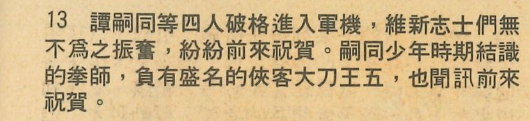


11　八月二十一日，譚嗣同到達北京。這期間，光緒連頒佈變法詔書。康有爲、梁啓超等維新人士受到極大鼓舞，譚嗣同也對變法圖强充滿了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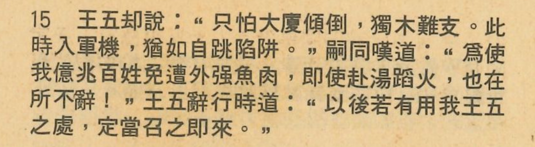
12　九月五日，光緒召見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並授予他們四品銜軍機章京。當時號稱軍機四卿的譚嗣同等人，實際上成爲皇帝身邊推行新政的骨幹力量。

13　譚嗣同等四人破格進入軍機，維新志士們無不爲之振奮，紛紛前來祝賀。嗣同少年時期結識的拳師，負有盛名的俠客大刀王五，也聞訊前來祝賀。





14　王五與嗣同寒暄過後，率直地說：“嗣同一向清白過人，此時爲何又與清廷同流合汚？”嗣同答道：“輔佐皇帝，乃手段也。目的在於爲國家和民族開拓一條光明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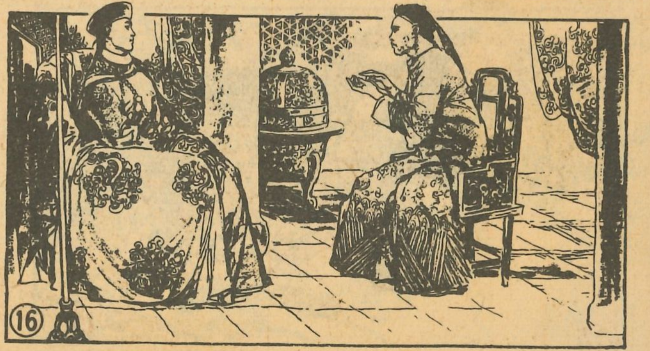




15　王五却說：“只怕大廈傾倒，獨木難支。此時入軍機，猶如自跳陷阱。”嗣同嘆道：“爲使我億兆百姓免遭外强魚肉，即使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王五辭行時道：“以後若有用我王五之處，定當召之即來。”



16　次日，光緒又單獨召見譚嗣同，傾訴他的政治主張。譚嗣同特別提醒皇上加强自己的實力，變法要循序漸進。一席話，令光緒頓開茅塞。光緒十分器重他，說：“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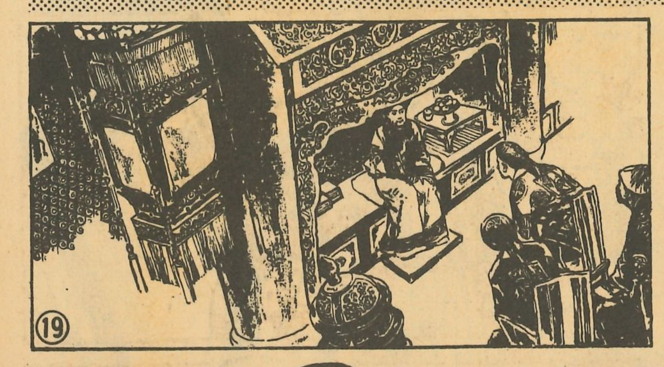
17　爲了推行新政，光緒罷了阻撓變法的禮部尙書、侍郎等六人的官，接着在譚嗣同協助下，擬開懋勤殿，選拔梁啓超、楊深秀等一批維新人士入宮議事，從而形成一支中樞力量。



18　朝廷決心變法，國事大有希望，一個繁榮昌盛國家的前景，時常出現在嗣同的腦際。爲了早日實現這一理想，他經常夜以繼日，廢寢忘食地工作。



19　光緒採取的一系列變法措施，引起了以慈禧太后爲首的頑固派的極端仇恨。她眼見大權旁落便與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等人密謀，準備利用光緒十月份到天津閱兵的機會，發動政變，迫使光緒讓位。



20　消息傳到光緒耳朵裏，他失魂落魄，不知所措。即下密詔向康有爲、譚嗣同等人求救。



21　康有爲與譚嗣同等維新人士反復商量，決定向傾向維新的正在天津小站主持練兵的按察使袁世凱求救，並密奏光緒給袁世凱以恩遇。



22　九月十六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並授他侍郎候補之銜，責成他專辦練兵事務，有事隨時上奏。



23　九月十八日，譚嗣同到法華寺會見袁世凱，直言問道：“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世凱回答說：“曠代之聖主也。”譚嗣同又問：“天津閱兵之陰謀，君是否有所聞？”隨出示光緒帝的密詔。



24　袁世凱看完密詔，沉默不語。譚嗣同說：“今日可救皇上的，惟有足下。足下欲救則救，若不救，請去頤和園告密，殺我譚嗣同，足下即可享榮華富貴。”　（下期續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皇上在鎭海樓封徐廷封爲大都督，劉瑾雖然不喜歡皇上的用意，無非是削弱他的權力，正在此時陸丹和小子瞞着南偷和傅香君來行刺劉瑾，二人想用花裝弓弩刺殺劉瑾，被皇甫兄弟擋去，小子只刺中劉瑾的胸甲，未能將他刺殺，被包圍在鎭海樓內，南偷和傅香君趕來，先用烟彈射入樓內，發出烟霧，徐廷封江彬掩護小子和陸丹逃出，小子和南偷傅香君會合，陸丹迷路走入叢林，因受傷昏倒，被郡主朱菁照救起，二人幸未遇難。安樂侯徐廷封從鎭海樓宴罷歸來，卽到白雲觀找傅香君和南偷大俠，只見小子脫險回來，却不見陸丹，心裏着實一驚……

救忠臣遺裔　郡主有意圖

徐廷封四顧一眼。「陸丹呢？」

小子震驚。「他不是你救去了。」

徐廷封搖頭，傅香君急問：「侯爺方面沒有他的消息？」

徐廷封苦笑。「我的人到處也不見他，還以爲他已平安回來。」

南偷歎一口氣，手一拍小子肩膀。「還不快快多謝侯爺救命之恩。」

小子方自一揖已經被徐廷封伸手截下。「不必拘禮。」一頓一歎。「你們也可謂膽大包天了。」

小子苦笑道：「我們原以爲可以成功，那知道劉瑾身上竟然穿上了金絲甲。」

「這個已不是秘密，」徐廷封搖頭。「你們事前若是跟我說一聲——」

傅香君插口：「若非鍾老前輩，我們還以爲你也害怕劉瑾，不敢跟他作對。」

「劉瑾綫眼到處潛伏，說話不能不謹慎小心啊。」徐廷封沉吟着。「這一次設宴鎭海樓幸好是皇上的主意，否則內外都是劉瑾的手下，就是我也無計可思，只是經過這一次，劉瑾一定會更加小心，以後要對付他更加困難了。」

南偷盯着小子。「你現在明白後果有多嚴重了。」

小子方待答話，徐廷封已道：「這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最低限度劉瑾以後也不敢再怎樣放肆，知道到處也有要刺殺他的人。」

小子聽說便待要威風一番，可是一看南偷的面色，忙又將話嚥回去。

徐廷封接道：「目下要做的還是如何找到陸丹下落。」

傅香君沉吟着問：「會不會已落在劉瑾的手上？」

「相信不會，劉瑾方面完全沒有這種消息，以他的爲人，若是抓住了刺客，一定不會暗中收起來，甚至會在我們將刺客處置，以炫耀他的威力。」

傅香君一想也是。「那我們現在……」

「不宜現身，這件事交給我好了，一有消息，我立即來通知你們。」

「有勞侯爺。」

「傅姑娘言重了，之前因爲劉瑾耳目衆多，不便直言，得罪的地方，萬勿見怪。」

傅香君輕歎一聲。「侯爺高瞻遠矚，香君無知，才有這誤會。」

徐廷封歎息道：「劉瑾深謀遠慮，勢力龐大，對付他不容易，也不能不小心。」

「我們以後會小心的了。」

徐廷封接道：「陸丹的事包在我身上。」隨即一拍小子肩膀。「以我看陸丹絕不是短命之相，你放心好了。」

小子看看徐廷封，苦笑。「你又是什麼時候學會了看相的。」

南偷聽着忍不住大笑，到底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雖然心情不大好，仍然保留着那份豪氣。

×　　×　　×

陸丹終於昏迷中醒來，隨即發現臥在一張錦榻上，傷口都被好好的包紮妥當，再看周圍的陳設非常華麗，自己絕不像被拘押囚禁，放心之餘却仍然不免訝異。

「醒來了？」一個聲音在後面響起。

陸丹一驚回頭，終於看見朱菁照手托香腮，靠坐在錦榻後面的椅桌上，神態帶着三分嬌憨，三分淘氣。

「是你——」陸丹立時省起竄進鎭海樓後面的樹林中便遇上這個少女，也就被這個少女出手封住穴道，昏迷過去。

「不就是我了。」朱菁照隨即問：「你眞的知道我是什麼人？」

「不是劉瑾的人？」陸丹試探着問。

「當然不是了。」朱菁照「哈哈」一笑。「否則我怎會將你救到這裏來。」

「這裏是什麼地方？」

「寧主在京師的別邸。」

陸丹一怔脫口：「你是長樂郡主。」

朱菁照一怔。「那一個告訴你的？」

「小子——」陸丹終於鬆一口氣，以他所知，這個長樂郡主雖然淘氣一些，並不是劉瑾方面的人。

朱菁照搖搖頭，道：「那個小器鬼，是不是還記着我打破了他拿來玩雜耍的碟子？」

陸丹笑了笑。「他只是說那種生意不怕做，郡主給他的銀子，足以買十倍的碟子。」

朱菁照「哈哈」一笑。「我原是要再給他添些麻煩的，可是一直都沒有空。」

陸丹想抱拳，可是一動雙脅便劇痛，仍然道：「陸丹有幸，得遇郡主，救命之恩……」

朱菁照截口問道：「你給我封住穴道的時候到底是怎樣想的？以為我是劉瑾的人？」

陸丹點頭。「現在想通了，要封封住穴道，我現在只怕已血盡而死。」

「你倒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朱菁照又笑，仍然笑得那麼的豪爽。

「我只是不明白與郡主素未謀面，郡主竟然會救我，不惜與劉瑾作對。」

「我喜歡救那一個便救那一個，誰管得了。」朱菁照玉手輕揮。「這兒給你準備了一些白粥，看你也餓了。」

她接將那碗白粥捧起來，走到陸丹面前。「你盡管放心，劉瑾的人絕不會找到這裏來的，養好傷才離開也不遲。」

陸丹看着她，不由又添了三分好感，竟看得有些呆了，她等了一會，看見陸丹仍然在發呆，一皺鼻子。「你怎樣了，還不快將粥吃掉，我手也捧得累了。」

陸丹忙湊近去，朱菁照突然又一皺鼻子。「我可是從來都沒有這樣侍候人，你是第一個。」

陸丹伸手便要將碗接過，雙脅又是一陣劇痛，雙手不由落在朱菁照的雙手上，一觸連忙鬆開，却已痛得額上冷汗直冒。

「這個時候充什麼硬漢。」朱菁照白了他一眼，眼睛落在雙手上，面頰居然紅起來，看來也就更加漂亮了。

× × ×

入夜仍然沒有小子陸丹的消息，殷天虎常勝等固然面目無光，劉瑾的怒氣難免更盛。

「一個刺客你們也找不到，明日早朝你們叫我如何有面目向皇帝說話？」劉瑾一氣便坐立不安。

衆人的目光隨着轉動，常勝第一個開口：「九千歲，鎮海樓地方雖然寬敞，但禁衞森嚴，刺客竟能夠來去自如，其中必然有內奸接應。」

「那一個不知道，但找不到刺客，如何能夠將內應找出來？」劉瑾悶哼着。「你們也實在太令我失望，連一個受傷的陸丹也抓不住。」

殷天虎沉吟着道：「屬下實在有些懷疑江彬他們其實是看見刺客，却非獨並沒有將刺客截下，而且將刺客放走。」

「現在才懷疑有什麼作用？」劉瑾冷笑道：「有那一個瞧不出刺客是針對我而來。」

「幸而九千歲洪福齊天，有驚無險。」殷天虎一面奉諛之色。「那兩支毒箭其毒無比，見血封喉。」

劉瑾打了一個寒噤，殷天虎接道：「雖然說陸丹是來報父仇，只怕不會這樣簡單。」

常勝亦道：「幕後是必有人指使。」

「最大嫌疑的便是安樂侯。」殷天虎沉吟着。「江彬是他的人，掩護刺客離開理所當然。」

「沒有眞憑實據，不要胡亂說。」劉瑾喝住。

衆人怔住，劉瑾接道：「今日鎮海樓一事，可見安樂侯不比一般，連我也不覺踏進了他的圈套，將他捧上了大都督的位子，你們若是胡來，反被他抓住了證據，到時候只怕連我也無計可施。」

衆人亦都靜下來，劉瑾冷靜的再吩咐。「由現在開始你們更加要留意徐廷封的行動，但未得我許可，切莫自作主張，打草驚蛇。」

對徐廷封他終於重新估計。

× × ×

到第二天中午，徐廷封仍然沒有陸丹的任何消息，鎮海樓一帶可以藏人的他都已着人找過，一些綫索也沒有。

朱菁照就在這個時候找到來，三言兩語，嚇跑了蘭蘭，接將鍾大先生也請了出去。

徐廷封也想找個藉口離開，可是朱菁照一句話便令他不由自主的留下來。

「你這個安樂侯不想安樂下去的了？」朱菁照說這句話眼睛不住的眨，說不出的狡黠。

「這句話怎樣說？」徐廷封試探着。

「找不到那個刺客的下落，劉瑾固然心裏不舒服，你這個安樂侯相信也舒服不到那裏去。」

「哦？」徐廷封只有裝作不明白，讓朱菁照說下去。

「看你的樣子，好像完全沒有興趣知道那個刺客的下落。」朱菁照接着竟然這樣說話。「你若是不想知道，我只好跟劉公公說了。」

「說不得——」徐廷封再也裝不了下去。「陸丹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

「一個很安全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的地方。」朱菁照嬌笑。

「到底在那裏？」

「難道還有什麼地方比我住着的更安全？」朱菁照口快快，原想不說的也說了出來。

「他怎會在你那兒的？」

「不就是我將他救回去的了。」

徐廷封才鬆一口氣，朱菁照又道：「我也不知道劉公公對這個人這麼着緊，什麼時候將陸丹送到他那兒，保管他老人家一定會開心得要命。」

「送不得！」徐廷封連連搖頭。「他若是落在劉瑾手上，劉瑾一定會將他千般折磨……」

「眞的會這樣？」朱菁照眼睛又露出那種狡黠的神色。

徐廷封總算發現，歎了一口氣。「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那一個跟你開玩笑，你若不答應我這個條件，我便將人送到劉瑾府上。」

「那個條件？」徐廷封一個頭彷彿要變成了兩個，他知道朱菁照向來淘氣，要他答應的一定是一件極之為難的事。

朱菁照目不轉睛的盯着他，忽然問：「你是否很討厭我？」

徐廷封搖頭。「沒有這種事，一直以來我對你不是很好？」

朱菁照接問：「那我要你答應，什麼你怎麼想不到的？」

徐廷封皺眉道：「我實在想不到，你說好了。」

朱菁照半轉身子，一張臉居然羞紅起來，沉吟着。「你眞的要我自己說。」

徐廷封頷首，朱菁照一跺足，終於說出來：「要我放陸丹，除非你答應娶我為妻。」

「什麼？」徐廷封脫口叫出來：「你又來開玩笑了。」

「那一個跟你開玩笑。」朱菁照身子「霍」地轉過。「我這樣喜歡你，你就是瞧不出來。」

徐廷封呆了一會才道：「你將陸丹放出來再說。」

「不成，不答應你想我將人放出來。」朱菁照態度顯得非常强硬。

徐廷封一聲歎息。「陸丹他現在怎樣了？」

「很好，死不了的。」

「到底傷得怎樣？」

「只是外傷，叫你放心便放心。」朱菁照追問：「你還未答覆我。」

徐廷封沉吟着。「讓我考慮一下。」

朱菁照咬咬嘴唇。「也好，我給你五天，五天之後你還沒有答覆我便將人交給劉瑾。」

「這對你有什麼好處？」

「我不管——」朱菁照叮囑。「記着，我只等五天。」語聲一落，「噗嗤」一笑，穿花蝴蝶般飛舞着離開。

徐廷封看在眼內，只有歎息的份兒，心頭當然是一片混亂。

這邊朱菁照離開，那邊鍾大先生便進來，徐廷封看見，順口問：「師父，蘭蘭跑到那兒去了？」

鍾大先生笑笑。「我教了她幾招，在後院練着。」

「又要師父操心了。」

「什麼說話？」鍾大先生目光一轉。「長樂郡主又來給你添麻煩了？」

徐廷封苦笑。「陸丹給她救去了。」

「哦——」鍾大先生隨即笑了笑。「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要是落在劉瑾手中可就麻煩了。」

徐廷封只是苦笑。「弟子只想請師父走一趟白雲觀跟他們說一聲，陸丹現在在寧王京師的別邸，非常安全。」

鍾大先生毫不猶疑的。「這個容易，你若是有空，也無妨走一趟。」

「劉瑾的手下日以繼夜監視着這個地方，鎮海樓被刺一事相信是懷疑弟子安排，弟子一個不小心給他們跟踪到白雲觀可就麻煩了。」

鍾大先生點點頭。「這個時候小心一點兒總是好的。」

「辛苦師父了。」

「你我師徒也來這種說話？」鍾大先生打了一個「哈哈」。

徐廷封搖頭接道：「還請師父告訴他們安心等待，切勿輕舉妄動，陸丹絕對安全。」

鍾大先生笑容一歛。「聽你的口氣，陸丹雖然在寧王別邸中，情形並不樂觀。」一頓接問道：「是長樂郡主在找你的麻煩？」

「也不太麻煩。」徐廷封强笑。

鍾大先生看着他，一會才淡然道：「有些事師父也幇不了忙的。」

這個老人家其實也非常明白事理。

× × ×

知道陸丹在寧王別邸平安無事，南偷小子傅香君三人都非常高興，只是南偷小子在高興之餘，難免有些兒奇怪。

「這個丫頭居然會救人？」小子不由又想起朱菁照將碟子摔破，跟他們搗蛋的事。

南偷白了他一眼。「你總不能否認她的心腸其實並不壞，否則根本不會賠償我們的損失。」

小子冷笑。「這是說只要有錢什麼事也可以幹的了，對這個丫頭我就是沒有好感，以我看，這一次他出手救陸丹，一定有什麼企圖。」

「有什麼企圖？」南偷反問。

小子又是一聲冷笑。「我雖然猜不到，總之就是覺得不妙。」

南偷淡笑道：「你却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丫頭的心腸其實也不錯。」

小子抓着那把亂髮。「不錯是不錯，就是不會太好，總之我就是不放心陸丹在她那兒。」

鍾大先生揮手截住。「大家放心，不會有事的，否則廷封也不會放心讓陸丹留在她那兒。」

小子看看鍾大先生，終於無話可說，傅香君也是到這個時候才道：「我只是不放心陸丹的傷。」

「那只是外傷，傅姑娘放心好了。」鍾大先生打了一個「哈哈」，神態看來並無異樣。

傅香君看在眼內，也終於放下心來，鍾大先生接道：「廷封原是要親自走一趟，可是劉瑾的人日以繼夜監視，只好暫時避開。」

就是他不說，傅香君他們亦已心中有數，徐廷封鍾大先生在鎮海樓袖手旁觀，必定會引起劉瑾的懷疑。

× × ×

想到徐廷封那種狼狽的神態，手足無措的樣子，朱菁照便忍不住失笑，一直以來，都是只有她着急生氣的份兒，難得有機會徐廷封也着急生氣一番。

她實在想告訴每一個人這件事，然後她突然發覺這並不是一件怎樣有趣的事，知道的人未必會笑徐廷封的狼狽，說不定只會笑她的强人所難。

就是她不說，徐廷封說了，結果也是一樣。

徐廷封會不會告訴別人這件事？她實在有些懷疑，終於發現她並不太了解徐廷封，接而又發覺她也並不是那麼喜歡徐廷封，非嫁徐廷封不可。

若是徐廷封眞的說了？

她只知道她一定會痛恨徐廷封，也越想心頭越亂，一直到看見陸丹後才平靜下

來。

陸丹怔怔的看着她進來，深皺的雙眉逐漸的鬆開，看見朱菁照，他便連傷口的痛苦也忘掉。

朱菁照不由一笑。「怎樣了？」

陸丹這才省起，雙眉又皺起來。「沒有什麼？」

朱菁照盯着陸丹。「怎麼你一臉汗珠，很辛苦？」

「也不太辛苦。」陸丹勉强擠出了一點笑容。

朱菁照移步走到陸丹身旁。「左右傷口都是那麼痛？」

「是右邊……」

話口未完，朱菁照的右手已按在他右脅下。他雙眉立時緊蹙起來。額上冷汗迸湧，口雖然張開，却沒有呼叫。

朱菁照慌忙鬆手。「怎會這樣的？」她到底是急性子，也不等陸丹答話便抽出佩劍，割開裹着陸丹傷口的布條。

陸丹右脅下的傷口赫然一片紫黑，而且開始腐爛。

「你怎麼不告訴我是傷在淬毒兵器之下？」朱菁照一面嚷一面急得團團亂轉。

「那應該沒有淬毒的。」陸丹語聲突然一頓，他終於省起皇甫忠義兄弟伸手扣住了他射出的那枚毒箭後，皇甫忠在將毒箭拋開同時，曾經以判官筆接將毒箭擊飛窗外！

難道就是這一擊，判官筆上沾上了毒箭的毒？他不由苦笑起來。

那種昏眩的感覺隨即又襲至，他眼中的朱菁照逐漸變得模糊，連朱菁照的語聲聽來也是那麼的遙遠。

「師父一定有辦法的。」朱菁照這句話出口，陸丹已昏迷過去，他能夠支持到現在已經很了不起的了。

朱菁照那裏還敢怠慢，急急的倒掠出去。

×　×　×

沒有風，蕭三公子的頭巾衣無風自動，他推劍直立，目光與劍光同樣銳利，落在丈外的一叢枝葉上。

劍終於在叱喝聲中劃出，蕭三公子沒有移動腳步，右掌揮劍劃出，一劃即收，「嗆」的回劍入鞘，姿勢之美妙，實在罕見。

劍尖一劃間，距離丈外那叢枝葉仍然有差不及一丈距離，那叢枝葉却在劍一劃之後散飛，落到地上已沒有一片完整，那截樹枝在葉落後不久亦斷落，斷口參差，只是並不怎樣明顯。

蕭三公子目光落在樹枝斷口上，搖頭歎了一口氣，忽然問：「菁照，來找我什麼事？」

朱菁照應聲從假山後轉出來。「師父，你知道我躲在這裏？」

蕭三公子淡然一笑。「要是這也不知道，怎配做你的師父？」轉過身子，又問：「到底是什麼事？」

「想請師父去救一個人。」

「那一個？」蕭三公子目光閃亮，彷彿要照進朱菁照心深處。

朱菁照沉吟着道：「其實我也不大清楚。」

「又在外面惹事生非了？」

「不是我打傷他的。」朱菁照連忙否認。

「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西廂客房……」

「不是你打傷的，怎會留在這兒的客房？」

「是我將他救到這裏來。」

「到底是什麼人？」蕭三公子追問。

「就是在鎭海樓行刺劉瑾的兩個刺客其中一個，據說姓陸名丹，是鐵御使的兒子。」朱菁照終於說出來。

「這還不夠清楚啊？」蕭三公子冷笑。「你好大的胆子，竟然窩藏欽犯。」

「他是一個好人……」

「你雖然是郡主身份，窩藏欽犯，死罪縱使可免，活罪難饒。」

「皇上好像無意追究這件事。」

「劉瑾追究，不是一樣？」

「給他找到了又怎樣？我這個徒弟就是有罪，你這個師父只怕也脫不了這些關係。」

蕭三公子不由一怔，朱菁照狡黠的一笑，接道：「他現在毒發昏迷，只怕只有師父你才救得了……」

蕭三公子看着她，歎了一口氣，對這個徒弟，有時除了聽從他實在沒有其他的應付辦法。

×　×　×

來到西廂客房，陸丹仍然在昏迷中，蕭三公子細看了他的傷口一遍，兩條眉毛便自打結，朱菁照看在眼內，慌忙問：「怎樣了？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有——！」蕭三公子吁了一口氣，「總算是發覺得早，再晚，只怕華陀扁鵲再生，也束手無策。」

「現在師父是有策還是無策？」

蕭三公子笑了笑。「連這你也看不出，我實在有些懷疑你到底是不是我的徒弟了。」

「多謝師父——」朱菁照雀躍着跳起身子。

陸丹也就在這時候甦醒，看見蕭三公子，目光暴縮，掙扎着便要坐起來。

「這是我師父。」朱菁照連忙解釋：「我請他來替你解毒療傷的。」

「不……不用了……」陸丹又要坐起來。

蕭三公子淡然道：「死有重於泰山，這個道理我以爲你應該明白的。」

陸丹有如被當頭棒喝，恍然道：「有勞前輩了。」

「不知道你是否受得起這個苦？」蕭三公子打開旁邊案上放着的錦盒，拿出一柄碧玉尖刀。

朱菁照插口問：「很痛苦的？」

蕭三公子道：「毒已入肋骨，非刮骨難以療傷！」

朱菁照一驚。「沒有其他的辦法？」

蕭三公子冷冷道：「刀又不是用在你骨上，你驚慌什麼？」

朱菁照苦笑，目光轉向陸丹，陸丹若無其事的接道：「請前輩用刀！」

蕭三公子點頭道：「我用刀同時，你若是能夠運行眞氣，事半功倍，但你若是吃不得這個苦，先封你穴道再用刀，亦無不可。」

陸丹只是再一聲：「請前輩用刀！」

蕭三公子一聲「好」，左手一探，燈上的一團火焰便到了他掌中，不住的流轉，越轉越明亮，也似乎越轉越灼熱，旁觀的朱菁照甚至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那團火焰轉動着落在陸丹右脅的傷口上，立時一陣「滋滋」聲響，腐爛的肌肉翻捲脫落，白烟裊裊，焦臭撲鼻，朱菁照實在看不下去，偏開臉。

這種痛苦當然也不是一般人能夠禁受得住，但陸丹居然能夠忍受下來，甚至連「哼」也沒哼一聲。

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上滾滾落下，他緊咬牙齦，目光竟然就落在傷口上，看着傷口腐爛的肌肉脫盡，鮮紅的鮮血才冒出來。

蕭三公子手中的碧玉刀終於落在他的肋骨上，一刮動，朱菁照便不由伸手掩住了耳朵，那種聲響也實在恐怖，聽着令人不由得毛骨悚然。

那到底過了多久，朱菁照也不知道，一直到蕭三公子暴喝一聲：「菁照——」才如夢初覺。

「師父——」她應聲鬆開雙手，已聽不到刮骨聲，仍然不敢回頭望。

「還不拿藥來？」蕭三公子接吩咐。

朱菁照這才回頭望去，只見那團火焰在蕭三公子掌中盤旋，却已變成青紫色，蕭三公子面色變得蒼白如紙，額上汗珠紛落，一身衣衫亦被汗水濕透，只看這樣子，已不難想像，這療傷看似簡單，其實已耗去他相當的內力。

「什麼藥？」朱菁照有些手忙脚亂。

蕭三公子目光落在桌上的另一個錦盒內，那之內放着一個白玉瓷瓶。

「是這個瓷瓶？」朱菁照語聲也在顫抖。

「給我一杯子。」蕭三公子再吩咐。

朱菁照忙將瓷瓶的蠟封以指甲挑開，拔開塞子，將瓷瓶所載的藥末倒在旁邊的小玉杯內。

藥末是血紅色，一陣刺鼻的辛辣氣味，朱菁照幾乎忍不住一個噴嚏。

「小心，這種藥末有限。」蕭三公子口裏說話，目光不離陸丹傷口。「倒在我左掌內！」

「可是——」朱菁照看着蕭三公子左掌內滾動燃燒着的那團火焰。

「倒下去！」蕭三公子斷喝。

朱菁照只有將玉杯盛着的藥末倒下去，那團火焰立時「蓬」地爆開，變成血紅色的一團，蕭三公子及時掌一翻，那血紅色的一團正好拍在陸丹的傷口內。

陸丹混身的肌肉顯然都痛得抽搐起來，可是他仍然忍受着沒有呼叫，牙齦却已緊咬得冒出了鮮血，終於身子一仰，昏倒床上。

「他——」朱菁照反而嚷出來。

「放心！——」蕭三公子鬆了一口氣，取過乾淨的布條迅速裹好陸丹的傷口。

朱菁照左看右看，團團亂轉，要帮忙，却又不知道如何帮忙，看着蕭三公子將傷口包紮妥當，忍不住叫道：「師父，你還不將他救醒？」

「救醒了難免又昏倒，乾脆讓他在昏迷狀態，反而舒服。」蕭三公子又吁了一口氣。「你放心，毒已經去盡，調養一段日子便會復元的了。」

「是眞的？」朱菁照好像仍然有些疑惑。

「師父什麼時候欺騙你了？」蕭三公子語聲仍然是冷冷的。

朱菁照點點頭，看着陸丹又道：「這個人也眞奇怪的，分明痛苦不堪，叫出來會舒服一些，就是不肯叫，不知道還以爲他是啞巴哩。」

「你知道什麼。」蕭三公子眼中露出了嘉許之色。「這才是鐵漢。」

「莫非他父親所以叫鐵御使，也是這個鐵脾氣。」

「也所以劉瑾容忍不了。」蕭三公子長身而起，收拾東西。

朱菁照眼珠子滴溜溜一轉，突然道：「這個人也眞有趣。」

蕭三公子目光一轉，眉頭一皺。「菁照，我看你還是將這個人快快送走。」

「爲什麼？難道劉瑾會找到這裏來？」

朱菁照一笑。「我才不担心。」

蕭三公子目光再一轉，欲言又止，終於還是舉步走出去，他是看出朱菁照對陸丹已經有好感，這種好感如果不立即制止，不難又惹出麻煩，他所以看出，只因爲他是過來人，可是這種話他又如何說得出口？

×　×　×

夜更深，寧王府大部份的人已入睡，除了蕭三公子，相信就只有值夜的衛士仍然在逡巡。

那隊衛士才從後院走廊走過，後院高牆上人影一閃一個人便翻越高牆躍進來。

是小子，他躍下立即竄進一叢花木中，動作固然敏捷，眼觀四面同時，耳聽八方。

他聽到簫聲，幽怨的簫聲從那邊假山傳來，如泣如訴，循聲望去他便看到了坐在假山上的蕭三公子。

蕭三公子半向這邊，面對一輪明月，相距雖然有十數丈，小子仍然看得清楚。

「壞鬼書生，三更半夜，也不怕擾人清夢。」小子心裏暗罵，從花木中竄出，走向那邊走廊。

走廊一折再折，一路上並無人在，小子高興之餘又難免有些不高興，他正要抓一個人迫問陸丹在什麼地方。

好像他這種性子，既然懷疑朱菁照不懷好意，又怎會不走來看看陸丹才放心。

再一折，前面突然有簫聲傳來。

「這裏的人實在莫名奇妙，一個個都是喜歡在夜裏吹簫。」小子暗罵着探頭一看，目光暴縮。

吹簫的那個人正坐在前面欄杆上，不是別人，正是蕭三公子。

「難道人有相似？」小子倒退而回，翻過欄杆，躡步走向那邊廂房，一路以花木掩護，極盡小心。

還未走近去，簫聲突然又從那邊傳來，小子看一眼以爲是眼花，看清楚，蕭三公子赫然是坐在廂房門前欄杆上吹着簫。

「不妙——」小子心頭一懍，轉身方欲舉步，簫聲突然一頓，眼前人影一閃，蕭三公子已然凌空落下，擋在面前。

（未完・十五）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寒月、白玉仙等人與鐵甲人苦鬥，閑雲大師三槍刺出，全刺中那鐵甲人的前胸之上，鐵甲人却毫無損傷，而向中天更被鐵甲人用一種特製的飛刀所傷，正在危險之時，朱盈盈的「銀月飛霜」一刀斬斷飛刀所繫的銀綫，向中天才得以保命，而蕭寒月更發現了鐵甲人的弱點在雙眼上，蕭寒月連刺幾劍，果然奏効，逼得鐵甲人連連後退……閑雲大師心懸去鍾山秘密救人，但是他們人單力薄，兵分兩路的話，又怕應付不了二先生的攻勢，常九提議通知王捕頭趕來解圍，蕭寒月認爲此法可行，決定親自去通知王捕頭……

二先生擬交權力　派謀士游說羣英

白玉仙道：「咱們目下的人手雖然不多，但却當得是江湖上的一流高手，而且，各有所長，堅守於此，聯手拒敵，我相信二先生就算盡出精銳，咱們或許可以應付，一旦分開，那就很難說了，突圍求救之人，機會不大，就算能够班得救兵到此，只怕守在此地之人，也只餘下屍骨了。」

她話中有話，雖然未說得十分明白，但已隱隱點出，蕭寒月離此之後，再有鐵甲人來攻擊，又有誰能够阻攔得住呢？

閑雲大師說道：「阿彌陀佛！白施主說的不錯，一旦實力分散，只怕很難阻止對方的攻勢。」

白玉仙道：「大師一語道破，玉仙正是此意，合於一處，咱們或可堅守此地，走了一個蕭大俠，對蕭寒月和我等人都不利。」

聞百奇道：「白姑娘，咱們堅守此地，要守到幾時呢？」

白玉仙道：「此地遊人不絕，二先生四週設伏，必會傳入金陵，應天府和王總捕頭，如果不是太笨，應該會派人來此查看。」

蕭寒月點點頭。

白玉仙道：「就我對二先生的瞭解，出動了鐵甲人仍然未能得逞，必會另想奇謀，忽然間靜止不動，很可能就在引誘我們分散實力，各個擊破，時間拖延得愈久，對他愈是形成不利。」

蕭寒月道：「在下甚覺奇怪，在金陵郊外，鍾山之麓，有這麼一股龐大的江湖勢力，官方竟然全不知曉？」

白玉仙道：「如非蕭兄在中間作梗，這股江湖實力，一部份潛藏金陵城中，他們如有什麼打算，立刻之間可以控制金陵城的撫、府及將軍衙門的首腦人物……」

蕭寒月接道：「不錯，只要他行動快速，機密一些，金陵城中的各級府衙，雖然盡落入他們手中，但市容不變，只怕老百姓還是被蒙在鼓中。」

朱盈盈道：「王府也會在他們的控制之中了。」

白玉仙道：「朱姑娘，不是我小看王府的力量，就憑府中那些侍衞，要想抗拒只怕很難，王爺落在他們手中，自在預料之中，何況，這些人手都隱身在烏衣巷地道之中，一旦發動，王府是首當其衝。」

蕭寒月心靈一震，道：「這麼說來，是在下無意間，攪亂他們的計劃了。」

白玉仙道：「不錯，如果不是蕭大俠無意間插手其中，只怕金陵城早已落入二先生的控制之下了。」

閑雲大師道：「這就是了，他們控制了金陵，仍然不動聲色，再而利用王爺的力量，慢慢的把江南兵權，逐步逐步掌握，這是一個大陰謀，而不是一般的江湖人物爭霸逐鹿。」

蕭寒月道：「對！他們要造反……」

朱盈盈道：「這個人會是誰呢？」

蕭寒月口齒啓動，欲言又止。此事關係重大，沒有十足的證據，實在不能隨口胡說的。

白玉仙道：「二先生是關鍵人物，可惜，我不太明瞭金陵城中形勢，否則，他是何身份，應該呼之欲出了。」

蕭寒月道：「二先生只是一個代號，但已表明了他不是眞正的主腦人物，在他之上，還有一位主裁大局的大先生……」

朱盈盈接道：「大先生是誰？」

蕭寒月苦笑一下，搖搖頭，道：「不知道，這件大陰謀一直在極端的秘密之下進行。」

素來不喜用心想事情的郡主，此刻却突然低頭沉思，用心思索起來。

看她臉色凝重，似是也已感覺這件事非同小可了。

白玉仙歎息一聲，道：「二先生最大的一着失算，是他們低估了蕭寒月。」

閑雲大師道：「但願這件江湖事件江湖了，莫要引起兵禍連結，那就要血流漂杵，屍骨如山，千百萬人頭落，實非蒼生之福了。」

蕭寒月道：「大師說的是，這場江湖恩怨，咱們盡量把他局限於江湖之中……」

突然住口，凝神傾聽，道：「有人來了，不過，人數不多。」

只聽一個清朗的聲音，傳入廳中，道：「玉仙姑娘，在下奉命而來，希望能和蕭大俠、白姑娘作一次深談，不知白姑娘意下如何？」

白玉仙說道：「閣下太客氣了，我們被困於此，閣下要來就來，說去就去，玉仙怎敢阻攔！」

蕭寒月低聲問道：「白姑娘，來的是什麼人？」

白玉仙道：「二先生手下一位謀士。」

蕭寒月道：「姑娘見過？」

白玉仙道：「見過，他胸有詩書，口若懸河，是一位很具有說服力的人，當年賤妾就因他一席話，投入了二先生的麾下……」

談話之間，一個身着藍衫，唇紅齒白的年輕人，已經舉步行入廳中了。

蕭寒月的目光，落在那藍衫人的身上，還未來不及開口，那藍衫人已搶先說道：「諸位儘管放心，二先生派區區來此，把人手撤出一里之外，在下未離開此地之前，絕不會有人暗施攻襲，區區手無寸鐵，也不會武功，諸位如想取區區之命，不過舉手之勞吧了，由我作爲人質，諸位儘可放心了。」

閑雲大師道：「咱們自有防範之道，施主

不用誇口了。」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這位大師可是金山寺主持閑雲長老？」

閑雲道：「正是老衲，不過，老衲已辭去金山寺的主持之職，二先生如想報復，儘管找老衲就是，金山寺中僧侶，除老衲和有限幾人之外，都未習過武功。」

藍衫人道：「大師言重了，二先生一向敬重佛院中人，怎麼會有報復的舉動。」

閑雲大師望住他，道：「但願二先生心口如一……」

「大師放心，這一點學生可以保證……」藍衫人語聲一頓，接道：「二先生正籌建寺院於叢林中，氣勢雄偉，不讓白馬寺專美於前，極需借重大師這等高僧主持……」

閑雲大師接道：「阿彌陀佛，貧僧何德何能，不敢受命。」

藍衫人笑一笑，道：「這件事以後再談，也許大師看過藍圖之後，會改變心意……」

目光一掠白玉仙接道：「學生和白姑娘是舊識，容後再敘，不知玉仙姑娘可否替學生引見一下蕭寒月大俠……」

蕭寒月冷然接道：「不用引見。區區就在此。」

藍衫人打量了蕭寒月一眼，道：「果然是人中龍，勿怪二先生對蕭兄欽慕得很。」

這個人果然是口若懸河，進門的幾句話，表現出他的謙恭之外，又在言語間，作了相當的許諾。

蕭寒月道：「蕭寒月一介寒儒、武夫，不敢當二先生的欽慕。」

「文武全才，實是二先生心目能托以重任的大才了。」

「不敢當，區區現和二先生敵對相處，閣下……」

藍衫人接道：「不打不相識，二先生派區區來此，就是轉達他心中幾點……」

蕭寒月接道：「閣下如是勸我蕭某人和二先生聯手合作，那就免開尊口了。」

藍衫人苦笑一下，道：「區區確實來作說客，不過，和一般的說客不同，蕭兄可否聽過區區幾句話之後再作論處？」

蕭寒月心中一動，暗道：「這傢伙，不知再鬧什麼玄虛，哼！我蕭寒月豈會怕你舌燦蓮花不成？心中念轉，冷然一笑，道：「如是閣下不覺着徒費口舌，儘管請說。」

藍衫人笑一笑，道：「二先生雖是掌握大權，訓練了不少兇厲的殺手，但却不能控制得





當，致使他們成了江湖上的禍害……」

這幾句話，大出了蕭寒月和閑雲大師的意外，都不自禁的凝神傾聽下去。

藍衫人道：「如若掌理不善，使這些人流散民間，不知要造成多少的殺刧、遺憾？」

他說的確實字字金玉，動人無比。叫人猜不出他葫蘆中究竟賣的是什麼藥？

蕭寒月皺皺眉頭，道：「閣下多年追隨二先生，不知對此事有何高見？」

藍衫人道：「這正是學生想向蕭兄請教的事。」

「向我請教……」蕭寒月呆了一呆，道：「這件事完全操縱在二先生的手中，區區有什麼良策可行？」

「有，有……以蕭兄的文武兼具，必有高見。」

蕭寒月道：「這件事，只怕蕭某無法借箸代籌？」

藍衫人道：「如若兄弟有一點淺見，蕭兄是否願意聽聽？」

蕭寒月眞的聽糊塗了，略一沉吟，道：「願聞高見。」

藍衫人道：「取而代之……」

蕭寒月怔了一怔，道：「什麼意思？」

藍衫人道：「二先生既然不能控制殺手，造福蒼生，蕭兄取而代之，有何不可。」

蕭寒月望望閑雲大師，又望望白玉仙，道：「閣下這話，在下就不懂了？」

藍衫人笑笑道：「蕭兄，可是覺着我說的不夠清楚？」

蕭寒月略一沉吟，道：「閣下既是二先生的說客，也必是二先生的心腹，要蕭某人取二先生以代之，不知是何用心？」

藍衫人淡淡一笑，道：「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不過，人之才具不同，犯的過失，也就大小不同了，才華橫溢的人，滿懷壯志，大權在手，爲善固可造福一方，澤被千萬人，但一旦爲惡，亦將是血流千里，荼炭蒼生，此次……」他語意明朗，說的肯定清楚，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蕭寒月和閑雲大師，都不禁爲之動容。

作說客作到這等境界，已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了。

藍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蕭兄和大師明白在下的意思了麼？」

蕭寒月道：「閣下的意思是要我蕭某人取代二先生？」

藍衫人笑一笑，道：「正是如此，不知蕭兄的意下如何？」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就算閣下是一片誠意，但區區如何能夠取代，必要一番安排，總不能嘴吧說說就算了。」

「當然，當然……」藍衫人滔滔不絕的接道：「蕭兄如果先答應了這件事情，區區自然會作一番精密的安排，兄弟的安排是……」

白玉仙突然接口道：「慢來，慢來，小妹有一點不明之處，想向先生請教？」

「好！好！白姑娘有什麼事，儘管請問，在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白玉仙笑一笑，道：「二先生一向待你不薄，你竟然瞞天過海，準備對付二先生，這一點，小妹就想不明白。」

「問的好……」藍衫人輕輕呼了一口氣，說道：「如若姑娘不問，在下眞還不便說出來了……」

白玉仙接道：「難道這中間，還有什麼玄虛不成？」

話說的很難聽，但那藍衫人却一點也不生氣，又一聲長歎，道：「二先生視在下如兄如弟，所以……」

「所以，你就出賣了他……」白玉仙對這藍衫人似無好感，言語間盡多諷激。

藍衫人不慌不忙的說道：「白姑娘誤會了，二先生對在下親如兄弟，在下此擧，也是爲二先生好。」

蕭寒月忖道：此人辯才了得，每多驚人之語，倒要瞧瞧他出賣故主好友的說詞，有何動人之處？

「不論二先生作爲如何？閣下要我蕭某人取而代之，就是出賣……」蕭寒月詞鋒如刀的接道：「對二先生好的說法，不論用詞多麼動人，都有出賣之嫌。」

藍衫人苦笑一下，道：「不錯，不論我用



心何等仁慈，但出賣了二先生，都不夠道義，學生讀過詩書，又怎能作出那等不仁不義的事情？」

這一變，又出意外，把蕭寒月也聽的瞠目結舌，聽不出個所以然來了。不禁一皺眉頭，道：「閣下之言，反反覆覆，當眞叫人聽不明白。」

「其實，事理至明，只不過，諸位一直沒有讓在下說下去罷了！」

蕭寒月道：「好！閣下請說？」

藍衫人道：「所謂二先生，其上必有一位大先生，此理彰彰，不言可喩了。」

蕭寒月點點頭。

藍衫人道：「所以，有些事，二先生也作不了主，蕭兄以爲如何？」

蕭寒月只好又默默地點點頭，道：「有道理……」

藍衫人接道：「二先生也覺着這種作法不對，但他身不由己，區區費了不少口舌，以理折服了二先生，在下此番前來，希望說動蕭兄，以取代二先生的地位……」

「不對，不對……」白玉仙說：「你既然已經說服了二先生，爲什麼二先生不會陣前起義，爲蒼生謀命？」



「這就是二先生的仁義之處了……」藍衫人歎一口氣，道：「他身受大先生調敎之恩，賦予無限信任，要他背叛大先生，心中有所不忍，所以，他願以蕭大俠瓜代自己，然後，飄然遠隱，從此不再插手江湖是非。」

「噢！是這麼一個決定……」蕭寒月的心中，忽然對二先生起了無限的敬佩之心，歎口氣，道：「二先生如此用心，雙方兼顧，眞的是難爲他了。」

藍衫人神情沉重的說道：「這些事成敗的關鍵，就在蕭兄的決定了。」

蕭寒月道：「就算我答應了，這件事也必需有一個安善的安排才行。」

藍衫人道：「不錯，細節方面，在下已經想的差不多了，蕭大俠如果同意，在下立刻可以提出來研究一下。」

蕭寒月目光投注在閑雲大師的身上，道：「大師有何高見？」

閑雲大師道：「阿彌陀佛，如果二先生眞有這等想法，應該表示出一點誠意來。」

「對對對，大師準備要二先生如何表示，請說明一下，在下可以立刻去辦。」

閑雲大師道：「二先生如若眞有誠意，應該先和蕭大俠見一面，彼此研商一下，安排一個李代桃僵的辦法。」

藍衫人道：「辦法在下早已想好，但如是大師認爲應該先和二先生商討一下，也是理所當然。」

蕭寒月道：「最重要的是，我們先要瞭解一下大先生是何許人物？如何應付……」

白玉仙接道：「小妹覺着如何控制那些殺手，如何命令他們，才是當急之務。」

蕭寒月道：「二先生如若不能把他所控制下的殺手，移交於寒月指揮、掌握，這番心意，就不會有什麼作用了？」

白玉仙目注藍衫人道：「我們見過一次，小妹也是爲閣下的一番說詞所動，閣下的說服能力，出招之奇，縱然蘇秦再世，張儀重生，只怕也是難望項背了。」

藍衫人道：「在下不會武功，但讀書萬卷，寒窗十載，瞭然古今史實，每次和人交談，多以義理取勝，未悉姑娘以爲然否？」

白玉仙道：「你說服我投入二先生的門下，並未以義理取勝？」

藍衫人笑一笑，道：「這是因爲姑娘先被名利蒙蔽，而且，當時情形也未明朗，大先生用心何在，二先生尚未完全明白。」

白玉仙道：「如果不是蕭大俠現身於此，抗拒了數批殺手的攻襲，我等想已早死於那些殺手之下，那時刻，二先生恐也不會有仁、義之心，而生背叛之意了。」

藍衫人居然點點頭，道：「如若二先生一直處在順境，在下縱然舌燦蓮花，只怕也無法說服他背叛大先生了。」

蕭寒月點點頭，道：「說的也是，一個人在無往不利時，很難分辨是非，規勸也就很難有效了。」

（未完·四十九）



俠情倫理中篇連載

金可·文　戈飛·圖

酒·色·財·氣（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譚盡、金不嫌、顧不全，保護着白棗兒，但他們三人都不是雪娘的對手，一一被雪娘打傷，還把白棗兒搶去了，駕着馬車和粉面玉郎君急馳而去……譚盡等三人雖然各有傷痛，但決心要把白棗兒找回來，他們僱了一輛車無目的地向前馳去……雪娘在半途中一手將白棗兒摔出車外，存心將她置於死地，粉面玉郎君見狀大急，連忙騰身出手施救，雪娘怒極，粉面玉郎君施出他調情手段，先穩住雪娘，叫白棗兒逃命，幸好譚盡三人趕到，把白棗兒救走，而粉面玉郎君也跟譚盡三人一起走，他們想去天香宮，把白棗兒送回宮中……

陰謀難得逞

雪娘已遭殃

粉面玉郎君和譚盡兩人，勒住了馬跳了下來，金不嫌抱着白棗兒，扶着顧不全也下了車，雲中雙鶴迎了上來，神色嚴肅道：「四位請！」

四人也不客氣，跟着雲中雙鶴一起來到了一座極其宏偉的大廳之中，才一坐定，雲起剛便道：「四位，天香宮主人的令牌，已然收到，不知四位有何指教？」

譚盡先指着白棗兒道：「兩位認識這小女娃麼？」

雲中雙鶴的神情，極其古板嚴肅，可是當他們向白棗兒看去時，看到了白棗兒那種可愛的樣子，倒也現出了一絲笑容來，他們搖頭道：「不認識。」

粉面玉郎君道：「那麼請兩位告知我們天香宮在何處，我們要到天香宮去。」

雲中雙鶴聽得粉面玉郎君那樣說法，陡地一呆，並不回答，顧不全巳大聲叫道：「天香宮主人令牌到處，有求必應，你們敢不從麼？」

雲中雙鶴互望了一眼，道：「四位可是要到天香宮去？天香宮在何處，我們不便明說，但是請一人帶四位前去，想來也是一樣。」

譚盡等四人一聽，都笑了起來，派人帶他們去，自然比告訴他們天香宮在何處更要好得多了，一時之間，他們也未及細想，天香宮的所在何等秘密，豈是誰都可以知道的？雲中雙鶴又不曾說自己陪他們去，其中焉能沒有蹊蹺？

四人不及細想，便大聲說道：「好得很！」

雲起剛轉身向身後的一個莊丁招了招手，附耳說了幾句，那莊丁躬身而退，四人也沒有聽清楚雲起剛是在說些什麼，雲中雙鶴和他們談着江湖上的事，過了一盞茶時，只聽得一陣腳步聲，那莊丁先走了回來。

雲起剛道：「帶四位到天香宮去的人來了！」

金不嫌等四人一起抬頭望去，只見幔子掀開，一個人笑吟吟地走了出來，那人

才一現身，金不嫌、譚盡、顧不全和粉面玉郎君四人登時呆若木鷄！

只見自幔子之後轉出來的那人，笑靨如花，美麗得令人目眩，一身雪白的長衣曳在地上，向前走來，娉婷婀娜，直如仙女下凡一樣，不是別人，正是雪娘！

俠、義、金、粉四人，做夢也想不到，會在聚雲莊上見到雪娘，他們除了張大口發呆之外，實在是什麼也做不出來！

不但是他們四人發呆，就是白棗兒，一見到了雪娘，也立時轉過身去，緊緊摟住了金不嫌的頸子，一聲也不出，雪娘越向前走來，面上的笑容也越來越美麗，她直來到了近前，才停了下來，道：「天地眞是小得很啊，我們又見面了！」

雲中雙鶴却還不知就裏地道：「啊，原來雪總管認識他們？他們眞是天香宮來的！」

雪娘笑道：「不錯，現在我要回去了，他們也正好跟我回去，是麼？」

她在說到「是麼」兩字時，又對四人一笑，四人的心中叫苦不迭，到了這時候，更是無話可說，只有粉面玉郎君掙扎着說了一句道：「你……倒早來了？」

雪娘嬌聲笑了起來道：「想不到吧，現在，我們立時啓程如何？」

譚盡深深吸了一口氣，勉力定了定神，叫道：「雲中雙鶴，雪娘叛了天香宮，有令將她拿下！」

雲中雙鶴一怔，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接了天香宮主人的令牌，持令牌的人，可以令他們做任何事，但是雪娘是天香宮的總管，這四個人却是來歷可疑，他們兩人倒有點手足無措了！

雪娘又「格格」笑了起來道：「兩位莊主，你們會聽他胡言亂語麼？」

雲起强忙道：「自然不會。」

譚盡立卽接道：「令牌到處，違令者死！」

雪娘一聲冷笑道：「看看是誰死！」

她一個死字才出口，身形突然向前，疾掠而出，一翻手腕，一掌巳向譚盡擊出，當她手腕翻起之際，她的纖手，還是如玉似雲，可是一掌向前擊出，掌心之中，便巳泛起了一重深紫色來！

那是紫氣摩雲掌，這天下第一毒掌，武功再高的人看到了，也是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此際，譚盡看她一掌擊到，非但不避，竟身形起立，也是一翻手腕，一掌迎了上去！這一下，倒是大出雪娘的意料之外，電光火石間，「叭」地一聲，雙掌巳然相交！

醉而不俠譚盡的武功造詣極高，內功修爲也是非凡，本來，不論他的武功多高，見了紫氣摩雲掌，也斷斷不敢硬接，可是這時，他却巳經豁了出去，因爲他巳經中了一掌，還有十二天的命，再多中些毒，在他來說，也只不過是死一次，斷乎不會死兩次的了！

是以，他一翻掌迎了上去，足足使了八九成功力，「叭」地一聲響，雙掌相交，雪娘的身子一幌，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

譚盡一掌佔了上風，又是一聲大喝，一探手，鐵葫蘆巳蕩了起來，勁風呼呼，向着雪娘迎頭砸下！

雪娘絕想不到譚盡敢接自己一掌，等到雙掌相交，她身子向後退出，她是何等聰明伶俐的人，立時知道了譚盡敢和自己對掌的道理，譚盡的鐵葫蘆巳挾着雷霆萬鈞之力，向着她疾壓了下來，雪娘發出了一下驚怒交集的呼叫聲來，身子陡地向旁疾閃了開去。

譚盡的那一招用的力道實在太大，他的鐵葫蘆又是沉重之極的東西，一盪了起來，一個收勢不住，將他自己也帶得向前跌出了一步，只聽得「砰」地一聲，鐵葫蘆巳砸在一根大柱之上。

鐵葫蘆一砸在大柱上，「噗」地一聲，陷進去了一小半，而雪娘這時巳經閃到了譚盡的身後，只見她皓腕翻動，玉鐲叮噹相碰，手中巳多了一柄鋒銳無比的七首，反手一七巳向譚盡的背後刺下！

這一七首，去得又快又勁，大堂之中，人人都看出不妙，譚盡自己也感到背後風生，知道雪娘又有厲害的招數攻到，可是雪娘的出招如此之快，他在急切之間，如何出得了手來迎敵！

眼看雪娘一七刺下，譚盡非命喪當場不可，却聽得玉郎君突然發出了一聲怪叫！身子向前，疾撲了過來，竟張開雙臂不顧一切向雪娘抱去！

粉面玉郎君這一下動作，雖不是什麼應變招式，倒像是潑皮打架一樣，雪娘陡地一呆，一陣尖叱，可是粉面玉郎君雙臂一緊，巳將雪娘抱住，陡地向旁一側身，兩人一齊滾跌在地，雪娘大怒，左手揚起掌心艷紫，大喝道：「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

粉面玉郎君眞不愧是調情聖手，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居然還笑得出來，道：「雪娘，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啊！」

這時，譚盡自然也轉過身來，鐵葫蘆猛力向前撞了出來。

譚盡的鐵葫蘆自下向上盪了上去，雪娘和玉郎君兩人，還一起滾倒在地上，未曾起來，眼看鐵葫蘆要撞在雪娘的背上，雪娘的身子突然一翻。

粉面玉郎君仍然不顧一切抱住雪娘，當雪娘的身子翻過來之際，他自然也跟着翻了一翻，譚盡一看，他們兩人的身子一翻，自己手中的鐵葫蘆，便變得要向粉面玉郎君撞了過去，他不禁大叫了起來，一面叫，一面硬生生地收住了勢力，但是他盪出的力道太大，急切之間收不住勢子，「砰」地一聲，那隻足有七八十斤重的鐵葫蘆，巳然擊在粉面玉郎君的背上。

雖然譚盡巳將他的力道收回了一大半來，但是那一擊之力，仍是非同小可，粉面玉郎君在刹那之間，只覺得眼睛發黑，胸口發悶，「哇」地一聲，一口鮮血直噴了出來。而也就在那時，雪娘用力一掙，巳然躍了起來，是以粉面玉郎君的那一口鮮血，只噴在她的衣服上。

她一身衣服，雪也似白，這時沾上了點點斑斑殷紅的血漬，看來更是觸目驚心，粉面玉郎君噴出一口鮮血之後，一口氣提不上來，竟昏了過去。

雪娘一站定，也不禁喘了一口氣，她的武功極高，自忖對付眼前四人絕對沒有問題，可是這四大高手，這種拚了性命不要的打法，却也是前所未見，雖然交鋒數

招，仍然是她佔盡了上風，但是想起剛才那一種性命相搏的情形，她也不免心驚肉跳。

她喘了一口氣之後，只見顧不全身子一側，撲向前來，却不是撲向她，而是撲到了粉面玉郎君的身前，將粉面玉郎君扶了起來。譚盡見自己一鐵葫蘆，沒有擊中雪娘，反倒擊傷了粉面玉郎君，他也為之一呆。

而就在這一剎間，只見雪娘身形一閃，已閃到了金不嫌的身前，手中鋒銳之極的匕首閃起一道寒光，已向着白棗兒的背脊疾刺而下。

自雪娘出現之後，白棗兒便一直伏在金不嫌的肩上，不肯轉過頭來，這時雪娘一匕首刺下，只見金不嫌的雙手，突然向上一托，將白棗兒頭下脚下，托過了他的肩頭，到了他的背後。

雪娘那一匕首刺出，看來除了勢子凌厲之外，像是平平無奇，但實際上，內中不知蘊藏着多少變化，不論金不嫌左逃，右閃，或是後退，她却有下一着的變化，可以刺中白棗兒。

可是，金不嫌却不退不逃，仍然站着不動，只是將白棗兒甩到了他的身後！

金不嫌那一下動作，實在出乎意料之外到了極點，白棗兒被金不嫌甩過了肩頭，頭下脚上，金不嫌只不過抓住了她的足踝，白棗兒心中吃驚，大聲哭了起來，而就在此際，雪娘的匕首，仍然向前疾刺了過來，匕首本來是刺向白棗兒的，但是棗兒已被移到了金不嫌的背後，匕首一到，「噗」地一聲輕響，便刺進了金不嫌的右胸之中，那一刺的力道極大，幾乎直沒至柄！

而也就在這時，金不嫌一聲大叫，他那柄鑲金砌玉的利劍，「錚」然出鞘，也疾揚了起來，幾乎是在雪娘一匕首刺進他右胸的同時，他的利劍也已刺進了雪娘的腰際，兩人各中了對方的一招，同時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一起向後退了開來。

金不嫌一後退，身形一矮，便坐倒在地，白棗兒的頭「砰」地撞在地上，她更是哭得連氣也換不過來，但金不嫌立時將她摟在懷中，道：「別哭，你看，金叔叔胸口給人刺了一劍，也不哭！」他在說那幾句話的時候，胸前鮮血泉湧，面如紙金，臉上的肌肉不斷在抽搐着。

而雪娘在後退了幾步之後，反手搭住了腰際的傷口，鮮血自她的指縫中迸出來，流過她纖細的手指，染在她雪白的長裙之上，又滴在地上。

那一邊，顧不全已拍醒了粉面玉郎君，譚盡奔到了金不嫌的身邊。

剛才接二連三的狠鬥，只不過是極短時間內的事，雲中雙鶴是武林中頂尖兒的人物，大陣大仗也見過了不知多少，但是像剛才那樣驚天動地的狠鬥，他們却也未曾見過，一時之間目瞪口呆，竟不知該如何才好。

譚盡奔到了金不嫌的身邊，白棗兒已止住了哭聲，譚盡忙道：「你怎麼了？」

金不嫌低頭向自己汩汩流血的心口看了一眼，道：「他媽的，還好我有的是金銀！」

他在這時候還講了那樣一句話，聽得譚盡啼笑皆非道：「你快死了，金銀帶得進棺材麼？」

金不嫌伸手一推，將白棗兒推向譚盡，伸手在懷中，拿出了一隻扁扁的盒子來，打開盒子，盒中是一支金山人參，他將整枝人參塞進了口中，又扯開了衣服，將盒子的另一邊的兩顆藥丸捏碎，敷在胸口，不一會，血竟然止了，他也搖搖幌幌站了起來。

金不嫌站起之後，顧不全也扶着粉面玉郎君，搖幌不定地站了起來。

他們四人站了起來之後，相視大笑，顧不全道：「現在我才知道天下厲害的武功是什麼了！」

金不嫌含糊不清地問道：「是……什麼？」

顧不全大聲道：「是不怕死！你看，這娘們現在，不是也差不多了麼，我們看到她，就如見鬼怪一樣，但一橫了心，一樣敵得過她！」

倚在大柱上的雪娘，已扯下了一幅衣襟，緊緊紮在腰際，她看來傷得也不輕，面色更白得如玉一樣，顧不全的話才講完，她就不住冷笑起來，道：「我要叫你們四人，嚐嚐想死不能的滋味！」

她一面說，一面轉過頭去，向雲中雙鶴道：「你們只在一旁看熱鬧，還不將這四人拿下？」

雲中雙鶴直到此際，才緩過一口氣來，看他們的神色，顯得他們心中十分為難，他們道：「雪總管，他們……是有天香宮主人令牌的！」

雪娘厲聲叱道：「混賬東西，他們殺了天香宮中的人，盜了令牌，你們再不出手，作反叛論！」

雲中雙鶴的神色一變，不敢再遲疑，各自向前踏出了一大步。

醉而不俠譚盡忙叫道：「兩位莊主，莫為她所惑，是非曲直，需由天香宮主人作主，你問她，可敢和我們一起到天香宮去？」

雲中雙鶴呆了一呆，又一齊向雪娘望來。

雪娘冷笑道：「你們四人，掏空心思，要混進天香宮去，兩位莊主，莫中了他們的奸計！」

粉面玉郎君帶着傷，笑了起來，他一面笑，一面口角在向外流着鮮血，道：「雪娘，你說這樣的話，不覺得違心麼？我們四個人，兩個受了重傷，一個死期已屆，一個成了廢人，就算眞給我們混進天香宮去，又有什麼作用？」

雲中雙鶴的心中，本來還在疑惑，一聽得粉面玉郎如此說法，心中的疑惑更甚，又向雪娘望去，雪娘的臉色難看到了極點。

也就在此際，只見兩個身形壯大的莊丁，急匆匆奔了進來，道：「莊主，有兩個人——」

他們兩人才講了半句話，便聽得一聲長嘯，那一下長嘯聲，自遠而近，迅疾無比，鋪天蓋地傳了過來，轉眼之間，便到了大堂之上，來的兩人都是裝扮十分異特！和死在那古墓的人一樣，一望便知道是天香宮的人，他們一到，看到了雪娘，面上的神色便陡地一沉。

雪娘一看到了他們兩人，也怔了一怔，那兩個人冷冷地望了雪娘一眼，立時轉向雲中雙鶴，齊聲說道：「天香宮主人有令——」

那兩人才講了半句話，雲中雙鶴便已然肅立聆聽，面上的神情，十分嚴肅，顧不全心急，忙大聲道：「他奶奶的，你們是從天香宮來的麼？」

天香宮出來的人，武林中人見了他們何等尊敬，顧不全若不是早已豁了出去，也不會那樣放肆，但這時，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就算是天香宮主人親臨，他出言也不會好聽到哪裏去了。

那兩人聽得自己正在宣讀天香宮主人的命令，忽然之間有人插口，而且還口中不乾不淨的，兩人心中盡皆一怔，一齊住了口，向顧不全看去，而也就在他們兩人轉過頭來，望向顧不全的那一剎間，只見雪娘的身形，突然離開了大柱向前撲了過來。

雪娘的動作快疾無比，她只是身形一閃間，便已到了那兩人的身前，匕首揮起，精光一閃，閃成了一股精虹，只見那兩人的身子，陡地向後退了出去，在他們的喉際，血如泉湧！

前後相差，只不過是一剎那的工夫，剛才他們還在大聲宣稱天香宮主人的命令，但是這時，在他們的喉間，只發出了一陣咯咯聲來。

他們兩人圓睜雙目，望定了雪娘，却是一個字也講不出來，而且，他們也沒有站立多久，身子一晃，「砰砰」兩聲，便已跌倒在地上。

這一下變生倉猝，實是令得每一個人都大出意料之外，雲中雙鶴齊聲驚呼，大聲叫道：「雪總管，你何以出手殺了他們兩人？」

雪娘冷冷地說道：「我是天香宮的總管，這兩個人是天香宮的叛逆，我如何不殺？」

雲中雙鶴互望了一眼，雲起强說道：「雪總管，我看我們得上天香宮去走一遭了！」

雪娘的聲音更冷峻，她道：「不奉召喚，你們胆敢上天香宮去？」

雲起剛沉聲道：「天香宮中，總之有了反叛！我們要去見主人剖析明白！」

雲起剛的話，雖然未曾明說誰是反叛！但是這話却也說得極其露骨，雪娘神色大變，尖聲道：「你們可是欺負我受了傷麼！需知我紫氣摩雲掌，一樣可以致人於死，你們休不識趣！」

譚盡在一旁「呵呵」大笑道：「若是不作虧心事，何必怕去天香宮？」

雪娘緩緩轉過頭來，冷冷地看了譚盡一眼，又轉過頭去，冷然望着雲中雙鶴道：「你們不是要到天香宮去麼？好吧！命人備車。」

一聽雪娘那樣說，雲中雙鶴的心中也不禁大大躊躇了起來，他們的聚雲莊聲勢浩大，他們兩人，也儼然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但是那一切，却全是天香宮在暗中支持的緣故。

別看他們兩人在武林中的地位極其崇高，但是在天香宮中的職份却相當低，絕不能和雪娘相比，兼且他們既然和天香宮互通聲氣，自然也知道一點天香宮的事，他們曾蒙天香宮主人召見兩次，每次雪娘均在其側，他們曾親見雪娘和天香宮主人那份親暱的神情，自然也知道，雪娘和天香宮主人必有非常的關係。

在那樣的情形下，他們到天香宮去，若是天香宮主人護短，他們實是吃力不討好之至！

是以，他們的心中不禁猶豫了起來，雪娘則在不住地冷笑，顧不全一看情形不妙，拍着胸口，大聲道：「去，去，不去的是龜孫子！」

雪娘也在冷冷地逼道：「怎麼了？」

雲中雙鶴又互望了一眼，雲起强道：「這……本來，宮中的事……我們不宜多管……」

雪娘厲聲道：「若是你們心中還有天香宮，那就速將這四人殺了！」

雪娘的話說得十分之重！雲中雙鶴說什麼也不敢担承「心中沒有天香宮」這個罪名，然而，他們却又明明知道，事有蹊蹺，故以兩人又望了一眼，雲起剛道：「雪總管，你身受重傷，我們送你回天香宮去！」

雪娘「桀桀」地冷笑起來，道：「好啊，我正要人護送哩，快命人備車！」

雲中雙鶴一時之間也猜不透雪娘的心中在想些什麼，但他們既然已想出了護送雪娘回天香宮的名目，想來到了天香宮，也不至於獲罪，是以立時吩咐了下去，雲起剛轉過頭來，對顧不全等四人，說道：「四位可得委屈些，要將四位綁上天香宮去！」

顧不全一聽勃然大怒，罵道：「放你媽的狗臭屁！」

雲起剛面色一變，顧不全身子倏地向前一躍，掌風呼呼，一掌已向雲起剛打了出去，雲起剛大喝一聲，伸手在顧不全的拳上，輕輕撥了一撥。

顧不全雖然廢了一條腿，但是那一拳的力道仍然不輕，可是雲起剛輕輕一撥，只聽得顧不全大叫一聲，他那一拳打出的方向已變，拳頭一歪，齊齊正正，向一根大柱打了出去，「噗」地一聲響，拳頭陷進了大柱之中，顧不全大叫一聲，拔出了拳頭來，身子一幌，又砰地跌倒在地，雲起剛一脚踢出，正踢在顧不全的「軟穴」之上，顧不全破口大罵，身子却再也不能動彈。

雲起剛制住了顧不全，又向着三人道：「三位是要我出手？還是怎樣？」

粉面玉郎君笑道：「嗯……我們自己來吧！」

譚盡盯住了雲中雙鶴，道：「你將我們四人制住，此去天香宮，我們定然遭人毒手！」

雲起强冷冷地道：「放心，包在我們身上，保你們安然到達天香宮，聽憑天香宮主人處置！」

譚盡一咬牙，道：「好，我反正是將死的人了，還怕什麼，請出手！」

他一揮手，「噹」地一聲，拋開了手中的鐵葫蘆，雙臂張開，雲起强身形疾欺向前，「啪」地一彈出，已封住了譚盡的「肩井穴」。

譚盡的身子一幌，還未曾跌倒，雲起

強雙臂一縮，雙肘「砰砰」兩聲正撞在粉面玉郎君的「氣海穴」上，玉郎君只覺得眼前一黑，他本就受傷極重，再被雲起強用重手法封了穴道，又昏死了過去。

金不嫌一看這情形不對，自己簡直沒有反抗的餘地了，他忙叫道：「雲莊主，我們四人不打緊，最要緊的，是這小女娃子！」

他一面說，一面抱起了白棗兒，高高舉着。

雲中雙鶴齊聲道：「這小女娃是什麼人？」

金不嫌道：「我們不知道，但深信她也是天香宮中極重要的人物，雪娘甘冒大不諱，千方百計要害的也就是她，若是她死了，你們怕吃不住這重責大任！」

雲起剛道：「好，留着你瞧着這小女娃，雪總管，車已備妥了！請！」

雪娘腰際中了一刀，傷得也不輕，她是自度沒有把握在如今的情形下，勝得過雲中雙鶴，是以才隱忍着的，這時雲起剛一催促她，她立時便向外走去，自有莊丁扶起了粉面玉郎君、譚盡、顧不全三人，金不嫌抱着白棗兒跟在後面，出了大堂，已有兩輛馬車停着，粉面玉郎君、顧不全和譚盡三人，被塞進了車廂，金不嫌抱着白棗兒，上了車座，雪娘面帶冷笑上了另一輛車。

雲中雙鶴上了雪娘的那一輛馬車的車座，一等一的武林高手，竟充起趕車的脚色來，馬鞭揮起，車輪轉動，兩輛馬車一先一後，馳出了聚雲莊，轉眼之間，便已上了大路，聚雲莊上來往的武林高手極多，看到兩位莊主親自趕着馬車，俱都不勝駭異之至，但是馬車的去勢極快，他們根本沒有機會詢問，車已馳過去了，是以只好心中存着疑惑。

卻說那兩輛車一直不停向前馳着，第三天頭上，沿途已變得十分荒僻，直向一座深山駛去，山路崎嶇，車身顛簸不已。

這兩天中，金不嫌和白棗兒，可以說是寸步不離，唯恐在未到天香宮之前，雪娘還會來加害白棗兒，但是足足兩天，雪娘在車廂中未曾露過面，想來是離天香宮漸漸近了，是以雲中雙鶴的神色也極其嚴肅。

第三天，又趕了一天的路，到了傍晚時分，穿過了一條極長的峽谷，那峽谷兩旁，全是插天也似的高峯，是以峽谷中陰暗得可以，等到出了峽谷，反倒又覺得天色明亮了，在峽谷之外，乃是一幅小小的平地，雲中雙鶴一聲吆喝，車子便停了下來。

金不嫌也忙勒定了韁繩，兩輛車子一起停下，金不嫌躍下車，又從車座上抱下白棗兒來，拉開了車門，車中顧不全、玉郎君和譚盡三人的穴道仍然被封，東倒西歪地躺着。金不嫌才一拉開了車門，顧不全便罵道：「他奶奶的，還要我們在車中蹩多久？」

金不嫌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譚盡嘆了一聲道：「你去對雲中雙鶴說說，我們穴道被封，若是超過了五個對時，我們就成廢人了！」

金不嫌一笑，壓低了聲音道：「譚大哥，你們的穴道，我也可以解得開！」

粉面玉郎君「呸」地一聲，道：「別吹大氣了，你自己能夠不死，已是奇事，如何還有力氣替我們解開穴道？」

金不嫌將聲音壓得更低道：「這就是有銀子的好處了，身邊有七枝眞正百年的老山參，還有許多價值連城的傷藥，不但不死——」他才講到這裏，顧不全已直叫了起來道：「你已經沒事了。」

金不嫌卻現出了一個苦澀的笑容來，道：「金銀雖好，但至多只能延命，不能救命，我傷得十分之重，好是不會好的了，但仗着靈藥爲助，連日來，我一面趕車，一面又將本身眞氣，聚於左臂，我全身只有這條左臂，還可以使喚，也有足夠力道替你們解開穴道！」

金不嫌在聚雲莊上傷得極重，照說他武功再高，也難以挺得下去，連日來他居然若無其事，玉郎君等三人心中本就訝異，此際聽得他講明了原委，方知端的，知道金不嫌不過是硬仗着靈藥，延幾天命，都一起苦笑了起來，心頭不禁黯然。

他們四個人，酒色財氣，在武林中雖然給人相提並論，但卻決不是什麼朋友，然而這幾天來，他們自敵而友，生死與共，卻是息息相關，想到金不嫌原來並不是重傷已癒，心中都十分難過。

金不嫌自然可以從各人的神情上看出他們心中在想些什麼，他苦笑着，道：「你們自己死期將近，重傷難癒，半身殘廢，正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來替我難過作什麼？」

顧不全道：「他奶奶的，算來還是我最好了。」

他們四人在低聲交談，白棗兒自然聽不懂，但是她還是用心聽着，這時白棗兒忽然道：「金叔叔，你們爲何睡了三天，還沒有睡醒？不肯起來？」

白棗兒不知玉郎君等三人是被點了穴道，還只道三人是貪睡，玉郎君等三人，都覺得心中凄然，他們盡了那麼大的力量來保護白棗兒，但是白棗兒的前途如何，卻仍然渺茫得很！

金不嫌忙道：「他們快起來了！」

金不嫌一面說，一面轉頭，向雲中雙鶴看去，他是想趁雲中雙鶴不覺，先解開了三人穴道再說。

只見雪娘的車子，仍然是車門緊閉，雪娘也不知在車中做什麼？而雲中雙鶴則已拾了許多乾枝，堆成了一堆，看來是準備在此過夜了。

在金不嫌回過頭去看時，只見雲起剛點着了那堆樹枝，雲起強則走向車子，在車門前站定，叫道：「雪總管可要出車來走動一下？」

在車廂中，隨着雲起剛的一問，傳來了一下呻吟聲，雲起剛一怔，又問道：「雪總管，你傷勢如何？」

他一面說，一面已拉開了車門，向車中望去。

金不嫌一看到雲起強探頭進車廂去，雲起剛則背着他，這正是他解開粉面玉郎等三人穴道的大好機會，是以他先將白棗兒放了下來。

卻不料就在他準備出手之際，只聽得雲起強突然發出了一下極怪異的呼叫聲來，金不嫌陡地一怔，立時轉頭看去，剎那

之間，他心頭的吃驚實在難以形容。

因爲他再也料不到突然之間，會生出了那樣的變故，這時，在車中的三人，也聽到了雲起強的那一下凄厲之極，令人毛髮直豎的怪叫聲，他們齊聲問道：「什麼事，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金不嫌不是未曾聽到三人的詢問，可是因爲在那剎間發生的變故，實在太驚人了，是以他張口結舌，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只見雲起強在一探進車廂之後，立時又向後退出一步，那只是一進一退，電光石火的一剎間，然而雲起強已然不大相同了。在雲起強向後退出一步之際，他的臉上，就在鼻樑之上，齊齊正正，刺着一柄利刃！

那柄利刃，映着夕陽的餘暉，在閃閃生光，金不嫌一眼就可以認出，那是雪娘的東西，他自己也正是傷在那柄匕首之下的。

而從匕首露在外面的情形來看，匕首刺進雲起強的面前，足有五六寸深！

金不嫌僵立着不動，只見雲起剛也是陡地一怔，然後，一躍而起，掠到了雲起強的身邊，伸手扶住了雲起強，但這時候，雲起強已經連話也講不出來了，他嘴唇掀動，只叫出了「兄弟」兩個字。

接着，便見他的身子一陣抽搐，眼往上翻，已然斷了氣，雲起剛的身子在劇烈發着抖，他的雙眼之中，似要冒出火來，望定了車廂。

車廂的門雖然打開着，然而從金不嫌所在的地方，仍然看不清車廂中的情形。

他只聽得雪娘在車廂中，發出一陣「格格」的嬌笑聲來，接着，便是她柔美動聽的聲音，道：「站着發抖幹什麼，還不將匕首拔出來給我！」

在車中的三人，全然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只是從金不嫌的神情上，看出外面所發生的事實是非同小可。他們全都心癢難熬，顧不全更是性急，破口罵道：「他媽的，究竟是什麼事？」

他一問，金不嫌還沒有回答，白棗兒先又哭了起來。

白棗兒究竟還是小孩子，如何見過這等殺人的勾當？這時，雲起強的面上，釘着一柄匕首，鮮血長流，實是可怖之極，如同厲鬼一樣，白棗兒心中一害怕，便自然而然哭了起來。

也直到此際，金不嫌才緩過了一口氣來，急急叫道：「雪娘她……她殺了雲起強！」

車中粉面玉郎君等三人齊皆一怔，也就在這時，只聽得雲起剛一聲大喝道：「好，給你！」

他一伸手，握住了匕首的柄，手臂振動，人的頭部，全是骨骼，那一柄匕首刺得如此之深，匕首已深陷在頭骨之中，是以雲起剛一振手臂，將匕首拔出來之際，只聽得一下極加刺耳的吉然之聲。

而匕首一拔了出來，鮮血更如泉湧，雲起剛的雙眼之中佈滿了紅絲，左手一推，推開了雲起強的屍體，一脚飛起，踢在車廂之上。

雲中雙鶴的武功本就不弱，這時兄弟慘死，雲起剛心中的悲憤難以形容，這一脚踢出，力道自然也強得可以，只聽得「嘩啦」一聲响，整個車廂已然坍下了一半，木片紛飛！

車廂一塌了下來，雪娘自然也已現身，只見她端端正正，坐在車廂之中，滿面笑容，看她的神情，倒像是甚麼也未曾發生過！

碎木片在雪娘的頭上飛了過去，雪娘又格格地笑着道：「怎麼樣，想和我動手麼？」

雲起剛又是一聲怒吼，身子陡地向前撲了出去，那一撲勢子之猛，簡直就如同猛虎出柙一樣！

可是，就在他向前撲出之際，雪娘的身形，突然向上一提，已經飄飄拔了起來。金不嫌一看到這裏，大吃一驚，失聲道：「不好，她傷已痊癒了！」

金不嫌話才出口，又是轟然一聲巨响，雲起剛那一撲，未曾撲中雪娘，身子壓在車廂上，將兩隻車輪壓碎，車廂整個倒了下來，拉車的健馬，一陣急嘶，而也就在此際，只見雪娘一身白衣，在半空之中，衣袂飄動，身子陡地一翻，已到了雲起剛的背後！

金不嫌一見情形不好，忙大叫道：「雲莊主小心！」

但是金不嫌的話，還是遲了一步，雪娘的身形一沉，雲起剛才一挺之間，「叭」地一聲响，雪娘的一掌，已然擊在雲起剛的後心！

只聽得雲起剛大叫了一聲，身子倏地轉了起來，手中匕首，向前疾送了出去！

雪娘自上而下擊下的那一掌，使的自然是「紫氣摩雲掌」功夫，而且，她自知這一掌，實是非同小可，是以蘊的力道這麼大，又恰好擊在雲起剛的「靈台穴」上，那「靈台穴」直通人心，又稱爲「人心穴」，乃是人身三大死穴之一！

是以，雲起剛中了一掌之後，根本不待紫氣摩雲掌的毒性發作，便已萬無生理，然而他還是硬生生地轉過了身來，他一轉身，雪娘已在向後退了，而就在那一剎間，雲起剛一張口，「哇」地一聲，一股血泉，自他的口中直噴了出來！

這一下變化，連雪娘也未曾料到，雲起剛身受重傷，一身眞氣，在片刻之間渲洩，那一股血泉，隨着他數十年苦練之功一起洩出，去勢簡直疾得如同是一股血箭一樣，才一噴出，便沒頭沒面，正噴在雪娘的臉上，雪娘發出了一下怪叫，身子陡地向後退去，雲起剛手中的匕首，猛地又向前一送。

只聽得「刷」地一聲，那柄匕首在送出之際，雲起剛實在已經斷了氣，是以匕首刺在雪娘的胸襟，雲起剛的雙手已向下沉去，匕首鋒利的刃口，又在雪娘的胸腹之間，劃出了一道口子。

雪娘連退了三四步，坐倒在地，只聽得連聲厲呼，滿面血污，那裏還是一個美人兒，簡直就是一個才從十八層阿鼻地獄中衝出來的惡鬼！

而在雪娘坐倒在地之際，雲起剛的身子向旁一側，也砰地一聲，跌倒在地！

金不嫌固然也是久歷江湖的高手，但是那一場惡鬪，轉眼之間，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雲中雙鶴，盡皆死於非命，却也令他看得目瞪口呆。

顧不全在車廂中，實在忍不住了，大聲叫道：「究竟怎麼了？」

金不嫌搖着頭，眼前的變化情形，要叫他說，他實在也有說不出來之苦，是以他伸手一掌，拍在顧不全的腰際，道：「你自己來看！」

顧不全被金不嫌一拍掌開了穴道，血脈一流通，他大叫一聲，便自車廂之中，走了出來，「砰」地一聲跌倒在地，立時抬起頭來看着，只見雪娘滿面血污，正在搖搖幌幌地站起來，一身血污，實在到了極點，一時之間，他竟然認不出那是甚麼人來，失聲道：「這……這是甚麼人？」

金不嫌吸了一口氣，又打開了兩人的穴道。

玉郎君和譚盡相扶着，也自車廂之中走了出來，等他們兩人出了車廂，雪娘已經站直了身子，頭髮披散，手在臉上抹着，更是可怖。

白棗兒已嚇得呆了，也忘記了哭，只是緊抱住了金不嫌的腿，將頭埋在金不嫌的粗腳上，金不嫌等四人望定了雪娘，這時天色已經漸漸黑了下來，可是他們還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只見雪娘不住伸手在臉上抹着，但是才抹去了鮮血，却又有鮮血流出來。

如果她面上沾染的只是雲起剛噴出來的一股血泉，那麼一抹再抹之下，血早已抹淨了，但如今的情形，却並不是如此！

金不嫌到了這時才「啊」地一聲，倒吸一口涼氣，他已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雲起剛那一股血泉，自他的口中噴了出來，力道勁疾之極，等於無數的暗器一樣，齊噴在雪娘的面上，雪娘的面上，實在是再也沒有一點完整的肌膚了。

那實在是駭人聽聞之極的事，是以金不嫌不由自主，失聲叫了一下。

而金不嫌一叫，雪娘雙手揮舞着，厲聲喝道：「你幸災樂禍麼，我一樣可以殺你！」

她那兩句話，聲音更是凄厲之極，一面說，一面已轉過臉，向着四人，譚盡在四人之中最是見多識廣，他一看到雪娘轉過面來，便道：「她已瞎了眼！」

譚盡一叫，玉郎君等三人心中不禁大喜，因爲他們四人這時簡直一點抵抗的能力也沒有，如果雪娘只是爲了皮肉之傷，那麼他們四人一樣難逃毒手，可是如果雪娘雙眼已盲的話，那就大不相同了。金不嫌這時也已看出，在雪娘的眼眶之中的確也在向外汩汩流着血，他忙道：「不錯，雲起剛一口鮮血，噴中了她的面門——」

金不嫌一句話還未曾講完，雪娘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叫聲，雙臂一揚起，十指箕張，向着金不嫌直撲了過來。

金不嫌料不到雪娘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循聲撲到，來勢依然是如此之猛，他一抱白棗兒，向旁便倒，倒在地上，一骨碌滾了開去。

而雪娘的武功，也當眞了得，一撲不中，飛起一腳踢向金不嫌，「砰」地一聲，正踢在金不嫌的腹際，只差了一點，未曾踢中白棗兒的頭上，金不嫌大駭，又接連滾了幾滾。

雪娘才一站定，譚盡便自她的身後，掩了過去，雙拳齊出，雪娘子身子一幌，疾轉過身來，譚盡那兩拳去勢極快，雪娘仍然未曾逃得過去，「砰砰」兩聲擊個正着，其中一拳正擊在雪娘被雲起剛削開的那條口子之上，雪娘厲叫一聲，身子後倒，但仍然雙脚飛起，踢在譚盡的小腹上。

譚盡的小腹被雪娘雙腳踢中，整個人立時萎縮在地，粉面玉郎君駭然道：「譚大哥，你……你……你……」

譚盡痛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粉面玉郎君轉頭看雪娘時，雪娘已一動也　動地躺在地上，粉面玉郎君慢慢向前走出了兩步，來到了雪娘的身邊。

他實在無法相信，眼前這個令人一看之下，幾乎連閉上眼睛的勇氣都沒有的血人，會是曾在自己懷中，婉轉承歡，花容月貌，令人終生難忘的美人兒！

粉面玉郎君站着發呆，只聽得顧不全叫道：「看，她還未曾斷氣！」

顧不全一叫，粉面玉郎君猛地低頭一看，果然看到雪娘的胸口，還在微微起伏，他連忙向後退去，可是他退出了一步，只聽得雪娘又是一聲怪叫，身子突然又從地上彈了起來。

當她的身子彈起之際，在她的傷口之中，鮮血疾洒而出，她整個人向玉郎君撲了過來，粉面玉郎君簡直嚇得呆了，「砰」地一聲，被她整個人撞中，胸口一陣發熱，口角鮮血長流，又已傷上加傷！

粉面玉郎君「砰」地跌倒在地，雪娘也跌在地上，這一次，誰都看得出來，雪娘已經死了。

他們四人各自倒在地上喘着氣，就在此際，只聞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傳了過來，在此時，四匹馬奔到了近前，譚盡勉力直了直身子，只見那四匹馬，馳到了近前，馬上的人，高冠古服，分明是天香宮來的。

那四個人勒定了馬，向粉面玉郎君等四人，望了一眼，一聲冷笑，又要拔足向前馳去，顧不全大聲叫道：「四位可是天香宮來的？」

馬上那四人之中，一個冷冷地道：「天香宮不理江湖俗事，別廢話了！」

顧不全罵道：「他奶奶的，誰在廢話，你們來看，這小女娃可是天香宮的？」

顧不全伸手向白棗兒一指，馬上那四人，突然一起驚呼，飛身下馬！

白棗兒也在這時，轉過頭來，她望着一個老者，道：「楊老爹！」

那老者直奔到了近前，一伸手，把白棗兒抱了起來道：「小宮主！」

譚盡等四人互看了一眼，顧不全忙道：「甚麼，白棗兒她……她是天香宮主人的女兒？」

那姓楊的老者道：「正是！小宮主找到了，我們快回宮覆命去，雪娘陰謀害小宮主，不知何在，再請主人派人去追她回來治罪！」

顧不全道：「那賊婆娘已然死了！」

姓楊的老者「啊」地一聲道：「四位是——」

譚盡搖手道：「我們不想知道別的，只想知道白棗兒是小宮主，雪娘何以要害她？」

楊姓老者道：「雪娘頗得天香宮主人寵愛，但主人更愛小宮主，是以她陰謀命人將小宮主帶出宮去殺害，但是那人天良發現，將小宮主送到了龍門帮帮主手上，雪娘得信之後，又出宮追殺！」

譚盡等四人，長長呼了一口氣，齊聲道：「白棗兒，再見了！」

白棗兒揚着胖胖的小手，道：「再見了，他媽的。」這「他媽的」三字，出於白棗兒之口，天香宮來的人目瞪口呆，但是譚盡等人却呵呵大笑了起來，那四人一頓足，立時飛身上馬，四匹馬又疾馳而去，轉眼之間，就不見了！

四人笑了一會，粉面玉郎君才道：「白棗兒總算沒有事了，但不知她長大之後，是不是還會記得我們這四個人？」

顧不全道：「記得不記得，又有甚麼關係？我們連性命也豁了出去，本來就只要白棗兒安全，別的不爲甚麼！」

譚盡和金不嫌兩人，以極其欣慰的聲音道：「現在白棗兒總算安全了！」

他們四人，心中都感到無比的欣慰，他們都不是甚麼仁人俠士，但是却全然不計代價，做了這樣的一件事，究竟爲了甚麼，只怕連他們自己也說不上來。

天色漸漸地黑了。

第二天早上，只有顧不全一人持着樹枝，慢慢地驅車離去，粉面玉郎君、金不嫌、譚盡三人，全都在滿足的微笑中，傷重而死了。

而顧不全去了何處，也沒人知道，誰會去注意一個廢人的下落呢？

（全文完）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接了神秘人交給他的信物，覺得奇怪，爲什麼師父會將這些東西交給死對頭許不醉呢？心中正在狐疑，以爲許不醉眞的和自己師父過不去，師父怕了他而將值錢的東西贈送。經過神秘人的解釋是欠下許不醉的賭債，而贈送的東西是用來照顧他的，叫岳小玉安心住在許不醉家裏，等候師父回來。岳小玉遵照師父的話趕去公主軒，因步行不方便，手頭有了金子銀両，儼然一個富家小公子，僱了一輛馬車從百鳥林經過，百鳥林是强盜出沒的地方，雖然是危險地帶也僥倖闖過去，可惜闖不過去，發現另一輛馬車的前面，有一羣人抹刀擦劍……

義結金蘭契　同去公主軒

岳小玉一眼看見這人的面貌，立刻就對他生起一份憎厭之感，心想：「操你媽個臭王八，現在是甚麼天氣了，居然還在搖甚麼臭扇！」

這時，只見那黑衣漢子眨眨一對細眼，道：「簡兄，今天甚麼風，居然會把你這輛安全馬車吹進這裏來啦？」

簡六早已嚇得面如土色，忙道：「是小人胡闖亂撞，不知好歹擅自闖進這裏來了，還望各位壯士高抬貴手，放過小人這一次則個。」

黑衣漢子目光一凝，沉聲道：「光棍眼裏不揉砂，你連這條道路也敢橫衝直撞，分明是得到不少好處了，車廂裏還有甚麼人？快說。」

簡六早已牙關打戰，還沒有「骨碌」一聲跌落在地上，又算是難能可貴，這時候黑衣漢子叫他「快說」，他却反而連半個字也說不上來。

岳小玉雖然心中驚惶，但却是驚中有怒，眼見簡六驚得六神無主，便一拍胸膛，大聲說道：「車裏就只有我一個人。」

黑衣漢子嘿嘿乾笑兩聲，道：「是眞的？」

岳小玉道：「你不相信，可以過來瞧瞧。」

黑衣漢子道：「我躺在這裏舒服之極，實在很不想動。」

立刻有人狂笑道：「大當家既不想動，不如讓俺砸碎這車子，這樣他老人家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了。」

簡六面如土色，急叫：「使不得，使不得！」

但他才叫出這兩句話，車廂已坍塌了一半。

只見一個鐵塔似的大漢，正揮動着一柄巨斧，在車廂四面劈來劈去。

不消片刻，車廂已不再是車廂，它已變成了一堆破爛不堪的廢木。

簡六和岳小玉當然也隨着跌落在地上，連馬兒也給嚇得爲之嘶鳴不已。

簡六看見自己唯一的生財工具被毀，整個人立刻完全呆住了。

岳小玉雖然也已面青唇白，但他仍然沒有退縮。（他這時候根本退無可退，縮無可縮，就像是推牌九抓住了『鴛鴦六七四』一般，就算縮成『密三』也是有死無生之局，倒不如有一點便衝大一點，希望莊家『鱉十至尊』可也。）

「這位大當家！」岳小玉昂起了頭，大聲道：「車裏的確只有我一個人，你現在應該看清楚了罷？」

黑衣漢子瞥了他一眼，淡淡道：「你是從那裏來的野孩子？」

岳小玉心念電轉，忽然靈機一觸，居然大胆地說：「你才是他媽的野種！」

黑衣漢子一怔，那手持巨斧的大漢早已勃然大怒，向岳小玉衝了過來。

岳小玉心想：「這一次非要賭盡不可。」立時回頭瞪眼，厲聲喝道：「誰敢動本使者一根毫髮，保證他不出一月之內，會被抽筋剝皮，然後浸在酸醋裏慢慢才死去！」

他雖然年紀細小，但這一喝居然聲勢十足，連那鐵塔似的大漢也爲之一愣。

但那大漢隨即狂笑起來：「小雜種竟敢胡說八道，看斧！」

話聲甫落，躺在車頂上的黑衣漢子已然疾喝道：「大斧且慢。」

原來那鐵塔般的巨漢叫大斧，這大斧向來都很遵從黑衣漢子的命令，但當黑衣漢子喝聲甫起之際，大斧的斧頭早已出手了。

岳小玉看了大吃一驚，急忙旋身閃避開去。

他這一閃，可不是甚麼高明的輕功，

以是雖然看來閃得很快，但畢竟還是快不過大斧的那一斧。

只聽見「颼」的一聲，岳小玉背後中了一斧。

岳小玉給大斧劈中，在那一刹那間的感覺眞是難以形容。

他心中暗叫道：「這次眞箇是完了也矣！」

可是，他雖然背上中了一斧，却居然並不覺得怎麼疼痛。

大斧收回斧頭，還沒開口說話，那黑衣漢子已飛撲過來，一掌就向大斧當胸劈至。

大斧立刻中掌，面色灰白地倒退開去，那黑衣漢子怒道：「你聾了？沒聽見我的說話？」

大斧捫着胸，顫聲道：「俺……俺已收不住勢子……所以……」還沒說完，已「哇」一聲吐出了血。

岳小玉這時才稍爲定一定神，他一想之下，便想通了其中關竅，「老子明白啦，今番大難不死，全憑老子身上穿着了一件銀蠶絲軟甲，若然不是這樣，就算有十八個小岳子也得唏哩呼嚕報銷去也。」直到這時，他才知道這件「有點刺肉」的軟甲實在是無價之寶，不禁對神秘師父又再加添了一份感激之意。

黑衣漢子再也不看大斧，目光轉移到岳小玉的臉上。

這時，他看見岳小玉挨了一斧之後，居然還能站立着，不禁大是驚訝：「你怎麼了？」

岳小玉面上現出一絲冷笑，道：「你是不是以爲老子非死不可了。」

黑衣漢子乾咳一聲，道：「這位小哥兒休要誤會，這大斧人蠢性急，做事全無分寸，所以才險些誤傷了尊駕而已。」

岳小玉聽見這大盜頭子居然以「尊駕」二字相稱，不禁面露得意之色，道：「大當家，你也不用客氣了，有甚麼事，咱們不妨慢慢的談。」

黑衣漢子道：「在下是萬年帮帮主蕭焯，請問這位小哥兒怎樣稱呼？」

岳小玉心想：「如今形勢吃緊，老子的眞名實姓可不宜直說出來。」當下眼珠子一轉，便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區區姓練，叫練無敵。」

他說「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那是因爲他年紀還細小，怎麼說也算不上是個「大丈夫」，既然自己不是「大丈夫」，那麼就算改名換姓胡謅一番，也是無可厚非之事了。

蕭焯雖然是老江湖，但也想不到這少年居然如此狡獪，聞言立刻拱了拱手，道：「原來是練兄弟，失敬！失敬！」

岳小玉冷哼一聲，道：「老實說，老子的武功，並不算怎麼厲害，但這些笨人笨斧，只怕還不容易劈得死我。」

蕭焯道：「練兄弟，你練過鐵布衫功夫？」

岳小玉搖頭道：「沒練過。」

蕭焯道：「你練過金鐘罩？」

岳小玉又搖頭：「也沒練過，但我義父說過，無論是誰敢傷害我，他以後的日子就絕不會好過。」

蕭焯沉吟一陣，才道：「你義父是什

麼人？」

「他也姓練，」岳小玉歪着頭得意地說：「說正確一些，我姓練也是義父的意思。」

蕭焯一怔：「你本來姓甚麼？」

岳小玉道：「我不知道自己本來姓甚麼？是一個老和尚把我養大的，初時老和尚叫我小狗子，但後來我義父在寺裏看見我，和我談得十分投契，於是，義父就叫我跟他上峯了。」

「上峯？上那一座峯？」蕭焯詫異地問。

岳小玉含笑道：「當然是上飲血峯去了。」

一聽見「飲血峯」這三個字，蕭焯差點連站也站不穩：「甚麼，難道你義父就是……練……練老宮主嗎？」

岳小玉一看見他這副神態，就知道自己這一次吹牛吹的不壞，便繼續得意洋洋地說道：「怎麼，你也聽過練驚虹的名字嗎？」

蕭焯倒抽了口涼氣，面上驚疑不定地說：「練老宮主成名赫赫，在下又怎會沒聽說過，只是……在下從來也沒聽人說過，他老人家曾經收了一個義子……」

岳小玉嘻嘻一笑，道：「這種小事，難道要向天下英雄高聲宣佈不成？」

蕭焯道：「這個自然不必，但……」

他本是江湖經驗十分豐富的盜賊頭子，但岳小玉故弄玄虛，又把練驚虹也捧了出來作為盾牌，他不明底蘊，一時間居然為之不知所措。

這一次，岳小玉早已吸收了金德寶冒充太乙眞人弟子的教訓，知道光是冒充還是不行的，便趁着這時候繼續說：「我是奉了義父之命，前往公主軒找尋一個人上飲血峯的，我下山之際，義父已說過百鳥林有一夥強人，但他叫我不用害怕，他說血花宮的人，是絕對沒有人胆敢加以欺負的。」

蕭焯道：「練宮主要你去找誰？」

岳小玉道：「一個醉而不糊塗的傢伙——許不醉！」

蕭焯目光一閃：「你要找許不醉？」

岳小玉道：「不是我要找許不醉，而是我義父要找他。」

蕭焯道：「但這人甚是麻煩？」

岳小玉道：「許不醉麻煩與否，老子可不知道，但蕭老兄弟是纏着小弟，咳咳，將來義父問起，老子可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了。」

他前一聲「老子」，後一句「小弟」，然後又是「老子」，不禁使蕭焯聽得為之眉頭大皺，若不是礙着練驚虹這個江湖大魔頭，他早已忍不住要發作。

前一次，岳小玉促使金德寶冒充太乙眞人的弟子，險些釀成殺身之禍，但這一次形勢却大大不同。

首先，岳小玉已說明，練驚虹早就知道，「練無敵」會經過百鳥林。

此外，蕭焯如今並不是單獨面對「練無敵」，在這林子裏，還有萬年帮中的二十幾個帮衆。

倘若蕭焯把心一橫，索性殺了岳小玉，但却難保將來不會走漏消息，除非他連這二十幾個帮衆也一併殺掉滅口，那才自當別論。

但蕭焯當然不會這樣做。

這時，岳小玉擺起了「練驚虹義子」的架子，蕭焯不禁有點不知所措的感覺。

他考慮了很久之後，終於決定三十六着，走為上着。

「練兄弟，是蕭焯一時糊塗，阻誤了尊駕的行程，此後青山常在，綠水長流，咱們一定後會有期。」蕭焯說完這幾句話，就帶着萬年帮所有的人走了。

但那輛黑色的馬車，却仍然留放在原處。

簡六早已嚇得冷汗如醬，他看見岳小玉如此鎮定，不禁大是佩服。

他當然不知道，岳小玉又何嘗不是暗捏了一把冷汗呢？

直到林子裏只剩下他們兩人的時候，簡六才顫抖着聲音道：「小……小公子，咱們現在該……該……怎麼辦？」

岳小玉瞪着他問道：「你還可以趕車嗎？」

簡六好不容易才能點了點頭，道：「大……大概還……還不成問題……」

岳小玉笑了笑：「那就好辦了。」

簡六苦着臉，道：「但小人……小人的馬車已變成了廢物……」

岳小道：「怕甚麼？人家不是已經賠了另一輛馬車給你嗎？」

說着，伸手向那輛黑色的馬車一指。

簡六不覺吃了一驚，道：「這怎麼使得？」

岳小玉道：「為甚麼使不得？你不敢要了它？」

簡六道：「這是……是……是……」

「是賊車！」岳小玉按捺不住，大聲道：「是賊車又怎樣？老子如今要去見那個姓許的，不要說是賊車，就算是棺材車也坐上去再說。」

簡六見岳小玉決意如此，倒也不敢執拗，但却要拖着自己原來那匹馬兒才肯離去。

岳小玉坐上那輛黑色的馬車，只覺得這車廂雖然闊大舒適，但却總是對它沒有半點好感，一氣之下，便解開褲子在車廂的軟墊上撒了一泡大尿。

穿過了百鳥林，前面是一片廣闊的原野。

在原野東北方，有一座碧綠的湖泊，只見湖岸松竹並茂，景色甚是怡人。

簡六到了這時候，面上才總算有了一點血色。

岳小玉也探頭出來，道：「是不是快到公主軒啦？」

簡六道：「快了！快了！」

岳小玉說道：「這輛車子，你說好不好？」

簡六搖搖頭，道：「不好，車上好像還有點尿臭的味兒。」

岳小玉笑了笑：「是我屙的，眞的很臭嗎？」

簡六一怔，忙說道：「那就不怎麼臭了。」

岳小玉奇道：「怎麼是我的尿就不怎麼臭？難道還會是一泡香尿不成？」

簡六道：「童子尿就算不香，也決不會怎麼臭？」

岳小玉道：「這裏景色甚好，咱們再談這些，未免是大煞風景。」

簡六道：「小公子說得對，屎尿屎尿這些字眼，本來就是不怎麼文雅的。」

岳小玉道：「但再文雅的人，不管是男是女，還是每天也離不了要大小二便的事。」

簡六訕訕一笑，忽然道：「好香！」

岳小玉一愣：「甚麼好香？」

簡六道：「是山西竹葉青。」

× × ×

這裏不是山西，但却有人挑着兩大罈竹葉青在路上走來走去。

這兩個酒罈實在大得驚人，倘若岳小玉跳下去，馬上就可以把他活活淹死。

兩個酒罈都是裝滿了酒的，而且眞的裝得很滿很滿。

而挑着這兩大罈酒的人，則是一個瘦得出奇的紫袍人。

這紫袍人大概三十歲左右年紀，他赤着一雙脚，用担挑挑着這兩罈酒。

岳小玉覺得這人甚是有趣，便立刻叫簡六趕車上前。

當馬車和那紫袍人並列向前走的時候，岳小玉忍不住叫道：「嗨，你在這裏幹什麼？」

紫袍瘦漢道：「送酒給一個人。」

岳小玉道：「是不是送給許不醉？」

紫袍瘦漢咧嘴一笑，道：「你怎會知道是送給許不醉的？」

岳小玉也學他一般咧嘴一笑，道：「在這附近，唯一最喜歡喝酒的人，似乎就只有許先生而已。」

紫袍瘦漢道：「不錯，這兩罈酒，若要我喝，只怕三年也喝不完，但許先生却可能三天就已喝得點滴不剩。」

岳小玉道：「你是個賣酒的？」

紫袍瘦漢搖搖頭，道：「不，我不懂得做生意。」

岳小玉道：「那麼，妳是白白把這兩罈酒送給許先生喝了？」

紫袍瘦漢道：「其實這也不是送，而是輸。」

岳小玉問道：「你曾經跟許先生打過賭？」

紫袍瘦漢道：「你說對了，他看來糊糊塗塗，但眞正賭起來的時候，却比九月裏的狐狸還要更清醒。」

岳小玉道：「這兩罈酒怎麼沒有封蓋的？」

紫袍瘦漢道：「這兩罈酒本來有泥封，是我把泥封一一拍開的！」

岳小玉道：「你為甚麼要這樣幹？」

紫袍瘦漢道：「若不把泥封拍開，又怎知道這兩罈酒是不是竹葉青？」

岳小玉道：「這酒是你自己的，怎會不知道？」

紫袍瘦漢道：「你這下子却說錯了，這兩罈酒並不是我的。」

岳小玉道：「難道是你把它偷回來的不成？」

紫袍瘦漢一笑，道：「這次你說對了，這兩罈酒的確是偷回來的。」

岳小玉一愣：「從甚麼地方偷？」

紫袍瘦漢道：「是在府尹大人的官邸裏偷的。」

岳小玉更是怔住：「這豈不是虎頭捫虱嗎？」

紫袍瘦漢嘻嘻一笑：「府尹大人的官邸，在我眼中看來，就和酒家裏的茅廁沒有甚麼分別。」

岳小玉失笑道：「小弟早已瞧出兄台練就一身好武功，否則也無法挑着這兩大罈竹葉青行走如飛。」

紫袍瘦漢道：「過獎啦，這點皮毛功夫，眞是叫江湖上的朋友笑話。」

岳小玉問道：「敢問這位兄台高姓大名？」

紫袍瘦漢「噢」的一聲，乾笑道：「我姓歐，叫歐一神。」

「甚麼？是歐……歐一神？」

「對啦，我就是歐一神。」紫袍瘦漢笑道：「這名字怎樣？」

岳小玉咳嗽一聲，道：「這名字很好，但好像跟一位江湖前輩甚是相似……」

歐一神目光一亮，道：「你是不是說我的兄長？」

岳小玉連忙問道：「你令兄叫甚麼名字？」

歐一神道：「他叫歐如神，比我大二十多歲，江湖上的朋友都叫他『江北仙上仙』。」

岳小玉吁了口氣，道：「對了，我說的那位前輩，正是『江北仙上仙』歐如神前輩。」

歐一神道：「家兄的本領比我高得多了，尤以相命本領更是武林一絕。」

岳小玉道：「你呢？」

歐一神苦笑道：「一事無成，就只喜歡賭博。」

岳小玉心想：「這倒算跟老子志同道合。」

兩人一個坐在馬車上，一個挑着兩大罈酒，不經不覺來到了一大片綠竹叢下。

只見在竹叢背後，有一條鋪着青石板的大路，大路盡頭，是一座朱門白牆的莊院。

行到近處，只見大門外寫着「公主軒」三個清秀勁挺的大字，原來終於已到達了目的地，岳小玉連忙下車，給了簡六四片金葉子，簡六大喜過望，連聲多謝才繞路離去。

在大門外，有一個家僕模樣的老人，正在用帚子打掃門前的落葉。

歐一神看見這老僕，立刻就喜孜孜地加快脚步上前，含笑說道：「鐵帚翁，您好。」

老僕仍然在打掃落葉，但嘴裏却漫聲應道：「人老了，想好也好不起來啦。」

「沒這種事，」歐一神嘻嘻一笑，道：「鐵帚翁老當益壯，沒有半點比後生哥兒輸虧。」

鐵帚翁道：「就算你說得再動聽，我現在仍然只是個檢帚子掃泥塵的衰翁。」

歐一神道：「這是哪裏的說話了？在江湖上，有誰不知道鐵帚翁的大名？只不過你老人家現在想過一點安閒的日子，所以才懶得在武林中跟那些沒見識的傢伙一爭長雄而已。」

「少囉唆，心鳳在前廳抹桌子，你還是在她那裏多動一點腦筋才最實際。」鐵帚翁淡然一笑地說。

歐一神放下担挑，向鐵帚翁打了一揖，道：「那麼，小歐就此告進，遲些時候再來拜望你老人家。」

鐵帚翁嘿嘿一笑：「就此告退這句話聽得多了，但這句『就此告進』，我活到這把年紀還是初次聽聞。」

這時，岳小玉也已走了過來，聞言微笑着說：「只要你老人家明白，歐兄怎麼說都是沒關係的。」

鐵帚翁目光一寒，盯着岳小玉道：「你是誰？」

歐一神也接着問：「對了，你是誰？為甚麼也到這裏來了？」

岳小玉雙手一拱，道：「我姓岳，叫岳小玉。」

歐一神道：「我沒聽過這名字。」

鐵帚翁冷笑一下，說道：「他還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你又怎會聽過他的名字呢？」

岳小玉心中有氣，立時反唇相稽，說道：「你老人家的名號，我也從來沒有聽過。」

鐵帚翁一怔，繼而呵呵笑道：「好厲害的一張小嘴，但我一點也不奇怪，因為老夫在江湖上鬧得天翻地覆之際，你這位小兄弟還沒有出世。」

岳小玉道：「常言道薑越老越辣，果然不錯。」

鐵帚翁神色一凝，雙目倏地神光暴射，仔細地打量了岳小玉一陣，才道：「岳老弟，你到這裏來，到底所為何事？」

岳小玉默然片刻，道：「我是來拜會許軒主的。」

鐵帚翁搖搖頭，道：「你來的不合時宜了。」

岳小玉一愕，道：「許軒主出外去了嗎？」

鐵帚翁又搖搖頭，道：「不，他在軒裏，但却沒空。」

歐一神聽見許不醉沒有空，居然拍掌笑了起來，又興奮地說道：「這是不是眞的？」

鐵帚翁橫了他一眼，冷笑道：「我已老得快要鑽入棺材裏去了，又何必還要騙人？」

歐一神忙道：「鐵帚翁不老，一點也不老，而且一定會長命百歲。」

鐵帚翁冷笑地道：「誰說我會長命百歲？」

歐一神道：「是家兄，他相法如神，包管不會有錯。」

鐵帚翁道：「不要說長命百歲，就算有八十歲，我也心滿意足啦。」

歐一神搖搖頭，道：「家兄說過你老人家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歲，甚至是活到一百二十歲也不足為奇。」

鐵帚翁忽然嘿嘿一笑，說道：「可是，仙上仙根本從來沒見過我，我也從未拜會過他，他又怎能為我這個衰翁批相判命呢？」

歐一神陡地呆住，登時為之語塞。

鐵帚翁嘆了口氣，隨即揮手，說道：「你去見心鳳好了，我還可以活多久，這是上蒼早有安排的事，誰都犯不着太過緊張。」

歐一神碰了一個釘子，再也不敢逗留，匆匆挑着兩大罎酒「就此告進」去了。

歐一神進入大門後，鐵帚翁又再凝視着岳小玉，道：「小兄弟，你貴姓？」

岳小玉心神一震，道：「我不是說過姓岳，叫岳小玉嗎？」

鐵帚翁冷笑一聲，道：「只怕不是姓岳罷？」

岳小玉道：「我不姓岳又姓甚麼？」

鐵帚翁臉色一寒，道：「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你應該姓練，叫練無敵才對！」

岳小玉「啊呀」一聲叫了起來：「非也非也！這世間上根本就沒有練無敵這一個人！」

鐵帚翁哼了一下，說道：「小兄弟，大家都是明白人，你不是練驚虹的乾兒子嗎？」

岳小玉「唷」的一聲，道：「這些胡謅出來的事，你老人家是聽誰說的？」

鐵帚翁冷冷地說道：「到底是誰在胡謅？」

岳小玉一挺胸膛：「是我。」

鐵帚翁臉色更冰冷：「你為甚麼要向蕭帮主胡說八道？」

「蕭焯！」岳小玉恍然大悟，「是他向你說的？」

鐵帚翁冷冷道：「是又怎樣？」

岳小玉吸一口氣，忽然大聲道：「現在我才知道，原來你們跟萬年帮這一夥强盜是有勾結的！」

鐵帚翁笑道：「萬年帮算得上甚麼東西？不要說許軒主，就連我這個老衰翁，也只當這夥人馬是一撮螞蟻。」

岳小玉道：「但蕭焯為甚麼要把百鳥林的事向你直說？」

鐵帚翁冷笑，說道：「他想討好我這個老衰翁，所以就把你的行踪預早向我稟告。」

岳小玉忽然大聲笑了起來，道：「就是這樣，你眞的以為我就是練驚虹的乾兒子？」

鐵帚翁沉着臉，道：「我只知道一件事：蕭焯的胆子再大，也絕不敢揑造事實來騙我。」

岳小玉吸一口氣，道：「我承認，我曾經說過，自己是血花宮的人，而且還是練驚虹的義子，但實際上，根本完全沒有這回事！」

鐵帚翁道：「這麼說，你在百鳥林說的都是謊話了？」

岳小玉道：「當然是謊話，若不是這樣，我又怎能安然來到這裏？」

鐵帚翁冷冷一笑，道：「但你的本領可不小，居然接得住大爺的斧頭。」

岳小玉一懍，只含糊地說：「那只不過是我好運氣而已。」

鐵帚翁不信道：「一斧砍在你背上，你能够安然無恙，又怎會是好運氣那麼簡單？」

岳小玉聳了聳肩，道：「這點小事不要再提啦，晚輩是來找許軒主的。」

鐵帚翁道：「我已說過，他沒有空見你。」

岳小玉道：「他有甚麼事？是否大醉不起？」

鐵帚翁道：「這一點，你是無權過問的。」

岳小玉一頓足，叫道：「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他。」

鐵帚翁輕哼一聲，冷冷道：「你有甚麼事情，儘管對我說好了。」

岳小玉道：「這就眞眞對不住了，因為這事情太重要，萬萬不可傳六耳。」

「混帳！」鐵帚翁一聲怒喝道：「你這個黃毛小子才戒奶三天，竟敢瞧不起老夫？」

岳小玉道：「這不是瞧得起瞧不起的問題，而是——」

「放肆！」鐵帚翁吼叫道：「休說你只是個野雜種，就算眞的有練驚虹做你乾老子，今天老夫也要你見識見識『鐵帚亡魂殺』的厲害！」

岳小玉猛然吃了一驚，急叫：「前輩且慢動手——」

但鐵帚翁殺機已起，那裏再理會岳小玉說甚麼，只見他手中竹帚一抖，瞬息之間已向岳小玉當胸襲至。

這鐵帚翁原本姓方名竹，壯年時來頭極大，無論武功和經驗均極老到，當他初出道江湖之時，的確以一柄鐵帚作為武器，被稱為「鐵帚亡魂客」，但到了晚年，雖然一般江湖人還稱之為「鐵帚亡魂客」或者是「鐵帚翁」，但他那柄鐵帚，早已棄而不用，只是拿着一柄竹帚就算。

但這時候，他的內力修為遠勝從前，縱然只是使用竹帚，威力絕對不會比往昔遜色，招式反而更加靈活辛辣。

休說岳小玉不懂武功，就算他從三歲開始習武，到這個年紀，仍然絕非方竹之敵。

只聽見「啪」一聲响，方竹的竹帚已掃在岳小玉的右胸上。

岳小玉驚叫一下，立時蹌踉地倒退三步，才能站穩下來。

方竹這一帚之力，雖然只是用上五成力道，但已力足裂石開碑，誰知岳小玉居然只是倒退三步，既未倒下，更似全無半點受傷，這就不禁使方竹為之驚詫極了。

「好小子，果然有點邪門道兒！」方竹怪笑一聲，竹帚又再疾捲而至。

岳小玉暗叫不妙，心想：「老子雖有銀蠶絲軟甲護身，但這老不死若迎頭掃下來，這顆腦瓜子同樣是保不住的！」

但方竹身手極快，就算岳小玉想要閃躲，也是來不及了。

果然，方竹這一帚，眞的向岳小玉當頭猛襲下來。

岳小玉登時面無人色，忖道：「這番死定矣。」

但就在這刹那間，突然一道狹長棍影凌空飛過來，不偏不倚正撞向方竹的竹帚上。

方竹立刻收回竹帚，目光如刀一般瞪着一個人的臉。

這人也瞪着方竹，原來却是歐一神。

那一道狹長的棍影，其實就是歐一神用來挑酒用的扁担。

只見方竹眉鋒殺氣陡現，嘿然道：「小歐，你這是甚麼意思？」

歐一神却是答非所問，道：「心鳳不在裏面。」

方竹道：「再往西軒去找，不要在這裏蕩來蕩去。」

歐一神道：「我帶着這位小兄弟去西軒好不好？」

岳小玉忙道：「這個當然好極，就請歐兄引路則個。」

方竹却冷然搖頭，道：「這小子來歷不明，怎可以讓他進去。」

歐一神道：「他是我的朋友。」

方竹冷冷道：「不要騙老夫了，你從前根本就完全不認識他。」

歐一神道：「從前雖然不認識，但如今咱們已成為了好朋友。」

「胡說！」方竹道：「那有這般快就可以成為好朋友的？」

歐一神道：「這種事不分快慢，只要投緣。」

岳小玉忙道：「歐兄說得對，咱們哥兒倆可說是一見如故，從此以後，咱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你若要殺小岳子，除非連小歐子也一併殺了！」

歐一神居然和應着，說道：「小岳子說得對，你若要殺他，除非連我也一併殺了！」

方竹面上陡地轉過一絲陰冷的神色：「小歐，這種事可不是開玩笑的！」

歐一神道：「我也不是跟你老人家開玩笑，我雖然對相命之術不及兄長，却也看得出，這位小兄弟面相極佳，將來一定會出人頭地的。」

岳小玉感激地說：「歐兄對小弟眞是太好了。」

歐一神道：「你也對我蠻不錯，我看得出，你是個很够朋友的人。」

岳小玉道：「只要人家當我是朋友，我就絕不會把他出賣。」他生平撒謊無數，但在交朋友這種事情上，却的確十分坦誠，絕無半點虛偽。

歐一神聽見他這樣說，極是高興：「如此甚好，咱們就地結拜，做對好兄弟如何？」

岳小玉道：「小弟何德何能，怎敢與歐兄……」

「少說這一套！」歐一神立刻怫然不悅，道：「你再推辭，那就是瞧不起我這條瘦竹竿。」

「歐大哥，這是甚麼話兒了？」岳小玉忙道：「既然這樣，小弟就恭敬不如從命！」

歐一神大喜，挽着岳小玉的右手，兩人雙雙跪下，就此立誓結為金蘭兄弟，不消說歐一神年紀較大，自然是做了老大。

方竹冷冷的瞧着兩人，等兩人站立起來之後，才冷冷的說：「眞够爽快，一兩下子就做了兄弟。」

歐一神抱拳一笑，道：「我這個小兄弟，若有甚麼地方開罪了你老人家，還望原諒原諒則個好了。」

方竹嘿嘿一笑，道：「有歐家的人看顧着，老夫又還有甚麼話好說？」

歐一神道：「我這個小兄弟，想拜會拜會許軒主，怎麼一直不得要領？」

方竹道：「老夫早已說過，許軒主沒有空，決不會在這時候接見任何人。」

歐一神道：「就算他不接見任何人，最少也該嗅到竹葉青的香氣。」

（未完・十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崑崙三劍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擲鉢禪院和天地教戰鬥的各大門派都互有傷亡，保持戰鬥力的還有宋鎮山，商景雲，孟達人、無住大師等人，雖然中了毒，尙能保持眞氣不致渙散，幸好來了金鐵口助陣，原來他在半路上將崆峒二皓和黎姬從雪山逃出時捉住，將黎姬交給追來的仲飛瓊和岳少俊，然後挐二皓先來到擲鉢禪院援救，仲飛瓊審問黎姬後知道爺爺中的毒是竺三姑和巫姥姥二人配製的，便連忙和岳少俊，四使女趕來擲鉢禪院，在山上先將黑虎神趙光斗殺掉，解除上山威脅，來到寺門，又將蒙面青衣人點了穴。此時無量劍派掌門人封南山趕來赴會，一同到禪院支援……

殲滅天地教　災禍全消除

峨嵋連生大師和惲夫人、陳夫人等人趕到之後，火靈聖母原本要二皓（大皓、三皓）截住連生大師等人，但憑空來了個金鐵口，把大皓、三皓給攔了下來。靳半丁正因甘玄通無故後退，沒了對手，立即長劍一擺，截住了連生大師。

催命婆子巫姥姥和賣花婆竺三姑也同時搶出，迎住了陳夫人和惲夫人。火魔女祝巧巧看到惲慧君，那是她心目中第一個敵人（情敵），口中嬌叱一聲：「惲慧君，妳來得正好，看劍！」

祝巧巧一記「野火燒天」，直取惲慧君。

惲慧君手中吸金劍揚處，冷冷說道：「妳除了會使幾手火器，居然敢和我動劍麼？」

「搭」的一聲，引開祝巧巧的長劍，振腕一劍，分心就刺。

小翠跟着小姐身後，看到柳青青，口中叱道：「好啊！你就是春梅了！」短劍一指，攻了過去。

玉玄子眼看加入了生力軍，精神一振，一面示意孟達仁、甘玄通二人，代替自己和惲慧君押陣。

這時候，正好「湘西雙屍」兇神惡煞般撲攻過來，玉玄子心中一動，立即存了先把這兩個兇人除去的念頭，當下長劍向天一圈，朝湘西雙雄一指，喝道：「五行列陣。」

這是指揮五個藍袍弟子，以「五行劍陣」困人。

八名武當弟子中，立時有五個道人揮劍而上，一下把湘西雙屍圍了起來，劍光交織如網，困住了兩人。

玉玄子長劍一揮，敵住攻來的五叉眞人閻天風，惲欽堯截着九指羅漢祝祥符。

這一來，對方的兇猛攻勢，己方的岌岌危機，已經完全解除了。

少林十八弟子列下的「羅漢陣」依然屹立不敗，而且還有孟達仁，甘玄通二人空了下來，可以率領三個武當門人，和四個連生大師帶來的峨嵋僧人，隨時機動增援。

局勢不但穩定下來，而且還略佔了優勢。

金鐵口把兩隻麻袋放在地上，三皓聽到老大的吩咐，正待走上前去打開麻袋袋口。

金鐵口連忙伸手一攔，陪笑道：「三皓老哥，你慢點動手好不好？」

三皓不耐煩道：「你還有什麼事？」

金鐵口縮着頭，聳聳肩，右手一攤，陪笑道：「這個……嘻嘻，二位老哥，兄弟這是苦力……」

三皓道：「你要銀子？」

金鐵口巴結的點點頭，含笑道：「貨色送到了，總該付運費了吧？」

三皓嘿然道：「你眞是死要錢！」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金鐵口駭然叫道：「老哥不給錢，還要揍人，這道理可說不過去，好，你就揍吧！」

左手一抄，抓到一隻麻袋，擋在自己身前。

試想三皓出手，何等迅疾，武林中能有幾個人，能在他手掌下躲閃得開？金鐵口不但沒有躲閃，連說話都慢吞吞，等他說完了，才伸手從地上抄起麻袋，再往身前擋來，這要多少時間？

但他提過去的麻袋，擋在身前，還比三皓拍出的手掌，快了一步。

大皓看在眼裏，立即沉喝一聲：「老三，住手！」

崆峒四皓都有數十年勤修苦練，掌力自然能發能收，三皓聽到大皓的喝聲，掌勢已快要拍上麻袋，硬自把力道收了回去，回頭道：「老大，你有什麼事麼？」

大皓道：「這位朋友把兩個麻袋送到這裏，咱們不能小氣，他要多少，咱們給就是了。」

金鐵口諂笑道：「還是大皓老哥想得通！」

三皓問道：「你要多少銀子？」

金鐵口聳聳肩，伸出兩個指頭，晃動着，陪笑道：「這是講好了的，那個託我送貨的人說過，把兩個麻袋送到地頭，給二十兩銀子。」

三皓道：「好，就二十兩。」

金鐵口笑着道：「銀貨兩訖，兄弟叨光的。」

三皓可給他說僵了，他們身上，怎會帶着銀子？這就回頭朝伺立的一名青衣女子吩咐道：「妳們去取二十兩銀子來。」

那青衣女子答應一聲，轉身而去，很快就取了一錠銀子，遞給金鐵口道：「這裏是二十兩多了，你拿去吧！」

金鐵口並沒有伸手去接，笑了笑道：「小老兒一向是規矩人，老少無欺，說過二十兩，就是二十兩，姑娘既說這錠銀子多了，那小老兒可不敢收，請問姑娘，銀子多了，那就把他拿下來，小老兒只要二十兩，多一分不要，少一分也不成。」

青衣少女說道：「你……這人怎麼攪的……」

大皓雙目神光連閃，微笑着道：「朋友大概是在拖延時光，是不是還有帮手趕來？」

金鐵口呵呵一笑道：「老哥只說了一

半，兄弟是要等一個人，他也許會出個高價，把兩隻痲袋收買過去，可不是什麼帮手。」

他仰起頭，看看天色，忽然伸手從口袋裏摸出一塊黑黝黝的東西，朝三皓面前遞了過去，說道：「你要不要嚐嚐看？」

三皓不知他手中拿的是什麼東西，忙不迭向後暴退數尺。

金鐵口望着他裂牙一笑道：「瞧你幹什麼慌慌張張的後退，兄弟這是五香豆腐乾，香得很！」

他咬了一口，一陣咀嚼，搖搖頭道：「只是放在口嘴裏，太乾了，硬得有些咬不動……」

嘴裏還在說有些咬不動，好像發了狠勁，把一塊五香豆腐乾囫圇吞棗，生吞活剝的往嘴裏塞。

五香豆腐乾體積當然不大，但整塊塞入嘴裏，就不容易把他嚼爛，沒有嚼爛當然吞不下去。

只聽得他咽喉間咯咯作響，鼻子掀動，忍不住「哈啾」一聲，把滿嘴嚼成碎塊的五香豆腐乾，像噴泉一樣，朝四外噴了出來。

戰場上，首先創立奇功的，該算是武當派的「五行劍陣」了，他們發動劍陣，不僅困住了湘西雙屍，不到一柱香的工夫，但聽厲嘯乍起，先是三眼殭屍閔慶雨，中了一劍口中發出一陣一厲嘯。但五行劍陣流動如風，按五行生尅之理，循環攻敵，只要你中了一劍，就會連續中上五劍之多。果然三眼殭屍厲嘯甫起，慘嗥之聲也隨着而來，一個人再慓悍，中上五劍，大概也活不了了。

閉日殭屍閔慶雷眼看乃弟倒地，心頭又急又怒，稍一分神，右腰立即中了一劍，他大吼一聲，拚命撲起，但就在他要撲未撲之時，腰背等處，又連續中劍，砰然摔倒，兩個橫行江湖，作惡多端的魔頭，終在「五行劍陣」中，惡貫滿盈，雙雙死去了。

火魔女祝巧巧一柄火靈劍，因受制於惲慧君的吸金劍，精奇招式，不時的被吸開，雖然沒有屈居下風，也顯得有些縛手縛脚。

和惲夫人動手的賣花婆竺三姑，和陳夫人動手的巫姥姥，武功雖然極高，但惲夫人、陳夫人姐妹兩人，使的是「宋家百劍」，劍法精純，賣花婆和巫姥姥不過十幾個照面，就落了下風。

靳半丁也不是峨嵋掌門連生大師的對手，三劍之中，總有一劍接不下來，只是繞圈後退，九指羅漢祝祥符一支鐵筆，接戰淮陽大俠惲欽堯三尺青鋒，雖然還能支持，已是攻少守多。

五叉眞人聞天風迎戰武當玉玄子，他方才力拚飛虹羽士，已是久戰之身，玉玄子一上場就動了殺機，展開「太極劍法」，劍光一圈接一圈的飛洒開來，把五叉眞人鬧得手忙脚亂！

只有和柳青青動手的小翠，不是柳青青的對手，業已陷入險境。

就在此時，大家耳中都聽到一聲「哈啾」，除了火靈聖母祝靈仙、祝天俊、靳半丁、賣花婆竺三姑四人，功力較高之外，其餘的像九指羅漢祝祥符、五叉眞人聞天風、催命婆子巫姥姥、火魔女祝巧巧、柳青青等人，都被金鐵口一聲「哈啾」噴出一口碎細的五香豆腐乾粒子，打中了軟痲穴。

激戰中的惲欽堯乘機把九指羅漢連頭帶肩，一劍削斷，玉玄子也不怠慢，一劍點落五叉眞人的心坎死穴，陳夫人一劍穿心，殺了催命婆子巫姥姥。

幾聲悶哼，隨着「哈啾」聲中，連聲響起！金鐵口聽得一急，大聲叫道：「喂，喂，大家該住手了！別給小老兒增加殺孽呀……」

大皓沒想到金鐵口一個噴嚏，會有這麼大的威力，不由心頭大怒，沉喝一聲：「匹夫，看掌！」

揮手一記劈空掌，朝金鐵口迎面劈了過來，大皓八九十年的修爲，掌力之强，舉世罕匹，三皓同時猛然跨上一步，逼到了金鐵口的身後，右手五指勾曲，作勢待發！

金鐵口好像早就料到他們兄弟前後夾攻，雙手迅快抓起兩隻痲袋，一隻擋在前面，一隻擋在後面，口中叫道：「乖乖，你們眞想要我老命，慢點動手好不？難道你們連兩個兄弟的死活都不顧了麼？」

大皓心頭犯疑，掌勢不覺一停，沉聲道：「你說什麼？」

金鐵口說道：「我說什麼，你沒有聽見？」

大皓喝問道：「你剛才說誰的兩個兄弟？」

金鐵口聳了聳肩，說道：「這還用問麼？你們不是有四兄弟麼？在這裏現在有幾個？」

三皓怪笑一聲道：「你說裝在痲袋裏的會是老二和老四？」

金鐵口瞪着兩隻鬥鷄眼，說道：「信不信由你。」

「給老夫看！」三皓話聲出口，突然伸手朝金鐵口右手痲袋抓來。

但他快，金鐵口比他還快，右手一縮，嚷道：「不成，這兩隻痲袋必須三對六面，才能開來！」

大皓看出金鐵口一身武功，只在自己二人之上，但他也並不相信老二、老四會落在金鐵口手裏，目光眈眈，問道：「要什麼時候才能打開來？」

金鐵口一顆頭往外伸，嘻嘻笑道：「你們瞧，正主兒不是來了麼？」

× × ×

擲鉢禪院雖然只有一個大天井，雙方的人雖然都在大天井上，但此時戰局亂哄哄的，必須分作幾方面敘述，而事情又差不多是在同一時候發生，故而忙得作者一支禿筆也有轉不過來之感！

却說雙方激戰方殷之際，給金鐵口一個噴嚏，把幾個窮兇極惡的兇人悉數給制住，這一變化，實在發生得太突然，使得情勢急轉直下，崆峒派大勢將去，功敗垂成。

正在和宋鎭山相持不下的火靈聖母祝靈仙，臉色劇變，激怒得一臉俱是獰厲之色，白髮飄飛，咬牙切齒，厲聲大喝道：「姓宋的老匹夫，今日之事，都是你和本敎作對，本副敎主先劈了你，再找他們算帳。」

火靈劍突然一緊，劍勢瘋狂般攻出，這回她當眞動了眞怒，和宋鎭山拚了老命，一支劍使得宛如長江大河，匝地盤般的攻到，要知她化盡心血，由「宋家百劍」的招式上，研創了一套破解「宋家百劍」的劍法，此刻才源源出手。

武林大老宋鎭山早已從宋文俊和祝天俊一場搏鬥中看出自己的「宋家百劍」，已爲對方所破，這一陣功夫，全仗他多年練劍，造詣深厚，才維持不敗，此刻火靈聖母發動瘋狂攻勢，他劍招受到對方尅制，自然大感困擾，手中長劍只顧應付，大有施展不開的趨勢。

另一邊，本來站在階上，替火靈聖母押陣的孟飛鸞，驟覩形勢有變，九指羅漢、五叉眞人、巫姥姥三人死於非命，妹子祝巧巧和柳青青都被制住了穴道，不！兩人已被惲慧君、小翠主婢押着向「羅漢陣」退去。

心中不禁一急，立即就從一名侍女手中接過寒英劍，一個人凌空飛越過衆人頭頂，翩然若飛鳳，朝惲慧君身前瀉落，劍如長虹，已把惲慧君逼退了幾步，左手揮一掌，拍開火魔女祝巧巧的穴道。

陳夫人一劍穿心，結果了巫姥姥，眼看一條人影，凌空飛來，漾起的一道劍光，有若長虹瀉地，逼得惲慧君後退不迭，她自然看得出來孟飛鸞劍上功力極爲深厚，惲慧君絕非她的對手，急忙閃過身來，長劍當胸，擋在惲慧君的前面。

祝巧巧看到惲慧君，恨得牙癢癢的，切齒道：「姓惲的丫頭，妳給我出來。」

惲慧君哼道：「手下敗將，還敢向本姑娘叫陣。」果然身形一側，搶了過去。

兩位姑娘就像寃家對頭，一湊即合，就雙劍並擧，動起手來了。

孟飛鸞望了陳夫人一眼，冷然道：「妳想與本姑娘動手嗎？」

陳夫人心中暗道：「此女好生冷傲！」一面含笑道：「姑娘身手不凡，老身已看到了，如肯聽老身相勸……」

孟飛鸞叱道：「我從不聽人相勸，不必嚕嗦，看劍！」寒英劍刷刷的兩聲，隨手點出。

陳夫人不知她就是自己的兒媳婦，看出她如此狂傲，心中不禁有氣，冷然道：「劍術一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憑妳這點火候，也敢在老身面前撒潑？」

揮手發劍，迎了上去，婆媳兩人才一見面，就動起手來。

這時小翠已把柳青青押入羅漢陣。

賣花婆善使暗器，故而沒被金鐵口噴出來的一顆五香豆腐乾擊中穴道，但她劍上功夫，比起惲夫人，自然差了一截，此時被惲夫人圈入在一片劍光之下。

靳半丁功力、劍術都不如連生大師，也節節敗退，只餘封架之勢。

只有祝天俊和無住大師，依然打成平手，相持不下，那是無住大師在動手之間，以「傳音入密」把祝天俊的身世詳細的告訴了祝天俊。老和尚也並不知道和連生大師同來的陳夫人，就是祝天俊的母親，只知宋鎭山是他的舅父而已。

這些話聽得祝天俊疑信參半，並未完全相信，但多少總會受無住大師的影響，長劍攻勢也就隨着緩和下來。

× × ×

如今從擲鉢禪院的山門外，正有六七個人步履匆促的奔了進來，走在最前面前的一人，身穿一襲青衫，腰懸吳鈎劍，正是岳少俊。

緊隨他身後的是仲飛瓊和封南山、春風、夏雨，以及押着黎姬的秋霜、冬雪。

就在他們這一行人堪堪進入山門的當口，從八九丈高的大殿簷牙間，倏然平空飛墮一個皓首黃衫的高大老人，他一落到地上，就目光如炬，洪聲喝道：「少林、武當的人，給老夫站出來！」

他這一聲大喝，聲若洪鐘，聽得在場的人，齊齊一怔！

× × ×

金鐵口指的就是他。大皓隨着他手指指處看去，金鐵口也趁這一機會，拿起兩隻痲袋，聳聳肩膀，一顛一顛的朝皓首黃衫老人奔了過去，口中埋怨的道：「老哥怎麼這時候才來？可眞把我金老二等得急死了。」

皓首黃衫老人目光注視着他，半晌才點頭道：「老兄就是那位測字看相的金鐵口？」他終於想起這個人來了。

金鐵口連連點頭陪笑道：「一點沒錯，兄弟我就是金鐵口，那天給你老哥卜了一卦，要你到這裏來，一定可以找到兇手，兄弟沒騙你吧？」

皓首黃衫老人道：「多謝老兄。」

金鐵口兩手提着痲袋，諂笑道：「大家自己人嘛，不用客氣，嘻嘻，不知道老哥要怎麼謝謝區區呢？」

黃衫老人看他一副猥瑣模樣，又擋在自己面前，心頭不禁感到煩膩，說道：「老兄請讓開，老夫要找少林、武當的人算賬。」

金鐵口依然站在他的面前，搖搖頭道：「兄弟可沒告訴老兄，兇手就是少林、武當的和尚、道士呀！」

黃衫老人怒嘿一聲道：「不用你說，老夫自己知道，你快給我讓開！」

金鐵口雙雙手提着兩隻痲袋，依然沒動，陪着笑道：「你老兄若是找和尚、道士拚命，那就大錯特錯了。」

黃衫老人瞪着雙目道：「那麼你說是誰殺害了老夫的七弟、八弟？」

原來這黃衫老人是八公山的五公莊公允，當日他發現七公黃公度死於武當「太極點」，八公張公權死於「般若禪掌」，是以他要找武當、少林的人報仇。

金鐵口聽他詢問自己，不覺得意一笑，縮縮頭，說道：「這就是區區約你老兄來到這裏的緣故，區區保證你老兄可以在這裏找到眞正的兇手……」

五公莊公允道：「你說兇手是誰？」

金鐵口雙手提着痲袋學了下，才道：「兩個兇手，區區老早就把他們裝在痲袋裏了，就是等着你老哥來了，三對六面問個清楚。」

說到這裏，把兩隻痲袋放在地上，一面朝大皓、三皓招招手道：「二位老哥，你們也過來，痲袋裏這兩個人和你關係可大着呢！」

大皓始終猜不透金鐵口的來歷，但他總覺得此人大有來歷，尤其對兩隻袋裏的人，聽金鐵口的口風，好像是老二和老四

，他先前還不相信，現在忽然覺得似有可信了，因此緩緩舉步走了過去。

金鐵口直起腰望五公莊公允，和大皓、三皓三人說道：「兄弟沒有打開袋子之前，有一句話奉告三位，等我打開袋子後，三位切莫激動，更不可意氣用事，務必聽兄弟把個中原委說個清楚，大家好好商量。」

五公莊公允、大皓、三皓各自點了點頭，表示同意。

金鐵口沒有多說，捋起袖管，雙手一搓，把兩隻麻袋袋口紮緊的麻繩，搓成了粉，迅速打開袋口。

麻袋中果然是兩個人，五公莊公允和大皓、三皓六道眼光落到兩人身上，莊公允問道：「這二人是誰？」

大皓、三皓兩人同時驚咦出聲，訝異的道：「眞會是老二，老四？」老二、老四，正是二皓、四皓也。

大皓臉色倏變，霍然地轉過身來，沉聲大喝道：「匹夫，你把老二、老四怎麼了？」

二皓、四皓坐在麻袋中，宛如老僧入定，只是睜着眼睛，一霎不霎，分明被人制住了穴道。

三皓更不怠慢，舉手在老二，老四身上連揉帶拍，連解了幾處穴道，但二皓、四皓依然定着眼珠，趺在如故，一動不動，顯然沒有解開穴道了。

金鐵口雙手連搖，說道：「兄弟方才說過，二位最好冷靜一點，莫要衝動，聽兄弟把話說完，你們就會明白。」

大皓哼道：「你說。」

金鐵口用手摸了一把嘴唇上理兩絡鬍子，整整喉嚨，說道：「兄弟只點了他們一處經外奇穴，其實沒什麼重要，只要經穴一解，就可無事，至於……哦，對了，大皓兄總該知道，你們老二、老四二位可曾練過『大手印』和『蜈蚣功』麼？」

三皓道：「咱們兄弟各擅一功，武林中盡人皆知，你問這幹麼？」

金鐵口朝五公莊公允聳肩一笑道：「這不就對了麼？『大手印』擊中人身，和『般若禪掌』極相近似，練『蜈蚣功』出手只使食、中二指，擊中人身，也和武當派的『太極點』彷彿似之，現在你總明白了吧？」

五公莊公允目射精光，厲聲道：「這麼說，七弟八弟果然是死在這個匹夫之手的了，老夫今天非……」

金鐵口連連搖手道：「老哥別衝動，要知人是他們二個出手殺的沒錯，但其實二皓和四皓也是被害的人，他們正是不得已而爲之，兄弟要制住他們穴道，也是爲此。」

大皓眼中精芒連閃，莊公允也面露疑惑，同聲問道：「此話怎說？」

金鐵口聳聳肩說道：「因爲二皓、四皓都被祝靈仙下了迷神藥物，不但他們二人，連貴派姬山主和雪老兒都着了她的道兒……」

× × ×

岳少俊、仲飛瓊進入了天井，就看到雙方激戰正殷，岳少俊受了金鐵口的指點，注意目標，自然是火靈聖母，此時眼看他一把火靈劍，招招逼進，一派進手招數，劍術如狂風驟雨般的展開。

宋老爺子功力雖然深厚，但在招式上，極似受制於人，每每一劍劃出，才到中途，就立取撤劍變招，以致威力無法發揮，有處處制肘之感，眼前只是憑着他數十年練劍造詣深厚，與經驗豐富，才能和火靈聖母相持不敗，岳少俊從身邊掣出吳鈎劍，緩步向兩人走去。

仲飛瓊關心的是賣花婆竺三姑，因爲爺爺中的「迷失散」解藥，就在賣花婆身上，但她目光一轉，却發現大姐孟飛鸞和一個青布衣裙的婦人（陳夫人）雙劍如輪，打得劍光繚繞，大姐的「雪山飛鳳劍法」神妙無比，也只和她打個平手，只不知道這青衣婦人是誰？心中方在驚疑之際，只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喂！仲姑娘，快去把妳大姐勸止住了，婆媳兩個這般拚死拚活的可是大逆不道的呀！」

只要聽說話的口氣，這分明是老哥哥（金鐵口）在和自己說話！仲飛瓊聽得不由一怔！婆媳？大姐是祝天俊的妻子，和這青衣婦人怎麼會是婆媳呢？但不管如何，她相信老哥說的絕不會錯。

再回頭一看，賣花婆竺三姑已經被惲夫人圈在一片劍光之中，任他左衝右突，都無法衝得出來，看情形，惲夫人只是想把她困住，並無傷她之意，當下回頭將春風、夏雨二人低低的說了幾句，自己就寒英劍一搖，縱身掠起，劍先人後，化作一道寒光，朝孟飛鸞和陳夫人中開飛去，口中叫道：「大姐，快請住手！」

孟飛鸞連展「飛鳳劍法」，長劍如鳳舞鸞翔，變化精奇，依然無法取勝，心頭正感氣憤，剛使出「飛鳳摩雲」，幻起一排鳳翅般劍影，朝陳夫人一片劍光斜掃過去，突聽仲飛瓊的一聲叫喊，眼前寒光如虹，急射過來，但聽接連響起十八聲金鐵交鳴之聲，這一招「飛鳳摩雲」全被仲飛瓊一招「鸞鳳和鳴」化解開去。

陣夫人原無傷人之意，看到仲飛瓊凌空發劍，接住了孟飛鸞的劍勢，她立即往後飄退了幾步。

孟飛鸞長劍一收，快聲道：「妳不是去了雪山，趕到這裏來作甚？」

仲飛瓊接住大姐劍勢，早已飄落地面，急忙說道：「大姐，妳還不知道，爺爺出了事呢？」

孟飛鸞詫得神色一變，問道：「妳說什麼？」

仲飛瓊一把拉着大姐的手，走到一邊，把此行經過，約略說了一遍。

孟飛鸞驚詫得連身子都起了一陣顫抖，說道：「二妹……此話當眞？」

仲飛瓊道：「小妹已把黎姬押進來了，大姐不信，不會親口去問他？」說完，伸手一招，秋霜、冬雪果然押着黎姬走了過來。

× × ×

春風、夏雨奉了仲飛瓊之命，各自掣劍在手，一左一右縱身向惲夫人撲來，惲慧君吸金劍一擺，嬌喝一聲：「妳們給我站住。」

春風脚下一停，抱劍道：「惲姑娘，你誤會了，小婢二人是奉二小姐之命，協助拿人的。」

惲慧君問道：「妳們拿誰？」

春風低聲道：「賣花婆。」

惲慧君冷冷的道：「賣花婆婆已被我娘困住了，不用妳們費心。」

春風道：「惲姑娘有所不知，八大門派有許多人中了她的『迷失散』，只有她身上才有解藥，萬一給她逃了，就糟糕了，所以，二小姐要我們過來拿她的。」

惲慧君聽了她的話，倒也不好再加阻攔，說道：「妳們能把她拿住麼？」

春風笑道：「憑小婢二人，當然拿不下她，但此時有惲夫人困住了她，就容易多了。」

惲慧君道：「妳們那就快去吧！」

春風、夏雨不再多說，身形一幌，施展雪山「天衣身法」，兩人一左一右，身如逆水游魚，朝惲夫人的一片劍光之中閃了進去。

惲夫人劍光雖密，但使劍的人，任你練劍數十年，劍上功夫再好，使出來的劍光更密，舞得個風雨不透，總歸只有一隻手，一支劍在舞，也總歸是有隙縫的，「天衣身法」只要有一絲隙縫，就可以鑽得進去。

賣花婆竺三姑是火靈聖母的死黨，她使的是一柄又短又闊的短劍，在惲夫人一片交織如網的劍光之下，此刻早已被逼得團團亂轉，連一頭花白頭髮，都已經披散下來，臉色獰厲，左衝右突，只有招架之功。

她枉有一手「天女散花」手法，可以打出一十八種暗器，和一種名叫「百里香」的迷香，原是專門對付强敵的，但此時就是苦於沒有一絲喘息的機會，讓她出手施展。

這一點，惲夫人早知之甚稔，所以一上手，就把她困住，但賣花婆婆一身武功却也了得，只能把她制服，此時驟覩兩條青影，一左一右投入劍光之中，心中兀自一驚，但未分清敵我，就聽有人嬌聲叫道：「惲夫人，快請住手，竺三姑已被小婢逮住了。」

惲夫人自然不肯相信，一手把劍光加緊施爲，再定睛看去，果見賣花婆已被兩個青衣少女一左一右挾住，連她手中短劍也被奪了下來，這就長劍一停，問道：「妳們……」

惲慧君喜形於色，翩然掠來，接口道：「娘，她們是仲姑娘的手下，賣花婆身上有解藥。」

賣花婆厲聲道：「沒有，妳們殺了我也沒有。」

「娘……」竺秋蘭飛也似的奔了過來，朝惲慧君噗的跪了下去，哭道：「惲姐姐，求求妳，我娘她，……她眞的……沒有解藥……」

惲慧君一把把她拉了起來，說道：「竺姐姐，我娘不會傷害令堂的，但有許多人中了毒，沒有令堂的解藥……」

竺秋蘭道：「據我所知，解藥只有我娘和巫姥姥才會配，但配成的藥，都在火靈聖母身上……」

賣花婆厲叱道：「賤婢，妳給我住口，妳這吃裏扒外的賤貨，妳……妳氣死我了！」

解藥會在火靈聖母身上，這使惲夫人聽得不禁一呆！

竺秋蘭哭道：「娘，火靈聖母所作所爲，妳都知道的，天地敎倒行逆施，不會成功的，如今她已經到了窮途末路，覆亡在即，妳老人家總得分明邪正。」

賣花婆氣得白髮飛顫，在春風、夏雨挾持之下，厲笑道：「哈哈……覆亡的是八大門派，副敎主的一身武功，沒有人可以勝得了她……妳們要想解藥，哈哈……那是作夢……」

火靈聖母一身武功，確實非同小可，這些年來，她深藏不露，如今抖露出來，居然連昔年號稱武林第一劍的大老宋鎭山也制不了她，而且還顯有屈居下風之勢。

何況宋鎭山也是中了慢性「散功毒」的人，縱然功力深厚，可以多支持些時光，但在火靈聖母瘋狂進擊之下，他又能支持多久呢？

惲欽堯、玉玄子、孟達仁、甘玄通等人，心裏自然清楚，聽了賣花婆婆這番話，不由得面面相覷，作聲不得。

孟達仁道：「眼前只有一個辦法可使，不知諸位道兄意下如何。」

玉玄子道：「孟道兄請說。」

孟達仁道：「唯一的辦法，就是處此生死一綫的存亡關頭，咱們不能不顧江湖規矩，大家一齊上去，拚盡全力，把她除去，才能保全八大門派，否則……」

玉玄子沉吟道：「這個……只怕，盟主……」

惲欽堯道：「正邪不並存，爲了挽救江湖浩刧，那也顧不得宋兄反對了。」

甘玄通道：「惲兄說的是。」

惲欽堯一招手道：「慧兒過來。」

惲慧君道：「爹有什麼吩咐？」

惲欽堯說道：「妳把吸金劍交給爲父一用，咱們只有和祝靈仙一拚的一途可行了。」

惲慧君把吸金劍雙手遞上，惲欽堯接過吸金劍，環日一顧，說道：「諸位道兄，讓兄弟先上，趁其不備，以吸金劍引開祝靈仙長劍，諸位就可動手齊上，務必一招尅敵……」

「啊！」惲慧君叫道：「爹，慢點，岳大哥他……」

× × ×

岳少俊緩步走近火靈聖母和宋老爺子的身邊，抱劍朗聲道：「宋老爺子，火靈聖母爲罪魁禍首，還是讓晚輩來對付她的吧！」

火靈聖母因爲眼看己方連連失利，對宋鎭山可說恨之入骨，劍勢輪轉如飛，着着進擊，宋鎭山在她三劍之中，大概只還一劍，劍勢緩慢，眞氣拂拂，他現在完全仗着多年練劍，以內力對解對方攻勢。

兩人這一場比拚，已經進入了生死拚搏，一個劍如雷霆，光若閃電，一個劍勢迂緩，每一劍劍氣迸發，在他們一、二丈內，幾乎震厲風行，劍光繚繞，你如果武功稍差，別說走在他們面前，就是想踏進去一步，也辦不到，不是被激盪的劍風捲下來，就會被凌厲劍風劃得皮破血流，這還是說只從一、二丈外跨進一步，若是你再想逼近過去那就非要了你的命不可。

如今他們劍風激盪，劍光飛旋之中，瀟洒的走進一個人來，自然會令人同時一驚。

宋鎮山迴目看去，本人正是岳少俊，忍不住叫道：「岳老弟，你不是她的對手，快退出去。」

岳少俊淵停嶽峙，清朗的道：「老爺子只管退下來，晚輩自信應付得了。」

火靈聖母看到岳少俊，不覺獰笑道：「好小子，你居然也送死來了，加上一個，本副教主並不在乎。」

嘶然生風，火靈劍劃起一閃寒光，朝岳少俊飛襲過來。

岳少俊手中吳鈎劍輕輕一折，「噹」的一聲，就把對方刺來的劍勢壓住，轉臉道：「宋老爺子請退吧。」

宋鎮山和她力拚了百招，沒有機會壓得住對方長劍，岳少俊輕描淡寫的舉手一劍，就壓住了火靈聖母的劍勢，士別三日，眞該刮目相視，看來自己眞的老了，宋鎮山暗暗慨嘆一聲，收劍後退。

火靈聖母做夢也想不到岳少俊一招之間，就壓住了自己長劍，心頭自然又驚又怒，但壓住長劍，讓宋老爺子退下，這如果對別人來說，是一件丟臉的事，對火靈聖母可是一個機會！

因此她並不急着抽回長劍，只是口中冷嘿一聲，左手豎立，閃電朝岳少俊推出，她推出來的當然是「火靈掌」，赤紅如火，炙熱逼人，惲慧君那一聲驚叫，也是因此而發！等衆人回頭過去，只見岳少俊左手一探，朝前迎擊出去。

雙掌乍接，响起「啪」的一聲脆響，岳少俊依然岸立不動，火靈聖母却被震得連退了兩步，這對火靈聖母來說，震驚得如同雷殛。

她苦練了三十年，自以爲天下無人能敵的「火靈掌」，居然會被一個年僅弱冠的年輕人接下，而且還被他震得站不住樁，後退了兩步！

這一瞬間，玉玄子、惲欽堯、惲夫人、陳夫人、孟達仁、甘玄通、惲慧君等人，已然紛紛趕了過來，和剛退下的宋鎮山站在一起，因爲這是一正一邪的主力之戰，只要誅了罪魁禍首的火靈聖母，這一場武林風暴就可以平息了。

大家目覩岳少俊接下了火靈聖母這一記「火靈掌」，就增强了不少信心，認爲他能獲勝無疑。孟達仁却暗暗囑咐衆人，今天絕不能讓火靈聖母逃走，如果她一露敗象，要想乘機逃走，大家務必合力把她截住。

火靈聖母臉色獰厲，蒼髮拂拂自動，一雙亮得像冷電般的眼神，已然隱泛紅光，注視着岳少俊，點點頭道：「普天之下能接下我一記『火靈掌』的，你還是第一人，但却可惜得很！」

岳少俊道：「不知你可惜什麼？」

火靈聖母道：「因爲你辜負了我女兒給你的三粒解毒靈丹，在老身眼裏，天底下只有你能配得上我女兒，可惜你沒有成爲老身的女婿，還非殺你不可。」

火魔女祝巧巧紅着臉，咽聲叫道：「娘……」

火靈聖母冷聲道：「這是天數。」

岳少俊吳鈎劍當胸，凜然道：「聖母請發劍。」

火靈聖母看了他一眼，口中發出一聲惋惜的微喟，火靈聖母劍緩緩舉起，寒聲道：「岳少俊，你小心了。」

劍勢驟發，宛如一道激射的匹練，朝岳少俊頭上捲來。這一記「靈蛇繞頸」正是崆峒劍法上極其辛辣的招術，尤其在火靈聖母手上使出，更覺得凌厲無比，大有古時候劍仙用飛劍取人的首級的威勢，只此一招，就看得在場羣雄個個悚然動容。

岳少俊依然抱劍凜立，生似未見，直待劍光快要接近，吳鈎劍才朝前點出，劍尖很快的擺動了一下，他如今對天山三招劍法，早已練得純熟無比，出劍之時，已可隨意使劍，何況劍尖擺動，幅度極小，所有觀戰的人，連宋老爺子在內，都沒有看清他有何變化，但火靈聖母這凌厲一擊，在「叮」的一聲輕響之中，已經被岳少俊的劍光撥盪開去！

岳少俊這一招劍法，火靈聖母自然領教過了，但她就在劍勢撥盪開去之際，口中冷嘿一聲，陡然轉過來，這一瞬間，但見他劍尖顫動，一柄長劍作萬點銀芒，眞的如寒濤飛濺，冰雹天降，千點萬點，飛洒過來，岳少俊前後左右，幾乎都是點點劍雨！

惲慧君、竺秋蘭二位姑娘，不禁看得口中驚「啊」出聲！但就在萬點銀濤之中，又傳出了「叮」「叮」兩聲輕響！輕響乍起，漫天劍雨倏然盡滅！大家誰都沒有看到岳少俊這一招是如何破解的！

只見他右腕微向上彎，吳鈎劍劍尖指着火靈聖母前胸，相去只不過四五寸距離，劍尖停在中間，並未再往前刺去，同時響起岳少俊清朗的聲音，說道：「聖母總該知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害姬山主，和雪山老神仙，妄圖創立天地教，殘害異己，到頭來還是失敗了，如能及時悔悟……」

火靈聖母被他劍尖遙指胸口，一張臉氣得有如鮮血一般，口中大喝一聲，身形疾退，本已被盪開的火靈劍也及時突然舉起，正待劈出。

岳少俊早已如影隨形，跟着跨進，原式未變，本來遙指胸口的劍尖，輕輕往上提了一寸三分，這一起劍尖，不但把火靈聖母舉起的劍尖封死，也很快就抵上了她的「命脈穴」。

岳少俊雙目神光湛然，喝道：「祝靈仙，妳執迷不悟，當眞死有餘……」

他「辜」字還未出口，火魔女祝巧巧已然看出形勢不對，不由急得流出淚來，噗的一聲跪了下去，哭喊道：「岳少俊，當時我看你中了娘一記『火靈掌』，偷偷的送了三顆解藥給你，不管你是不是服了解藥，都是我幫你的一片心意，我求你就饒了我娘吧！」

火靈聖母瞋目大喝道：「巧巧，你給我住口，老身告訴妳，妳只是老身山下抱來的棄嬰，不是我的親生女兒，妳不姓祝，老身死了，也不關妳的事，妳就下山去吧！」

話聲甫落，左手倏舉，一掌往天靈上擊去，但聽「噗」的一聲，登時腦漿迸出，往後倒去。

「娘……」祝巧巧尖叫一聲，撲到火靈聖母屍體之上，放聲大哭。

宋鎮山急步走上，喜道：「岳老弟，你成功了，一場武林浩劫，終於在你手上

消弭了。」

岳少俊長劍一收，連忙抱拳道：「老爺子誇獎。」

竺秋蘭喜得流下淚來，叫道：「岳大哥，解藥在火靈聖母身上。」

岳少俊緩緩走到祝巧巧身邊，說道：「祝姑娘，聖母自絕而死，人死不能復生，姑娘應該節哀順變，還有，就是許多人都中了毒，包括姬山主和雪山神仙在內，解藥就在聖母身上，希望姑娘能把解藥取出來，交給在下，在下感激不盡。」

祝巧巧拭着眼淚，伸手從火靈聖母懷中掏出三個玉瓶，站起身，面對岳少俊，一雙含着淚水的眼波望着他，把玉瓶遞了過去，咽聲道：「娘臨死之前，沒有把這玉瓶毀去，她雖沒說，已經是有意留給你們的了！你拿去吧！」

岳少俊伸手接過，說道：「多謝祝姑娘。」

祝巧巧道：「散功散和迷失散的解藥，瓶上都刻有字，另一個玉瓶裏裝的，是『不二金丹』的解藥，所有投效崆峒派的人，都需要一粒解藥，才能解除身中之毒，從盲從中醒過來。」

說完，雙手抱起火靈聖母的屍體，轉身往外就走。

竺秋蘭道：「怪不得我娘對火靈聖母忠心不二，原來也中了火靈聖母『不二金丹』之毒。」

岳少俊把其中一個玉瓶交給竺秋蘭，說道：「蘭妹，妳把這瓶藥拿去，快讓令堂服下解藥，再把解藥分給所有崆峒派的人，這件事就交給妳了！」

竺秋蘭接過玉瓶。岳少俊又把手中兩個玉瓶交給了惲慧君，要她把兩種解藥，分給在場的中毒之人服下。

火靈聖母一死，還在動手的靳半丁、祝天俊，都已停了下來。

「娘……」祝天俊淚流滿面，奔了過來。

金鐵口正好向五公莊公允和大皓、三皓解釋清楚。孟飛鸞聽了仲飛瓊的話，再從黎姬口中證實，不但爺爺中了毒，連姬山主也被她下了迷失散，這話大皓、三皓自然也聽到了，大家都感到驚詫不止。

金鐵口一下閃了出去，攔在祝天俊面前，說道：「老弟，你有娘不認，還去認賊作母？」

祝天俊腳下一停，怒喝道：「你胡說什麼，還不給我滾開？」

金鐵口還沒說話，陳夫人已經搶着過來，流淚道：「孩子，你眞的連娘都不認了？」

祝天俊看看陳夫人，覺得這靑衣婦人，自己好像有些眼熟，只是想不起什麼來了，怔怔道：「這位夫人，莫非是認錯了人？」

這時宋鎮山已經服下解藥，緩步走過來說道：「天俊，你再想想看，你小時候的乳名叫做龍官，對不？你應該是老夫的外甥，你父叫陳啓先，她就是你的生身之母……」

祝天俊實在一點也記不起來，茫然道：「我一點也記不起來。」

只聽一個尖沙的聲音說道：「你曾經服過老身的『迷失散』，又服過火靈聖母的『不二金丹』，自然想不起來了。」

這說話的正是賣花婆竺三姑，她服了『不二金丹』解藥，如夢初醒，此時看大家正和祝天俊說話，要竺秋蘭扶她走了過來。

祝天俊道：「妳如何知道的？」

竺三姑笑了笑道：「你只要服了『迷失散』解藥，就會明白，因爲你是老身用拍花手法，把你抱來的。」

祝天俊驚訝的道：「妳此話當眞？」

竺三姑道：「老身騙你作甚？」

惲慧君、竺秋蘭各自從玉瓶中傾出一粒解藥，交給了陳夫人。

陳夫人含淚道：「孩子，你快把這兩顆解藥吞下去，就不再迷惑了。」

祝天俊眼看大家說得不像有假，依言接過解藥，吞了下去。此時姬山主、崆峒四皓、段伯揚、靳半丁以及柳姬、黎姬等人，也各自服下了解藥。

金鐵口向五公莊公允再三解說，殺七公、八公是火靈聖母主謀，二皓、四皓都是中了『迷失散』和『不二金丹』之毒的人，如今火靈聖母已死，宼家宜解不宜結，不可再記前仇。五公莊公允浩歎一聲，頓頓腳，首先飛身而去。

岳少俊也把身邊軟劍交還給封南山，再由賣花婆證明了山門外一批蒙面人，都是她用迷藥引來的各大門派中人，包括無量劍派的南樵子在內，是她把軟劍送給女兒的。

宋鎮山因山門外一批蒙面人，既是各大門派中人，如果揮去蒙面黑布，暴露了身份，難免要遭到本門的處罰，因此就把解藥交給了封南山，讓他去給所有的人餵下解藥，任由他們先行離去。

封南山接過軟劍，再三向岳少俊致歉，又向宋鎮山連聲致謝，往山門外而去。

祝少俊服下兩顆解藥，頓覺心頭一清，記起自己小時候，果然名叫龍官，不覺雙膝一屈，跪了下去，流淚道：「孩兒想起來了，孩兒小時候就叫龍官，但孩兒的爹呢？」

陳夫人一把抱住祝天俊，淚如雨下，嗚咽的說不出話來。

孟飛鸞跟着丈夫跪在地上，說道：「媳婦給婆婆磕頭，方才媳婦……」

陳夫人把她拉了起來，藹然笑道：「賢媳婦，不知不罪，婆婆不會怪妳的。」

孟飛鸞紅着臉道：「多謝婆婆。」

岳少俊直到此時，才知道祝天俊果然是師父失蹤了十六年的兒子，心頭一喜，忙說道：「祝大哥，原來你就是小弟要找的師兄，師父他老人家已經找了你十六年了。」

金鐵口聳聳肩道：「這件事，還是老哥哥來吧！宋老爺子，咳，咳，小老兒應該稱你老哥一聲師兄，事情是這樣的，當年師父他老人家（天山逸叟）傳了你（宋鎮山），一百招劍，宋家劍法，遂成爲天下無人能破。」

宋鎮山點點頭，拱手笑道：「老朽其實算不得是師父的入門弟子，師弟你才是師父的入室弟子。」

金鐵口笑了笑，續道：「陳啓先，算來也是師父他老人家傳的藝，因爲陳家也是劍術世家，和陳夫人結褵之後，陳夫人

學的是『宋家百劍』，有一天，夫妻為了練劍時的一句戲言，陳夫人說，宋家百劍，無人能破，陳老哥却說天上無不可破的劍法，就為了這句話，夫妻幾乎就此反目，陳老哥日以繼夜，思索破解百劍之法，有一天，他在一處樹林子內，枯坐思索，正好師父經過，就在樹林子裏反覆穿行，引起了陳老哥的注意，師父演的正是避劍身法，等到老哥領悟，師父自然早就走了，陳老哥心裏一喜，就回去告訴陳夫人，說他已能趨避宋家劍法，非要陳夫人試驗不可，那天正好宋師兄去看他們，嘻嘻！當時宋師兄聽得有氣，說出：你光能避劍，算得了甚麼，能破我一招，才是真本領，陳老哥聽了此話，一怒之下，就說出：我陳某人若不能破你宋家百劍，就永絕江湖。當時原是一句氣話，那知當晚他就帶了六齡的兒子龍官，不別而去……」

岳少俊暗道：「原來如此！」

宋鎮山老臉一紅，喟然道：「大家當時原是一句氣話，唉！老朽當年也有不是之處，但陳老弟走後，大家四出尋找，就一直沒有找得到他。」

祝天俊連忙問道：「那麼爹現在那裏呢？」

岳少俊道：「師父在雲台山。」

惲慧君把解藥給所有人服下之後，就拿着兩個玉瓶，送到仲飛瓊的手上，說道：「仲姐姐，這是專解『迷失散』和『散功散』的解藥，現在交給你了。」

仲飛瓊接過兩個玉瓶，竺秋蘭也把手中玉瓶送了過去，說道：「仲姐姐，這是火靈聖母『不二金丹』解藥，妳也帶去的好。」

仲飛瓊接過玉瓶，含笑道：「謝謝二妹子。」

她面對着幽嫻文靜的惲慧君，和伶俐聰明的竺秋蘭，心中暗暗感嘆一聲，自己和岳少俊姐弟相稱，做姊姊的應該把俊弟弟讓給這一位小妹妹吧！這一想，她心頭本來有着一份說不出的為情迷惘，轉而升起一股喜悅。

她緩緩走近孟飛鸞身邊，說道：「大姐，爺爺急需解藥，我要回山上去了。」

孟飛鸞點點頭道：「好吧！我要跟婆婆祝郎去雲台山，等雲台山回來，我也要回去看望爺爺，妳先去吧！」

仲飛瓊點點頭，回身朝岳少俊道：「俊弟，姐姐要回雲山去了，你……你多保重……」

她眼角不禁有些濕潤，但她強自忍住了。

岳少俊聽說仲姐姐要走，內心不免也有些依依不捨，望着她說道：「姊姊你保重。」

仲飛瓊沒有再說，轉身緩步往外行去。春風、夏雨、秋霜、冬雪也緊隨着她身後，像一陣風般跟了出去。

八大門派的人服下解藥，經過這一陣調息，也全已復原，只有姬山主因中毒較深，尚未清醒。華山掌門商景雲，無住大師等人，因宋鎮山要陪同祝天俊母子上雲台山去，因此紛紛向盟主辭別，也特別向岳少俊致謝，這一場武林風暴，若非岳少俊力挽狂瀾，就不堪設想。

岳少俊連說不敢。

宋鎮山說道：「岳老弟，咱們也該走了。」

竺秋蘭道：「娘，妳也該和他們一同上雲台山去一趟才是，祝大哥當年是妳抱來的，妳是唯一的證人呢！」

賣花婆自然知道女兒心意，點點頭道：「好吧，娘害他們父子分離了一十六年，真該向陳大俠去賠個禮，也好減少娘的一份內疚。」

陳夫人道：「竺大姐快不可如此說了，我對拙夫，才愧疚良多呢！」

岳少俊從腰間解下吳鈎劍，送到姬山主面前，朝柳姬、黎姬二人說道：「這劍是姬山主的，請二位轉交姬山主吧。」說罷，把劍放在姬山主的身邊。

金鐵口伸手一攤，說道：「小兄弟，你也要還老哥哥一件東西。」

岳少俊愕然問道：「老哥哥說的是甚麼？」

金鐵口嘻嘻的笑道：「你方才硬接火靈聖母一記『火靈掌』，要不是老哥哥從北海玄癸老兒那裏借來了一件寶物，你能安然無事，不被她離火真氣燒傷？老哥哥還得趕上北海去還人家呢？」

岳少俊道：「老哥哥，你說的究是何物？」

金鐵口聳聳肩道：「你不會伸手到懷裏去摸摸看？」

岳少俊依言伸手入懷，果然摸到一塊涼冰冰的東西，急忙取了出來，只見那是一塊圓形的黑玉，岳少俊忍不住問道：「這是甚麼東西？老哥哥幾時放在小弟懷裏的？」

金鐵口伸手接過，笑道：「這是千年玄玉，玄癸老兒要不是看在師父的面子，他還不肯借呢，這是專破離火真氣的寶物，嘻嘻，就是方才我叫你附耳過來的時候（教他第三劍法）塞在你懷裏的，好了，老哥哥要走了。」說罷，朝竺秋蘭眨眨眼睛，顛着屁股就走。

岳少俊叫道：「老哥哥，我們在那裏再見面呢？」

金鐵口回頭道：「有緣千里來相會，老哥哥等你請我喝喜酒的時候，我會不請自來。」

宋鎮山嘆息道：「他真是一位天壤奇人！」

宋鎮山、宋文俊、霍萬清、惲欽堯夫婦、惲慧君、陳夫人、祝天俊夫婦、岳少俊、賣花婆、竺秋蘭等一行人，都要上雲台山去的，大家相繼走出擲鉢禪院。

崆峒四皓一直送出山門，由大皓拱手道：「崆峒不幸，被祝靈仙鬧得滿城風雨，幸蒙宋盟主、岳少俠力挽狂瀾，還保全了崆峒一派，山主行功未醒，老朽兄弟四人代表山主，謹向諸位致謝。」

宋鎮山連連拱手還禮，說道：「四位前輩言重，姬山主醒來的時候，還望代宋某致意。」

一行人去了雲台山，祝天俊當然也改了姓，成為陳天俊，夫妻團聚了。

岳少俊當時是為了替師父完成一樁心願，才出江湖的，如今也圓滿完成了，而且還贏得了二位多情姑娘的芳心，可謂不虛此行。

（全文完）

追魂女殺手

（本文承自第52頁）

顯然他已經很順利的逃走了，她如夢初醒，立刻撥電話叫總部收屍，還把她的三號曲尺手槍拋入海水中，辯稱岳加受到威脅把她推開，當作擋箭牌，連發兩槍，跳出石欄杆。

她懷疑他已經跌死，因為樓高水淺，叫總部多派一些人撈屍。

幾個蛙人深夜出動，只是撈起她拋掉的手槍。

沒有人會懷疑她殺了自己人，救回岳加一命，因為她此行純然是追殺所有逃往古巴的美國死囚，第一個必殺的人就是岳加。

為甚麼她放走岳加呢？那是很費解的，即使是桃麗絲本人，事後也覺得難以解釋。

女人就是這樣奇妙的，她被愛神金箭射中的時候，怎樣費解的行為也可以幹得出來！

又是一天，她接獲岳加的電話，要桃麗絲依照對方的吩咐去做，搭火車到「卡美鎮」，落車後，一個人孤零零的走上一座山。

它叫做楓華山，景色很美，一邊有山徑，另外一邊，都是很崎嶇的，她朝着山徑走，直到山頂。

那個地方真的靜，鬼影也沒一個，只就除了岳加。

岳加穿了一套黑色的衣裳，顯得更加神秘，神秘而又英俊瀟灑，對她有很大吸力，她是不由自主被他吸引才冒險走上來的。

岳加見了她，第一句問：「桃麗絲，憑着妳的判斷，有沒有人跟踪妳呢？」

「沒有！」

「那麼，我在此很真誠的對妳講忠心話了，沒有跟妳發生戀情之前，我已經決心這樣做，正如那兩個殺手所說，盡量排除對我不利的人，雖然我得到古巴當局的信任做了高級特務官，可是我知道這樣做，仍是十分危險的，反而我投奔美國，不會發生危險，因為我能够建一個大功，將功贖罪。」

「你打算怎樣立功呢？」

「我知道一個絕大的秘密，有辦法炸毀古巴海底飛彈發射台，事前你把這個計劃對國防部長沙布奇說知，還說那是我的建議，事後他一定肯讓我回到美國，跟妳一起過活，當然的，那時我不是死囚了，你願不願意這樣做？」

她有些迷惘，緩緩靠近他，仰起臉孔，承受一個熱情的吻。

即使她百份之百的去協助他，她仍要問：「岳加，為甚麼你知道我的名字，還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呢？你必有內應，這個人是誰？」

「他是卡禮頓醫生，那是那日給你注射針藥的人。」

她倒抽一口氣，說：「真是使我驚奇！他竟會是奸細！」

「你誤會了，他不是奸細，只是他知道我的父親是火藥專家，同時也知道我能够把海底死火山口復活，想炸毀古巴海底飛彈發射台，只有這個辦法，他不想我死，故此跟我唱送秋波，這種秘密是極深沉的，即使我返美國跟你結婚，事後妳也不要向任何人洩秘。」

「好的，我不怪責他便是，同時我發誓永不向別人洩密，現時你要不厭其詳的把引致死火山復活的妙計劃說出來，是否可行呢，仍要國防部長定奪！」

「當然的，他是這件事情最高的決策人，現時我要向你解釋清楚，妳用長途電話跟他通話的時候，必須把各處半死半活的火山口名稱以及所在地說得清楚，才不會發生錯誤。在海底的地下脈搏之中，有的是金屬熔岩岩漿流出來，甚麼東西都被它摧毀，幸而它分作多處噴火，有些火山沉入海中，不再噴火了，假如把所有附近的半死半活火山，投入人造岩漿，使之凝結，封住噴火口，海底的死火山口，就會突爆，我們沒有查出飛彈發射台準確方位置，只好這樣做！」

說完，他反反覆覆把七個火山口的名稱所在及方位講出來，桃麗絲憑着超卓的記憶力，把它深深的記在腦海中，然後分手。

她果然用遠洋長途電話跟美國國防部長沙布奇聯絡，沙布奇答應赦免岳加的任何一種罪名，但要他證實海底火山真的爆發，毀滅古巴海底飛彈發射台，然後帶走他。

她通知岳加，兩人不再見面了，幾日後，她再通知他，叫他在楓葉山腳等候，只覺海水奔騰，海面有火，知道海底火山爆發，便即離開小旅館，走向山頂，到時她乘搭美國戰機凌空而下，把他帶走。

她不再見他了，悄然搭航機回到華盛頓，更有實質的參加這項壯舉。

到了指定的那一天，她期望着海底火山爆發，留在佛羅里達州的桑田空軍基地上。

下午三點多鐘，果然一聲暴雷似的音響從古巴那邊傳來，她喜極狂呼：「我們勝利了！」

戰機的機師叫她坐上飛機，立即起飛了！

二十五分鐘之後，戰機穿過翻滾的濃烟，抵達楓葉山，她看見海面有火，黑森林的烟有如密雲，知道大功告成，非常興奮。

垂直戰機在楓葉山降落，她遙遙的看見岳加走過來，她見了十分興奮，只是喊了一聲，岳加大聲接應，疾忙走過來，立刻聽到一陣機槍的聲響，機師用手提機槍掃射。

岳加慘叫，倒在血泊中打滾，滾了幾滾，從懸崖跌了去！沒有再活了，她十分悲痛，抓住機師問道：「為甚麼你要這樣做？」

「這是國防部長的命令，事實上，他知得太多了，非死不可！」機師看見她大叫大哭，有如猿人，只有打暈她，然後抱她走進戰機。

戰機向佛羅里達州那邊飛回去，途中，還有另外一隊戰機護航。

（全文完）

毒神仙

齊雲飛傳奇　故事之三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柳擷紅，顧雲生，舒燕北一同來到南陽城外隱居的「鎖神」姬知祥住處，詢問他是否去年曾去武當，姬知祥說是十五年前去過，齊雲飛遂告訴他武當山發生事故，失了一件寶貝，這寶貝可以引起武當一場火併，更有可能造成一場武林風暴，希望能查出偷盜的人，他們又向姬知祥詢問柳宣陽的居處，姬知祥無奈，遂道出柳宣陽在大運河畔的丹陽……來到柳宣陽居處，却發現柳宣陽一家已遭人殺害，顧雲生等立即報官，丹陽城的捕頭以及仵工趕來，在炕底掘出幾具屍體，證實是柳宣陽的媳婦、孫兒及他本人，而現場牆上只見一個「梅」字…

解武當糾紛　息內鬨纏鬥

不料顧雲生也發覺了，輕聲道：「窗外有人!」

齊雲飛緩緩站了起來，裝作不知情地，負着雙手，慢慢走出去，只見花叢後，一道黑影一閃，即不見了，他周圍一望，不見有人，信步走過去，樹後人影已渺!

齊雲飛正在忖測，忽聞有人道：「施主你在作甚?」

齊雲飛一回頭却是那小道童引一位五十左右的道人過來，他咳了一聲，道：「在下便急，想找個地方……」

那道人道：「便是你要想找貧道?」

「是的，道長便是觀眞?」

那道人點點頭，齊雲飛又道：「在下有事相求!」

觀眞道人道：「閣下既要去茅廁，且先去!」

齊雲飛本待說不必，但那道童已道：「請施主跟我來!」齊雲飛無奈只得跟他轉到後面去，就在此刻，齊雲飛又覺得有人在樹後偷窺，待他轉頭過去，又不見有人!

齊雲飛進廁，小道童在外面等他。齊雲飛完事出來，跟着小道童回雅室，那觀眞道人已在室內。

觀眞道人道：「貧道並不認識諸位施主，不知施主們找貧道何事?」

齊雲飛道：「實不相瞞，咱們是要見武當的黃松道長……」

觀眞道人忽然用力咳嗽起來，齊雲飛一怔，把下面的話吞了下去。觀眞道：「玉清，去拿壺茶來招呼這幾位施主!」

那小道童出去之後，觀眞又長身將門關上，衆人見他行動神秘，心頭都甚是詑異，齊雲飛道：「道長您……」

觀眞微微一笑，道：「凡事小心一點總是好的！諸位施主可否將大名見告?」

齊雲飛將名字報上之後，觀眞又道：「諸位何事要見黃松道兄?」

齊雲飛道：「只請道長告訴黃松道長，就說他託咱辦的事，已有了些眉目，特來相告!」

觀眞哦哦連聲，齊雲飛又問：「不知山上情況如何?」

觀眞咳了一聲，道：「一切如常……諸位若見看了黃松道兄，可再問他！貧道這就派人上山送信！諸位施主就請在此處住下來!」

舒燕北問道：「大概要多久?」

觀眞道：「這個貧道也不知道，若是黃松道兄有空的話，大概明晚便會到達!」他忽然壓低聲音：「諸位施主在此，說話最好小心一點!」

衆人自他口中都聽出一些端倪，只怕這太清齋堂也不太安穩！觀眞道人說罷又將門打開。

一忽，那叫玉清的道童端着茶壺茶杯進來，逐一爲衆人斟茶。觀眞道：「諸位既然來了，可到周圍走走，敝主持正在主持一場功德，晚上待貧道再爲諸位引見一下!」

齊雲飛道：「理該去拜會貴主持!」

觀眞長身道：「貧道也要去做功課了，失陪！玉清，你等下帶諸位施主到花圃竹園走走!」言畢拱拱手出房而去。

衆人喝了茶後，玉清便道：「諸位施主跟我來!」他年紀看來只有十三四歲，態度不冷不熱，也不知是城府深沉，還是自小便出家，沒了七情六慾!

這太清齋堂頗大，背後還有一度小道觀，齋堂裏面有好幾棟長長的房子，裏面住了些無依無靠的老弱殘廢。周圍環境十分清雅，竹林花樹，流水淙淙，彷似是人間樂土，但衆人想到觀眞的態度，不由甚覺詑異。

柳擷紅見齋堂規模這般大，裏面的人又不少，忍不住問道：「小道長，你們這座齋堂的經費，從何而來?」

王清見她稱自己小道童，頗覺新鮮，露出笑容，綻開兩排雪白的牙齒，道：「本齋堂的大部份經費都由武當派支付!」

齊雲飛也問：「另一部份呢?」

「咱們也有些香火，善男信女的進貢和附近善長仁翁的捐助，每年也有好些銀子!」

「觀內有多少個道人?」

「出家人倒不太多，只有二十多個，但燒火打柴的反而有三四十個!」

齊雲飛想到一個問題，再問道：「小道長，我瞧你身手十分俐落，敢情學過武功!」

玉清道：「觀內的出家人都練武，就算是火工也有不少練武健身!」

柳擷紅道：「你們學的是那一派武功?是武當派的道長們敎的麼?」

玉清對她似乎頗有好感，道：「這個不能告訴你!」他指點風景，解說道家的傳說，口齒十分伶俐。「施主，天色不早啦，齋堂就快開飯，咱們回去吧!」

衆人返回雅室，不見觀眞道人來陪，料他是派人上山報訊。俄頃，玉清又帶他們去客房歇宿，道：「由于人多，房子不夠，請三位男施主且暫宿一室，這位女施主便另宿一處吧!」

柳擷紅問道：「我的房在那裏?」

「女施主宿地跟男施主分開的，請您跟我來!」玉清帶柳擷紅到後頭去。

顧雲生見無人便關上門，道：「小弟看這齋堂有點邪門，今夜咱們都要小心一點!」

舒燕北頷首道：「咱們可以輪流値夜，有事時也可以一早警覺!」

三人都十分納悶，幸而不久玉清又來請他們去吃晚飯了。齊雲飛問道：「跟咱們來的那位女施主呢?」

玉清道：「她已先去了!」三人跟着他到齋堂，只見那齋堂甚大，足可容納二三百人同時吃飯，此刻已坐滿了人，柳擷紅果然已坐在那裏等候。

玉清道：「諸位自己盛飯吧!」

齋堂裏的桌子都是十人大桌，因此還有幾個人同他們一起進食，那六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四人默默地吃着飯。

菜是每人一小碟，乾飯和稀飯，則無限制，齋堂鬧哄哄的，但比起相國寺的飯堂來，又顯然清靜得多了!

同桌的一位老頭忽然問道：「你們四位又年輕，身子又健全，來這裏作甚?」

齊雲飛道：「咱們是來找人的，只住幾天就走!」

「找誰?」

齊雲飛話到嘴邊，心頭一動，臉露笑容道：「老爺子，菜涼啦!」

「老漢就是喜歡吃冷菜!」

齊雲飛四人都不跟他搭訕，但他仍不停地問着，使得齊雲飛等人，更覺這齋堂不簡單!

飯後柳擷紅跟齊雲飛等人去男住宿處，剛到房外忽見一個道童伸手一攔，道：「女施主請住步!」

柳擷紅一怔，問道：「小道長有何指敎?」

道童道：「男女有別，請回女施主自己的客房。」

齊雲飛說道：「咱們是朋友，有事商量！」

「本處是清修之所，晚間男女不得來往，施主們若要商量什麼事的，請到遠處去！」

顧雲生道：「咱們光明正大，而且又非孤男寡女，請小道長通融一下！」

道童道：「這是本處的規限，除非施主們不住在這裏！」

齊雲飛等人互望一眼，柳擷紅道：「算啦，咱們該尊重人家的規矩！」

齊雲飛忙道：「擷紅，晚上小心一點才好！」

道童不悅地道：「施主，這是什麼意思？」

「小道長不用多心，這是在下的口頭禪！」齊雲飛說罷便與舒燕北，顧雲生進房。

顧雲生關上門，向外面看了一下，輕聲道：「那小道童還在外面！」

舒燕北壓低聲音，道：「你們先上床去吧！」

齊雲飛道：「在下不担心咱們，就怕擷紅……」

顧雲生笑道：「柳姑娘聰明得很，不會出事的，齊兄不用担心！」

齊雲飛一夜闔不上眼，而房外一直都有道童守着，直至天亮，房門忽被敲响，齊雲飛跳下床，將門打開，只見房門立着玉清，手上還捧着茶壺茶具，含笑道：「施主早！」

「小道長早！」

玉清進房將茶具放在桌上，道：「諸位施主先洗臉吧？觀眞師叔說齋堂內人雜，以後施主們便在房內用膳，待小道替你們端點心！」

玉清說罷出去，顧雲生道：「咱們倒是多疑了，原來人家是爲咱們值夜！」

齊雲飛匆匆洗了臉，正想出去，柳擷紅已走了進來，齊雲飛心頭一鬆，笑問道：「昨晚睡得好麼？」

擷柳紅嬌嗔道：「讓你一句話，累得我一夜不敢闔眼！」

說着玉清又捧了一盒糕點進來，顧雲生問道：「觀眞道長呢？」

玉清道：「觀眞師叔在做功課，諸位施主請先用膳，一回他做了功課，小道便請他過來相陪！」

柳擷紅謝了一聲，便替各人斟了一杯茶，只覺清香撲鼻，沁人肺腑，茶湯上浮着一朵朵茉莉花兒。柳擷紅啜了一口，讚道：「想不到此處也有這種好茶！」

四人坐下，邊吃邊談，都在忖測武當派是否已有變化，話題一起，難免又涉及柳宣陽之死和趙一龍的話。

過了一陣，顧雲生忽然道：「諸位，你們是否覺得有點不對？」

柳擷紅一怔，尚未開口，齊雲飛已道：「小弟覺得一顆頭很重！」

舒燕北叫了一聲：「不好，咱們都中了毒！」他長身而起，尚未站穩，已「咕咚」一聲，跌倒地上！只一眨眼間，齊雲飛等三人亦相繼跌倒，旋即不醒人事！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齊雲飛首先醒來，發覺躺在潮濕的石板上，身旁只有舒燕北和顧雲生，唯獨不見了柳擷紅，他連忙推醒他倆，問道：「你們知道擷紅去了那裏麼？」

舒燕北搖搖頭，顧雲生喃喃地道：「這是什麼地方？」

只見兩旁及身後都是石壁，前面則是一道鐵栅，鐵枝粗如兒臂，密密麻麻的，每道空隙，只有六寸寬，外面還有一條通道，地板及牆壁也砌以大麻石，通道上插着一根松枝火把，光耀眼簾。

甬道上沒有人，齊雲飛走到鐵栅前，呼道：「擷紅擷紅！」只聞擷紅的回音，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却無她的回音。

顧雲生道：「齊兄別再叫了，此處像是一座地窖！」

舒燕北道：「大概仍在太清齋堂裏面吧！」

齊雲飛再叫了幾遍，仍無回音，不由頹然坐在地上，顧雲生道：「齊兄急也無用，還是想辦法脫出籠牢吧！」

齊雲飛嘆息道：「剛才小弟已經試過，那些鐵枝扳不動！除非姬前輩在此，否則……」

舒燕北道：「齊兄弟不需太過悲觀，只要咱們未死，便有希望！」

顧雲生道：「你們說觀眞那老雜毛，爲何要害咱們？」

舒燕北道：「你怎知是他？」

「你沒聽見玉清小雜毛，是觀眞吩咐咱們在房中進膳的麼？」顧雲生恨恨地道：「想不到這老雜毛這般厲害，他不在昨夜下手，等到咱們因一夜沒事，而疏于防範，才做手脚？」

齊雲飛眉頭一皺，道：「昨日咱們到達時，窗外不是有人在偷窺麼？下毒的可能另有其人！」

顧雲生仍憤忿不平地道：「總之他的嫌疑最大！」

「嫌疑不等于就是事實，這一點顧兄應該比小弟清楚！」

顧雲生臉上發熱，頗有愧意，暗暗佩服齊雲飛的冷靜，當下乾咳一聲，岔開話題：「齊兄，你說咱們身困此處，是否與武當派有關？」

齊雲飛讚道：「顧兄心思敏捷，小弟佩服之至！看來武當派必已發生劇變！」

舒燕北也道：「觀眞道人是屬于黃松這一邊的，也許觀內有的道士是另一方面的親信！」

顧雲生道：「他們不立即殺咱們，也許要將咱們交給武當派！」

齊雲飛憂慮地道：「假如黃松道長有什麼不測，咱們可就……」

此言一出，顧雲生與舒燕北臉色齊是一變，都說不出話來。良久，舒燕北忽然叫道：「我不能死，我更不能死在這裏！齊兄弟，顧神捕，你們都是聰明人，一定有辦法脫困，趕快想一想！」

齊雲飛與顧雲生何嘗不想，奈何苦無良策。舒燕北道：「舒某有個笨辦法，就是咱們集三人之力，扳開鐵枝鑽出去！」

齊雲飛嘆息道：「看來也只有這個辦法！」於是他盤膝坐在鐵栅之前，顧雲生坐在其後，舒燕北則坐在最後。舒燕北運

了一陣功，哼了一聲，將雙掌按在顧雲生的後背「靈台穴」上！

顧雲生只覺兩股暖和的氣流，緩緩自「靈台穴」處透體而入，跟自己體內的眞氣融合，但覺體內眞氣膨脹不已，不敢怠慢，也將雙掌放在齊雲飛「靈台穴」上，將眞氣傳輸到齊雲飛體內！

齊雲飛吸了一口氣，雙掌一翻，分握兩根鐵枝，用力向兩旁拉動。

過了一陣，只見三人頭上都冒起絲絲的白氣，鐵枝則漸漸轉紅，鐵栅吱吱作响。不久，便向外彎曲，一直與旁邊的鐵枝碰在一起！

三人至此都累得額角爆汗，散了功，不停地喘着氣。齊雲飛任督兩脈已通，體力恢復最快，深深吸了一口氣，將身子縮扁，然後慢慢鑽了出去！

外面空無一人，旁邊尚有一座籠牢，也不見有人。顧雲生與舒燕北先後出去，三人走至盡頭，但見那裏有扇鐵門，封得死死的，外面一絲聲音也聽不到。齊雲飛伸手在門上用力敲打，地窖裏回音甚大，震得耳朵嗡嗡作响。

顧雲生道：「齊兄，不用拍了！」三人頹然坐在地上，坐了半柱香工夫，都覺腹飢，却無人下來送食，地窖裏不知時候，且度日如年，三人都覺過了很久！

忽然門板上傳來「叮」的一聲，齊雲飛立即跳了起來，三人立在門後，準備有人進來，便施殺手，然後衝出去！

鐵門慢慢推開，三人都閉住呼吸，只見門後探出一顆腦袋來；齊雲飛一掌擊下，不料那人反應極快，立即縮入門後！

顧雲生將鐵門拉開，齊雲飛標前，只見外面立着一位麗人，正是柳擷紅！「擷紅……你，你怎會在此？」

柳擷紅道：「有話等下再說，快上去，他們打得好厲害！」

三人不敢多問，立即跟着柳擷紅走上一條石級，石級盡頭乃有一道木門，柳擷紅將門拉開，閃了出去。齊雲飛緊跟其後，只見外面是間雅室，不見有人，但外面却不斷傳來呼喝聲及刀劍碰撞聲。

齊雲飛將門踢開，外面是花園，火把耀目，十餘個道士們正在格鬥，參戰的尙有太清齋堂的火伕。

齊雲飛問道：「他們爲何內鬨？」

柳擷紅道：「到後面去！」言畢快步穿過一道廻廊，齊雲飛三人只得跟在她後面。

到了後園，只見在那裏鏖戰的人雖然較少，但戰況却更加激烈，其中一個赫然是黃松道人，只見他以一敵二，與他格鬥的也是武當派的道人，年紀較輕，合力之下，黃松竟佔不到便宜！

黃松一見齊雲飛，便道：「少俠來得正好，快帮貧道收拾這些叛徒！」

那兩個道人喝道：「你勾結外人才是叛徒！」

黃松怒叱道：「齊少俠，譽滿武林，與他來往，何謂勾結？何況掌門師兄也同意！」

「你說的是黃山麼？」一個道人道：「哼，他失去七星劍，早非掌門，而是罪人！」

「掌門失劍，雖有失職守，但如何能說是罪人，你們二個畜生，目無尊長，才是罪人！」

齊雲飛向顧雲生等打了個眼色，一齊出手，只一陣，那兩個道人便被制住，但仍痛罵不已，黃松揮手摑了他倆幾巴掌，順手將其穴道制住。

柳擷紅問道：「道長，這兩人如何處理？」

黃松略一沉吟，喝道：「都給貧道住手！」那些打鬥中的道人不論是那一方的，都停了下來。「你們都不是貧道的對手，快到外面吩咐他們住手，然後叫他們進來，貧道有話要說！」

那些道人猶豫了一下，都走了出去，柳擷紅道：「幸虧道長來得及時，否則咱們危矣！」

黃松嘆息道：「此事貧道尚未向諸位道歉，若非諸位仗義助本派，又怎會遭此危難！」

話音一落，外面匆匆走進一位道人，正是觀眞，他向齊雲飛稽首道：「對不住，累諸位施主吃驚了！」

顧雲生語氣冰冷地道：「道長爲何下藥在咱們食物中？」

觀眞忙道：「施主誤會了，下毒的不是貧道，而是貧道的師兄觀清，貧道今早做了功課去找施主，不見踪跡，才感到有異，直至日落才查知眞相，幸而偷得鑰匙救出女施主……」

柳擷紅道：「神捕莫怪他，的確是他救出小妹，又將地窖的鑰匙交給我的！」

觀眞嘆息道：「當時已被家師兄發覺，幸好黃松道兄及時趕至，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舒燕北忍不住問道：「令師兄與你爲何會鬩牆？」觀眞尚未作答，外面已走進一批人，都是此處的道人及火伕。

黃松咳了一聲，道：「貧道不知道兄們爲何會弄至此一田地……」

觀清說道：「黃松，你又何必明知故問！」

黃松把臉一沉，道：「黃柏給了你們什麼條件？」

觀清臉色微微一變，澀聲道：「黃山失劍，已無資格再當掌門，他要求改選掌門乃天公地道之事，貧道認爲他要求合理，乃支持他，本是同道中人，何需談論條件！」

黃松冷笑一聲：「如此說來，你倒也正義得很呀！可是此乃武當派的事，與你們齋堂無關，你未免多管閑事！」

觀清道：「敝堂素得武當周濟，武當有難，理該分担，這也算食君之祿，分君之憂吧！」

「說得好聽，可惜本派不會選他當掌門！」

觀清道：「你們不敢公開競選，若像丐帮那樣，黃柏道長必能當選掌門！」

「他要分裂本派，本派絕不容他！」

觀清冷笑一聲，道：「可惜支持他的人，比你們多！」

「那是他蠱惑人心，拉攏一些年輕識淺的弟子耳！」

說至此，齊雲飛對武當派現時的情況，已略知大概。觀清冷冷地道：「你呼喚貧道進來，便是要說這些話麼？」

黃松臉色一沉，道：「貧道要警告你，假如再助紂為虐，今日貧道便要大開殺戒！」

觀清估量他不敢妄為，並不驚怕，道：「這是貧道的事，不需道兄關心！」

黃松怒哼一聲：「你眞以為貧道不敢動手？」

「你若敢動手的，早就動了手，還有這許多廢話？」觀清滿懷把握地道：「只要你敢動貧道一根毫毛，支持黃柏道兄的人便更多！」

黃松被他一言說破自己投鼠忌器之心情，臉色發青，一時間不知如何作答。觀清忍不住得意地笑起上來：「黃松，你還是乖乖上山去吧！」

顧雲生也笑了起來，觀清一怔，冷聲道：「你笑什麼？」

顧雲生道：「黃松是出家人，出家人慈悲為懷，自然不便多殺戮，但在下卻不是出家人，而且已殺了不少奸詐小人，也不在乎多殺幾個！」

齊雲飛接道：「在下也想殺幾位利慾薰心的臭道士玩玩！」

觀清臉色一變，澀聲道：「你們是什麼人？此事與你們無關！」

齊雲飛側頭問道：「武當派的事，與你又有何關？」

「武當太清本來是一家，怎不與我無關？」

「同為武林一脈，亦與咱們有關！」

齊雲飛邊說邊走前。

觀清退了兩步，大聲道：「黃松，你勾結外人殘害同道，證據確鑿，不容你抵賴！」

黃松道：「他們要殺你，可不是貧道叫的！」

「但……」觀清色厲內荏地道：「黃松，他們若敢動貧道一根毫毛，武當將無你立足之所！」

黃松怒極反笑說道：「我黃松能否在武當立足，你還影响不了，簡直是痴人說夢話！」

顧雲生笑道：「臭道士你還在做夢啊？咱們將你殺了，你難道已煉成元神，可以脫竅上山報訊？」

觀清驚惶地向後一縮，道：「貧道死了，還有貧道的徒弟，貧道徒弟死了，還有這許多人，你們都殺得了麼？」

「自然可以！」齊雲飛話音未落，身子已如離弦之箭射出，一個起落，已至兩個道人身前，雙臂抬起，食指戳出！

那兩個道人剛一怔，腰上一麻，已被封住麻穴！齊雲飛身子半旋，一腿飛起，將一個火伕踢飛，舒燕北雙手接住，順手也封住了他的暈穴！

與此同時，顧雲生與柳擷紅也同時標出，射進人羣，揮掌便打。觀眞忙道：「不與黃松道兄為敵的，請即過來！」

觀眞的徒弟及親信立即向他奔去，有幾個觀清的徒弟見勢色不對，連忙後退，冷不防舒燕北飛來，封住他們的退路！

齊雲飛再撂倒一個火伕，直迫觀清！

觀清大喝一聲：「貧道跟你們拚了！」揮劍急刺！

齊雲飛不想久戰，也抽劍而起，將對方長劍震開，左掌急抓！

觀清身為一觀之主，武功自非泛泛之輩，身子一縮，長劍劃了半個弧圈，護在前身！

齊雲飛手臂一沉，劍尖刺膝，觀清連忙垂劍招格，齊雲飛左掌再出，這次不用爪，而用掌！掌未至，一股掌風已壓得觀清喘不過氣來！

觀清自知不敵，身子一歪，將一個火伕推向齊雲飛！齊雲飛急忙縮手，怒道：「好卑鄙的雜毛！」右臂暴長，長劍在觀清後肩添了一道血槽！

觀清不敢戀戰，雙脚一頓，拔空而起！齊雲飛早料到他有此一着，順手抓起那個火伕，向他後背拋去！

觀清看不到背後的情景，聞得風聲襲體，凌空一劍後刺！

「噗」的一聲，隨着一道慘叫，觀清一劍刺進火伕的胸膛！

火伕軀體墜下，觀清拔劍不及，身子隨之降下，齊雲飛斜躍而起，以劍刺穴，刺中「足三里」！觀清眞氣一洩，「咕咚」一聲，跌倒地下！

齊雲飛長劍隨勢而落，劍刃架在他頸上，道：「你現在還有何話可說？」

觀清臉色青白，仍倔強地道：「你有種的便殺了貧道吧！」

齊雲飛笑嘻嘻地道：「在下寧願做個無種的人，不殺你，而將你囚於地牢內，活活將你餓斃！」

觀清身子抖動，齊雲飛一指戳在其麻穴上，其他人見大勢已去，紛紛抛下兵器投降。觀清道：「黃松，你若敢動我一根毫毛，貧道做鬼也不放過你！」

齊雲飛冷笑道：「要你死的，不是黃松，是在下！何況在下也不想動你一根毫毛，只想將你餓斃！」語畢又一指戳在其暈穴上，抬頭望向黃松。

黃松道：「先將他們關在地窖內！」

觀眞與其弟子也不方便動手，齊雲飛四人只得來回奔波，好一陣才將他們一齊關押在地窖裏！

舒燕北道：「道長，如今怎辦？」

顧雲生道：「現在最好找些東西塡飽肚子！」

觀眞道：「請諸位施主跟貧道來！」

× × ×

齊雲飛道：「道長，貴派如今情況如何。」

黃松長嘆一聲：「敝師弟黃柏及黃石，伙同一班弟子與敝師兄作對？他們提出改選掌門……」

舒燕北點點頭道：「這個要求會得人心……」

「正是，」黃松道：「一來他們人多，二來貧道少在山上，威信反不如他，所以一改選，必由黃柏當選！」

顧雲生道：「但他亦是武當弟子，就由得他當掌門貴派也不會分裂！」

「問題是他如何發現那劍是假的，必有人通知他，換言之，這很可能是由他跟外人佈下陰謀，敝派又豈能由他掌管！」

舒燕北訝然問道：「如此，他們為何不公然造反，而且也可以另立門戶。」

黃松道：「貧道估計他們不想做得太絕情，因為會得不到同道的同情及承認其地位，至於他們不公然造反是因為敝派的

兩位長老反對他們的做法？」

齊雲飛道：「如今雙方是不是仍在僵持中？」

黃松道：「兩位長老最後主持會談，結果他們答應將改選掌門的日期推遲三個月，換言之，貧道等只有三個月的時間調查失劍的下落。」

柳擷紅道：「這件事本來只有道長與貴掌門知道，如今他們也知道，分明內裏大有文章。」

黃松問道：「齊少俠，你們調查到什麼綫索？」

齊雲飛將趙一龍否認上山及「鎖不住」柳宜陽被殺的事說了一遍，「至於此兩者的情況，請道長揣摸一下！」

黃松雙眼一睜，道：「趙一龍施主眞的否認來過敝派？」

「是的，他說他倆兄弟今生尚未去過貴派，而且當時曹敬賢也在座。」

黃松反問：「諸位施主如何看法？」

顧雲生道：「依顧某之見，柳宜陽假扮趙一龍到貴派求藥的可能性最大？」

柳擷紅接問：「道長，那趙一龍到貴派求藥，可有說該顆『九轉玉露丸』是要給何人服食否？」

「趙施主說其弟中了『萬人屠』一掌，命在旦夕，因此家師兄便慨贈一丸……」黃松說至此忽然咦了一聲。

齊雲飛忙問：「道長，有何不對？」

「趙施主謂其弟弟危在旦夕，但為何事後仍留在山上數日。」

顧雲生雙眼神光大亮，道：「證明趙一虎沒有危險，而貴派失劍之事，就落在此人身上。」

黃松道：「只不知趙施主的話，能否入信？」

齊雲飛道：「在下同意顧兄的看法，換言之，那個趙一龍是柳宜陽假扮的，而柳宜陽得到七星劍，並非自己要的，大概是一個與『梅』有關的人指使他的，事後又殺了柳宜陽滅口。」

舒燕北久久不作聲，至此才問道：「道長，那個趙一龍下山時，有否帶什麼東西？」

黃松道：「那天還是貧道送他下解劍岩的，他身上只有一個小包袱，下山還得檢查！」

齊雲飛道：「他偷了劍，根本不用帶下山，只需交給貴派的人，便可以達到目的了！」

黃松拍桌道：「有理，貧道怎沒想到這點，待貧道回山立即派人去搜查！」

齊雲飛道：「只怕他們已將劍藏了起來，不一定搜得到，在沒把握之前，且勿打草驚蛇。」

顧雲生道：「顧某有一件事不明白，假如那個假趙一龍一早已將七星劍交與黃柏，那麼他們為何到如今才發難？」

齊雲飛沉吟道：「這點可以解釋為，他們在等候良機？」

黃松頷首：「不錯，他們去年底才加緊活動。」

舒燕北道：「如今眞相已明……」

黃松接道：「柳宜陽家裏那個『梅』字是什麼意思？咱們若抓不到這個人，還奈不了敝師弟們。」

舒燕北道：「剩下來的問題仍然不少，但貴派人多，料已可以解決。」

黃松苦笑一聲：「敝派的人的確不少，無奈現在不同以往。」

顧雲生也希望齊雲飛能盡早抽時間協助自己辦案，因此截口道：「道長可將這些情況告訴貴掌門及長老，相信他們必有良方。」

黃松臉色微微一變，轉頭望齊雲飛：「齊施主有何高見？」

齊雲飛反問：「此處被咱們鬧得一團糟，道長回山如何交代。」

黃松冷哼一聲：「反正已經撕開面皮，貧道也不担心？」

「依在下之見，道長還是放了他們較好。」

黃松道：「這個問題貧道倒有辦法處理！」

柳擷紅接道：「那觀眞道長恐怕不能再在此就下去。」

黃松道：「少俠，你還未答應貧道的話！」

齊雲飛長長吸了一口氣，緩緩地道：「道長有什麼困難！」

「敝派正在危急之中，貧道自然希望少俠能協助一臂之力，使敝派早日解得危難！」

齊雲飛道：「那個『梅』字雖大有文章，但要調查清楚內情，可也不容易……咳咳，而且在下已答應了替舒二俠查點事情……」

顧雲生道：「還有顧某。」

黃松為難地道：「這個……但少俠已答應了貧道……」

齊雲飛誠懇地道：「可惜在那之前，在下已答應了舒二俠！」

「如此貧道也不敢勉强，不過……」

齊雲飛截口道：「假如在江湖上得到什麼消息，或者時間容許的話，也會繼續調查。」

黃松道：「如此貧道先謝了。」

顧雲生問道：「假如咱們有了結果，如何通知你？」

黃松想了一陣，沉吟不語，顧雲生又道：「咱們在河南南陽城有個聯絡站，你可不斷派人去打探消息，那聯絡站外面掛着一塊牌匾，上書沈記鴿莊，你找一個叫何老七的人，他們便會將消息告訴你。」

黃松又謝了一番，待本派事件平息，一定邀請你們到武當盤桓幾天，讓本派弟子都親口向諸位言謝，而且以後諸位若用着敝派弟子的，只須一紙相召，敝派當即派人趕去！」

顧雲生抱拳道：「如此顧某也先謝過了。」

黃松道：「諸位施主何時啓程。」

顧雲生道：「如今根本不是敍舊的時候，天亮便立即離開！」

黃松忙道：「請觀眞道兄着人蒸些糕點，讓施主帶上路食用！」

× × ×

天一亮，齊雲飛等人與黃松辭別之後，只有小道童帶着馬匹過來，四人不再寒暄，翻身上馬，立即揮鞭催騎北上。

柳擷紅問道：「如今咱們商量先去那裏？」

舒燕北毫不思索地道：「這還用說，自然是去五老峯找那『毒神仙』。」

顧雲生道：「顧某與齊兄有約在先，自然不敢反對，不過請多走幾步，先到南陽城，待顧某交代一些事情，才一齊去如何？」

舒燕北道：「神捕也是急人之急，舒某再不肯也不敢反對！」

四人在路上曉行夜宿，三四百里路，還不用三天便走畢，衆人都是武功高絕之輩，猶不覺得如何，可是馬匹已累得不時打蹶，幸而到了南陽，更換馬匹甚易！

四人拉馬到沈記鴿莊，裏面養了好些鴿子，咕咕地叫着，廳裏有兩個老頭在擺龍門陣，一見顧雲生帶着人進來，都忙長身行禮道：「頭兒您好！」

「老七，你跟我到房裏去，你招呼這三位嘉賓！」顧雲生道：「小郭呢？敎他把這幾匹馬賣掉，順便買些酒肉回來，咱們今晚在此歇宿！」他跟齊雲飛等人點點頭，便與何老七到房內去！

另一個老頭道：「三位英雄請坐，待老朽去泡一壺茶來！」他口中又大聲呼道：「小郭小郭。」

一個精靈的小伙子自內面跑了出來，道：「什麼事？」

「頭兒回來了，吩咐你將馬匹拉去賣掉，回來時順便買些酒肉來，頭兒要在此歇宿！」

那小伙子要去，却被舒燕北喝住：「郭兄弟，請你順便替咱們物色四匹好馬，明早咱們要用？」說着將銀子拋了過去。

小郭道：「諸位是咱們頭兒的朋友，幾匹馬算得了什麼？」他將銀子拋回過去，「這位爺們若連這個也跟咱們計較，就等於看不起咱們。」

舒燕北放下銀子道：「那就謝了。」

老朱捧了一壺熱茶出來，道：「屋子裏沒人，招呼不周，請原諒。」

柳擷紅道：「老伯客氣，你忙你的去吧！」

老朱果然轉身進內，齊雲飛爲各人斟了一杯熱茶，三人趕了一天的路，都感到渴了，捧茶就喝，只覺一陣清香之味，直透肺腑，齊讚好茶。

過了一陣，老朱出來，道：「三位風塵僕僕，老朽已爲三位燒了一鍋子熱湯，請到澡房沐浴吧。」

齊雲飛道：「擷紅，你先洗吧！」

柳擷紅洗畢回來，齊雲飛及舒燕北一齊進去，待他們都洗好了澡，換了衣服，顧雲生才與老七出來。「房裏的床都空着，你們可先去打個盹，等下酒菜來了，小弟再去請你們出來。」

柳擷紅笑笑道：「正想睡一睡，請帶路。」

× × ×

戌時已過了大半，顧雲生才叫醒他們，他自己亦已洗過澡，換了一換乾淨的衣服。

晚飯不是開在廳內，而是開在顧雲生的房中，房內還點着一爐火，正溫着酒，齊雲飛用力吸了一下，道：「原來是狀元紅，想不到顧兄也喜歡江南的佳釀。」

顧雲生首先坐下，笑道：「連日來未吃過一頓好飯，今晚大家不醉不休。」

舒燕北道：「你那三位手下呢？」

「他們早吃了。」顧雲生替他們斟了一杯酒，衆人便動起筷來，五菜一湯，鷄鴨魚肉一併均全，酒過三巡，顧雲生道：「剛才問過，原來這次丐帮競選帮主是以武力定勝負了。」

舒燕北說道：「鍾元濟奪魁，所以當選。」

「是的，丐帮雖然有了新帮主，但經此一役之後，元氣大傷，看來大出他們的意料。」

柳擷紅問道：「很多丐帮要人爲了競選帮主而受傷麼？」

顧雲生冷笑一聲道：「何止受傷，聽說還死了一位堂主，兩位舵主，而且競選期間，曾經發生過幾記衝突，死傷了一些人。」

舒燕北道：「眞是何苦來哉。」

齊雲飛啜了一口酒，道：「丐帮雖是正義之帮，但能看破名利的，却未必放得開權慾，坐上丐帮之主的寶座就等於得到四分之一的武林，這個誘惑太大了。」

柳擷紅道：「難道偌大一個丐帮，除了一個雷鈞之外便沒有一個孚衆望的。」

顧雲生道：「以前因爲雷鈞聲譽太高，所以其他副帮主和堂主的表現，便沒法脫穎而出，最後只好求諸于武力了，奇怪的是本來只限於四位副帮主之間的爭奪而已，豈料到後來，連那些資歷較高的堂主，也有了逐鹿之心。」

舒燕北嘆息道：「難怪他們推選帮主要花這許多天了。」

「他們不斷炫耀自己的功勞，但有一批人又反對論功行賞，他們提出一個理由，說當今武林表面平靜，實際暗流洶湧，所以正副帮主必須有蓋世的武功，將來一旦有事，才可拯救武林！」

顧雲生乾了一杯酒，哈哈大笑：「他們以爲武林中除了丐帮之外，便無能人，眞乃自大！」

舒燕北道：「丐帮弟子衆多，難免良莠不齊，稍明其理，便不覺奇怪！」

顧雲生道：「有一件十分奇怪的事，令人費解！」

柳擷紅問道：「是什麼事？」

「想不到丐帮竟然選了一個藉藉無名的人，接鍾元濟的位當副帮主！」顧雲生挾了一塊魚肉，送進嘴巴。「三位是否聽過高知遠這三個字？」

柳擷紅與舒燕北一齊搖搖頭，齊雲飛沉吟了一下才道：「此人剛自海外回來，料識得他的人極少！」

顧雲生一怔，問道：「齊兄與他認識麼？」

齊雲飛搖搖頭，這才將那天在五老峯樹林中的見聞說了一遍。顧雲生再問：「依齊兄看，那高知遠的武功與你相較又如何？」

齊雲飛想了一下，道：「那天他沒使出全力，無從比較，不過他的武功的確另樹一幟，與中原各派絕不相同！」

柳擷紅說道：「如果是這樣，他佔了知己知彼之利，爭到副帮主，倒也不太奇怪！」

舒燕北道：「不過丐帮弟子的晉陞，素來是逐級遞升的，越級提昇，一般都要

有極充分的理由，像他這種情況，實難想像！」

齊雲飛道：「這些事與咱們關係不大，咱們還是研究一下，柳宣陽家牆上那個梅字吧！」

顧雲生啜了一口酒，問道：「武林中有那幾個高手是姓梅的？」

齊雲飛脫口道：「梅園主人梅北山！」話音一落，頓感不妥，轉頭望了柳擷紅一眼。

柳擷紅道：「梅伯伯嫉惡如仇，絕不會是他！」

舒燕北道：「江南有『鐵掌』梅龍溪，聞說武功亦甚高，而且佔着地利，與柳宣陽相交亦不奇怪！」

柳擷紅搖搖頭。「梅大俠近年來，左脚因傷行動不便，已甚少出門，看來可能性亦不大！」

顧雲生道：「可能性不大，並不等於沒有可能！何況他行動不便，也許只是傳說，或者是他故放的消息而已，目的便是爲了達到某個目的！」

齊雲飛道：「顧兄所說未嘗無理，但他着柳宣陽偷了武當派的七星劍，又有什麼目的？」

顧雲生道：「也許只因咱們不清楚，說不定他跟黃栢有關係！」

「這個可以在以後慢慢調查！」舒燕北說道：「除此之外，尚且有幾個姓梅的人？」

顧雲生道：「在下曾聽聞人說，伏牛山中有個白髮老人，極愛梅花，據山中獵戶謂此人劍法十分高明，一劍揮出，落英繽紛，但劍氣未損梅樹枝葉，人家詢之，他自稱『梅花老人』！在下有一次因一件案子，查不到兇手，所以去伏牛山找他，可是却找不到！」

齊雲飛道：「找不到是因爲不知其下落，還是他已搬遷？」

顧雲生笑道：「在下絕不會做毫無把握的事，上山時帶着兩個見過他的獵人，一齊去找他，結果人去屋空，但那一片梅林好大，種着好幾種不同的梅樹，看來他的確是個梅痴！」

「這是多久的事？」

「兩年前！」顧雲生道：「所以可以作這種的解釋，此人在兩年前下山，實行一件陰謀……」

舒燕北搖頭道：「以一個這樣的高人雅士，不會是這種人吧！」

顧雲生笑道：「從『壞』處着想，他種梅花也許只是爲了避人耳目，或者是爲了練一套劍法而已，天下間無奇不有，不見得愛梅的人，人格便都沒有缺點！」

舒燕北不由語塞，齊雲飛頷首道：「而且他可能認爲助黃栢爭奪當掌門是件神聖的事！可能他認定黃栢的能力在黃山之上，更有可能他欠下黃栢的恩惠！舒兄大概還記得蒲松志的話吧？」

柳擷紅道：「他說他昔日曾與黃栢在江湖曾經共處一段日子！證明昔日黃栢常在江湖上走動，他既與蒲松志有交情，也可能跟別人有交情！」

顧雲生含笑道：「在下對黃栢這人忽然感到興趣，他本來是個好動的人，後來却喜歡奕棋！棋力高的人，一般都是心思縝密，城府深沉的人！」

舒燕北道：「且放下此人，江湖上還有那個姓梅的值得一提？」

齊雲飛道：「那個梅字可能不是姓，而是名字，也可能與外號有關！」

說着四個人已吃得幾分醉意，桌上杯盤狼藉，舒燕北道：「大家都累了，早點休息吧，有話在路上再說！」

× × ×

四人好好睡了一夜，次早，顧雲生的手下已買了四匹上駟，弄好了早膳，才請齊雲飛等入席，齊雲飛請老七、小郭等一齊進食。

飯後，顧雲生交代了幾句話，又帶了乾糧，四人便立即上路。

由南陽到五老峯，中間隔着伏牛山、熊耳山和崤山，山巒重疊，不易行走，因此他們須繞道而行。

時已冬日，天氣漸寒，幸好四人都有一身武功，不將寒冷的天氣放在心上。到魯山，柳擷紅有個親戚住在那裏，她寫了一封家書，託親戚派人送到家裏報平安。

衆人在魯山歇了一夜，次日再度登途。走了十天終於到達中條山下。舒燕北臉色立時緊張起來，舒燕北道：「且慢，咱們得吸收上兩次的教訓，先進城買些應用的東西！」

齊雲飛等人自然同意，四人便在芮城歇了一夜。次日，買了好些東西，包括食物、小鍋、黑色的衣褲等等，齊雲飛又買了些草藥，將馬匹放在客棧裏，然後出城北上。

黃昏時分，已到五老峯下，齊雲飛想起上次來此，幾乎就此喪命的情景來，不由有一番感觸，可是回心一想，若非經歷那次「生死」，他亦不敢肯定柳擷紅是否也愛自己。

想到此，齊雲飛忍不住轉頭望向柳擷紅，不料柳擷紅也正乜斜着他，碰到他那深情的目光，嬌軀一震，臉泛紅暈，羞澀地將臉別開。

四人拾了好些馬糞，然後上山。尚未至山峯，夜幕已降，便在林中過了一夜。

次日一早，四人再度登途，齊雲飛道：「舒兄，你仍與擷紅到山巔點燃馬糞，在下與顧兄守在附近，萬一有意外時也可以馳援！」

顧雲生接道：「在下對此人亦極感興趣，很想查知其下落及身份！」

齊雲飛笑道：「想不到你的好奇心與小弟一般重！」

舒燕北忙道：「那人一身都是毒，而且使毒的手法，防不勝防，兩位必須小心……咳咳，最好不要跟踪，否則有什麼意外時，舒某心中難安！」

顧雲生道：「舒兄放心，小弟自有主意，有事也絕不怪你！」

齊雲飛道：「小弟幾乎忘記，咱們先找個有水源的地方煉藥！」

柳擷紅問道：「雲飛，你買來的那些藥，有何作用？」

「那些藥可以防毒防迷藥，不過那是指較一般的而已，若是獨門秘藥，只怕沒有作用！」

顧雲生道：「只是聊勝於無，小弟贊成！」

舒燕北雖然心急如焚，但旁人都同意，他也不便反對，因此四人便找到水源，柳擷紅先煮飯弄菜，齊雲飛則架鍋煉藥。

那半鍋子水，煉至黃昏才乾，只剩下一些粉末，齊雲飛又倒下一些藥散，再傾下蜜糖，將那些藥粉搓成幾顆藥丸，他一人分派一顆，道：「含在口中便有一定的功效，若發覺中毒，便立即嚥下！」

舒燕北道：「現在便上山！」

顧雲生抬頭看天，道：「今夜星月暗淡，不太適合，不如明早再上去吧！」

舒燕北道：「白日他不一定肯出現！事不宜遲，現在就去！」

顧雲生不便再反對，四人入林換了衣服，舒燕北與柳擷紅携帶馬糞上山。顧雲生道：「齊兄，你守在左邊，小弟守在右邊！」

齊雲飛道：「顧兄，朝廷的事，關係天下蒼生，萬一需要跟踪，還是由小弟執行，你跟在後面接應！」

顧雲生笑道：「小弟跟踪的本領自信比你稍佳，還是由小弟担任吧！」

齊雲飛正色道：「不，這個顧兄不用跟小弟爭，你忘記了你那些手下麼？你一個人有什麼閃失，可要連累了他們！」

顧雲生悚然，忙道：「如此齊兄也不用去跟踪了，待咱們都辦了事，再調查他如何？」

齊雲飛道：「以後可不一定再有機會見到他！」

顧雲生道：「假如齊兄有什麼閃失，柳姑娘必定痛不欲生！」

齊雲飛咳了一聲，道：「那就屆時再說吧！」

剎那間，兩人相處數月，至此才感到那股互相關心的友情，不知不覺間便握住對方的手！

忽然兩人同時聽到一個異聲，不約而同，向兩邊躍開，匿在樹後。半晌便見一道黑影向山上如飛奔去，黑影體積極大，山風吹來，不斷發出獵獵之聲，眨眼間便沒入黑暗中！

顧雲生心中忖道：「此人料是毒神仙，他竟敢穿這般寬大的袍衣，當眞是大胆！」心中對毒神仙的一切，更感興趣！

齊雲飛目送毒神仙上山，担心柳擷紅與舒燕北的安危，一顆心立即揪緊。一頓，他忍不住向顧雲生藏身之所奔去。顧雲生心中詫異，問道：「齊兄有何指教？」

齊雲飛道：「等下那廝下來，請顧兄將那一顆藥丸，含在口中！」

「行了，齊兄快過去，提防那廝下山去！」

齊雲飛返回對面，半晌，山風吹來，隱隱約約聽到一陣狂放的笑聲，他心中不斷忖測着，希望舒燕北能問到他要知道的事！

時間慢慢地過去，毒神仙還未下來，他的笑聲再也聽不到，齊雲飛焦慮不已，深恐上面發生衝突！等候的時間，特別難過，好不容易才見到一團黑影自山下飛了上來，帶着一陣獵獵的衣袂飄動聲！

齊雲飛肯定他便是毒神仙，而毒神仙似乎沒有留意，兩旁都藏着敵人，頭也不回地在他們三丈之外掠過！

毒神仙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齊雲飛心底升上一股衝動，想也不想，便立即跟了下去！

他不敢迫得太接近，亦無須太過接近，因爲毒神仙那襲寬大的黑袍，帶起的風聲，便是一個目標！

齊雲飛跟了幾丈，忽然發現旁邊另有一個聲音，連忙轉頭望去，只見一道黑影，在三丈外，迅速地飛動着，他知道是顧雲生！

這一呆之間，毒神仙奔出更遠，齊雲飛連忙加緊脚步追前。

馳了三四十丈，毒神仙雙臂忽然一擧，那件黑袍，迎風飛離他的軀幹，只見他裏面仍然穿着一套黑色的緊衣褲，去勢不止，而且更速！

那件黑袍在山風中飛舞，齊雲飛生怕上面有毒粉，連忙繞道而行，忽然，毒神仙去勢稍慢，天上星月暗淡，齊雲飛因對方沒了那件袍衣，生怕追失，連忙追近一點！

毒神仙身形倏地一轉，射進一座樹林！齊雲飛繼續奔前，到了林外，他略爲猶疑一下，閉住呼吸，蛇行鼠伏而進。

這樹林甚大，裏面一片漆黑，齊雲飛心中忽然升起一陣恐懼之感，連忙向後望去，却不見顧雲生的踪影，他定一定神，乃大着胆子前進！

就在此刻，「刷」的一聲，前面樹上飛下一道黑影，臉上只露出五個小洞！齊雲飛冷不防吃了一驚，下意識地反向後一退！

那人語氣十分冰冷：「你是誰？」

（未完·六）

奇俠司馬洛故事

凶靈魔塔

馮嘉·文　可飛·圖

陰謀失敗　歹徒伏誅（續完）

不過這並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如施米夫那樣的，多數男人都是好色的，尤其是這些以打殺爲生的亡命之徒，他們最喜歡的娛樂就是酒、色和賭博。

那個打手也正是如此的一個人物。他與他的同伴們一起在食堂裏喝着酒，賭了一陣之後，還是覺得他對女人的需要是太强了，他把牌摔下來，說：「我還是要去試一試！」

「這個女人是很危險的！」他的同伴說。

「我沒有叫你跟我一起來，」那人說：「這是我自己的事情！」

他們這些人，通常是不會太大力干涉別人這種事情的，因此而沒有人企圖去制止這個打手。

李敏的確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再加上一些酒意，這個人就感到李敏的吸引力實在無法抵抗了，雖然李敏是完全沒有企圖誘惑他的。

這個人要到塔頂上也是別無門徑的，他就祇是沿着那些斜斜的鐵架，小心地一步一步爬上去。

在外面守衞着的打手們也並不加以制止了他們，祇是在笑。

其中一人說道：「你要不要打賭？我相信，他爬不到一半就要下來了！也許會跌下來！爬這樣高，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另一人吃吃笑着。「這又不一定。有了酒色壯胆，他也許可以發揮出超人的氣力！」

第一人格格地大笑起來：「就算他爬得到上面去吧，那又如何？他會混身發軟，什麼都不能做了！他就祇能够上去看看而已。」

兩個人在哈哈大笑着，看着那人在爬，並且掏出錢來打賭，一個賭他爬得上去，另一個賭他最多爬了一半就要乏力了。

他們的賭博却並沒有結果。那人還沒有爬到一半，槍聲就忽然響了起來，那人大叫一聲，雙手把架子放掉了，仍然企圖用腿子夾住。但是沒有用，身子中了槍，腿子就使不出氣力來了。

他一個跟斗便直跌下來了，跌在下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施米夫把李敏、拉沙、白朗囚禁在鑽探塔頂上，然後用無綫電通話器和珍美聯絡找司馬洛通話，條件是：先交換江思靜，請司馬洛將靈屍塔的情況作交換條件，第二：要和酋長合作開發石油，第三：如不答應要將李敏等人殺掉。司馬洛知道他是拖刀計，和酋長商量後，先和林鈴坐直升機探一探地盤上空的情況，然後再轉到人工湖看地勢，發現施米夫想利用水淹將酋長的部落毀滅，便回來和酋長商量對付辦法，由酋長號召各部落共同對敵，暗中將水道移改，引洪水改道。施米夫滿以爲等候再下幾天大雨便可以實行他的計劃，却未知司馬洛的辦法……

的大堆機器上。即使他沒有中槍，這樣一跌，他也是很難活得成了。

守衞的人慌張地扭頭四望，看見放槍的原來是施米夫。

施米夫冷冷地說：「你們！似乎忘記了這裏是誰做主的了！我是說不好，就是不好，在未得我的同意之前，沒有人可以擅作主張。」

大家都沒有做聲。

「怎麼樣？」施米夫問：「有什麼異議嗎？」

沒有人提出抗議。

他們這種人是也有他們的一套規矩的，聘請他們的人，既然是給足了酬勞把他們請來的，他們就必須服從命令，擅作主張，是可以自招滅亡的。

「好了，」施米夫說：「現在，我們

可用的人又少了一個了！我實在不希望你們再犯，否則的話，將來就祇剩下我一個人做事了！我是出很高的價錢請你們回來的。」

那些打手們默默地把這個死者的屍體收好。

這時，雨又傾盆而下了。施米夫看着這雨，感到很滿意。祇要繼續下，他的計劃很快就可以實行。

他却不知道，在另一個方面，司馬洛他們的計劃，也是正在加緊進行着的，各個地區的土人們都正在努力做這件事情。

他們雖然沒有什麼工程方面的知識，但是做這件事情却是能够勝任愉快，他們住在一個多雨的國家，別的建設不精，但是因爲常常有洪水泛濫的情形，所以祖先就已傳下來了很豐富的知識，使他們懂得如何去防範和抵抗洪水的泛濫了。他們築起的防禦工事是很可靠的。

而司馬洛他們就祇是能够緊張地等着，希望工程快些完成，同時則已經作好了疏散的準備，因爲施米夫這個人是狡猾難測的，他隨時可能發動他的洪水攻勢，使他們防不勝防，決不會預先通知。

也因此，酋長亦是派了不少人在高地上觀察着，假如有什麼異動的話，就馬上用鼓聲通知，村中人馬上疏散，逃到高地上去躲避。

雖然施米夫似乎是胸有成竹，智珠在握，然而他亦是有一個很吃虧的地方，就是沒有耳目，沒有人通知他，他不知道周圍正在發生着什麼事情，他以爲祇要死守在那裏，就可以了，祇要那些土人們暫時不敢來向他進攻，等到雨下够了，他就可以實行他的計劃。

司馬洛則是仍然盡量不出現，使到村子中的人也仍然不知道他是已經回來了。

因此他多數時間都是躲在珍美的屋子裏。

林鈴雖然也並不很贊成他的風流作風，不過這一次倒是很通情達理的，她多數時間都是留在酋長的屋子那裏，因此司馬洛與珍美一起的時候，就有頗多溫馨的時間。

就是這樣，時間拖過去了三天，而這三天之中，雨幾乎一直都是在下着，並未停過。

跟着，陣陣鼓聲就傳來，酋長與林鈴到珍美的屋子來，酋長對司馬洛說：「各地的防洪設備都已經築好了！」

「你肯定是可靠的吧？」珍美問。

「非要可靠不行，」酋長說：「大家的性命都是築於這些建設上的了，假如不可靠，就是我們送命。」

「那很好，」司馬洛說：「現在，我就跟施米夫聯絡吧！我們也可以使用我們的詭計了，現在，讓我們看看，是施米夫的詭計高明，還是我們的詭計高明吧！」

司馬洛把放在珍美家中那副無綫電開了，發出訊號，請求與施米夫通話，果然馬上就得到了施米夫的反應。

施米夫的聲音傳來，說：「怎麼樣了，司馬洛？」

「我是要問你，」司馬洛說：「你考慮成怎樣？我們還沒有得到你的答覆。」

「你在開玩笑！」施米夫說：「我們決定是絕不改變的，現在是我正在等待你們的答覆。」

「唔——」司馬洛說：「酋長的意思就是，他不能够太吃虧。把地皮賣給你，你一定不會出很高價錢，而他們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是他們的事情，」施米夫說：「我的條件就是這樣！」

「你是贏了！」司馬洛說：「你可以賺許多錢，酋長認爲你不應該太吝嗇。」

「他怎麼知道我太吝嗇？」施米夫不屑地說：「他還沒有把價錢開出來，也許價錢很高我也不接受呢？」

「我跟他商量過了，」司馬洛說：「爲什麼我們不採用合作的方式呢？酋長佔十分之一的利潤，除此之外，反正你也是要聘用很多工人的，他的族人可以爲你工作。」

「十分之一？」施米夫說：「假如我開出來的祇有水呢？那他就祇是等到十分之一的水了？」

「假如那一面是水的話，」司馬洛說：「我們就不會提出這樣一個要求了！」

「唔……十分之一……」施米夫說：「讓我考慮一下。和平解決是最好的，明天早上答覆你如何？」

「很好！」司馬洛說。

那邊，施米夫把無綫電關掉了，聳聳肩大笑起來，他大笑着說：「哈哈！哈哈！那傢伙現在吐露眞相了！那塔下面果然是石油！」

他馬上掏出鎖匙來，把一隻鐵箱子打開了。那箱子內原來是一個電掣，有一顆紅色的按鈕。施米夫的姆指一按下去。

那邊，在那座湖的水壩的地方，水壩之內果然是埋藏了大量的炸藥的，而施米夫這個就是引爆的掣。施米夫一按掣，水壩就發生爆炸。

湖水的壓力本來就很厲害，水壩一爆炸，湖水就把水壩徹底摧毀，被截住了大量湖水便排山倒海似地冲下了下面的山谷之中。

這件事情，馬上就給在附近的山頭上守望的土人們發現了。

由於是在大雨之中，雨聲也是有如雷鳴似的吵得很，假如不是司馬洛在事先早就指出可能會發生爆炸，他們也會以爲祇是水的壓力把水壩壓得崩潰了而已，但是總之，事情是已經發生了，他們就也馬上報告。他們就用鼓聲報告，鼓聲從一處傳到一處，不久就傳到了司馬洛他們那裏。

司馬洛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疏散，因爲洪水的力量到底是很難計算得準的，說不定還是會冲破他們所建設的堵塞工程而冲到他們這裏來。

村中的土人們馬上就向高地上逃去。水壩與村子有相當距離，即使堵塞的工程還未曾做好，他們也仍然是有時間逃上去的。

司馬洛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乘直升飛機與林鈴及珍美升空，他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他們沒有料到的却是，施米夫亦是在此時乘了他的一架直升飛機升空，原來施米夫還要在空中欣賞着他的傑作的完成。

施米夫那裏距離水壩比較近得多，因此施米夫是可以先看到那洪水奔流的情形的。

而施米夫一看到之後，就大叫不妙。因爲，他看到那些洪水因爲山勢堵塞而改了道，不是向靈屍塔那邊冲過去了，而且不但如此，還是向他那座油田的地盤冲過來。

不錯，這是司馬洛的連消帶打之計。那座湖距離施米夫那裏最近，祇要堵住了一些重要地方，洪水就會向施米夫這邊冲過來了。

施米夫憤怒地尖聲大叫。但是沒有用處，時間太短了，距離太近了，他甚至沒有機會通知他那些手下們疏散。而事實上，他們就是疏散，也是逃不到什麼地方去的。

飛機因爲施米夫在憤怒之中忘記了控制而斜了一斜，施米夫連忙再把持住了。

他知道他現在是已經一敗塗地了。而且，他的直升飛機還不能够飛回頭去，因爲洪水冲到了，他就沒有可以降落的地方，他變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

他在飛機上大聲而惡毒地咒罵叫囂着，但是因爲飛機上祇有他一個人，所以他想找個聽衆來聽聽亦不能。

在大雨之中，他的直升飛機遠去而隱沒了。

祇留下了他的那些打手們。

那些打手們根本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就是連施米夫打算水淹靈屍塔的計劃亦不知道。當他們聽到「隆隆」的聲音自遠而來時，也還是狐疑着，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到他們看見那度水牆襲來時，則是已經太遲了。

他們已經來不及逃走。這樣洪水襲來，雖然不會淹很久，亦是已經够了。洪水過了之後，他們也是不容易生還了。

在塔上，李敏他們則是遠遠就已經看到發生了什麼。

「好呀！」沙拉叫道：「大水來了，就會把他們淹死了！」

「我們也未必很安全！」李敏說。

「我們在這上面，水淹不到呀！」沙拉說。

「還是抓緊一些爲妙！」江思靜說。

他也知道，沙拉是低估了洪水的力量。他們這座塔雖然是用鋼建成，而用水去撼鋼，似乎是笑話，但是洪水則不單是水那麼簡單而已，洪水的力量可以摧毀很堅固的東西。

李敏則走過去把白朗扶着，說：「你緊緊挨在這裏，不要動！」

「用不着担心我，」白朗說：「這件事總算成功了，我破壞了施米夫的計劃，我就是死也死得安心了！」

但李敏還是護着他，而跟着，那洪水就到達了。

那些打手們在下面正在驚慌逃竄，也沒有空去理會塔上的人了。而即使施米夫能够下令毀滅塔上的人，他也懶得下這個命令了，因爲他知道是沒有機會的。

跟着，洪水就到達了，那些打手們就像沸湯中的豆子似的，根本身不由主，給洪水冲得滾來撞去。他們連淹死都沒有機會，就撞死了。

李敏他們在塔頂上的高處，不錯。水是淹不到他們的，但是洪水過處，那塔也搖動得很厲害，塔上那座小屋子，就像隨時都要飛脫出來，墮下去似的。

沙拉驚得面無人色，開始明白情形之不妙，江思靜還要幫着扶他。

忽然之間，那塔就傾斜了！

沙拉差點跌了下去，還好江思靜眼明手快，及時把他拉住了。李敏在裏面也差點壓倒在白朗的身上。

幸而這塔也祇是傾側了，而並沒有倒塌下去。

「老天！」沙拉說：「我們要跌下去了。」

「小心扶着！」李敏說。

「不要顧我了，」白朗呻吟着說：「我反正也是活不久的了！」

「現在我們想逃也是無路可逃的！」李敏說：「下面是急流洪水，我們跳下去的話，也是等於自殺罷了。」

這塔之會傾斜，其實也是在李敏的意料之中的了。因爲，這塔本身太高，本來就不是很穩的，雖然說把塔建成的鋼條本身堅固，然而塔的重量，也差不多是把堅固的程度抵銷了。

就因塔是長而高的，塔底的基礎很難有滿意的穩固程度，塔一傾斜的話，重量簡直可以使任何堅固的金屬扭曲。

而當塔被風吹時，也是會有傾斜的可能性的，因此除了塔底有根基之外，四面需要還有鋼纜斜斜地通下去，緊繫在地面上，把這塔拉得穩住，以使它不會有任何程度的傾斜。

洪水來了，那些鋼纜給撞斷了兩條，而塔底再經洪水冲擊，塔便歪斜，把塔底的鋼條亦扭曲了。現在，洪水還是在繼續奔流冲擊着，這塔的確是隨時有倒塌下去的危險。

「豈有此理，」沙拉叫道：「司馬洛實行這計劃，是不管我們的死活的。」

「我看他是要賭博一下！」江思靜叫道：「我們在這塔頂上，洪水冲不到。假如這塔的堅固程度經不起洪水的冲擊，一衝就倒塌下來，那就是我們的運氣太差了。不過，假如洪水冲不倒，他就可以來救我們！」

事實上，這果然也是司馬洛心目之中的計劃。

因此，司馬洛一聽到洪水的消息，就馬上登上直升飛機，就是趕來拯救塔頂上的人。他祇有這個辦法。洪水把塔下的人都毀滅了，就不會有人阻止。除了這個辦法之外，也沒有其他辦法了。

不論遵從施米夫的什麼條件，都是救不到李敏等人的，因爲施米夫這個人根本不講信用，他得到了他所要的東西之後，還是會把手中的人質殺掉的。現在，司馬洛這個將計就計的計劃既然成功了，下一步，他就是盡快趕來拯救。

「看！」江思靜在外面叫道：「來了，司馬洛來救我們了！」

他可以看到直升飛機正在飛來。

「格勒」一聲，那座鑽油塔忽然再傾斜了一點，李敏與白朗在屋內也是身不由主，滑到最低的一個角落。李敏沒有什麼大碍，但是白朗則是痳煩一點了，他呻吟着，又吐出了一口血。

他巳經帶傷在身，經受不起這樣的碰撞。而在外面的江思靜與沙拉的情況亦是很危險。他們必須緊扶着欄桿；假如一放手的話，就要掉下去。

「老天！」沙拉說：「再動一動，這塔就要塌下去了！」

「鎮定一點！」江思靜說：「司馬洛巳經開始救我們了！」

洪水繼續在塔底下急奔狂流着，而司馬洛的直升飛機則巳經在頭上的上空定住了。

時間巳經無多，司馬洛把持着直升飛機，林鈴便迅速把一度繩梯放下去，幸而這是一部大型的直升飛機，是還可以裝載塔內的幾個人的，用不着分許多次。

首先就是沙拉，抓住繩梯，便沿着繩梯爬上去。

江思靜叫道：「李敏！妳快來！」

「別管我！」李敏說道：「你先上去吧！叫他們多放下一條繩子來，白朗走不動！」

「別管我了！」白朗呻吟着說：「妳先走！」

但這是一件李敏做不到的事情。她還是困難地抵抗着地心引力，搬動着白朗，把白朗搬出屋子的出口。她有一個難題，就是很難把白朗搬出門口，由於塔現在巳經斜得很厲害。門口在最高處，她要把白朗推上變成了斜坡的地板，才能够到達那門口，而這地板又是那麼滑的。

李敏做不到這件事，祇能等着。

沙拉與江思靜都安全地登上了直升飛機，立即把屋內的情形對司馬洛及林鈴解釋了。

於是，直升飛機再移過一些，把一根繩了放下來，垂進那屋子的門口之內。這繩子的末端早巳結成了一個活的繩圈，李敏把繩圈套在白朗的腿下，收緊，扯了兩下作爲訊號，機上的林鈴等便合力把繩子拉動，而把白朗吊了出去。

就在此時，塔巳支持不住，而慢慢向地上倒下去！

林鈴在風雨中大聲叫道：「李敏！李敏！快些出來！快！」

李敏也並不是不想出來的，祇是，那塔再進一步歪斜，就使她再打了一個跟斗，門口本來還是可以沿着傾斜的地板爬上去的，但是此時屋子的角度更變，門口便變成了等於屋子的天花板，而她在門口對面的牆壁上，也等於是在地板上。

那塔底的鋼條巳經受不住壓力而正在折斷。塔也倒下來，塔頂的屋子便隨着降下去，而且速度是越來越快的。

司馬洛也緊張得頭髮也幾乎直豎起來了，但是目前他是沒有什麼其他辦法的，也是祇好盡量鎮靜，隨機應變，駕着直升飛機，跟隨着那塔頂的屋子降下去，希望能把繩梯垂進屋子的門口之內。

然而這却是談何容易的事情。屋子是正在移動，而不是定着的，而且還有風正在把繩梯吹得搖搖擺擺的。

林鈴一面不停地叫着，一面也沿着繩梯爬下去。

屋子降得更低，因爲斜度又改變了，情形似乎是對李敏變得較爲有利了。忽然之間，她就可以看到，李敏從那門口爬出來了。

「快點！快點！」林鈴叫道：「李敏，快過來！」

司馬洛也是極力讓直升飛機去遷就。

李敏一躍躍離了屋子，一隻手執住了繩梯，另一隻手執了一個空。但是林鈴則是很機警地把她這隻接住，於是，李敏便亦到了那繩梯上了。

直升飛機升高，開始遠離。

就在這個時候；塔頂的基礎完全崩潰，「嘩啦」一聲巨響，那整座塔便迅速塌了下去，倒進下面的洪水中，濺起大股水花，然後就沉進了水中，讓洪水把它冲洗着。

林鈴和李敏沿着繩梯爬回直升飛機之內。

直升飛機在司馬洛的把持之下開始離開那裏。

在直升飛機上，珍美正在照顧着白朗，林鈴與李敏也走過去看看。

白朗的情形看來似乎不很妙，他的嘴巴一直在流着血，眼皮亦是閉上了的。跟着，當李敏來到他的身邊時，他又張開眼皮了。

他說：「哦，李小姐，妳也來了？我們都安全了？」

「我們都安全了，」李敏說：「現在事情都解決了！」

「那麼，」白朗笑着長嘆一聲：「我就是死也死得眼閉了！假如爲了光把我這個反正沒命的人救出來而失去了妳，那是多麼浪費。」

「別担心吧，」李敏說：「你不會死的！我們會把你醫好！」

但是白朗不再等了，他的眼皮再閉上了，身子忽然一放鬆。珍美把把他的脈，說：「他死了！」

李敏流下淚來，喃喃着說：「天！爲什麼好人常常是要死的。」

「別傷心吧，」江思靜說：「正如他自己所講，假如妳把他救出去，他會坐牢，而他並不想在監獄裏渡其餘生。人總是有死的一天的，一個男人，並不一定是活得久就好，要看看他活得有沒有價值，能够有機會做成功了一件有價值的事情，就不算是浪費了一生了。」

「也許你是說得對的！」李敏嘆一口氣。

「不過，」江思靜說道：「施米夫這個混帳東西，他做了那麼多傷天害理的事情，他却還是活着，他就似乎是活得太久了！」

「他還活着？」林鈴詫異地說。

「是的，」李敏說：「在洪水來襲之前，他乘直升飛機起飛飛走了，我們看着的，他顯然是要參觀一下他一手造成的災禍，既然他看到計劃巳經失敗，他當然是會逃之夭夭，不再回來了！」

「豈有此理！」司馬洛說：「這個人，給他逃掉了，以後就很痲煩了！」

「你們會繼續追他的，是嗎？」沙拉問。

「當然了，」司馬洛說：「我們決不會放過他，一定要把他追到爲止，目前，讓我們先回到村子裏去吧！」

直升飛機回村子裏，在廣場中降落，

疏散了的村人還未回來，沙拉領導他們先行進入酋長的屋中等着。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酋長也回來了。各地的鼓聲告訴他，這一次把洪水改道的計劃十分成功，施米夫不能再在這裏搗蛋了。

於是，酋長亦率領着他的族人回到村子裏來，由於洪水對他們巳是不會再有威脅了。

這一次的事件，他們並沒有什麼大損失。

當然，沙拉所經營的旅遊事業是早巳中斷停頓了，不過沙拉是並不在乎的。他巳經明白了過去是受到施米夫的欺騙，而在這裏做這種事情也實在很不適合，所以雖然他單獨一個人是還可以經營下去的，他亦不會再做了。

酋長則認爲白朗的死亡是一個損失。還有那位法國厨子亦是的。這兩個人是對施米夫的陰謀看不過眼而自告奮勇來向他告密的，現在這兩個人却巳經死掉了。

「假如他們不管這件事情，」酋長說：「他們現在是還可以好好地活着的！」

「不錯，」司馬洛說：「他們大可以不管這件事，因爲管了對他們根本就沒有利益！」

「他們的功勞很大，」沙拉說：「假如不是他們指出施米夫有這樣一個計劃，可能我們巳經上當了！」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不是他們先把秘密提出來，我也不會猜到施米夫用的實在是什麼陰謀。」

「因此，」酋長說：「我決定好好對待他們。既然他們在外間都是沒有親人的，那麼，我準備把他們葬在靈屍塔裏，讓他們的靈魂能够升天！」

「這是一個好主意，」珍美說：「我相信他們兩位一定會很高興如此做的！」

「至於我們，」司馬洛說：「我們則是不免慚愧了。因爲我們做這件事情是有我們自己的目的的，我們不及他們那麼偉大！」

「呀！」酋長說：「不錯，談到你的問題，其實你也用不着担心，你帮了我們一個這樣大的忙，難道我會忘恩負義嗎？我一直在考慮你所提出過的解決方法，我認爲那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法！」

「那即是說……」司馬洛問。

「那即是說，你把江老先生的屍體帶走，」團長說：「這件事情，也的確是不宜張揚開去，以免影响靈屍塔的聲譽。」

「謝謝你！」江思靜與司馬洛都齊聲說。

「司馬洛先生，」團長又說：「本來，我們是還要開一個慶祝會，答謝對這件事情有功的英雄的，很可惜，我認爲你不適宜出現在這個慶祝會上，因爲人們都以爲你是巳經死掉了，我很難解釋你怎麼會活着。」

「這不要緊，」司馬洛說：「我是一個實際的人，對於光榮我是不計較的，我可以先走！」

「不錯，」團長說：「李敏小姐和林鈴小姐，你們兩位，我却希望能够賞面，暫時再停留一段時間。因爲，我們的慶祝會上是必須有主角的，而妳們都是功勞很大的主角。」

「這不成問題。」林鈴說。

江思靜說：「我和司馬洛，我們先把屍體運走如何？」

「很好，」酋長點點頭，說道：「這件事情，對於你和我，都是越快完成就越好的！」

「還有什麼我們可以爲你做的嗎？」司馬洛問。

「當然還有施米夫的事情，」酋長說：「你們幾位，現在都知道了這裏的地下原來是豐富的石油的了，我知道你們是不會把這個秘密洩漏出去的。」

「當然了，」司馬洛說：「假如事情傳出去，你們這裏就永無寧日，可能會再有另一個施米夫來打主意！」

「但是施米夫是知道的，」酋長說：「而他仍然活着逃走了！」

「他不會亂講，」司馬洛說：「假如他講出去，就可能會給別人坐收漁人之利了，我們會把他找到爲止！」

「這很好——」酋長說着，忽然皺起眉頭，傾目而聽，司馬洛等聽見有鼓聲傳來，他們是聽不懂的，但酋長當然聽得懂。酋長說道：「我看，也許用不着了，有人發現有一架直升飛機墮毀了，這裏，除了你們之外，似乎就祇有施米夫有直升飛機！」

「讓我們去看看！」司馬洛說。

於是，他們的直升飛機又再昇起來，飛到發現殘骸的地方。這一次是酋長與他的二個兒子也偕行。

到了那裏，那些發現殘骸的別族的土人亦遵命迴避了，酋長不想他們看到司馬洛露臉。

沒有別人在，司馬洛就可以放心在那裏觀察一下。

他們可以看到，那個地方亦是曾經被洪水淹過的，不過，現在巳經水退了。

飛機巳經碎開來了，破得不成樣子。

「但是，」司馬洛說：「他的屍體却不在，沒有屍體，就不能够斷定一個人是巳經死掉了的。」

「也許是給洪水冲走了，」沙拉說：「他的飛機失去了控制，掉下來，碎開了，他的屍體給洪水冲走，前頭就是一條大河，屍體可能給河水冲進了大海，可能永遠找不回來了。」

「對了，」司馬洛說：「這樣是最方便的解釋，也許他就是希望我們以爲事情就是這樣簡單。」

「難道你認爲這其中是有古怪的嗎？」酋長問。

「是的，」司馬洛說：「這種雕蟲小技，騙得了別人，却騙不了我，你看看，這飛機的殘骸上沾着的泥濘並不多，有些地方還是相當光鮮的，假如是給洪水淹過了的話，一定每一部份都是滿佈泥濘的了。因此，這飛機是在水退了之後才落下來的，既然如此，他的屍體就不會給冲走，應該是留在這附近的！」

「但是飛機的確是破了呀！」酋長說道。

「這一點，」司馬洛說：「你們對文明的事情不熟，是看不出來的，我看這飛機的情形，就知道不是跌壞了，而是炸壞了的。」

「飛機在空中爆炸？」酋長問。

「也許他就是希望我們相信是如此，」司馬洛說：「但是我相信不是。他是在這裏降落，把飛機炸掉，然後從水路逃了。也許他早已在這河邊備了一艘船，也許他是在飛機上有預備着橡皮艇，也許他甚至祇是游泳。沿河而下，河水很快就可以把他帶到很遠的地方。」

「唔，」酋長說：「爲什麼他要這樣呢？他直接駕直升飛機飛到他要去的地方，那不是更好了嗎？」

「他飛到什麼地方去，都是要把直升飛機留下而離去的，」司馬洛說：「我們找到直升飛機，就可以從那個地點再繼續追踪。他把飛機丢在這裏，假如我們上當，以爲他死了，那他就可以從容脫身。而且即使我們不上當，我們亦很難猜出他是在下游的哪一個地方登陸的！」

「那麼，」酋長說：「你是很難捉到他的了？」

「他有他的辦法，我也有我的辦法，」司馬洛說：「他現在正是狼狽而逃，我相信我們是可以有辦法捉到他的，不過必須快一些。」

「很好，」酋長說：「這件事情，我是要拜託你了！」

「我們馬上就走！」司馬洛說。

「今天晚上才走可以嗎？」珍美幽怨地說。

「也可以，」司馬洛微笑：「也不差在那幾個鐘頭了。」

他們又回到村子裏，以後，在天黑之前的幾個小時是屬於珍美與司馬洛的。他們渡過了一段溫馨的時光。

然後，在夜幕降臨的時候，司馬洛與江思靜就把江思靜的父親的屍體搬上直升飛機。

酋長三父子對他們作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送別儀式。林鈴，李敏及珍美都要留下來，參加酋長的慶祝會。飛機升上空中，離開了，他們看着那座金光閃閃的靈屍塔離開他們的視綫，消失在遠處。

江思靜說：「珍美是一個好女孩子，可惜你以後不能回來了，不過她對這個地方是很眷戀的！」

「在慶祝會完畢了之後，」司馬洛說：「她是會跟着林鈴和李敏到城市中來的，她不想留在那裏。」

「嫁給你？」江思靜問。

「不是，」司馬洛說：「她也知道我是一個不適合做丈夫的人，而且她也並沒有結婚的意思。她祇是希望能够在城市裏再開始新的生活。當然，我們仍然是好朋友。」

「這也是好的。」江思靜說。

「你的事情，」司馬洛說：「現在也總算是解決了。」

「你的酬勞，」江思靜說：「我一定會作一個合理的安排。不過，很可惜，我還是不知道我的父親究竟是爲了什麼而死的。」

「捉到了施米夫的時候，就可以問個明白了，」司馬洛說：「不過目前，照我所猜，相信他本來是與施米夫合作，探討這裏的石油的，有了一些眉目之後，施米夫又不想給他分潤利益，就陰謀把他打死了！」

江思靜嘆一口氣：「也許是這樣。不過，假如是這樣的話，那就是一個貪字壞了施米夫的事情了。我的先父，對這種事情是會很有興趣的，但是對於利益的方面，他却是並不很計較的。他本身已經够有錢了，假如不是殺了我的先父，那施米夫就不會弄到今日這個地步，他可能眞會因這油井而大大發達！」

「世界上就是多着這種人，」司馬洛說：「貪而並不肯信任任何人，總是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然的話，世界也許就不會這麼亂了。」

「你又打算怎樣對付施米夫呢？」江思靜問：「他這一逃走，就不知道躲到何處去了，要把他再找出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是有我的辦法的，」司馬洛說：「譬如，在錢的方面就可以想辦法。施米夫逃得狼狽，他身邊一定連現錢也不多，而他這個人是要花很多錢的。」

× × ×

司馬洛所要實行的計劃，就是經濟封鎖。

施米夫既然佈下了一個假局，使人以爲他是已經死掉了，他就索性將計就計，宣佈施米夫確是已經墮機身死了。

而因爲施米夫死得離奇，需要仔細調查，他的一切產業俱全部暫時凍結，誰都不能够動。除非施米夫自己出現，否則他的許多個銀行戶口裏的錢都是不能够提取的。

而且，江思靜的公司方面亦提出控訴，指稱施米夫欠他們一筆非常鉅額的欵項，這當然是虛構的控訴，施米夫祇要出來，就馬上可得澄淸了。但是，施米夫就是不能够出來。

這件案子上到了法庭上，即使施米夫不出來辯護，法庭亦是會判控訴不成立的，但是打官司需要很長的時間，而施米夫沒有這時間。

這樣一提出控訴，施米夫的產業就更加非要凍結不可，假如有些人是願意帮助施米夫的，知道施米夫拿不出錢來，亦會三思而後行，或者很快會改變主意了。

施米夫沒有錢，就沒有人帮助他，而沒有人帮助他，他就不可能逃得遠。

在兩個星期之後，他們這個凍結現金的計劃，似乎就已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了，那一天，有一個人到K市的一間銀行來兌一張支票。

那是一張一百萬元面額的支票，是施米夫簽的。

一張一百萬元的支票，即使是眞眞正正，並無問題，銀行方面也是要愼而重之，檢驗清楚了之後才肯付欵，更何況乃是施米夫簽的。

銀行的出納對那個人說，「這樣大數目的一筆現欵，你怎麼拿呢？」

「你管我怎拿？」那人不悅地說：「你們這裏沒有錢付嗎？」

「不是沒有，」那出納說：「祇是，數目太大，我們是需要一段時間點算清楚的，你得等一等！」

「我是可以等的。」那人說。

其實，那個出納也祇是在拖延時間罷了，銀行方面早已暗中通知警方了。

那個人拿着帶來的一隻袋子，在呆等着。

當然，他等多久都是不會拿到錢的。

警方已經紛紛趕來，在銀行的附近分佈好，準備捉拿他了，那個人漸漸等得不耐煩了，在銀行中走來走去。

後來，他走到門口，向外面望望，就發覺情形不對，連忙退進來，迅速打開他那隻袋子，取出一把槍來。

銀行中一時秩序大亂，銀行裏的人，最怕就是看見人的手中出現手槍，銀行中的職員馬上都伏下來，而大堂中的顧客亦張惶走避。

那人大叫起來：「你們騙我，你們想賴帳，快拿錢來！」他向天放了一槍。

外面的警方人員到了這地步，亦再也不能够躲藏了，擴音器中透出聲音來說：「你——你已經被包圍了，把槍放下來，投降吧！」

「豈有此理，」那人叫道，「我又不是來打刼銀行，我是來兌支票的！」

「把槍放下，」外面的擴音器向他呼籲，「有事是可以慢慢商量的，但是請你先把槍放下來。」

那人亦衝向門口了。

這似乎是最合警方之意的行動。

祇要那人肯衝出銀行的門口，捉拿他就是容易得多了，不會發生對峙的情形，一方守在銀行之內不肯出來，而另一方則是無法衝進去。

然而，這個人却也是並不笨的，在衝出門口之前，他忽然拉住了其中一個正在逃出銀行的顧客，那是一個年輕的女郎。

這個女郎尖聲大叫起來，那人用槍嘴在她的額上一抵，喝道：「不要吵！」

那個女郎腿子發軟，不敢做聲了。

那人說：「現在你聽着，小姐，我要帶着妳離開這裏，妳不反抗就沒事了。」

那個女郎祇好讓她押出銀行的外面。

警方一見到這個情形，便大感頭痛，因爲刼持人質，使他們投鼠忌器，是最難對付的，雖然紀錄上顯示，刼持人質的匪徒是必然失敗的，但在失敗之前，警方却是會給弄得忙個不休，而且汗流浹背了。

不過，銀行的手續則是難免的了。

警方的神槍手都提槍指着這個人，不過爲了防備誤傷起見，當然不會放槍，而擴音機中的聲音又勸諭道：「朋友，你不要亂來，你又不是刼銀行，你不過是來兌一張支票罷了，祇要好好談談，那是萬事都有商量的了。」

「你們騙我，」那人失聲叫道：「你們要吞沒我的錢，現在快讓開，不要阻着我，不然這個女人就先要死掉了，聽到沒有！」

警方的人都不敢阻擋，祇有讓他走他的路。

那人押着那個女郎沿着行人路而行，警方的擴音機一直在勸諭着，告訴他是逃不掉的。

那人却充耳不聞，押着那個女郎登上一部汽車，原來這是他自己開來的汽車，在他未曾把支票拿出來企圖兌現之前，警方不知道他是一個可疑人物，也因此不知道他有一部車子。

現在，他就把那個女郎押上了車上，把她塞進司機位裏，仍然用槍抵着她的額，命令道：「好了，開車！」

「我……我不會開車呀！」那個女郎吶吶着說。

那人打開她的手袋翻一翻，從手袋內翻出來一張駕駛執照，向她的臉前一遞，冷冷地說：「妳看，這是什麼？」

「我……我是說我恐怕開不動車子！」那女郎吶吶着說：「妳看，我的手正在發抖！」

「盡力試試好了，」那人說：「假如妳開得不好，我會把妳的頭轟掉，爲了妳的性命着想，妳非要開得好不可！」

那個女郎祇好把車子開動了。

警方也是無法制止的，但他們跟着。

那個女郎倒不致於撞車，不過其實她所講的也是對的，她那麼害怕，實在很難把車子開得好，車子幾乎是在走着之字路的。

那個女郎一面極力保持着鎮靜，說：「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呀！警方的責任，使他們一定緊跟着我們，因此我們終於還是脫不了身的！」

「妳少担心好了，」那人恨恨地說：「開車，轉右，對了，向前頭直駛。」

那個女郎祇好依他的吩咐而行駛。

後來那人又說：「轉向左駛！」

「那裏？」那女郎說：「那裏是一座停車場呀！」

「我知道，」那人說：「駛進去！」

「但是你進去了，就更沒有機會逃掉了！」那個女郎說，現在，爲了她本身的利益着想，她是希望這個人逃脫的，這個人脫身了之後，就會把她放走——可能把她放走。

「妳在教我做事嗎？」那人猙獰地說：「妳認爲我需要妳教我做事嗎？」

那個女郎沒有辦法，祇好把車子駛進了那座多層停車場的入口，這座停車場是要付費的，因此，他們不付錢就想進入，停車場的管理員就不肯把攔住入口的那黃黑二色的橫桿升起來。

他還不知道來者是什麼人，所以還在他的小窗子裏叫道：「唏，你們怎麼了，連規矩也不懂的嗎？要先買票——」

那人一槍就把他的小窗子的玻璃射碎了，管理員嚇得連忙伏在地上。

那人大聲喝道：「現在快點！讓我們通過！」

那管理員祇好讓那橫桿升了起來。

車子駛進了停車場之內，沿着那螺旋形的通道一直向上爬，這座停車場是有十二層高的，車子一直到達了停車場的最頂層，才停了下來。

那人命令那女郎下車。

那女郎說：「現在又如何呢？你守在這裏，也是沒用的呀！」

「我本來沒有犯法，」那人說，「我不過是去要兌一張支票罷了，他們却想騙我，要把我的支票吞沒，一百萬元，他們不兌給我，還要叫警察來捉我。」

「那你爲甚麼不跟他們講清楚呢？」那女郎問。

「哼，講又有什麼用？」那人說：「他們是有意吞沒的，他們知道我有案底，

我怕警察，警察來了我就不拿錢也是要走了。」

「銀行是不能這樣吞沒人家的錢的，」那女郎說：「你可能是誤會了。」

「銀行不會做這樣的事情？」那人咆哮道：「假如銀行不做這樣的事情，那他們的錢怎麼會這樣多？我告訴你，他們就是專門吞沒人家的錢的！」

「那麼你現在打算怎樣呢？」那女郎問。

「我嘛，」那人說：「我現在就是要在這裏開一個記者招待會，揭穿他們的詭計。」

這個時候，這個女郎就知道，這個人的神經實在是有點問題了。

× × ×

林鈴、李敏及司馬洛亦馬上得到通知，而知道這件事情了，但他們不是在K市，所以立即乘飛機趕來。

在飛機上，他們也一直與K市這邊的人保持着聯絡，密切注意着這件事情的發展。

在銀行中發生的那件事情，當場是有閉路電視錄映下來的，因此那人的面貌可以清楚認得，可以肯定這並不是施米夫本人。

而無綫電的消息來源乂告訴他們，這個人已經是佔據了停車場的頂層，而且他聲明他的車子內載有一隻烈性的炸彈，可以把這座停車場炸塌，因此警方也不敢魯莽地向他進攻了。

「他現在正在聲言銀行方面是在騙他，」無綫電中的人員報告道：「他要向報界發表聲明，披露這件事情的眞相，我們猜這人的神經是有點問題的。」

「他那張支票是不是冒簽的？」林鈴問。

「照銀行方面的鑑定就不是了，」無綫電中的人員說：「那的確是施米夫簽寫的支票。」

「這件事情很沒道理，」司馬洛沉吟着說：「爲甚麼施米夫要我一個神經有問題的人去拿錢呢？」

「而且，」李敏在旁邊說：「一次就提欵一百萬元，這樣的數目很惹人注意的，假如分開來小量提欵，也許還可以混得過去。」

「現在他這樣，就像唯恐沒有人知道似的。」林鈴說。

「總之現在K市的警方是給他們弄得頭痛死了，」無綫電中那人說：「這個人乂聲明有炸彈，整個警察部門都出動，以防不測。」

「這也許乂是施米夫的詭計，」司馬洛說道：「他這個人，向來都是詭計多端的。」

「但是目的何在呢？」無綫電中那人問。

「也許目的是爲了證明他是仍在人間，」司馬洛說：「這樣，下一次，銀行就不能拒付了，不過目前，既然這個人說是銀行在騙他，那你們大可以利用這一個騙子，告訴這個人，不是銀行騙他，是施米夫利用他，對他講清楚施米夫的情形，告訴他這情形乃是施米夫不敢自己到銀行去拿錢，而利用他去試一試，就把他害成了這個樣子。」

「對了，」無綫電中人那人員說：「這也是一個好辦法。」

「目前就試試這樣做，」司馬洛說：「等我們趕到來時，看看情形乂如何？」

× × ×

這果然是施米夫的詭計，而且也不算是一個新穎的詭計了，這是一個調虎離山之計。

這個人把幾乎全市的警方都引到集中在那停車場的地方，於是其他的地方，就缺乏警察維持秩序了。

正當這個人在停車場與警方對峙着的時候，幾個幪面人就進入同一間銀行行刦，這幾個人都是在頭上套上了尼龍襪的，無法認得清楚面貌。

他們的行動是非常迅速，一進去就先把守衞制服，然後勒令出納把錢都交出來，裝入他們帶來的袋子裏。

銀行的經理暗中用脚踏動了警鐘。

這警鐘響起來，銀行之中以及銀行門外的人都是聽不到的，而是直通警局，警局接到通知，馬上就會派最接近的巡邏車趕來。

但是就可惜，警方幾乎全部都巳集中在那座多層停車場那裏了，一時之間，調度的方面有困難，而在把人手分配好了的時候，巳經浪費了幾分鐘時間，而在這種情形之下，幾分鐘時間，巳經是十分寶貴的了。

那些刦匪們就利用這幾分鐘時間完成了他們的行刦，帶了大袋的鈔票離開銀行，登上早巳準備好了的汽車。

警方來到時，他們巳經走掉了。

這時，警方亦巳經明白，他們方是中了調虎離山之計，就馬上展開圍捕。

目擊的途人描述了那部行刦的汽車的樣子及車牌號碼，警方就傳令各個地區追截這樣一部汽車。

這部汽車却是先行得多的，此時巳經開到了郊外，沿着一條郊外的公路飛馳。車上那幾個刦匪，此時亦都巳經把罩在臉上的尼龍襪脫下了，在外表看來，他們是毫無可疑之處的。祇是他們的車子巳被認出了，而在這條公路的前頭，警方巳設了一座路障，截查經過的車子。

這條公路又沒有別的支路可走，看來，這部車子在到達那座路障的時候，就會被截住而難以兎脫了。

但是，這是施米夫所擺佈的計劃，而施米夫這一個人是詭計多端的，沒有那麼容易會受到挫折失敗。施米夫的詭計，都是屬於連環計那一類。而現在亦是並不例外。

這部汽車未到達路障之前，就巳追上了一部大貨車。這大貨車乃是一部貨櫃車，車子的後部乃是一整個巨大的箱子，內裏是用以裝載貨物的。

這汽車就尾隨着大貨車，駛了一段路，肯定了前面和後面都沒有了車子，沒有人看見他們幹什麼的時候，兩部車都停了下來。

賊車中的人馬上跳下車，跑到那貨車的後面，把貨車後廂的門拉下來，那貨櫃之中是裝了許多貨物的，不過又並未裝滿，其中有一隻大木箱是空的。這些刦匪從

車上撇下一塊鋼板，通到地上，鋼板擱在那裏，便成爲一座斜橋似的，留在賊車上的司機馬上就把賊車開動了，駛上大貨車的內部，而且一直駛入那隻大木箱的裏面。餘下來的人馬上把鋼板收起來。亦把貨櫃後面的門拉上了。大貨車又再緩緩地開動。

行駛了一段路之後，大貨車又停了下來，後面的門再打開。幾個刦匪再跳下車，又把門關上了。

其中一個刦匪跑到車頭，與貨車的司機同坐，其他的幾個則是跑進林中，分散駛開。

由於貨車司機的旁邊祇有一個座位，不能够坐太多人，否則的話，他們是大可以跟隨貨車一起來的。不過現在這樣亦不要緊，他們大可以步行向市區去。他們的面貌沒有人認得，身上既沒有隨帶武器亦沒有携帶賍物，沒有人能够證明他們是與那件刦案有關的。

那部大貨車繼續向前駛行，不久就到達了那個路障所在。

雖然警方要找尋的並不是一部大貨車，但是他們亦是提防匪徒會使出換車的詭計來的，因此這部大貨車還是被截停搜查。警方要司機把車尾的門打開來看看。司機亦毫不反對，依從吩咐而把車尾的門打開來讓他們看。

門打開了，警方看見了裏面是一箱一箱的貨，而那隻巨大的木箱巳經釘好了蓋了，上面還封上了貨運公司的封條，前面還放了許多箱其他較小箱的貨物塞住。除非是想象力非常豐富的人，否則是不會想到賊車是藏在箱中的。

正常的想法就是刦賊會在僻處把車棄掉，而携了贓欵逃走。雖然贓欵亦可能是收藏在其中一個箱子之內，但是看來不像，而且亦不便把每一隻箱子都打開來看，於是，這部大貨車便給放行了。

就這樣，這些銀行刦賊便過了關。

貨車毫不匆忙地駛向荒僻的郊外，後來到達了一座破落而荒僻的貨倉，駛了進去。貨車以及那部行刦的汽車，都是再也不容易找到了。

× × ×

另一方面，那個兌不到支票而佔據着停車場的人仍在那裏與警方對峙着。警方也採用司馬洛他們所提議的辦法與他談判：這件事，完全是施米夫所引起的，施米夫這個人有許多犯罪紀錄，他的財產因此被凍結，所以不能够提欵，他拿了施米夫的支票來，不是銀行要騙他，而是施米夫騙了他。

警方應付這種情況，也是有他們的特別本領的，而且亦應用一些特別的人材。現在他們就是應用一些特別的人材。他們應用的乃是一個口才特別好的人，這樣方能够講得更動聽，說服力更强。

這個負責游說的人很技巧地，一步一步把責任推到施米夫的身上，直至這件事情完全是施米夫的責任了。

而事實上，這件事情也的確是施米夫的責任。

更有力的證明就是，那間銀行也被刦了。

「這是調虎離山之計！」擴音器中那聲音又游說道：「施米夫利用你把警方的注意力移開，他就可以順利地去刦銀行，你被利用了，他們現在正在數錢，而你，你又可以得到些什麼呢？也許他們正在笑你！」

「他們共刦去了多少錢？」那人叫着問。

「我講你也不相信，」擴音機中那把聲音說道：「你不如還是你自己聽聽收音機吧！」

車子裏是有收音機的，而這是一件驚人的刦案，引起了全部市民的注意，無綫電台當然是不斷報導最新的發展了。

那個人挾着那個女郎登上了車上，扭開了收音機來收聽。收音機果然又在播放這件案子的最新發展。

新聞報告員說：「發生了這一次驚人的刦案，該銀行唯有暫時停業，點算損失，而在點算之後，發覺被刦的現欵總共有大約二百五十萬元之巨……」

「二百五十萬！」那人怒吼一聲，用脚在車門上猛踢一下。

「爲什麼你會這麼疏忽，上了他的當呢？」被他挾持的那個女郎說：「難道你不知道他那張支票是兌不到錢的嗎？」

那人沒有回答她，祇是望着天空。這一點，則不是警方能看到的，祇有那個女郎一直在他的身邊才注意到。這個女郎巳經漸漸恢復鎭靜了，而她亦是希望盡快解決這個問題的。

那個女郎說：「怎麼了，爲什麼你老是望天空？天還有很久才黑，而且就是天黑下來了，你也是不見得就能够安全脫身的！」

「妳不明白，」那人說：「他說這支票是可以兌得到錢的，他說他巳經買通了銀行的經理！」

「他顯然並沒有這樣做，」那個女郎說：「看情形不會是銀行經理拿了他的錢之後又反悔的。行刦這個計劃，你事先也不知道的，是不是？他沒有通知你，那顯然就是騙你的了。」

「假如他騙我，我不會放過他的！」那人說：「我一定會打死他！」

「我不明白，」那個女郎嘆口氣，搖搖頭，「你爲什麼會把我帶到這裏來呢？這裏是無路可逃的呀！」

「你有所不知了，」那人說：「他說萬一不成的話，他們就會開部直升機來救我的！」

那就怪不得他會逃上來了。這裏是一個高的地方，直升機是可以飛來接應的，亦怪不得他會望天空了。

那個女郎也不由得向天空望望。她說：「假如眞是要來，早就來了，等到現在，還會來嗎？警方都巳準備好了，直升機一鬧下來，就會給射下來了！」

「他們不敢開槍的，」那人又說：「這裏是鬧市，直升飛機一掉下來，就會釀成大禍的！」

那個女郎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人是講得有道理的。她又連忙抬頭望望天上，找尋一個可以反駁的理由。這却很快就給她找到了。

她伸手一指，說：「你看！頭上有些什麼？有幾條架空電綫横着，直升機根本

就不能下來，假如他們眞是打算這樣做的話，他們會研究不出這一點嗎？」

「對了！」那人說：「他們騙了我！騙我！」

「我看你還是放棄吧，」那女郎說：「你也不甘心就這樣受人利用的！你應該與警方合作，這樣除了可以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之外，也可以將功贖罪！」

「也許妳是說得對的！」那人說。

半小時之後，那人就放棄抵抗而投降了。

× × ×

三個鐘頭之後，那人已經接受盤問完畢，而此時林鈴、李敏及司馬洛亦已到達了，首先就是研究一下這人的口供，以及研究一下如何處理這件事情。

李敏說：「看來，我們未必可以在這個人身上找得能捉住施米夫的綫索，假如他有綫索，施米夫就不會用他。」

「這也不一定的，」司馬洛說：「看是什麼情形和什麼時間吧，以往的施米夫，二百五十萬元不是一個大數目，但是今日情形可就不同了。以往，施米夫可以選擇人手選擇得十分嚴格，而今日也不同了。未必人人都肯聽從他的差遣，他不能够不將就一點，這也可以將價就貨了。」

「唔，」林鈴點着頭，「不錯，而且，這個被捕的槍手也說，他的妻子愛妮絲極力游說他做這件事情，因爲他們需要這些錢。」

「這個人，雖然不是他的妻子愛妮絲把施米夫介紹給他的，但是誰知道不是施米夫聯絡好了愛妮絲，然後才自己出面向他提出的呢？」司馬洛說：「通常做妻子的人都不會贊成丈夫做這種冒險的事情的，就祇有這個愛妮絲却是極力慫恿。而現在，愛妮絲又是已經不知所蹤了。假如她不是有什麼古怪的話，她是應該早就出現了。丈夫在那裏與警方對峙，而她又明知道丈夫是上了當的，她不是最應該出現來帮着勸一勸的嗎？」

「對呀，」李敏說着，翻着他們手頭上已經得到了的一切有關的資料，「也許她的確是與這件事情有關的，所以她非要躲起來不可，那麼，說不定，她也是與那些行刦的人有關的了！」

「無論如何，」司馬洛說：「她與施米夫有關，這一點則幾乎可以肯定的了。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查清楚有關這個愛妮絲的一切！說不定那些動手行刦的人就是其中的。」

「唔，」李敏點着頭：「第二件事情呢？」

「懸紅通緝施米夫，」司馬洛說：「現在這個人已經招認了是由施米夫主使的，那就有權通緝施米夫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凡是這一類人，都是經不起重金懸賞的誘惑的，因爲他們做這種不仁不義的事情，目的都是爲錢而已。有了錢，自然就有人願意告密！」

「他們現在不是已經有了錢嗎？」李敏說。

「他們是有，」司馬洛說：「但是認識他們的人沒有呢，一百萬元的懸紅，那是很多人都會垂涎的。」

「有一百萬元？」李敏說：「誰肯出這樣大筆的錢？」

「妳忘記了我們的莫先生的組織是一個花得起錢的組織嗎？」司馬洛說：「一百萬元，他是毫不介意的。而且，除了他之外，我們還有江思靜，也是很樂意拿出這錢來的。實在講，施米夫的確是值這個價錢的！」

「對了，」李敏說：「在目前，用這兩個辦法，是可能會收到很好的效果的，現在，我們對施米夫這個人的能力，也不需要看得太高的！」

林鈴翻着有關那人的資料，嘆一口氣，說：「可憐的傢伙！」

「那個人也的確是相當可憐的，憑他的資料知道，他曾進過兩次精神病院，現在正在失業，而他的妻子愛妮絲是個相當美麗的女人，他的生活近來都是靠愛妮絲維持着，至於維持的方式，則可能連他自己都不知道，乃是在外與男人交際。

「她難道不愛他嗎？」李敏說：「便如她愛他，她就不會這樣陷害他了，然而，她又肯養着他。假如她不愛他，她是早就可以離開他的。」

「這個很難講，」司馬洛說：「也許要問問她才知道了。」

× × ×

司馬洛猜得沒有錯，現在的施米夫，有如虎落平陽了。他變成了一個刦銀行的大賊，刦得了二百五十萬之後，還要與那些刦賊分帳。

施米夫駕着一部汽車，載着愛妮絲到達了那貨倉。

那四個刦賊已經在等着。愛妮絲站在門口。施米夫上前去，鈔票巳經在桌子上放好攤開了。

施米夫說：「這件事情，我們最好就是盡快解決，錢分了，以後就可以各走各路。」

「誰都想快，」其中一個刦匪說：「現在就只等你，已經分好了，這一份就是你的，二十萬！」

「假如我沒有算錯，」施米夫說：「五分之一應該是五十萬！」

「你算錯了，」那人說：「一百萬五分之一就是二十萬……」

「你們不但算錯了，而且也聽錯了，」施米夫說：「假如你們有聽收音機的話；你們就會聽到，銀行失去的是二百五十萬！」

那個負責發言的刦匪說：「銀行總是把數目誇大的，這是詭計，爲了使我們內鬨，你也不想中他們的計吧？」

「我是有我的綫路的，」施米夫說道：「眞實損失的數目是多少，我不會弄錯的！」

「假如我們要騙你，」那人說：「我們是大可以連這一份也不分給你的，我們大可以帶了錢走掉！」

「我不要這錢！」施米夫憤然說着，轉身就走。

但他祇是做出轉身就走的樣子罷了，實在他一轉身時就乘機拔槍，身子轉側了一半的時候，槍就巳經拔出來了。他的槍就透過腋下向後射擊；射中了那個負責發言的刦匪。施米夫到這裏來的計劃就是要把他們全部殺死滅口。本來他以迅雷不及

掩耳的手法如此做，使人防不勝防，應該是可以成功的。但可惜的就是，對方亦是剛剛有這樣一個計劃，根本連二十萬元都不想分給他。其中一個人亦乘他轉身而拔槍，同時向施米夫的背後放槍。

於是，施米夫就是與那個負責發言的刦匪同時中槍。這一槍的撞擊之力使施米夫向前仆跌，仆在地上。

餘下那三人，包括被施米夫射中的一個，也同時把槍拔出來了。不過，施米夫却是一個機警的人，雖然中了槍，仍然拚命一滾，就滾到了一堆空箱子的後面。那四個人一齊放槍，都是落空了。

而愛妮絲亦是同樣機警的。槍聲一響，她一閃身就不知躲到何處去了。目前的情形，對他們似乎有相當大的困難，因爲他們此時是陷入了僵持的局面了。施米夫看來是並未死去的，傷成怎樣就不知道，而他們亦不敢到那堆箱子後面去看看，因爲假如施米夫祇是受了輕傷的話，那他們未看到施米夫之前，施米夫就會先看見他們了。因此亦會是施米夫先放槍向他們射擊的。

不過，這件事情，却又未必是沒有其他方法解決的。事實上，那個中了槍而負傷的刦匪巳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他揮着手，做着手勢向他們的同伴們示意，於是他們三個人每人輪流向施米夫所躲之處放一槍，使施米夫無法現身，而餘下的一個，則匆匆把桌上放着的那二十萬元抓起來塞進一隻袋子裏。跟着，他們一面後退，一面放槍，退到貨倉的後部。

負傷的施米夫正躲在他那個死角裏堅守着，不能够放槍還擊，而此時，他就聽到在貨倉的後部，一部大貨車開動的聲音。於是，他就知道他是輸了。那些人開車逃走，而他是追不上的。他吃力地從那些箱子的後面爬出來，又進一步發覺，原來那二十萬元也沒有了。

他惡毒地咒罵起來，他一生奸狡，總是謀算別人，想不到這一次，他就偏偏是給別人所算，而這應該是他自己所用的那種手段。他還是自視太高，看不起那幾個人，但是現在的他果然是巳不同往日的他了。

他痛苦地爬出去，爬到他開來的車子，一面叫着：「愛妮絲！愛妮絲！」

愛妮絲沒有了反應。

施米夫身上的血流得很多。他是胸部中了槍，雖然肺部幸而逃過了槍彈，但是仍然傷得不輕，而且尤其是流血過多，這樣對人是一種最危險的威脅，他好不容易才爬了上車。這時候，愛妮絲出現了，也上了車。

「愛妮絲，」施米夫呻吟着說：「妳得救我！救我！」

「我怎樣救你呢？」愛妮絲問：「我又不是醫生！」

「送我——到醫院去！」施米夫說。

「假如有錢，」愛妮絲說：「我是可以把你送到一間不會問什麼問題的醫院的。但是現在，錢又給他們拿走了，假如就這樣隨便送你到一間醫院去，他們一定報警，那豈不是自投羅網了嗎？」

「這……也顧不得了！」施米夫呻吟着說：「假如不把我送進醫院，我是會死的。」

「但是我呢？」愛妮絲說：「假如我把你送去，我不是也給自己惹來一身大禍嗎？」

「帮我……這個忙吧……愛妮絲！」施米夫懇求她道：「妳想一想，我也是帮了妳一個很大的忙。我替妳除去了妳那個丈夫。假如不是我，妳也是擺脫不了他的，他神經不正常，妳擺脫他，他就會追殺妳！」

施米夫這句話，也正好道出了司馬洛他們所懷疑的問題。爲什麼愛妮絲對她的丈夫又像是愛，又像是不愛呢？就是因爲愛妮絲知道她的丈夫神經有問題的，假如她就這樣棄他而去的話，他是極有可能向她追殺的。祇有用這個連消帶打的方法才是安全的。

愛妮絲說道：「他現在却沒有死。你也有聽到收音機的新聞報告，他們說是你害了他，這也等於是我害他了，他會給放出來的！」

「放出來？」施米夫說：「一個人拿了槍到銀行去這樣大鬧了一頓，還會給放出來？依我看嘛，他祇是會罪名輕一些，而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會給送進精神病院。一個人給送進了精神病院之後，要出來就很難了！」

「然而，」愛妮絲說：「我做了這許多事情，却是一無所得！」

「祇要我活着，」施米夫說：「妳是用不着担心的。我有性命，就有辦法了。跟着我的人是不愁不會發達的！」

愛妮絲沉默了一會，然後說：「好吧，我送你去，現在，你先在這裏躺好！」她扭轉身來，扶着施米夫，讓施米夫在那車子的後座盡量躺得舒服一些。

施米夫閉上了眼睛。他一放心，一時就陷入半昏迷狀態，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再張開眼睛時，發覺還是在車子上，而車子行駛得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地那麼平穩。跟着他又發覺，車子根本就不是正在行駛着。

雖然，愛妮絲則還是正坐在車頭的司機位上。

「這——這是怎麼回事？」施米夫軟弱地問：「妳——沒有開車！」

「我正在等你死去，」愛妮絲背着他，冷酷地說：「我想過了，他們懸紅通緝你，你值一百萬。死的活的，都是值一百萬。假如你是活着交給他們，你會說是你自願投案的，那我可能沒有資格得到這一百萬了。你死了，就不會說話，我可以說是我捉到你的。當然，我是要在你的身上放一槍，作爲更有力的證明的。」她冷笑着把槍舉起來，那把槍就是取自施米夫之手的。

「我——我要殺死妳！」施米夫軟弱地咆哮道。

「殺死我？」愛妮絲冷笑着轉過來，「槍在我的手中，你憑什麼——」

這時，她就忽然看到，原來施米夫的手中有刀子。那刀子是從施米夫的衣袖裏彈出來的。這鋒利的刀子伸得比施米夫的手更長。

愛妮絲不是一個善於用武的人，而且她此刻也是沒有防備，因此施米夫雖然負

傷，動作還是比她快的。施米夫這帶刀的手一揮，那鋒利的刀尖就在愛妮絲的喉嚨上劃過。愛妮絲的喉嚨已被割開了，血好像開了水喉似的噴出來，施米夫哈哈大笑起來。

愛妮絲把槍丟下，在車子的前座仆倒了。她是喉嚨被割斷了，不能夠吸入空氣。一個人不能夠吸入空氣，那就很快會死亡，即使此時就有救傷車旁過，也還是救不到她的命的。

施米夫吃力地推開車門，爬出了車外。他此時已經是那麼軟弱，他知道他是沒有能力開動這部車子的了，尤其是愛妮絲就死在司機位上，要把愛妮絲搬開才能坐上司機位，這件事，更是非他現時的氣力所能辦到的。

唯一的希望就是爬到公路上去，向經過的車子求救。到了這個地步，施米夫是顧不得許多了，祇要能夠活命，其他的事情，以後再打算，就因爲他是一個意志力十分之頑強的人，他的意志支持着他的生命，使他不肯放棄。

他終於到達了路邊，就爬出路中心去，這樣，經過的車子是一定可以看到他的。過了不久，在那昏暗之中，有一部車子駛來了。果然，車頭燈遠遠就照到了施米夫這個伏在路面上的血人。

車子在他的前面停下，施米夫放心地嘆了一口氣，閉上眼睛。車上的人下來，走到他的身邊。施米夫聽見有人說：「呀，這個不就是施米夫？」

這聲音好熟，施米夫抬起眼皮望望，看見說這話的人就是李敏，而與李敏一起的人就是林鈴與司馬洛。這眞的是「不是寃家不聚頭」，來的不是別人，偏偏就要是他們三個！

不過，對施米夫來說，這似乎也是沒有什麼大分別的了，因爲他反正也是打算自動投案的，而當他自動投案了之後，他也是一定會見到這幾個人的了。

林鈴說：「不知道這會不會是一個詭計呢？」

「不……不是詭計，」施米夫呻吟着說：「請……請把我送到醫院去！」

「看來這一次不是詭計了，」司馬洛說：「這些不是假的血，而且傷口亦不是假的。」

施米夫却已經暈過去了，就是因爲他放心。他支持到現在，看到了司馬洛等三個人，知道他的生命是安全了，一放心，便失去了知覺。也許這還是他第一次看到這三個人而能感到放心的……

× × ×

司馬洛說：「這是一個悲劇！愛妮絲因爲一個貪字，而給施米夫殺掉了！」

「但是施米夫這個人，也是難逃一死的！」珍美說。

「不錯，」司馬洛說：「他也是難逃一死的，祇不過，他在得到應有的報應之前，還累了這許多性命，這實在是不大公平的！」

他與珍美現在是正在一間夜總會裏，享受着那豪華而又優美的情趣。因爲現在，事情是已經告一段落了，他與珍美就可以享受一下，和鬆弛一下了。而由於珍美是沒有參加他們的行動的，所以司馬洛也要把事情的發展經過對珍美講一遍。

珍美說：「原來是這樣，那麼，愛妮絲那個丈夫也眞可憐！」

「現在，」司馬洛說：「他的可憐時期已經過去了。」

「他——已經恢復了正常嗎？」珍美問。

「不是，」司馬洛說：「當他聽到了妻子的死訊之後，他也在拘留所中上吊而死了。」

「老天！」珍美用手掩着嘴巴。

「這也未必是一件太慘的事情，」司馬洛繼續說道：「從好的角度去看，他這個人既然是神經有問題的，他根本就不適合在這個社會上活下去，祇不過加深他的痛苦而已。死掉了，他就可以再重新去做人！」

「也許是的吧，」珍美說：「不過我還是不喜歡聽到有人死亡！」

「那幾個刦匪亦是死去了，」司馬洛說：「他們本來就不難找。我們就是根據愛妮絲與他們的交情而查出了他們的身份的。所以才會找到那貨倉的所在處，而碰到了施米夫。這幾個人雖然逃掉了，但是因爲其中一人受了槍傷，很難逃得遠，我們更加不難把他們的下落查出來，於是警方包圍了他們躲藏的地方，他們負隅頑抗，與警方發生槍戰，都死去了。雖說他們是亡命之徒，假如不是爲施米夫所累，也許他們會活得更久！」

「這樣說來，」珍美說：「施米夫這個人，即使把他判死刑，也是不足够的刑罰了！」

「不錯，」司馬洛說道：「可惜的就是，一個人就祇能够死一次而已。不過，他也不是沒有現眼報。他要醫治一段很長時間才能够出庭受審，而醫生說，他是已經註定了半身不遂的，傷口好了也不可能行動自如。假如他被判終身監禁，我認爲更妙！」

「那麼，江思靜現在又如何呢？」珍美問。

「江思靜那邊的事情辦得很順利，我相信應該也是差不多辦好的了，我正打算跟他聯絡……」

「一講我，我就來了！」江思靜說。

原來他也來了，而且與他同來的還有林鈴和李敏。

「你們，」司馬洛看着林鈴和李敏，「怎麼也會到這種地方來呢？」

「你是說：爲什麼這個時候我們要來掃你的興，是嗎？」李敏諷刺地說道：「但我們是不會這樣做的，我們祇是要找珍美談幾句。事實上，是江先生要跟珍美談幾句話。」

「對了，」江思靜說：「我是專誠來找珍美小姐的，主要是跟她談談工作的問題，我們的機構有意發展南美洲方面的旅遊事業，我相信珍美小姐會是管理這個部門的最佳人選！」

司馬洛回頭看着珍美，問道：「你感興趣嗎？」

珍美微笑點點頭，於是司馬洛也微笑着說道：「很好，各位請坐吧，讓我們談一談！」

（全文完）

十君子傳奇故事

大義感七怪　干戈化玉帛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衣五英」在「天下武林店」中投宿，一日吳素英和魏華英在後院中練一招掌法，恰被雷嘯天看見，驚震之下，立向她們詢問此掌來歷，却原來這一掌法是雷嘯天之父不傳之秘，魏華英遂將一年前在「子午嶺」遇見的事述說一遍，雷嘯天決定上「子午嶺」去尋找家父踪跡……上得「子午嶺」，魏華英所說的一座孤墳找到了，墓碑上「盟兄忠骸」四個字正是雷嘯天的父親雷誌所寫……忽見一人用鋤頭開棺，轟地一聲，棺木爆炸，那人受傷逃去，雷嘯天在屍體旁檢到一鐵盒，內中只有一張薄薄的羊皮，上面滿是字跡……

雷嘯天雙目淚下，一面將羊皮重放盒中，將盒妥善收好，一面恭恭敬敬跪伏於地，對死者三叩，道：「伍伯父，你絕想不到，家父葬你一次，侄兒又葬你一次，伯父在天之靈佑我侄兒，找到這萬惡兇魁！」拜吧，自地上抓起鋤，不顧骯髒，揹起屍體，飛般向前嶺路上馳去，轉瞬消失在遠處。

响午，雷嘯天在他存馬的林中，葬好了死者，雷嘯天挖木爲棺，很費了不少力氣，墳前仍舊立一石碑，碑上，雷嘯天按照乃父所傳指力，依然寫了「盟兄忠骸」四個大字，下面也留了「雷誌」……

雷嘯天不按來時路走，却多繞了五六里路，下了「子午嶺」，他並沒回蘇州，却馬上加鞭，上了徐州！

徐州，古今兵家必爭之地！因之，人口雖多，却不富足，外來客，很少落戶者，誰也不想在三五代後，就家業淪落，甚至敗亡！

北大街，左邊第一條巷口，有一廣宅，佔地面積極大，平日大門難得開啓，出出進進的人是不少，但是皆由兩旁角門通行。

此處，也正是「天下武林店」徐州分店。

今日，不，應該說目前開始，徐州分店的正門大開，並且張燈結彩，四處掛紅，一片洋洋喜氣。

總管「烈火劍」樊叔山，忙前忙後，忙成一團。

雷嘯天在「子午嶺」頭，埋葬伍姓伯父屍骨，弄得一身骯髒，深知乍到徐州，無人識得自己，早已換好一襲新衣。

他人本威風，馬是龍駒，在分店大門下馬，立即有一個人迎了上來，一面接過他的絲繮，一面已含笑問道：「您找那一位？」

雷嘯天一笑，道：「有位從蘇州來的仇爺，可在？」

這人聞言一楞，道：「仇爺？沒這個人呀！」

這次該輪到雷嘯天發楞了，有好半天，他才又重開口道：「朋友可否到裏面問一聲，有沒有此人。」

這人搖頭道：「不必問，我就管這個，說沒有這個人是準沒有！」

雷嘯天不由心中一動，問道：「你貴姓？」

這人仍然非常客氣，道：「免客氣哪，在下王老好。」

雷嘯天生怕找錯了地點，問道：「王朋友，這兒可是『天下武林店』，徐州分店？」

王老好一笑道：「不錯！」

雷嘯天暗中驚咦不已，這是怎麼回事，二弟和四妹，怎會至今尚未趕到，莫非途中出了變故？但轉念再想到，二弟和四妹的一身絕技，斷言不至於中途延誤，他就越發不解，只好又道：「蘇州的仇爺，大概到了已有三天，王朋……」

話沒說完，王老好已經接口道：「您放心，這個姓很怪，我王老好聽一遍就永遠也忘不了，裏面實在沒有姓仇的，您貴姓？」

雷嘯天似是自語道：「怪哉！那麼人呢？」

適當此時，雷嘯天目光瞥處，心神竟又一震！

原來他看到了怪異的事情，那是一個文士打扮的人物，正自大門「影壁」旁，轉了出來！

誰呢？

正是他問過王老好多次，王老好說沒有的仇如海。

仇如海不待雷嘯天開口，就喊道：「王老好，你怎麼啦，還不把『田』爹讓進來！」

雷嘯天又是一楞，仇如海却已下階拉着他的衣衫道：「來吧田大哥，你來的可眞是好時候。」

說着，轉對王老好道：「把田爺的馬寄好，行囊拿到我屋裏，快！」

話聲中，手一緊，把雷天嘯拉進門內，轉過「影壁」，仍沒鬆手，直到順左面一條小石路轉了彎，悄聲說道：「大哥別開口，咱們屋裏再談。」

雷嘯天一點就透，遂一言不發，走了盞茶光景，到了一處清靜小院，三間房，獨門獨院，進了明間。

仇如海剛進房子，巳開口向右暗間低聲說道：「小妹，大哥來了！」

暗間門簾一挑，曉梅姑娘閃身而出，道：「你又沒關門！」

仇如海道：「不能關，有人在注意咱們，大哥姓田，別忘了。」

曉梅會意，一笑道：「大哥怎麼這時才來？」

雷嘯天簡直不知道怎樣答對才好，只有搪塞道：「路上誤了，哈哈！」

仇如海暗伸大拇指，表示大哥到底不含乎，經多識廣，看出不對，竟能不落跡痕答出話來。

接着，仇如海故意揚聲，問道：「大哥可眞趕上熱鬧了，怕要多住幾天才能走呢。」

雷嘯天順着仇如海的口氣，道：「這不成，我最多留兩天，家裏事太多……」

仇如海又一伸拇指，道：「不行也要行了，東家給朋友完婚，正日子就在後天，我和小妹的事，非壓後不可，您急有什麼用？」

雷嘯天唉嘆一聲，道：「眞是的，唉！那我到外面住店去，這兒……」

仇如海接口道：「住店嗎？有現成房子，東家好得很，巳經把這座落院，讓出來給了小弟，您先住着，沒關係的。」

適時，王老好巳把行囊送到，仇如海遂對王老好道：「就麻煩你去跟東家回一聲，說我提過的田爺來啦，問問東家，我想留田爺住在這兒，行不行。」

王老好答應着走了，雷嘯天道：「這不像話，你該帶我去拜見東家才對。」

仇如海道：「這個小弟會不懂，只因東家這兩天太忙，好像還有滿腹心事，等傍晚之後，小弟再看情形……」

雷嘯天接口道：「那就過一天再說好了，噢！二弟，是誰成家？我既然來了，似乎也應該隨個喜，送一份禮吧？」

仇如海道：「是小弟東家的好友成親，借東家這個地方辦喜事，小弟知道大哥要來，早巳經隨過『份子』了。」

雷嘯天搖頭道：「辦喜事怎麼還有借別人家辦的？」

仇如海道：「這小弟就不明白了，因事不干己，也沒問。」

雷嘯天點點頭道：「兄弟達練多了，對，不干己的事，少問好。」

仇如海一笑道：「大哥累了吧，您先休息一下，就快吃飯了。」

雷嘯天「哦」了兩聲，道：「小妹是在右暗間吧？」

曉梅道：「大哥，您住在左暗間。」

雷嘯天嗯了一聲，邁步到了左暗間，他眞的累了，心更累，緊壓着那無法解開的結──父親的生死，此事，他急於和仇如海作次長談，才趕來徐州，那知徐州分店却出了這種莫明其妙的事，目下只好按着不說，睡上一覺再說。

「大哥，大哥！」

雷嘯天在沉睡中，被仇如海喚醒。

曉梅姑娘也等在外面，仇如海接着說道：「樊總管在等候大哥。」

雷嘯天三把兩把穿好衣服，這才發覺室內已然亮起燈來，笑一笑，匆匆洗了個臉，剛要開口，仇如海却又道：「現在不是白天，大哥可以放心說話了。」

雷嘯天道：「白天怎麼樣，莫非分店中還隱有奸細？」

仇如海道：「事情很難說。」

雷嘯天說道：「那還須要小心一些才對！」

仇如海一笑道：「小弟說清楚，分店中並無敵方奸細，白天因往來人雜，巳發現有可疑之處，才加了小心。」

雷嘯天道：「事情到底如何？」

仇如海道：「大哥還是聽聽樊總管詳談吧。」

說着，他們出了落院，後轉，行約十數丈，巳到徐州分店總管樊叔山的住處，樊叔山迎於門外，握臂而進。

賓主入座，酒飯巳備好，大家邊吃邊談。

樊叔山在說過幾句客氣話後，轉入正題，說道：「事情經過，想雷兄都知道了吧？」

雷嘯天道：「樊兄年長，別太客氣，嘯天只知道有人借此分店，爲兒完婚，可能遭遇不測，其他就不清楚了。」

樊叔山道：「事情是這樣的，約在四十幾天前，徐州府的名鏢頭『鐵碑神槍』周正方，前來拜會叔山，同行有一英俊少年，姓鄭字子川，四川萬縣人氏，爲『點蒼』一派門下，是個老成的忠厚人。鄭子川是周正方未來嬌婿，此鄭子川到徐州，即爲完婚而來，因時間匆促，男方苦無住處，遂商借此地。叔山因與周老鏢頭爲道義之友，不容推辭，並因此事若在分店辦理，誠乃佳話，遂慨然相諾，但仍恐責任重大，立以本店傳遞消息之法，章陳總店，蒙總店諭示可行，方始通知周正方。周鏢頭遂散發請柬，並將乃婿鄭子川安排居於店中，不料事成定局之後，却發生了想象不到的變故！」

雷嘯天忙問道：「可就是『袞州』的事？」

樊叔山頷首道：「正是，約在三十六天前，『袞州七怪』突然命人持柬來拜，柬上文字十分客氣，但却要求本店，不再過問鄭、周兩家喜事，並一再聲明，七怪不願開罪本店，只是若本店借供周府應用的話，則七怪將視本店爲周府財產！柬中之意十分明顯，七怪將不惜以任何手段破壞此事！」

雷嘯天道：「樊兄怎樣回覆『七怪』的呢？」

樊叔山說道：「我立即親封拜柬，誠恐七怪所差之人言難盡意，派手下幹員親往，柬上聲明，七怪函遲，借屋事早巳定局。並至誠詢問，七怪與周家有何仇恨，可否容我以『天下武林店』的名號出頭，代兩家化解此事！」

雷嘯天道：「樊兄作的對，七怪之意如何？」

樊叔山突然怒容滿面，一拍桌案道：「七怪回函，竟與第一次拜柬相同，居心也是十分明顯，因之我一面稟陳總店，一方面約周鏢頭詳談。」

雷嘯天哦了一聲。

樊叔山又道：「子川年方雙十，從未到過北地……」

雷嘯天中途接話道：「樊兄說的自不會錯，只是嘯天不甚放心，設無什麼不便，可能請鄭老弟他移駕此間一談？」

樊叔山頷首說好，立令親信請鄭子川，剎時，一位眉清目秀的少年，由人帶路推門而進。

賓主稍加客套，隨即落座，雷嘯天轉對樊叔山道：「還是樊兄與鄭老弟談問吧，嘯天不便越俎……」

樊叔山誠懇的插口道：「雷兄若如此想，豈非見外，請！」

雷嘯天道聲「放肆」，對鄭子川道：「在下姓雷，字嘯天，聽此間主人樊兄說，老弟爲『點蒼』一派高手，敢問鄭老弟尊師是那一位？」

鄭子川道：「家師『擲海翁』。」

雷嘯天恍有所悟，道：「可是昔日，人稱『東海老漁』的宋大俠？」

鄭子川道：「正是，不知雷朋友何故問及家師？」

雷嘯天看了樊叔山一眼，樊叔山接話道：「令岳可曾和你談過『袞州七怪』的事？」

鄭子川點頭道：「談過。」

雷嘯天道：「令岳是怎樣說的？」

鄭子川道：「老人家曾經問過我，認識袞州七怪嗎？」

雷嘯天道：「沒問別的話？」

鄭子川道：「因爲我根本不認識『七怪』，所以老人家也沒再問。」

雷嘯天哦了一聲，有頃，正色道：「現在有個消息告訴你，但你聽了不必焦急，更不可去追問令岳，不知你能否答應我的要求？」

鄭子川說道：「請即示下，我遵命而行。」

雷嘯天道：「七怪前曾令人通知我們，要求我們不要過問你與周府婚事，但因樊兄與令岳父交深，巳函拒七怪！不過我們深知七怪不會無的放矢，婚期即屆，可能橫生是非枝節，現在通知你，你要日夜自己小心。」

鄭子川年紀雖輕，却極豁達，笑道：「深感預示，此事沒什麼嚴重，子川當有自全之道。」

仇如海正色道：「恕我斗胆說句閒話，事由敝分店發生，一切當由敝分店安排，祈鄭兄莫令敝分店爲難。」

鄭子川說道：「那是當然，子川理會的。」

大家又說了一些閒話，鄭子川告辭歸去，仇如海劍眉深鎖，沉思久久，方始對雷嘯天說道：「大哥，鄭子川交給大哥可好？」

雷嘯天道：「可以，二弟放心吧。」

仇如海對樊叔山道：「樊兄，一切是不是都照預計安排好了？」

樊叔山雖經總店「金令」示意，本人爲人也忠厚坦誠，但總覺的這位年輕的總監督，當不得大事。

因之在問對之下，雖仍客氣，但却沒有恭敬，不過他對雷嘯天，看法兩樣，聽仇如海問及大局，一笑道：「總督監放心，屬下早巳安排定局！」

仇如海爲人聰明至極，早就發現了樊叔山對自己沒有看重，但他並不放在心上，大局緊要，因之依然鄭重的說道：「樊兄，不論是鄭子川本人，抑或是我們這徐州分店，設若被七怪動了一草一木，這人可……」

樊叔山不待仇如海把話說完，接口說道：「總監督放心，出了事屬下願意負全責！」

仇如海有些不悅的道：「樊兄……」

雷嘯天豈有看不出來的道理，急忙接道：「二弟，此間事，愚兄深信樊總管必巳早有妥善安排，二弟、四妹及愚兄，只要注意七怪即可。」

仇如海劍眉一挑，道：「小弟因此店廣闊，恐七怪以火攻擊，那時……」

樊叔山接口道：「總監督担心的不爲不對，屬下對此亦有安排。」

雷嘯天也有了不悅之意，道：「那就太好了，二弟，咱們回家去吧。」

始終沒有開口的曉梅姑娘，此時却道：「大哥和如海哥請稍待，小妹有話要和樊總管談。」

樊叔山相隨艾老人多年，深知曉梅姑娘的性格，聞言巳知曉梅姑娘必出難題，遂小心仔細的靜聽。

曉梅問道：「樊總管，此地人手有多少？」

樊叔山道：「因『七怪』生事，巳調動劍士十人，連同此處分店原有的十六位高手，及屬下，共二十七名。」

曉梅一笑道：「後日喜期，樊總管想像中，賀客能有若干？」

樊叔山道：「周正方交遊甚廣，人緣極佳，賀客恐多至數百。」

曉梅道：「樊總管能保證這些賀客中，沒有七怪的手下？」

樊叔山道：「屬下不敢保證。」

曉梅又是一笑道：「這樣說的話，賀客中若有人暗中放火，怎麼辦？」

樊叔山無言可答，曉梅又道：「萬一婚禮進行當中，突生奇變，由四面八方射出暗器，向一對新人下手，樊總管，你又怎麼辦？」

樊叔山道：「屬下巳經想到這一點，曾示令十大劍手，假扮賀客，立於最前，萬一突變發生，立可防護！」

曉梅搖頭道：「聽來十分妥當，事實却無辦法，若七怪混於賀客中的手下，多過十人，新郎恐仍難免遇險！」

樊叔山道：「屬下也曾爲此焦慮，但昨午周正方來言，『點蒼』五位大俠，明午必到，那時防護之責，可由……」

曉梅姑娘神色一正道：「樊總管，『天下武林店』幾時改了規矩，發生在本店的事情，要外人來防護代勞？」

樊叔山忙答道：「屬下並無此意，只因……」

曉梅姑娘道：「你的意思我懂，不過我要告訴你，這徐州分店的存亡，也就是

你本身的存亡，望你不要忘記！」

樊叔山心頭一凜，忙道：「屬下願聽示令。」

曉梅姑娘道：「此事要作到盡善，斷不容人在店中生事！」

樊叔山道：「姑娘之意，是事先就將此事解決？」

曉梅道：「這是上策！」

樊叔山又說道：「屬下愚蠢，不知怎能……」

曉梅道：「有人能，但你却自以爲能而不顧！」

樊叔山道：「屬下不敢有此想法，請姑娘明示何人能……」

曉梅道：「老人家既有『金令』之諭，要你一切聽命於總監督，老人家自是認爲萬全，難道你還比他老人家聖明？」

樊叔山急忙答道：「屬下知錯！」

曉梅道：「樊總管一向行事不似現在這樣冒失，須知此間成敗，不僅關係己身，並對本店名望有莫大關係！」

樊叔山道：「是是，屬下願遵諭令而行。」

曉梅道：「其實我這是多餘過問，當眞樊總管若能負的了全部責任，我這不成了杞人憂天了嗎？」

樊叔山無言可答，雷嘯天接口道：「四妹，樊總管也是爲妳好。」

曉梅借着雷嘯天的轉圜，也一笑道：「那當然了，小妹只不過順便提個醒兒罷了。」

有這一句話，嚴肅的場合，變作了和氣，遂再次互商大計，直到三更，方始決定了一切！

× × ×

鼓樂震天，龍鳳轎，迎來了多姣的美女。

進大門，過了石道，轎子停在喜堂之外。

兩名盛裝侍女，自轎後快步到了轎前，一左一右，伸出玉腕，緩緩將赤紅繡着五彩龍鳳的轎簾挑起。

喜堂內，適時步出兩位女子，其一，是位中年婦人，盛裝，面如秋水，雙目偶一掃視，射出兩道寒光。

另外一位，却使迎、送人等，看直了眼，眉黛淡描，目若雙星，朱唇貝齒，骨格清神，其美無倫！

她倆，也一左一右，迎下石階，雙雙遞腕挽扶新娘出轎。

新娘乍出，突然，寒星如雨射疾飛而下，襲擊臨頭！

那無倫美女，長袖震擺，若無其事的揚起，百數點寒星，皆如泥牛沉海，化作毫無踪影！

接着，人影閃處，新娘已在絕色美女挽扶下，進了喜堂，而喜堂的大門，適時緊緊闔閉。

繼之，喜樂由堂內傳出，但迎送雙方，及所有的賀客，却皆被隔於喜堂之外，無法進去。

適才突變，除近前有數幾個人看到外，十之八九並未發覺，因之對喜堂大門突然關閉之事，深感奇怪。

老鏢頭周正方，面含秋霜，正要開口，身後勁風吹動，老鏢頭尚未來得及回顧，驀地聽到有人低沉的說道：「朋友請睜大點眼睛，此處不容任何人撒野！」

話聲中，周正方也恰好回過頭來，只見一位貌相威武的大漢，右手正抓着一人的腕脈，右手接過一柄鋒利匕首！

這大漢，周正方見過，樊叔山曾詳細介紹，姓雷，睹此情形，周正方立即明白原委，含笑道：「多謝雷朋友相救！」

大漢正是雷嘯天，被抓企圖暗算周正方的這人，年約三十，普通身量，看來不像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此時，過來了一個英俊漢子，對雷嘯天道：「雷爺，這人交給我吧！」

雷嘯天頷首道：「很好，這位朋友突覺不適，小胡，你要小心！」

小胡應一聲「是」，隨即上步伸手，捏住了這名刺客的腕脈，一言不發，向後退去，轉過了喜堂。

樊叔山這時由左方喜堂旁出現，立於雷嘯天身旁悄聲道：「裏面大事已定，姑娘和谷女俠，已送新人入了洞房。」

雷嘯天點點頭低聲問道：「十劍士如何？」

樊叔山道：「已在四外抓到意圖縱火的匪徒多人！」

雷嘯天哼了一聲，道：「七怪可有消息？」

樊叔山道：「尚未出現。」

雷嘯天沉思剎那，道：「總監督吩咐準備的東西怎樣了？」

樊叔山道：「已準備好多時。」

雷嘯天道：「那就請樊兄，按預計行事吧。」

樊叔山點點頭，立於喜堂外石階正中，目光一掃數百名賀客，提高聲調，一字字含着威力的說道：「諸位周、鄭兩府，賀客朋友們請注意，在下有幾句話，要在此聲明，敢請諸位肅靜剎那！」

人羣靜了下來，樊叔山接着又道：「敝店十年來，蒙天下英雄愛惜，保住敝店各種規矩，我樊叔山心感萬分，因此當深致謝忱。此次周、鄭兩府喜事，因男方遠居四川，故而借敝店爲新房，此乃武林佳話，故而敝店慨諾相借。事經決定之後，樊某突接北五省英雄，『兗州七義』兄弟函知，請敝店收回相借房屋的成命，七義兄弟中，未曾明原委，而敝店十年來向守信諾，故而函知七義，請其恕過敝店方命之罪！適才，新娘下轎，暗中竟有不肖之徒，陰謀暗算，打出歹徒暗器，周老鏢頭險些被人暗算！」

話說到此處，樊叔山故意停下話鋒，目光橫掃着所有的賀客，賀客們，此時方知剛剛變故，不由人人驚駭！

樊叔山微微一笑，接着又道：「如今樊某當衆聲明，新郎新娘在敝店中時，若有人企圖不利他們，就等於與我『天下武林店』結仇，不論明、暗，若發現肇事人物，請恕我『天下武林店』不再留情，將以敵者視之、待之！」

話鋒至此又是一頓，靜待反應，可是數百名賀客，無人答聲，樊叔山哈哈一笑，聲調一變，又道：「樊某至今未見『兗州七義』來到，更深知『七義』兄弟爲人，因之認定適才暗下毒手者，與『七義』無關！故而自現在起，再擒獲此輩之時，

樊某將以仇我之敵的立場，對待那些惡毒的東西，敝店是言出法隨！爲新人安全起見，喜宴移到左大廳上，如今樊某以地主的身份，受周、鄭兩家之請，恭迎衆位入席！」

說着，右手一揮，突然出現了八名勁裝人物，個個躬禮，人人肅客，賀客們遂在此等情形下，進了左大廳。

酒宴早備，賀客們入座之後，立即開始歡宴，一時行令猜拳之聲不絕，無人再提剛才的變故。

酒過三巡，左大廳通後面的那一道門，突然開啓，兩名大漢，各捧一把四尺高的大酒壺，到了正中空置的地方。

接着，又有兩名大漢，各抬着一隻大木盤，盤中滿是寸深的小酒壺，有好幾百隻，也站到了空置的地方！

繼之，出現了一雙少年，一男一女，那少女，正是剛剛袖掃寒星的絕美姑娘，二人緩步踱到空置地方的正中。

這一男一女，正是仇如海和曉梅姑娘了。

仇如海目掃四方，揚聲說道：「小可敢請諸位，將面前杯中美酒飲乾。」

曉梅接着道：「然後，我兄妹代表敝店，和一雙新人，向諸位敬酒，並獻薄技，供諸位一笑，來，請乾杯！」

衆賀客俱皆乾杯相等，仇如海揚聲道：「諸位請暫莫移動，小可由右方第一桌敬起！」

「起」字出口，那兩名捧壺大漢，雙雙斟酒於大盤淺盅之內，剎那，俱皆斟滿不空一隻。

衆賀客見仇如海並沒移動，暗怪這酒是如何敬法，豈料念頭尚未轉過，已聽到仇如海喝道：「小可爲圖省事，獻醜小巧之技，大家莫笑！」

話聲中，只見曉梅姑娘凌虛出手，向木盤一抓，盤中滿酒淺盅，一隻隻飛起，投向仇如海！

舉賀客無不色變，眞看不出來，一代弱質絕色的少女，竟懷奇絕的功力，這手「凌虛攝物」，已震住全場！

但是還有更絕的表演呢，當一隻隻滿酒淺盅，飛臨仇如海身前時，仇如海右掌凌虛一揮，隻隻滿酒淺盅，成串，成排，奔向了右起的第一桌，每隻酒盅互距二尺，不遠不近，飄飄然，美妙無倫！

酒盅到了目的之地，竟似暗有鬼靈扶助般，將第一桌空了的酒杯添滿，更妙的是，空了的酒盅，魚貫自動飛回。

就這樣一串串，一桌桌，剎那敬酒，衆賀客這才人人如夢初醒，在驚、駭、讚、嘆下，在呼喊好不已。

仇如海在呼聲過後，拱手含笑道：「小巧之技，不值大家一笑，請容告退！」

說着，雙雙向來時那道門戶退去。

曉梅在前，仇如海在後，就在他倆將要到達那道門戶的時候，角落處突然傳來了哈哈笑聲，道：「我說諸位朋友，人家代替新人，和名震武林的『天下武林店』敬酒，難道我們就如此失儀，一杯都不還敬？」

賀客們有不少喊「對」的，接着，這人又道：「劣馬先行，老朽僭越了！」

話聲一頓，接着聲調高昂的說道：「英俊的少年朋友，和那絕美姑娘，請留貴步，老朽承蒙賜酒，深謝隆情，投桃報李，也敬上一杯！」

此言出口，只見兩滿杯酒，電掣般射臨仇如海的頭頂和後心，杯不轉，酒不溢，這人手法竟也不低！

仇如海微笑轉身，適才，各角落「請」字一聲接一聲傳到，滿裝着酒的酒杯，也一隻連着一隻的飛到！

仇如海哈哈一笑，左掌輕抵，首先射到的兩杯酒，倏忽停在空中，非但酒未溢出，並且兩杯竟碰在了一處！

接着，仇如海右手凌虛攝抓，只見射到的酒杯，一隻隻都投疊於下面兩杯之上，剎那，積頂到了樑間！

怪的是，非但酒杯不倒，下面更無物承托，是凌虛而立，簡直看得一般賀客，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仇如海却依然含笑道：「小可敬酒，諸位只不過一人喝上一杯，諸位這般抬愛小可，小可若是飲下這些，豈非要醉上三天？」

話鋒一頓，霎霎眼，沉思剎那，才接着又道：「但小可如若不喝，豈不又辜負了諸位的美意，這樣吧，諸位別管小可喝不喝，但小可不使杯中留酒，或美酒溢流於地就是！」

說着，雙手托住下面兩隻杯底，含笑而立，約隔盞茶光景，只見仇如海突然鬆手後退，杯子立即跌落下來。

仇如海凌虛彈指，將杯子緩緩倒置，托送地上，剎那，地上擺滿了倒置的酒杯，地上果然不見一滴酒痕！

接着，仇如海兩指再彈，杯子一隻隻在地上滾動起來，依然不見一滴酒珠，等衆賀客把驚魂收轉時，仇如海已去多時！

這罕奇卓絕的功力，震住了所有的人，那「烈火劍」樊叔山更加慚愧，他夢想不到，仇如海功力竟如此高超！

本來，今夜要有一場奇變發生的，但主謀者已暗暗知會手下，不准妄動，否則必遭不測。

新郎新娘歡娛的渡過了佳期，他夫婦和周正方，親自拜謝仇如海、曉梅姑娘，決定次日中午動身入川。

當夜，仇如海却已悄悄接出鄭子川夫婦，城外早已備好快馬，和十名劍士，保護着新夫婦踏上歸程。

等到次日晌午，那暗中準備在新夫婦離開徐州分店，即下殺手的主謀者，方始獲到消息，但已追之無及。

「天下武林店」，十年來，業已被武林中人當作了一個特殊的門戶看待，但却無人見過這特殊門戶的特殊功力！

周正方爲成名多年的老鏢頭，賀客包括了各門各派中人，並且還有不少來自三山五岳的綠林人物。

仇如海和曉梅姑娘，當衆施展奇絕功力的事情，未出旬日，已傳遍了整個武林，江湖上對此店有了新的看法。

這消息最先獲知的，是「天下武林店」的眞正主人艾老人，他並非獲知傳聞，而是親眼目睹。

當一對新人平安遠離徐州之後的次日正午，艾老人笑嘻嘻的，一步跨進了徐州分店的大門。

別看這是他的分店之一，但分店中人，除了總管樊叔山外，却沒有人認識他，但他仍然獲得客氣的招待。

大門口的值役弟子，看到這位慈祥而具神威的老者，立刻恭敬的迎向大門右側的小客堂。

有人捧上了香茗，然後拜問此老的來意。

老人含笑問道：「老夫要寄宿數日，請給我最好的住房。」

值役弟子看出此人神情不凡，一面答應着，一面示意其餘的人向裏面禀陳，並對老人解釋店中等級及規則。

此時，雷嘯天、仇如海和曉梅姑娘，正爲「七怪」可能惱羞成怒不惜一拚之事，與樊叔山商談步驟，聞報，俱皆會心而視，認定此老必係「七怪」中人。

「七怪」既敢明訪，自當按理相迎，遂由雷嘯天、樊叔山前往，他們夢想不到，多年不離總店的老人，今日會駕臨徐州，相見又喜又驚，喜的是老人駕臨，好多事可親聆教益，驚的是，老人來此必有所爲。

果然，老人說出了來意，衆人無不驚心動魄……

曉梅姑娘得報說老人駕臨，三步兩步跑向前時，雷嘯天和樊叔山，業陪侍老人到來。

父女相會，曉梅不顧別人在側，又跳又蹦高興到了極點。

樊叔山巳令人將「維」字一號靜樓收拾乾淨，恭請艾老人下榻，時正午餐當空，自然擺上了美酒佳餚。

坐定之後，艾老人首先拇指一伸，對仇如海道：「如海，敬酒獻技之舉，令人心服。」

仇如海有些難以爲情的說道：「小侄拙愚，只能出此下策。」

艾老人正色道：「此事唯有如此，方能使隱禍胎死，此處人手不足，保得了鄭子川夫婦，則難保分店安全，實無上佳之策。」

說到此處，老人話鋒一變，又道：「你們可知道，『七怪』彼時俱皆在場？」

樊叔山臉色一變，道：「屬下未能發現，有虧職守。」

仇如海却說道：「小侄認爲『七怪』尚在徐州。」

艾老人含笑點頭道：「不錯，賢侄你怎會想到的？」

仇如海道：「七怪既敢將彼等之意束示本店，至期斷無藏首不來的道理，那領頭回敬小侄美酒的人，必係七怪之一。」

艾老人道：「那人正是『七怪』中的老大，火怪『熊夢輝』！」

曉梅姑娘嬌笑着說道：「我懊悔沒鬧開來。」

艾老人知道愛女心意，一笑道：「鬧開來妳準能討好嗎？」

曉梅道：「當然嘍，除非爹您願意看着女兒受人欺侮。」

艾老人哈哈一笑道：「我就爲妳，才沒露面的！」

他父女如此答對，大家當然都很清楚，事情發生的時候，艾老人在場，因之樊叔山心中十分不安。

曉梅適時道：「事過了，爹反而露了面，準有原因。」

艾老人道：「昨夜，如海悄囑十劍士，快馬送走鄭子川夫婦，此事辦得十分可人，不過『七怪』着實恨上了你們。」

樊叔山恭敬的說道：「屬下有一事，至今疑慮重重，兗州七怪與周正方，必然結怨甚深，但周正方却毫不知情……」

艾老人道：「周正方與七怪，本就沒有冤仇。」

雷嘯天道：「小侄曾經想到，可能『點蒼』一派，與兗州七怪曾有過節，尤其是鄭子川的恩師宋海翁……」

艾老人突然中途接口道：「也不對，點蒼與七怪亦無仇恨。」

雷嘯天哦了一聲，道：「難怪點蒼五俠，此次來去俱平安無事。」

曉梅道：「爹，那到底是誰和七怪有仇？」

艾老人道：「鄭子川！」

仇如海劍眉一皺，道：「小侄曾與鄭子川談過半日，深覺此人心胸坦蕩，劍法不低，爲人爽直，是當今少年英雄，怎麼會……」

艾老人說道：「賢侄知人甚深，鄭子川果如賢侄所說，乃當代年輕一輩中，不可多得的人才，結仇七怪怕他本人也不知道。」

仇如海疑問道：「這怎可能？」

艾老人道：「賢侄可知鄭子川的父親是誰？」

仇如海道：「鄭兄曾經說過，但因並非武林中人，故未掛懷。」

艾老人說道：「兗州七怪，本非兗州人士，乃是『萬縣』土豪，老大火怪熊夢輝，幼時爲禍地方，被鄭子川之父驅逐出境。」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對了，鄭兄閒談時曾經說過，乃父曾任萬縣縣令。」

艾老人一笑，接說道：「事隔二三十年，七怪已由土豪，成了綠林高手，聽到鄭世琪公子鄭子川娶親之事，始決定由此復仇……」

老人話還沒有說完，曉梅却插口問道：「七怪怎不前往萬縣尋仇？」

艾老人一笑道：「他兄弟早有此心，可惜胆子不夠。」

曉梅道：「女兒不懂！」

艾老人道：「萬縣，是『窮家帮』發跡之地，鄭子川老父鄭世琪，世代善行，對窮家帮恩義深重，七怪怎敢妄動。」

仇如海却問出別人想不到的話來，道：「鄭老爺子很怪，怎不令子川兄就近拜師？誰都知道，窮家帮七神丐的功力，高出點蒼五俠多多！」

艾老人看了仇如海一眼，道：「賢侄竟能見事於微，窮理釋疑，令人佩服。」

說着別有用心的看着曉梅，方接着又道：「鄭世琪早有此心，但七神丐却婉言相却，並由七神之首，『神風追丐魂』車逸安引介，拜師點蒼。」

仇如海道：「這是何故？」

艾老人道：「若拜師窮家帮，首須討飯三年，無重大建樹，終身不能成婚，鄭氏單傳，七神丐豈能如此報鄭氏恩法？」

仇如海大悟，道：「小鄭料想，師雖不拜，技却當傳。」

艾老人哈哈一笑道：「天下事若想瞞過賢侄，恐不容易，鄭子川功力技藝，大大高於點蒼五俠，但他善於珍藏，無人知耳。」

鄭叔山道：「這樣說來，我們豈不是多管他的閑事。」

艾老人道：「以事理來講，七怪未見得能對付鄭子川，但陰謀之人，却又當別論，老夫應諾管這閑事，却另有道理。」

衆人沒有接話，也沒人詢問，艾老人却對仇如海道：「愚伯要再考你一次，如海，你可知道何在？」

仇如海一笑道：「小侄並非如伯父所誇，聰明絕頂。」

艾老人道：「試猜之何傷。」

仇如海早巳料到奧妙所在，但他必須在某些地方，藏些鋒芒，故竟雙眉緊鎖，沉思苦想不巳。

雷嘯天雖不若仇如海聰慧，但却經驗甚豐，也想到了幾個可能，只是更不願插口。

久久之後，艾老人一笑道：「猜不出也罷，好在時間尙早，咱們不談此事了，如今有件要緊的事情看你們如何解決。」

樊叔山躬身道：「屬下恭候詳示。」

艾老人看了他一眼，道：「今夜，七怪要以毒火攻襲本店。」

樊叔山一楞，道：「七怪竟這般自不量力……」

艾老人道：「少說點無用的廢話，研究對策吧。」

仇如海不言，雷嘯天沉默，曉梅姑娘偎依老人身旁，似是根本沒聽進這個問題，樊叔山不禁着了急。

他迫於無奈，說道：「只好四邊派人埋伏，至時阻之一戰。」

艾老人哈哈地笑道：「高見，有多少人可派？」

樊叔山道：「有二十人，可分作五路，每路四人，分守四方，另外四人備接各路之用，或可將……」

艾老人道：「這二十個人，包括了本分店一切人手了？」

樊叔山道：「是的。」

艾老人一笑，道：「據老夫偵知，今夜七怪傾巢來犯，約五十高手。」

樊叔山傻了，說不出話來。

艾老人冷哼了一聲，又道：「毒火分四面下手，誰也難防不被攻入！」

樊叔山面紅耳赤，仇如海竟有不忍，忙開口問道：「伯父可能預示七怪存身之處？」

艾老人看了一眼樊叔山，神色上，等於明告訴樊叔山說，聽聽人家問的，眞是一針見血。

然後，艾老人開口道：「賢侄，不用問了，只有你心中所想的這個辦法，是最最高明！」

仇如海微笑着說道：「小侄不過愚者一得罷了。」

艾老人道：「賢侄不用客套，今夜事，你來主理。」

仇如海恭敬應命，艾老人又道：「人手也由你全權調動。」

仇如海道：「未克敵須先防敗，小侄認爲樊兄之策可行。」

艾老人道：「你是說，人手都留在店中？」

仇如海道：「如此則萬無一失。」

艾老人哈哈一笑道：「何不說，如此則無人敗事？哈哈……」

老人的豪放，令人心儀，老人的直言，却使樊叔山下不了台，老人的話，等於說徐州分店的人手，皆無大用。

× × ×

晚飯提前，黃昏時事巳畢，店中，由樊叔山號令，着一干高手嚴加防護，並備妥細砂清水等物。

艾老人此時方始說出「七怪」等人隱身之地，竟是早巳廢置，但却完整無缺的「南敵樓」。

艾老人離店時含笑對仇如海道：「愚伯守樓口，若有人活着自樓口逃出……」

下面本是「願負全責」四字，但尙未說出口，仇如海心中一動，很快的就接上一句話道：「就煩伯父將彼等生擒吧！」

艾老人一楞，繼之哈哈大笑連聲，道：「此等胸襟，此等功力，加上如此年紀，武林至尊之譽，必將不遠，老夫刮目以待，預爲之賀！」

這番話，聽在仇如海耳中，倒沒有什麼，聽在曉梅耳中，却甜甜的，直甜到心肝眼。

雷嘯天暗中頷首，但他却也突然對仇如海興起了奇特的疑念，他並非懷疑仇如海爲人，却疑心到仇如海的身世！

仇姓，人間不多，武林尤少，非常容易打聽出，上代武林英豪中，何人姓仇，雷嘯天暗中決定要偵知此事。

他深信三個月內，就有結果，因爲武林中姓仇的巳經不多，而身懷殺家大仇的，自然更少，極易打聽。

雷嘯天動了這個意念，但有人也恰在此時，與雷嘯天不謀而合，興起決心要摸清仇如海身世的心意。

這人就是艾老人，老人以前對仇如海和雷嘯天，早動疑心，但是經過蘇州孝德長巷事故後，疑念漸消。

如今興起此意，却是爲好，曉梅並非老人親生之女，此事只有艾天齊和老人父子知道，老人之愛曉梅却勝若己出。

曉梅巳非如海不嫁，這情義不必再問，一望即知，因此老人必須訪查清楚，仇如海的身世來歷。

自出徐州分店，誰也沒有開口，路上尙有往來行人。時正接近黃昏，他們祇顧向南敵樓進發。

仇如海不開口，是心中沉思今夜之戰的對策！

雷嘯天不說話，却因正想着二弟謎般的身世！

艾老人，正爲曉梅終身打算，自是沉思無語。

曉梅，心頭那股甜勁，始終沒有消失，如今要她開口說話，誰也休想，當然仇如海應該例外。

他們相距南敵樓，還有一條僻巷了，仇如海突然停了下來，這才使大家各將心神收轉，面對現實。

仇如海首先對艾老人說道：「伯父，咱們在這兒分手吧，南敵樓正前方是伯父

守區。」

艾老人一笑道：「施慣了號令，乍聞吩咐，十分新鮮，我走了。」

他說着，向僻巷緩踱着方步而去。

仇如海看着艾老人的背影，微笑着對雷嘯天道：「伯父仁慈近人。」

曉梅姑娘突然接口說道：「這要分對誰，自我懂事到現在，爹還是第一次這樣隨和，至於甘願聽人施令，簡直是見所未見。」

雷嘯天道：「二弟叨了四妹的光。」

曉梅搖搖頭道：「大哥說這句話眞該罰，爹可不是這種人，要是如海哥，沒有叫他老人家心服的作爲，休想爹會這般看重。」

仇如海幼失父母，實不知天倫之愛爲何物，因之每遇老人親切待他，增倍感慨，現在當然也不例外。

適時，初更已屆，仇如海收轉心念，道：「大哥請當左路，設非必要，能不殺人最好。」

雷嘯天摸摸背後寬厚而長的寶劍，道：「二弟，愚兄心意二弟當知，但愚兄自度功力有限，若不能用背後劍，或許不致有人傷亡。」

仇如海頷首而笑，雷嘯天大步而去。

仇如海最後囑曉梅守於右路，自己由後方欺進南敵樓，曉梅只嗯了一聲，身法展開，疾射而下。

仇如海繞行另外一條巷，此時，僻街道上或許尚有行人，但在這城根僻地，却早已不見人影。

他轉到了相距南敵樓十丈的地方，縱身而登城牆，然後身形再起，已投射於敵樓的高大房脊之上。

接着，飛落於樓後窗外，靜窺樓內動靜。

南敵樓中，點燃燈火，但因火燭極弱，並且是放置石板地上，故而在外面稍遠地方，就無法看到。

南敵樓四窗皆無窗翼，雖能避雨，却難阻風，因之外面若有極輕微的響動，樓內很難分出到底是什麼響聲。

仇如海藝高胆大，微然探首窺視，不由暗暗搖頭，艾老人說的不假，南敵樓內，竟有三四十人之多！

適時，突然有人揚聲問道：「是時候了吧？」

接着又有一人低沉的喝道：「蠢牛，你就不會小聲點！」

那被稱蠢牛的人，聲調依然不低，道：「肥豬，怕老子嚇破你那耗子胆？」

肥豬惱了，破口罵道：「你媽的，老子雖胖，飛身一縱三丈，你這蠢牛呢？」

蠢牛剛剛開口，罵出了「入娘賊」，突然有一個聲調如同嬰兒般的人，以冷酷而陰森的語氣說道：「你們都是找死，對吧！」

蠢牛也啞了，肥豬也傻了，舌頭都短了半截。

接着，又一個老聲老氣語調，道：「老三，你用的都是寶貝！」

那聲音如同嬰兒的人，正是七怪中的老三「笑怪」童兆年，耳聽大哥諷嘲，下不了台，道：「大哥現在先別就下斷語，等會兒上了陣，大哥就知道老三用的人，到底是寶貝還是幹家子了！」

熊夢輝哈哈一笑，道：「對，我倒要仔細看看。」

哭怪赫虎，這時說道：「大哥，咱們不再商量了？」

熊夢輝道：「老二，你認爲還有什麼不妥當的事嗎？」

赫虎道：「別的倒沒有什麼，就是那一男一女……」

熊夢輝接口道：「不是早說定了嗎，咱們七兄弟，一齊用毒火下手，任他們身手多高，也休想能夠活命！」

仇如海聽的夠了，他早成竹在胸，身形一長，竟自後窗飛身而入，使七怪及一干手下，無不色變！

火怪熊夢輝首先目射煞火，喝道：「好小子，你消息眞靈，既然自己送到熊老子面前，熊老子就成全了你，來呀，圍住他！」

仇如海毫不慌張，肅容正色說道：「熊大俠且慢，小可既來，自然不會就走，熊大俠想以毒火攻之也好，殺之也好，請容小可把來意說完如何？」

熊夢輝殘眉一揚，道：「老夫沒有這多工夫，聽你的廢話！」

仇如海道：「若是廢話，小可也就不必說了。」

熊夢輝冷哼一聲，道：「老夫不信你有什麼要緊的……」

仇如海自射威凌，接口道：「事關熊大俠及南敵樓內朋友的生死要不要聽？」

熊夢輝楞了一楞，笑怪童兆年，嘿嘿兩聲道：「聽聽，老大，咱們聽聽，嘿嘿嘿……」

仇如海說道：「閣下兄弟七人，成名武林不易，可惜因久居北地，未能瞭然南幾省的情形，方始有這一次與敝店爲敵之事！」

哭怪赫虎，悲號一聲，道：「要是這種話，不說也罷！」

笑怪童兆年接上一句道：「老夫兄弟，可不是給人嚇唬長大的！」

仇如海一笑道：「此南樓，已被圍住，小可因七位與敝店本無仇怨可言，方始不惜甘冒險厄與七位一談……」

熊夢輝怨聲接話道：「你認爲圍住南樓，就能使老夫兄弟束手聽命？」

仇如海說道：「熊大俠身爲發施號令之人，似乎不應不識厲害，閣下兄弟仗持的只不過是毒火暗器，小可斗胆想作個約定！」

熊夢輝道：「什麼約定？」

仇如海道：「閣下兄弟七位，本已商定，將小可圍起，以毒火殺之的決策，如今小可自願一試毒火威力！」

哭怪赫虎又一聲悲號，道：「小朋友呀，你姓什麼？」

仇如海道：「小可仇如海。」

哭怪道：「仇朋友，動上手咱們是寃家，說起話來那算朋友，你想一試毒火的威力，說明白些，要怎樣試法？」

仇如海道：「閣下兄弟仍按所謀，將小可圍於中間，一齊下手，小可若死於毒火之下，與閣下兄弟無涉！」

哭怪一楞，忘了悲號，看着火怪熊夢輝，火怪也覺此事怪哉，看看童兆年，一

時竟無人答話！

仇如海却已接着說道：「不過小可在一試毒火威力前，有個條件，試過毒火威力之後，設仍不死，也有個條件要閣下兄弟遵守！」

熊夢輝道：「說出來聽聽！」

仇如海說道：「試毒火前，祇能閣下兄弟七人離開此樓，其餘之人，請安守樓內，設有人妄想逃出南樓而死，怪不上小可！」

童兆年皺眉道：「仇朋友，聽來你這個條件，是爲老夫手下着想！」

仇如海一笑道：「小可本就存仁厚之心而來，難道不對？」

熊夢輝道：「知人知面不知心，老夫難以相信！」

仇如海道：「小可不知，閣下不信什麼？」

熊夢輝道：「你把老夫兄弟，調出南樓，然後以高手攻擊老夫這些門下，殺剮由之，老夫怎會上你的當！」

仇如海哈哈大笑，道：「閣下可敢與小可就此事直言答問？」

熊夢輝道：「有何不敢？」

仇如海道：「閣下自信毒火圍攻小可，是勝是敗？」

熊夢輝道：「是勝，你决難逃死！」

仇如海一笑道：「旣已穩操勝券，小可又甘願一試，你尚何懼之有？」

熊夢輝聽了不由語塞，笑怪童兆年，却道：「話不是這樣說，事怕萬一，萬一無功……」

仇如海立刻接話道：「說的對，但要請問，閣下兄弟毒火圍攻小可，設眞無功之時，己身生死恐尚難保，莫非還另有保全手下的妙策？」

童兆年亦無可答之言，仇如海神色一正，朗朗說道：「小可存着與諸位化解前怨而來，因此話坦而言直，小可敢問諸位，可有願與小可一搏而分生死的人？」

七怪誰也不開口，他們都曾目睹仇如海的功力，尤其他們也曾以眞力發出酒虫試過，自認咸非對手！

七怪中的老四，木怪霍志，這時道：「仇朋友是挾威凌而來，迫我等定盟城下了？」

仇如海搖頭正色道：「小可若有此等心腸，天地厭之！」

昔日，士林、武林甚至江湖中人，無輕宜而誓的，誓者心志也，出口如律，終生不可違背！

仇如海在七怪心目中，是敵對之中，但究其實，却並無不可分轉的大仇，况對仇如海的功力，早已心儀。

如今聽仇如海慨然之誓，不由改變了許多觀感，咸認這英俊的美少年，有種可親的風格。

熊夢輝點點頭道：「如今老朽敬問來意。」

語調業已謙和多了，仇如海心中高興，道：「小可至誠願與閣下兄弟修好，因恐年少言輕，身不由己，始願以身相試毒火圍攻，別無用心。」

熊夢輝道：「仇老弟，貴店攬過鄭子川的事，是太不智！」

仇如海又說道：「小可敢說一句公道話，熊大俠非但不應仇視鄭氏之子，並應早備豐盛賀儀道喜，則已令天下英雄敬服矣！」

熊夢輝回答道：「仇朋友這却是矯情了！」

仇如海正色道：「昔日鄭縣令若未以法相逐，今朝恐諸位長者，依然故我，困居萬縣爲族人不齒，小可說的對否？」

熊夢輝殘眉微皺，道：「老朽兄弟奇遇，乃時一命……」

仇如海不待熊夢輝把話說完，接話道：「若以時一命而言，這更是鄭縣令之德了，熊大俠若深信宿命之論，自當知鄭縣令不過是宿命之下……」

熊夢輝知道仇如海要說什麼，一笑道：「仇老弟果然厲害，老朽算服了你，只是……」

仇如海長嘆一聲，道：「小可有個安排，但却不知諸長者心意。」

熊夢輝道：「仇老弟別如此客氣，有話請講。」

仇如海道：「水流千里歸大海，風掃落葉總歸根。」

七怪聽得此言，神色不由俱現悲澀，仇如海又說道：「諸位恐已多年未回故居了吧？」

熊夢輝低沉的說道：「嗯……二十幾年了。」

仇如海也低沉的說道：「掃墓除草，清明添土，節慶恭祀，這些均是人子之義責！」

熊夢輝道：「那個不想？但怎生去的！唉！」

仇如海突然正色道：「諸位可願能對小可說句眞心話？」

熊夢輝說道：「老朽兄弟並無虛假之言！」

仇如海道：「請問一句，被人稱爲『兖州七怪』，十分受用？」

七怪互望一眼，哭怪赫虎道：「很受用，受用的整日提心吊胆！」

仇如海頷首道：「俗話說，上得山多終遇虎，又道是：將軍難免陣上亡，小可替諸位想，現在是落葉歸根樂享天年的時候了。」

熊夢輝驀地上步，拉着仇如海雙臂，道：「老弟台可是能夠安排？」

仇如海道：「諸位設能慨諾，此番歸里，爲善地方，以田園爲樂，小可願與諸位安排個十分光榮的場面！」

笑怪童兆年道：「敬問老弟台怎生安排？」

「小可煩請鄭世琪大人，代書『善堂』二字，此舉非但使諸位盡掃昔日作爲，並可令後世者法效！」

熊夢輝霍地鬆手，退步敬揖道：「如此則愚兄弟永感恩德。」

仇如海也立即還禮，說道：「貴門下們……」

熊夢輝道：「愚兄弟所收門下，皆川籍亡命他鄉之人，設能回川，彼等與愚兄弟心同，共感老弟無倫恩義。」

仇如海道：「這樣的話，南樓就不是待客之道了，請隨小可暫居敝店，小可立即爲諸位趕辦所諾之事。」

（未完・十）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敏和馮瑩正在追尋葉映紅的下落，半途還做了不少行俠仗義之事，而誅殺不少歹徒，他們竟全是「蒙面仙娘」的門下，一日來到衡陽城中，忽見一蒙面女子來到，說是蒙面仙娘請他們面談，方敏，馮瑩立即跟她前往，那女子帶他們來到「毒蠱洞」，進入洞中，見到「蒙面仙娘」竟是尚金花，尚金花如今不同往日，她得了伏獸奇書的後兩頁，三年來苦練已習得各種施用劇毒之法，此時洞中已有劇毒的桃花瘴和碧綠瘴瀰漫着，兩人雖打傷了尚金花，但也已吸入毒氣而渾然不覺，隨後方敏和馮瑩趕往武當山和馬算子相會……

正邪再比試　重上武當山

馬算子也已知道了極樂眞人的意思，「呸」地一聲，道：「牛鼻子，你拜我爲師，我還不要哩！」兩人一齊笑了起來。

馮瑩是何等聰明的人，也已明白了兩人之意，祇得也跟着笑了一下。

一笑未完，忽然見師傅緊緊地望住了自己，滿面嚴肅，好半晌也不眨眼睛，心中不禁又奇怪起來，祇聽得馬算子道：「阿瑩，你再笑一下！」

馮瑩不明所以，道：「師傅——」馬算子道：「阿瑩，你別說話，再笑一下！」馮瑩祇得展唇一笑，馬算子一拍石几，道：「奇了方敏，你過來，對我笑一下看看！」

方敏依言走過，也笑了一下，馬算子面色陡變，兩人看出情形不對，極樂眞人也深以爲異，道：「老馬，你鬧的什麼玄虛？」

馬算子祇是不答，又細細地向馮瑩和方敏兩人看了一眼，方道：「奇了，我號稱神醫，自十八歲行醫起，直到如今，但是却看不出他們兩人，所中的是什麼奇毒！」方敏一驚，道：「馬大俠，我們中了毒？」馬算子長嘆一聲，聲音楚愴已極，道：「不錯，你們笑時，死紋已現，不出三日，一定身亡！」

極樂眞人「呸」地一聲，道：「好臭！好臭！」馬算子回頭道：「牛鼻子，你說我在放屁是不是，但我所講，却無一字虛言！」

極樂眞人向方敏和馮瑩兩人一指，道：「他們兩人，雙目精光內蘊，神充氣足，那像是什麼中毒已深，三日之內，定然要死的人！」

馬算子又嘆了一口氣，道：「極樂眞人，這事就不是你所知道的了，你們兩人說一說，自與我分別後，可曾遇到什麼怪異的事？」

兩人對望了一眼，心中同時想起了尚金花的話來，馮瑩大聲道：「莫非她不是虛言恫嚇？」馬算子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快說，或許我還能對症下藥，可以救治！」馮瑩忙將毒蠱洞內所發生的事說了，聽到一半，馬算子已然失色，連叫道：「我說如何！我說如何！」等到馮瑩講完，馬算子嘆道：「阿瑩，眞是想不到你年紀輕輕，竟然會早死過我！」

馮瑩和方敏一齊嚇了一跳，道：「有這等事？」馬算子道：「一點也不錯，你們初進洞時，那兩爐紅綠不同的烟霧，乃是兩種極厲害的毒瘴，本來，中了那種瘴毒之後，人便會立即昏迷，七孔流血而亡，而且方敏幼年曾服千年雪參，萬毒不侵，也祇是阿瑩一人遭殃而已，但如今看來，尚金花竟然已然將這兩種毒瘴，和蠱毒混合一起，那蠱毒却非千年雪參，所能防止，所以瘴毒才不立即發作，尚金花所說七日之內，你們一定要死，和我所算的差不多！」

極樂眞人和鐵行頭陀兩人，聽到此處，神色也不禁大爲緊張，齊聲道：「馬兄，難道以你的身手，他們竟然無法可治了麼？」

馬算子半晌不語，眼中突然滴下淚來，强笑一下，道：「阿瑩，師傅一向將你當作女兒一樣，此時却不得不讓你死去，你怪不怪師傅？」

馮瑩眼中淚花亂轉，叫道：「師傅，弟子怎會怪你？」一旁極樂眞人聽出他話中有因，怪道：「老馬，你這是什麼話？那小娃子就不怕麼？」

馬算子並不理他，伸手撫摸着馮瑩的頭髮，道：「阿瑩，方敏乃是故人之子，我若是眼望他死去，却是無法向凌霄子方仙交待，祇是苦了你了！」

極樂眞人嚷道：「老馬，你這話該打，既然能救他，爲什麼不能救阿瑩？」方敏也是愕然道：「馬大俠，馮姑娘何以非死不可？」

馬算子嘆道：「此種劇毒，天下祇有三件物事解得，一是七色靈芝，一是萬年雪參，這兩件物事，但是踏遍天下無覓處的東西，兩三天內，那裏能辦得到？第三件，武當山上，却現成的有！」

極樂眞人、鐵行頭陀、方敏、馮瑩四人一齊問道：「什麼東西？」

馬算子道：「那便是異獸果然腦中的一顆靈珠！」極樂眞人一拍手，道：「對！啊那果然雖於我們有恩，但他已死了三年，取他腦中靈珠救人，也不爲過，就叫他們兩人分而服之，不就行了麼？」

馬算子長嘆一聲，道：「若是如此，我何必還要令阿瑩受這樣的委屈？那靈珠必須全服，方有功效，若是一分開，見風硬化，祇是兩枚頑石，一點用處都沒有的，所以祇能救得一個人！」

講完之後，繼之便是一陣難堪的沉默，五人俱感到心頭沉重已極，好半晌，方敏才道：「馬大俠，我有一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馬算子「嗯」地一聲，方敏道：「那果然腦中的靈珠，應該給馮姑娘服食！」

馮瑩突然尖叫一聲，說道：「敏哥，你——」

方敏面色坦然說道：「生死由命，我祇是咬定了牙關不服，馮姑娘，你要是也不服，却須防靈珠取出後，時日太多，會失其靈驗！」

馮瑩急道：「我也是一樣，看誰僵得過誰！」那異獸果然腦中的靈珠，服了便可以去毒，但是兩人却誰也不願服食！

馬算子一拂手，道：「不必爭了，阿瑩，師傅着實對不住你！」方敏急道：「馬大俠——」

但却被馬算子所阻，道：「那靈珠確是取出之後，即時服食的好，咱們一起去果然的石墓旁去取吧！」首先站了起來，向外走去，方敏見馬算子根本不考慮自己所說的話，他豈是貪生忘義之人，一見馬算子轉身，立即身形幌動，向相反的方向逸去！

他是想自己若是逃開，令得他們找不到自己，則果然腦中的靈珠，便可以給馮瑩服下，可是馬算子也早有準備，方敏才向外逸出，馬算子便一連兩個轉身，旋風也似，欺近過來，等到來到方敏面前時，仍是背對方敏，反手一擺，一招向後拍出，正是他北山一派掌法中的絕招，「雪飀擺尾」！

那一招的來勢極猛，絕未留絲毫餘地，在馬算子而言，却是寧願將方敏打傷，好令他不能再掙扎！而七禽大俠的掌力，又是何等雄渾，方敏一見馬算子一掌發出，絲毫不留餘地，已經知道了他的用意，霎那之間，眞氣運轉，手掌一搖，一掌也蓄足了全力，迎了上去。方敏此時，功力雖然不如馬算子之深厚，但是三年來參透了如來寶經，崑崙聖書的秘奧，就算相差，也不會相去太遠，兩人都是全力以赴，馬算子那一招「雪飀擺尾」便是反身應敵的絕招，祇聽得「叭」地一聲，雙掌相交，馬算子大叫一聲，道：「好小子！」

方敏身形一幌，一個觔斗，向外翻了出去，心中也暗讚馬算子掌力之雄渾，一翻出之後，立即向前一滑，又滑開了丈許遠。

馬算子覺出自己這一翻，並未能令得方敏受傷，祇不過將之震退，一個轉身，見方敏已經向外躍開，唯恐被他逃脫，急叫道：「老鐵！牛鼻子，你們怎麼袖手旁觀，不帮我攔他？」

極樂眞人嘆道：「老馬，這事情我們却是作不了主的，叫做手背也是肉，手心也是肉，小丫頭是你的徒弟，祇好由你一個人來作主張了！」

馬算子「哼」地一聲，身形掠起，向身後的馮瑩一拉手，道：「阿瑩，你來助我，下手不要留情，絕不能讓他走脫！」

馮瑩對方敏，一直是一往情深，早在貴州時，方敏遇到崑崙六子的時候，她就已經有伏身方敏之上，代捱崑崙六子的掌法之舉，何況現在？雖然她自己一樣捨不得死，但是在祇能救一個人的情形之下，她却寧願讓方敏活着，自己死去！

因此立即答應一聲，師徒兩人，各展「七禽身法」，旋風也似，追了上去，方敏才逸出五六丈，已經走出極樂觀外，馬算子已經追到，手起處，托起了一尊神像，向前一送。

那尊比眞人還大的神像，立時起轟轟發發的聲音，向半空中飛了出去，但是却並不向方敏砸下，而是向前飛出，直到越過了方敏丈許，才猛地下沉。方敏立時覺得那尊神像所捲起的勁風，將自己的去路擋了一擋，急忙一凝身形，「呼」地一掌推出，將那尊神像也凌空推出丈許，「轟」地一聲，撞在極樂觀的大門上，整扇大門，皆被撞坍，連那神像，一齊飛出老遠，才跌在石階之上，跌成了粉碎！

馬算子抛起神像的目的，便是爲了要將方敏的去勢，略阻一阻，就在那一阻之間，他早已一式「鶴飛冲天」，凌空拔起，大叱一聲：「好小子，看你往那裏走！」頂頭一掌，擊了下來！

看他們動手的聲勢，祇當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在作生死之鬪，那裏想得到他們是在爭着去死，而好讓別人活着？當下方敏已經被馬算子趕到，心中大急，手在腰際一探，厲嘯之陡起，已經許多時不用的一柄玄鐵打就的七孔刀，取在手中。

那七孔刀原有兩柄，是以一刀斷五岳單窮的一柄大關刀改鑄而成的。一柄在三年前武當大會時，被當作殺千芥大師的兇器，而一直留在武當山，一柄一直在方敏

的身邊，祇不過方敏因爲想起溫魂的種種劣跡，心中總有點耿耿於懷，所以一直沒有應用，此際時巳緊急，他心中祇求自己、快快走脫，好讓馮瑩去服那果然腦中的靈珠，因此才取了出來。

而且，一出手便是一連三招「日落西山」、「七星連環」、「一竅不通」，刀影如山，刀光環繞，馬算子那一掌，不但無法拍中方敏，一個不小心，還被方敏七孔刀刀鋒過處，將衣袖削下一小塊來！

馬算子無奈，祇得一個倒栽葱，向後翻了出去，喝道：「方敏，想不到我與你父親一塲朋友，到頭來故人之子，還要向我下毒手！」

方敏收刀凝神，道：「馬大俠，那是你迫小輩如此，豈是小輩本願！」馬算子怒道：「我要救你一命，那有什麼不對？」方敏道：「當然馬大俠是好意，但是我又豈能祇顧自己，而令得馮姑娘毒發身死？」馮瑩此時正站在方敏的背後，聽得方敏如此說法，又是感激，又是難過，道：「敏哥，那我又怎能祇顧自己，而看你毒發身死？快聽師傅的話，別再違扭了！」

馬算子向馮瑩使了一個眼色，道：「阿敏，你是當眞不願拿那靈珠的了？」

方敏斬釘斷鐵地道：「不錯！」馬算子道：「好！由得你！」一個轉身，向外便走，才走出一步，突然足尖一點，又倒縱回來。

一進一退之間，其疾如電，方敏尚未明白發生了什麼事，馬算子又是一掌「雪鼬擺尾」，反襲而出！方敏七孔刀一搖，想要迎了上去，但知道馬算子手中並無寸鐵，七孔刀若是使出，祇怕令他身受重傷，因此不免猶豫了一下。

高手過招一絲一毫也差不得，方敏這一猶豫，巳經佔了上風，馬算子掌風如山，巳經當胸襲到，慌忙搖左掌相迎時，右脅一緊，「曲尺穴」巳經被馮瑩自身後偷襲，點個正着。「曲尺穴」一被點中，五指一鬆，「蹌踉」一聲，七孔刀也掉到了地上，馬算子那一掌又毫不容情，「砰」地一聲，正擊在方敏的左肩之上，方敏身子一個搖幌，站立不穩，向後倒去，馮瑩正好在他的身後，一把將他抱住，叫道：「敏哥，莫怪我！」手伸處，巳經點中了他「肩井」、「章門」二穴，方敏立時不能動彈，高叫道：「你們這是幹什麼？」

此時，鐵行頭陀和極樂眞人兩人，也巳經從內殿踱了出來，馬算子叫道：「別理他，咱們快到果然的墓前面去！」

馮瑩就勢托起方敏，跟在馬算子後面，一幌眼間，便來到了果然的石墓前，馬算子雙手按在石墓之上，骨節一陣亂響，巳經運足了內家罡氣所行的無上眞力，陡然間大喝一聲，雙手猛地一拍，祇聽得「嘩啦」一聲，石墓巳經四分五裂，竟爾爲他的內力，生生震碎，再是一掌，將碎石全都掃開，提出金果然的屍體來，雖然經過了三年之久，但金果然毛色金光燦然，一點也沒有腐爛的跡象。

馬算子朗聲道：「金果然，三年前臨死之際，巳經有自獻腦中靈珠之擧，但我們焉忍心取而食之，此時，爲了救人，祇得再驚動你，諒你在九泉之下，也必定不以爲怪！」

長嘆一聲，雙手抓住了金果然的頭骨，猛地一搓，巳經搓開，跌出一枚鴿蛋大小，金色燦爛的物事來，馬算子一伸手，撈在手中，便向方敏的口中，塞了過去。

方敏一偏頭，道：「且慢！」

馬算子說道：「誰還和你講什麼道理，你要是不服，我揑脫了你的下巴，塞也塞它下去！」

方敏急道：「馬大俠不要動手，我要和馮姑娘講幾句話。」

馮瑩踏前一步，從馬算子手中接過那丸靈珠，强忍自已心中的悲痛，柔聲道：「敏哥，你聽我話，快服了下去吧！」方敏道：「馮姑娘，你俯身下來，我有話和你說！」方敏因爲穴道被封，一直躺在地上，因此才叫馮瑩俯身下來講話。

馮瑩也不虞有他，屈了一膝，跪在地上。

方敏又看馬算子一眼道：「馬大俠我和馮姑娘有幾句話要說，請你走開些！」

馬算子見方敏巳被馮瑩點了穴道，料得他也沒有什麼玄虛可弄，而馮瑩的爲人，他又是深知，就算方敏不願服食那枚靈珠，她也會硬塞進他口中的，因此身形一幌，便向側逸了開去。

怎知馬算子一向旁逸出，身形尚未站穩，祇聽得馮瑩一聲怪叫，急忙看時，祇見方敏巳經一躍而起，「哈哈」大笑，接着又苦笑一下，道：「馬大俠，馮姑娘，我一生之中，未曾以機詐待人，這還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你們却是要原諒我才好！」

馬算子向馮瑩手中一看，她手中的那枚靈珠，巳經不知去向，祇見她張大了口，呆呆地站着不動，分明巳經被人點了穴道，心中不由得大急，一躍而過，在她肩頭上一拍，馮瑩「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叫道：「敏哥，你爲什麼要這樣做，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啊！」馬算子急向她問道：「那枚靈珠呢？」

馮瑩哭道：「巳經給吞下去了！」馬算子一頓足，長嘆一聲，不再言語！

原來方敏在極樂觀前，一被馮瑩點中了穴道，當時確是祇能講話，不能動彈。但是一來到果然墓前，經他連運眞氣衝擊，巳經將「肩井」、「章門」兩個穴道冲開，全身巳可活動自如。

不過他却仍然裝着不能動彈，祇是出聲，叫馮瑩走過來，又將馬算子支開，就在馬算子剛一離開之際，他便突然出手如風，反點了馮瑩的「肩井」、「章門」兩穴，出手旣快，下手又重，馮瑩根本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祇是「啊」地急叫了一聲。

但是叫聲未畢，手中果然腦中的靈珠，巳經被方敏劈手奪過，左手一揑她的櫻口，力透五指，將靈珠向馮瑩的口中一送，馮瑩身不由主，等到馬算子趕到時，巳經「骨都」一聲，將靈珠吞下！

方敏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樣，一生以眞誠待人，祇是這一次，却是騙了人一下，但是，他的騙人，却是犧牲了自己的性命，而救活了另一個人！

馬算子呆了半晌，轉過身來，望了方敏半晌，道：「阿敏，你在九泉之下，見了你爹，別提我的名字，我實在是愧對老

友！」

方敏强笑道：「馬大俠，生死有命，與人何尤？你這樣對待我，我是不會忘記的！」

馮瑩祇是站在一旁，嚶嚶哭泣，半晌，才道：「師傅，就算中了毒，以你和極樂眞人，鐵行頭陀武功之高，難道就不能以內力將毒迫出來麼？」馬算子嘆道：「這兩種瘴毒，此時巳經毒侵入骨，就算是達摩再世，也是沒有辦法的了！」

方敏想起自己明日就要毒發身亡，臨死之前，仍是不能再見葉映紅一面，心中不禁一陣難過，低頭默默，半晌無語。

衆人在墓前呆立了半晌，馬算子重將石墓整理妥當，道：「我們還要應付溫魂和郭不樂，還是先回極樂觀去再說吧！」

方敏心中一動，道：「極樂道長，馬大俠，若是他們兩人上山來，我有一事，想向各位前輩討一個情。」馬算子道：「什麼事，你儘管說。」

方敏道：「他們來了之後，各位請不要急於動手，我，我……我還想勸溫婆婆一勸。還有，若是郭不樂和溫婆婆不是各位的敵手，請各位萬萬要對我婆婆手下留情！」講完之後，眼望衆人，眼中充滿了熱切期望的神色，馬算子向極樂眞人望了一眼，尚未回答，極樂眞人巳經道：「孩子，你確是至情至性之人，你勸溫魂，祇是白勸，但我們一定答應你便是了！」

方敏笑了一下，道：「那我便心足了，我雖然知道溫婆婆所作所爲，終不能容於武林，但是我若沒有溫婆婆，早巳在斷腸谷，命喪黑天童勾生生之手了，這是我一生之中，最後的兩件心事之一，能蒙各位應允，實是感激萬分！」

馬算子道：「兩件心事？你還有一件心事是什麼，說了出來，我一定替你辦得到！」

方敏長嘆不語，馮瑩道：「敏哥想來是還想見葉映紅一面？」

方敏點點頭道：「不錯，但是此刻，她不知是在天涯，還是海角，我却要命盡明日，這個心願，祇怕不能了了！」衆人盡皆無話，悶悶地向極樂觀走去，才一來到觀前的廣塲之上，便吃了一驚。

祇見極樂觀大門旁的兩隻大石頭獅子，巳經倒在石階之上，其中一隻，頭部巳被擊成粉碎，另一隻，却齊中被剖成了兩半！

那兩隻大石獅子，比人還高，祇被推到，那人的力道，巳經不可想像，而被齊中剖開，更是不可想像之事，衆人俱都知道，並世祇有一件兵刃，能有如此鋒利，那就是碧螢劍！

也就是說，就在他們下山之際，郭不樂和魔母溫魂，巳經上山來了！

極樂道長暗叫僥倖，幸而早巳將所有人支開，偌大的極樂觀中，闃無一人，不然，兩人上了山來，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哩。身形展開，一陣微風過處，巳經竄出兩丈有餘，氣納丹田，緩緩地道：「可是貴客上山來了？貧道適因有事不在觀中，有失迎迓，尚乞恕罪！」他講來語音並不甚高，但是却綿綿實實，傳之不盡，四下裏山谷，俱起回音。

一言甫畢，突然聽得極樂觀中，响起了兩陣大笑之聲，笑聲高吭而尖利的那個，一聽而知，便是魔母溫魂，另一個，每傳出「哈」地一聲，便宛如半天之中，响起了一個焦雷，聲勢驚人之極，方敏一聽便失聲道：「啊，郭不樂原來是他！」

馬算子和馮瑩也是一怔，道：「不錯，果然是他！」極樂眞人不由得大惑不解，道：「老馬，那郭不樂三字，武林中從無所聞，難道你竟然識得他麼？」七禽大俠馬算子道：「說來話長，若眞是此人，則當眞要小心才好，極樂道長，咱們絕不能魯莽從事！」

極樂眞人，早二十年起，便巳經威震天下，所向無敵，此時見馬算子講得如此嚴重，也不禁躍躍欲試，道：「越厲害越好，貧道久巳沒有敵手，倒要看看這郭不樂具有何等身手！」

四個人一齊向極樂觀前搶去，剛一來到石階之上，便聽得驚天動地，「轟」地一聲巨响，極樂觀大門旁的圍牆，整個地向外飛出，極樂眞人搶前一步，一聲長吟，雙臂一捲，「呼呼」兩掌，向那堵迎面壓來的大牆擊了過去，祇聽得又是驚心動魄的一聲巨响，碎磚碎瓦，尖聲呼嘯，如黑烟升天也似，直向半空中飛了上去，直飛高了十餘丈，才暴雨也似，溜了下來，祇見對面站着一個身形高大異常，足在丈許開外，手如蒲扇的巨人，也正在發掌相向，敢情那一堵牆，是因爲夾在兩大高手的掌力之中，所以才在爲掌力震碎之後，碎磚飛得那樣高法，這兩人掌力之雄渾，可想而知，極樂眞人知道今日巳經來了勁敵，非同小可，緩退一步，和馬算子再一齊停睛細看那郭不樂。

祇見他身穿一件半長不短的衣服，露出兩條水桶也似的粗腿，右手執着碧光閃耀，略一抖動，便光華掣動的碧螢神劍，左手提着劍訣，一蓬亂髮，盤在頭上，足有兩尺來高，益發顯得他高大無比，而頸上則五顏六色；盤了七八條見所未見的毒蛇，全都蛇信亂吐，噓噓有聲，說不出的形態猛惡，譎異詭怪，若非親見，絕無法相信世上竟會有這樣的人！

極樂眞人見他的樣子，心中便猛地省起來，側頭低聲問道：「老馬，你曾說過，在骷髏洲上，得遇一奇人，莫非就是他麼？」

馬算子點了點頭，極樂眞人一笑，道：「原來是郭朋友到了，溫島主呢，如何不見？」祇聽得一聲哈笑道：「我在這裏，你們還有帮手呢？怎麼不見？」才開始講話時，聲音還甚細，分明是她人在後殿，但是剛一講話，眼前人影一閃，白髮飄動，溫魂巳經站在郭不樂的旁邊，身形之快，無與倫比，極樂眞人和馬算子兩人，俱巳看出她功力較三年之前，又有進展！

魔母溫魂一出現，方敏心中，便大是激動，叫道：「婆婆！」

足尖一點，便飛竄了過去，溫魂左手向地上一頓，將一柄新打的軟銀杖，「錚」地一聲，插入石階之上，也叫道：「孩子！」一把攀住了方敏的肩頭，道：「孩子這三年來，你在什麼地方？爲何不到旋風島來，可將婆婆想壞了！」

方敏聽她對自己說話時的聲音，仍是那麼動聽，那麼慈祥，想起童年時和她在

旋風島上相處六年，親若祖孫的情形，心內又是一陣激動，叫道：「婆婆，這三年來，一言難盡，婆婆，你還是那樣絲毫不見老態——咦？怎麼你鬢邊的白髮，反倒轉黑了？」

溫魂一笑，道：「孩子，婆婆服了七色靈芝，又從如來寶經的總旨之中，悟出了無上內功的奧妙功力精進，是以返老還童，白髮變黑，孩子，你心中高興不？」方敏道：「我當然高興，祇是——婆婆，我祝你長命百歲，但我卻要死了！」

溫魂長眉一挑，「呸」地一聲，道：「爲什麼要說這種喪氣話？」

兩人雖然正邪殊途，方敏也曾經被溫魂打成過重傷，但是兩人的那種祖孫之至情，卻全然不受影響，一見面，便講個不已，全然未覺得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斷殺，就展開，而在斷殺一開始之後，可能成爲敵對雙方，白刃相見的仇人！

方敏嘆了一口氣，尚未回答，一旁郭不樂已經道：「溫島主，這小娃可是你常提起的方敏？」溫魂道：「不錯！你看他怎樣？」那口氣就宛若是賢母在誇獎自己的得意兒子一樣！

郭不樂一翹大姆指，道：「不錯，多年前在骷髏洲上，我要强收他爲徒，此時他自己爲我所制，在石峭壁之上，被我吊了幾天幾夜，仍說若是未蒙你應允，絕不能轉拜第二人爲師，寧願死去，確是值人崇敬！」溫魂一生中，待人全無眞情。她初將方敏帶到旋風島時，也是特別用心，但是多年下來，方敏對她的眞情，也使她的感情，起了變化，對方敏也生出至情來，此時聽說方敏寧願死去，也不肯背棄她，心中一喜，道：「好孩子！你去對付那小女娃，我還要和七禽大俠，較量一番，不樂兄，你要找的極樂眞人，就是這個道士！」

一個「士」字才出口，倏地身形展動，又拔了軟銀杖在手，舞起一團銀光，發出尖厲已極的嘯聲，喝道：「七禽大俠，爲何還不上？」

方敏本來想要和他說明如何自己中毒已深，命已不長，當下一見她火熠熠地，就要尋人動手，忙道：「婆婆，我有一句話要和你說！」

溫魂雙眼盯住了馬算子，馬算子手按腰際，他腰間微微鼓起，像是有軟兵刃圍着，目光也罩定了對方，兩人相峙，溫魂連頭都不回，道：「什麼話，你說吧！」方敏道：「婆婆，你別和七禽大俠，極樂眞人，鐵行頭陀他們動手，我祇要找到了葉姑娘，一定到旋風島去，侍奉你一生一世！」

溫魂爆出鬼叫似一陣狂笑，道：「傻孩子，婆婆已經做了黃河以北，一百三十餘派的掌門，祇要殺眼前三人，天下武林，便入我掌握之中，你這話豈不是說得不合時宜？」

方敏還想要勸，便入我掌握之中，你這話豈不是說得不合時宜？」

方敏還想要勸，溫魂手臂不動，軟銀杖「呼」地一聲，盪起一陣勁風，突然齊中彎轉，直指馬算子的「天突穴」！

她在這三年來，起先兩年半多，日日專研那如來寶經的兩篇總旨，雖然未能全部領悟，祇是體會到了其中一二成秘奧，但已經功力大進，這一招，是「龍騰雲飛」，本來手臂還要略爲抖動，但此時卻能純以內力，催動軟銀杖，突襲而出。

馬算子一聲長笑，道：「老魔婆，來得好！」手臂向外一振，祇聽得「錚錚錚錚」，密如連珠地一陣響，精光閃閃，他手中已經多了一條珠練，正是他昔年仗以成名的九曲珠練！

他自從練成了「七禽身法」之後，便棄九曲珠練而不用，將珠練給了馮瑩，馮瑩持九曲珠練，在貴州那紫色的巨宅之中，和葉映紅相鬥，被葉映紅的寒玉七首削斷，這一條，乃是他得知郭不樂和溫魂重在江湖生事之後，重又找精鋼打就的，比他以前所用的那一條，又重了一倍有餘！

九曲珠練一取出，略一抖臂，便「呼呼」連聲，漫天珠練，將身子護住，「錚」地一聲，將軟銀杖彈了開去，但魔母溫魂斜踏一步，軟銀杖「順手牽羊」，又是一招反點而到。

馬算子知道她內力深厚，急一側身，「老蚌生珠」，九曲珠練自下而上，「刷」地倒捲而至，「錚錚」兩聲，已經將那枝軟銀杖纏定，溫魂手向前一伸，就勢使了一招「一竅不通」，剛好馬算子九曲珠練將軟銀杖纏定之後，用力向後一扯，溫魂不該太狠，那一招「一竅不通」才使了一半，便覺得下盤不穩，急以千斤墜功夫在地上一頓，但馬算子已經趁機左掌一搖，一掌拍出！

兩人軟銀杖和九曲珠練相纏，但是還有一手空着，溫魂腳一頓地，身形已穩，手腕一沉，左手疾提了起來，在斷腕處所鑲的鋼尖勾直點向馬算子掌心中的「勞宮穴」。

馬算子叫道：「來得好！」非但不退，反倒向前踏了半步，身子一側，「刷」地一聲，鋼尖勾帶起一股勁風，在他耳旁插過，不等溫魂撤臂改招，反手一掌，又已拍出！

兩人貼身進招，雙方所發，均極是兇險，這一掌未發之際，馬算子的手掌，離溫魂已經不過兩尺，疾發而出，勢如奔雷，當眞可以說得上一發即到，溫魂覺出一股大力，向自己腰腹之間壓到，不由得一驚，手腕一抖，在馬算子頭旁擦過的鋼尖勾，突然一折，反向馬算子背後的「靈台穴」點去，使的正是溫魂七孔刀法中，最是精奧的一招：「氤氳五氣」！

溫魂自被揮雲老怪斬斷左腕後，經她積心處慮，在斷腕上配置一隻鋼尖鈎，伸縮自如，將尖勾配合七孔刀法使用。

馬算子一招眼看得手，已覺背後風生，不得已撤招迴掌，反抓尖勾，同時，右手連轉幾轉，將九曲珠練，鬆了開來。

他那反手抓鋼尖勾的一招，原是虛招，其目的是要將九曲珠練鬆開。

因爲他知道自己功力，和對方相若，如果九曲珠練纏在軟銀杖上，想將她軟銀杖奪過，並非易事，而溫魂手腕上，卻還有一柄鋼尖勾，再加上自己無法施展七禽身法應敵，無形中已經吃了虧，因此才鬆開了九曲珠練，一躍而退！

溫魂見馬算子退了開去，那裏肯捨？腳底一滑，便追上去，馬算子已經長嘯一

聲，身形淩空拔起，展開了七禽身法，祇見他人倒有一大半時間，起在半空，宛若成爲萬千顆精光閃閃的圓珠所圍繞的一隻怪鳥，而溫魂也已經將七孔刀法，和軟銀杖，一起展開，祇見一團銀光，一團黑黝黝的光華，圍住了一個白髮老婆婆，兔起鶻落，再加上軟銀杖所發，驚心動魄的呼嘯之聲，聲勢驚人之極，各自相持不下。

方敏見自己話未講完，溫魂和馬算子已經廝殺得難分難解，祇得不住頓足，知道他們兩人各以全力動上了手，根本無法排解，正在空自焦急之際，祇聽得郭不樂一聲怪笑，道：「久仰你被江湖上尊爲武林之尊，垂三十年，我從十歲起，便被困在骷髏洲的山腹之中，已經一甲子有餘，最近才得出山，倒要向你領教幾招武當派的絕招！」極樂眞人道：「不敢，郭先生請！」他們兩人，相隔約有七八丈遠近，郭不樂巨無霸也似的身軀，向前跨了兩步，所過之處，石階震動，碎石隨足而生，聲勢威猛之極。

極樂眞人在相形之下，卻顯得神情淡雅無比，郭不樂走出丈許，沉住聲音喝道：「極樂道長，爲何不見你亮兵器？」

極樂眞人祇是一笑，馮瑩卻朗聲道：「極樂道長威震武林，早已不用兵器，那像你這樣以利劍稱雄，算得什麼好漢！」

郭不樂面色一變，「哈哈」一笑，道：「你道我沒有碧螢神劍，便不能勝過極樂眞人？」「錚」地一聲，將劍插入鞘中，又向前兩步，跨出丈許，道：「極樂眞人，咱們是學他們比掌法，還是比文打？」極樂眞人祇覺得他講話之時，中氣充沛，語音綿實，在自己所遇到的高手之中，確是沒有一人能和他相比，能否勝他，絕無把握，也想先試一試他的內力，究竟高到何等程度，笑道：「先對一掌也好！」

郭不樂道：「好！」伸出蒲扇也似的大手，掌風驟生，吹得極樂眞人一身寬大已極的道袍顫動不已，極樂眞人連忙凝氣於臂揚起手來，一掌迎了上去，一個是玄門正宗內家罡氣，一個是山腹之中苦修十餘年，已得毒蛇聖君眞傳的異人，一到手掌相隔尚有尺許光景時，早已各被對方掌力阻住，極樂眞人一聲清嘯向前跨了一步，將手掌迫前尺許，郭不樂也是一聲大喝，他的身子幾乎有極樂眞人兩個那麼高，居高臨下，向下一壓，兩人突然被合而分，一齊向外躍退，祇見他們剛才所站的地方，出現了四隻極深的腳印！極樂眞人不由脫口道：「好功夫，確是不可多得，郭不樂也怪叫道：「名不虛傳，想不到我力能撼山的一掌，你也竟然能夠硬接！」

他「力能撼山」之語，並非自誇，當他在骷髏洲山腹之中，怒發如狂之際，一掌一掌，擊向洞壁，確是山爲之搖！

極樂眞人一掌試出郭不樂的功力，和自己不相上下，心中便打了一個突，知道郭不樂若是不使碧螢神劍，則自己至多和他動上千餘招的手，到頭來，各自筋疲力盡，同歸於盡。但如果郭不樂一使碧螢神劍，那劍如此鋒利，自己卻萬不是敵手！

而那柄碧螢神劍既然在他腰間，一相持不下，他必然會取出使用，到時，雖然會有鐵行頭陀前來相助，也是無補於事，唯一的辦法便是先趁他未使劍前，將碧螢神劍，搶到手中！

因此略一思索，便踏前一步，手腕一翻，「呼」地一招，自下而上，向郭不樂的面前擊去，郭不樂一步跨開，道：「且慢，我和你對掌，雖掌力相同，但未必見得我不强過你，咱們再比比別門功夫一個轉身，來到極樂觀門口，提起那一隻被他以碧螢劍，齊中削成兩半的石獅子，又走了回來。

別看他身軀如此肥大，卻當眞是來去如風。極樂眞人微微一笑，道：「怎樣比法，郭先生請說！」郭不樂道：「道長請跟我來！」提住了石獅子來到了廣場之上，極樂眞人和鐵行頭陀等，一齊跟了過來，馮瑩抬頭看馬算子和溫魂時，他們兩人，打得正緊，急切間那裏分得出高下來？

祇見郭不樂來到了廣場之上，輕輕地將兩半石獅子，放在青石板上，卻是平整的一半向天，道：「道長是當世奇人，當然知道，內力貴在陰柔，不在陽剛，這石獅子兩面一樣大小，我要借它們來和道長比一比誰的內勁陰柔强勁！」

極樂眞人道：「請郭先生動手！」郭不樂道：「好！」揚起大手掌，「呼」地一聲，向石獅子拍了下去，及到手掌和石獅相貼，竟然一點聲音也沒有，但是衆人卻覺出腳下微微一震，定睛看時，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那半隻石獅子，被郭不樂一掌擊下，雖然一粒石屑也未曾落下，但是卻已經陷進了青石板一小半，這份內力，確是令人咋舌！

郭不樂自己心中，也是得意非凡，他在山腹之中，渡過了一生，終年不見天日，所練的內力，極是陰柔，料想極樂眞人玄門正宗的內功，絕不會有這樣陰柔的內勁，所以才要和極樂眞人比一比，手掌慢慢提了起來，又是一掌，仍是無聲無息，但石獅子卻又陷下了好多，一連三掌，半隻石獅子已經全部陷入地面，和石青板等齊，根本看不出來！

郭不樂「哈哈」一笑，道：「要用三掌之力，方能成事，道長請！」

極樂眞人心中好生欽佩，知道自己若是照樣發上三掌，一樣可以令得半隻石獅子，入陷石內。

郭不樂祇當玄門道家內功，必是以陽剛爲主，卻是祇知其一，未知其二，不知陽剛之氣，練至化境，便陽極生陰，陰陽互換，一樣陰柔無比！而極樂道長，也早已練到這一地步。但是極樂道長心想，若是他一樣，便顯不出高下來，略想了一想，便道：「好！」

一縱身，便站到了石獅子之上，祇見他一站了上去，石獅子便向地中沉去，約有一盞茶時，便已經沉沒，極樂眞人一笑，身形拔起，落於丈許開外，道：「請郭先生指敎！」

郭不樂一看，那半隻石獅子確是全都縮了青石板中，不由得口瞪目呆，無話可說，道：「好內力！這次算我輸了，咱們再比過！」

極樂眞人一笑道：「貧道奉陪！」

看官，郭不樂以三掌，將半隻石獅子擊入青石板中，已經是極不容易之事，並世之間，除了極樂道長以外，已經再也無人做得到。但極樂眞人卻能夠將那半隻石

獅子，慢慢陷入青石板中，武功豈非要比郭不樂高出數倍？因爲擊人容易，而按入却難得多。例如以鎚敲釘，便可釘入木中，但以鎚按釘，却未必按得入！

但實則上，極樂眞人和郭不樂，功力不相上下，原來極樂眞人是取了巧！極樂眞人所穿道袍，寬大無比，乃是他初拜師之時，聆聽師訓道「寬大爲仁」，因此特意穿着寬大無比的道袍，以示終生不忘師訓，道袍下擺，拖在地上，將他的雙足蓋住，他一站到了石獅子上，便雙足不斷地向石獅子踏去，實則上是和郭不樂一樣，踏了三四十下，將石獅子擊入青石板中去的，但郭不樂却是未曾看出來！

極樂眞人當然不是對人行欺使詐之人，但此時，他却覺得若是不給郭不樂一個下馬威，使得他等一會交起手來，有所顧忌，自己便無法勝他，而祇要被他在武當山上一得勢，他和溫魂兩人，不難使得天下武林，天翻地覆，永無寧日，所以，才用了這個辦法，勝了郭不樂一場。當下郭不樂揚頭四望，一望眼見極樂觀前面，兩枝高可四丈的大旗桿，向之一指，道：「道長，咱們再來比較一下輕功，你意下如何？」

極樂眞人一聽郭不樂要和自己較量輕功，不禁心裏暗自好笑，因爲郭不樂的身子，如此肥大，顯而易見，轉動不靈，輕功方面，一定較差，便點了點頭，道：「當然奉陪！」

郭不樂道：「咱們兩人，同時向旗桿升去，看是誰先到頂上！」

極樂眞人「哈哈」一笑，道：「郭先生，你還是換個題目的好，我自從拜師習藝起，便日日爬此旗桿，只怕你這一場是輸定了！」

馮瑩也在一旁接口道：「不錯，你既要和極樂眞人文比，只怕兩場一輸，不容你不低頭下山而去，還是換一個題目，先求一個平手，再在第三場上，决一雌雄，來得好些。」

馮瑩本是絕頂聰明，揆度形勢，已然知道極樂眞人的武功相差不遠，也知道郭不樂若是取出了碧螢劍，極樂眞人便要落敗，因此才先發話將郭不樂逼住，不令他動劍，如今又出言相激他第一場比內力認輸，又叫他不要和極樂眞人爬旗桿，以示他不行。郭不樂陰惻惻一笑，說道：「當然是兩場見輸贏，但你們焉知道我輕功不佳，如此小覷他人，未免有失武林高手風度！」

極樂眞人哈哈一笑，說道：「既然郭先生定要如此，請！」手一伸，兩人相距五六尺，身形幌動，輕烟也似，向旗桿下面竄去，別看郭不樂身軀肥大，兩人竟然同時到達，再向左右一分，立於兩枝旗桿之下。

馮瑩叫道：「我數到第三，兩位才開始上升！」頓了一頓，叫道：「一！二！三！」

她這裏一個「三」字才出口，極樂眞人衣袖一拂，一提眞氣，人已凌空拔起丈許，手在旗桿上一按，「刷刷刷」地向上竄去，在距旗桿頂尚有尺許之際，只聽馮瑩「啊」地一聲，心知不妙，抬頭看時，郭不樂已然一個「金鷄獨立」之勢，右足高舉，立在旗桿的頂上，看似搖搖欲倒，實則穩當已極！

極樂眞人不由得心中大是嘆服，手一鬆，人便飄然落下地來，道：「我輸了，請郭先生再定第三場，比試什麼？」

郭不樂「哈哈」大笑，身子突然一傾，以背脊貼住了旗桿，電以似疾，向下滑來，極樂眞人看出他所使，乃是類如「壁虎游牆」。

但身子却並不須扭動的上乘輕功，知道他定是數十年在山洞之中，與毒蛇爲伍，山洞之內，一定潮濕無比，所以，創出這麼一套奇特的輕功來來，竟將自己比了下去！

極樂眞人所想，實是一點不錯，那郭不樂在骷髏洲山腹之中，洞壁何等滑膩，他尚且能以一掌之力，按在洞壁之上，上下自如，與在壁間蜿蜒的毒虫毒蛇，一模一樣，上那旗桿，自然更是輕而易舉的事了！

郭不樂笑了一下道：「這第三場麼，要向道長討敎一下兵刃功夫！」

一言甫畢，「鏘」地一聲，已然將碧螢神劍，掣出鞘來，略一幌動，綠虹驟生，映得他鬚眉皆碧！極樂眞人心中猛地一摸，暗叫不好，他果然最後使出了碧螢劍！强笑一下，道：「好！」

順手在腰間一抵，解下一幅腰帶來，道：「請先進招！」

郭不樂又是一下陰笑，說道：「我手中的劍利，莫說我佔你的便宜，先讓你三招！」

極樂眞人知道能否戰勝此人，全仗這三招了，也就不再客氣，道：「承讓！」手向下一壓，那長可七尺的腰帶，輕飄飄地揚了起來，那情形就如同將腰帶圍成一團，抛入水中，由腰帶自動展了開來一樣，極是緩慢，揚起了三尺高下，才突然起了一陣異樣的勁風，只聽得「刷刷刷」三聲，腰帶如閃電也似，掣動三下，直向郭不樂襲出。

武功到了極樂眞人這樣地步的，已經無所謂招式不招式，順手揮出，便可得手應心，這一連三下，不僅揮向郭不樂的上中下三盤，而且還點向郭不樂的三個要穴，乃是「天突」、「璇璣」、「右命門」三穴。

郭不樂高叫一聲：「來得好！」

身子一躬，倐地向後退出。但極樂眞人早已料到他一定會向後退了開去，他這裏身形才動，已然內力向前一送，七尺來長的腰帶，蕩起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道，「刷」地一聲，伸得筆也似直，直向郭不樂腹間搠到！竟將一條普通葛布的腿帶，以內力逼得像鐵棍一樣！

郭不樂退得雖快，但極樂眞人身形未動，只是以內力將腰帶逼得筆直也似直，去勢更快，郭不樂一個不防，腰帶已襲到面前，又講明讓人三招，不能迴劍去削，百忙中無法可施，只能强一扭身子。

極樂眞人的腰帶，本來是向他腹間襲出的，經他一扭身子，只聽得「拍」地一聲，腰帶正好拂在他的臀部，腳下「格格」一連聲，又踏碎了兩塊青石板！極樂眞人得勢不讓人，踏前一步，手腕一振，只見漫天帶影，交織成一個丈許方圓的大網，

向郭不樂沒頭沒腦，罩了下來。

郭不樂剛才臀部捱了極樂眞人一帶子，已然覺出力大無窮，知道若是被他帶子罩中，說不定便得身受重傷，大叫一聲，身形貼地，腿手不動，竟然平空「刷」地向前竄出了丈許，宛若毒蛇貼地而行一樣，極樂眞人見三招既過，只不過在郭不樂臀部抽了一帶，無補於事，心中不由得長嘆一聲，只見郭不樂逸出丈許之後，哈哈大笑，剛準備用心應付他的碧螢劍，忽然聽得馮瑩道：「好妙的招術！姓郭的，這第一招已然避得如此狼狽，我看你還是別充場面，只讓一招算了！」

郭不樂和極樂眞人一齊一怔，但極樂眞人立即明白了馮瑩的意思，是要將自己的三招，算作一招，自是一笑不語，郭不樂則怒道：「小女娃你說什麼？」馮瑩道：「我說你剛才只避一招，已然如此狼狽，還有兩招，還是免了的好！」

郭不樂冷笑道：「剛才他使的，只是一招麼？」馮瑩也明知剛才極樂眞人已然使了三招，但此時她却非要說成一招不可，便道：「不錯，那一招喚着『撒雨成網』，共有三個變化，難道你竟然心慌意亂，連這一點都未曾看出來麼？」

郭不樂心中怒極，但是却無法可施，因爲他若是硬說極樂眞人已使了三招的話，便等於承認自己看不懂對方的精妙招數，只得納悶地哼了一聲，道：「好，極樂道長，還有兩招，請出手呢！」

極樂眞人向馮瑩眨眼一笑，心中暗忖，這小娃聰明伶俐，自己第一招既然使了三個變化，第二三招，當然也可以一樣。也就是說，實則上可以再使多六招，而郭不樂也不能還手。但是在那六招之中，是否能令到郭不樂傷得不能使劍，却還是大有疑問，只怕馮瑩心機雖佳，到頭來仍不免白費！左足向外斜踏，暗含子午，身軀猛地一沉，腰帶「刷」地貼地掠出，所過之處，青石板上，發出如爲利刃所刮之聲，石屑四飛，可知極樂眞人內力之勁，實是不可思議，衣帶貼地激飛郭不樂面前，才突然昂了起來，向郭不樂小腹襲到，同時，極樂眞人身形展動，左手一搖，「呼」地一掌，向前推出，那一掌雖是正面襲到，但是掌風却自四面八方而來，郭不樂只覺一股大力湧到，雙臂一振，已將那股大力撐住，身子一縮，便避過了腰帶的一搠。

極樂眞人手臂橫揮，腰帶呼嘯排蕩，又攔腰掃到，這一下變招之快，任是郭不樂身子靈活，也不免被腰帶在腰眼上掃中了一下，身子一側，幾乎站立不穩，極樂眞人手腕又是一翻，郭不樂重施故技，身軀貼地，向外逸出，但此次極樂眞人有了經驗，立即手腕一沉，腰帶也貼地而出，「拍」地一聲，正掃中了他的左肩！

這一次，實則上已然使了四招，但馮瑩却高叫道：「第二招，還有一招！」

郭不樂腰眼、肩頭，連中了兩帶，雖然未成重傷，但極樂眞人陽剛之力，內家罡氣，何等厲害，若是換了別人，早已粉身碎骨，他接連受創，尤其是腰眼上那一下，雖然只是被拂了一下，左半邊的身子，竟然生出轉動不靈之感！

大叫一聲，踏了起來，叫道：「還有一招，快！」他此時心中思想，恨不得一劍便將極樂眞人劈成兩半，但是却又有讓人三招的話，說在前頭，所以才希望極樂眞人將「第三招」快點使出，好讓他使碧螢神劍應敵，一舉而殺敵洩恨！

極樂眞人見「第二招」之後，已然小收成效，心中一喜，道：「好！第三招來了！」一面向馮瑩眨了眨眼，兩人會心一笑，腰帶揚起，圈成了一個圓圈，輕嘯一聲，身形拔起，凌空罩了下來。

郭不樂身形飄動，極樂眞人剛一躍起，他已然向旁躍開，敢情他吃了虧，也學了乖，只求遠遠地避開，等極樂眞人招數已盡了，再來還手，極樂眞人在半空，見郭不樂已然逸出了丈開外，突然身軀一沉，追向前去，腰帶脫手，激射而出，如一條怪蟒也似，直向郭不樂擊去！這一下，倒是大大出乎郭不樂意料之外，那腰帶之射出，乃是極樂眞人畢生功力所聚，何等快疾，一發即至，疾如閃電。

郭不樂一呆之間，腰帶已然襲到，勁風排蕩，已然一連轉了幾轉，將他身子箍住。

郭不樂連忙一運眞氣，「拍拍」連聲，將一條腰帶，震得斷成寸寸，隨風飛揚起來。

但就在他震斷腰帶的一霎間，極樂眞人已然緊隨腰帶之後，躍了過來，「砰」地一掌，正好擊在他腰腹之間，擊得郭不樂「騰騰騰」向後退出三步，方得站穩，面上神色一變，顯見又已受創，隨即聽得他怪叫道：「三招已過了麼？」

情形已到了這種地步，馮瑩也是無法可施，只得垂頭喪氣道：「已過了！」

他這裏一個「了」字才出口，郭不樂大笑一聲，全身碧光繚繞，向極樂眞人衝了過來，只見極樂眞人慌不迭退時，「刷刷」兩聲，兩隻衣袖，已然各斷下了一截來。

郭不樂哈哈大笑，碧瑩神劍揮舞不已，劍影越來越密，看來像是他手中所握，並非一柄長劍，而是一隻碧光閃閃的籠子，沒頭沒腦，向極樂眞人罩了下來！

而極樂眞人則只是一面仗着輕功，在如此嚴密的劍光之中，穿來插去，而一面則連發內家罡氣，襲向郭不樂的右臂，以稍阻郭不樂的劍勢，郭不樂雖然曾經受創，但是劍一使出，極樂眞人便頓時相形見拙！

馮瑩在一旁看出情形不好，高叫道：「鐵行前輩，敏哥，我們還等什麼，一起上啊！」身子一俯，便捧了一塊大石在手，猛地向郭不樂砸去，但尚未砸到，便被郭不樂凌空一掌，將那塊巨石，逼了回來，如泰山壓頂也似，反向馮瑩砸到。

馮瑩身形一轉，避開了大石，直欺近身去，那塊大石「叭」地一聲，落在地上，成了粉碎。馮瑩一來到郭不樂身旁，便覺得碧螢神劍，寒氣侵入，根本沒法再襲前一步，只得又向後一退，只見鐵行頭陀也是和自己一樣，無法下手！

急一回頭，看方敏時，却正緊鎖眉頭，像是在想着什麼，急道：「敏哥，你怎麼不上？和他們這種人講什麼道義，人多一個好一個！」郭不樂「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多一個好一個！我却說你們多一



個，就多死一個！」

碧螢劍突然一凝，「刷」地一劍，向極樂眞人刺出，極樂眞人急向側一避，怎知郭不樂這劍，竟是虛招，極樂眞人才一避開，已然撤招廻劍，倒向馮瑩刺出，馮瑩一驚，一提眞氣，一式「鶴飛冲天」，避了開去，耳際只聽得鐵行頭陀叫道：「小女娃小心！」心中又感他好意，怎知郭不樂這一劍，仍是虛招，鐵行頭陀只顧吩吋馮瑩，自己身形略慢，被郭不樂倏地一掌，掌力又將他全身罩住，又電也似疾，一劍刺到，只覺眼前碧光撩亂，連閃避的念頭都不容起，已然被碧螢神劍，透身刺過，武林中相傳了數十年的三大佛門高人，竟然先後死在武當山上，這也是天數使然？

極樂眞人一見鐵行頭陀喪命，雖說是因爲來不及避開那二虛一實的神妙劍招，但最主要的，還是事先被郭不樂倏發一掌，將全身罩住所致，知道馮瑩本領雖高，但一樣可能被郭不樂的掌力罩住，是以大怒道：「小女娃快讓開，由我一個人來對付他！」

馮瑩見鐵行頭陀喪命，已然知道情形不妙，心知自己與其助極樂眞人去攻郭不樂，倒不如助師傅去攻溫魂的好，等到溫魂收拾了，再合力去攻郭不樂，便可以得力許多！

因此應聲退出，身形展動，向馬算子和溫魂動手的地方掠去。

此時溫魂和馬算子兩人，少說也已過了三百餘招，兀自勝負難分，但却已然由快而慢，一招一式，俱是十分分明，和剛才的兔起鶻落，星丸跳擲，大不相同，軟銀杖的厲嘯聲，也悶啞了許多，顯然已到各以眞力相拚的地步。

馮瑩一趕到，「呼」地一掌，便向溫魂背後拍到。溫魂和馬算子功力悉敵，雖然鋼尖鈎上，染有劇毒，但鈎的本身，却並不如碧螢劍那樣，是前古神器，並佔不了便宜，此時正全神貫注，對付眼前的强敵，馮瑩突然自身後襲到，而且馮瑩如今，並非庸手，眞氣凝於背脊，只等硬接她一掌再說，馮瑩一掌，眼看擊中，突然聽得方敏一聲大喝，道：「馮姑娘且慢！」

馮瑩此際，那裏肯聽方敏的話？但是隨即覺出背後一股大力壓到！

不得已一個退身，只見方敏滿面徨急之色，道：「馮姑娘，你們可記得答應我什麼事？」

馮瑩急道：「敏哥，眼下鐵行頭陀已死，你看極樂眞人相形見拙，却是他們佔着上風啊，」方敏道：「你且讓開，我來對婆婆說！」

一言甫畢，只聽得郭不樂「哈哈」大笑道：「極樂眞人，承讓！」敏和馮瑩一起吃了一驚，暗忖極樂眞人已然敗了？回到一看，只見極樂眞人左手三指，已然斷去，血尚未止！

馮瑩急得頓足，道：「敏哥，你看到沒有，如再不結果溫老魔，合力去對付郭不樂，只怕要造成武林中無限的浩刦！」

方敏呆了一呆，道：「馮姑娘，你且等我和婆婆說了話再講！」一揮臂，將馮瑩推開，叫道：「婆婆，馬大俠，你們兩人暫不要動手，聽我一言可好？」馬算子怒道：「小子，你明天就要毒發而死，今天還不做些好事，當眞想遺臭江湖麼？」

方敏嘆了一口氣，道：「婆婆，你的孩子明天就要死，你難道眞的不聽我一句話麼？」

溫魂知道，剛才若是捱上了馮瑩一掌，馬算子再趁隙進攻的話，自己生命危殆，等於方敏又救了自己一次，若論昔年自己曾在黑天童勾生生手下，救過他一命而言，他已然三次報答，本已仁至義盡，而仍然對自己如此關切，當然是爲了感情關係，聽得馬算子也說他明日毒發身亡，不由得一怔，軟銀杖幌了一下，躍退丈許，大聲喝道：「且慢動手！孩子，你中了甚麼毒，怎麼一點跡象也看不出來？」

方敏尚未回答，郭不樂已然遙叫道：「溫島主，我却早已看出來了，爲了免你傷心，是以不說，他所中的，乃是瘴蠱二毒，合而爲一，正是毒蛇聖君，毒蠱仙娘伎倆！」

溫魂心中猛地一震，「嗆嗆」兩聲，將軟銀杖掉到了地上，雙手按住了方敏的肩頭，道：「孩子，當眞？」

魔母溫魂如此關切另一個人的生命，當眞還是第一次，方敏見她滿面徨急，黯然點頭，道：「婆婆，我甚麼時候騙過你來？」

溫黥疾一回頭，對馬算子道：「你號稱老少神醫，快爲孩子解毒！」馬算子搖了搖頭，道：「溫老魔，這孩子的父親，與我是生死之交，若然有辦法，我怎有見死不救之理？」

溫魂大叫數聲，道：「孩子，你莫非眞要死去？」一俯身，拾起了軟銀杖，叫道：「孩子，你放心死吧，我要殺盡天下武林高手，爲你報仇！」她對方敏，雖然已生眞情，但是邪惡之念，却是不變，只有在大怒痛心之下，更形邪狂，所以才會講出這樣的話來。方敏嘆了口氣道：「婆婆，我甚麼仇都不想報，只是想求你一件事。」

溫魂道：「甚麼事？」方敏道：「婆婆，你帶郭不樂，下山去吧！」

溫魂一怔道：「孩子，那却不行！」

方敏嘆了一口氣道：「婆婆，你終於不肯聽我的話。」溫魂道：「孩子，你先別講這些，還是先想法子救你一命再說！」揚起頭來，朗聲道：「老郭，你既知他是中了瘴蠱二毒，可有解麼？」

郭不樂一劍將極樂眞人左手三指削去之後，更是佔上風，碧螢劍團團劍花，不斷襲出，眼看再有三二百招，極樂眞人便難支持，從容之極，聽得溫魂一問，道：「世間只有四件物事，可以解此奇毒！」

馮瑩聽了一怔，悄聲道：「師傅，你說只有三件物事，可解此奇毒，他却說有四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馬算子道：「郭不樂已得毒蛇聖君眞傳，對於毒蠱仙娘那一些本領，自然更熟，或許還有一樣物事，能解此毒，但是我却不知道，也說不定。」

只聽得溫魂問道：「老郭，是那四樣東西，你快說出來聽聽！」

郭不樂道：「那是天山萬年雪蠶七色靈芝，第三樣更難得，乃是異獸果腦中的一枚靈丹！」

（未完・卅二）


常服
氣
事
腦活